

十六

“公孙老狗父子，近期间是不易找到他们的。”黑煞女魅加以解释：“而绝剑那些人，很快就会离开，以后就难追踪他们了。”

“九天魔鹰对你十分重要吗？”张允中问。

“是的。”

“比公孙老狗父子所加之于你的羞辱更重要？”

“是的。”

“好的！歇息一个时辰之后，我们到他们的泊舟处等候机会。”

“谢谢你，允中。”黑煞女魅向他含笑道谢。

“不必谢我，其实我也要找他们。”张允中笑笑说。

“对，他们还欠你九万九千两银子的债。”黑煞女魅半开玩笑半认真：“不能便宜他们，从现在起，要加利息，就算月息一厘五好了。要是算印子钱的话……”

“废话！你以为我开当铺吗？”张允中大声说，开始埋头进食。

同一期间，小书生张三与那双老夫妇，站在三山别庄东南三里余的一座土坡上，远眺余烬袅袅的火场。

“奇怪！什么人有如许强大的实力，半个更次就毁了几乎是金城汤池的三山别庄？”小张三惑然自语：“沈爷爷，你老人家总听到一点风声吧？”

“我得回城去讨消息。”老人摇头苦笑：“南京以下，不是我们的地盘，我们也懒得过问，所以消息不够灵通。这样吧！我们先弄到一两个丧家之犬，问一问就知道了。”

唔！左前方那家农舍，好像有不寻常的人走动，咱们下去看看。”

“走啊！沈爷爷沈奶奶。”小张三欣然抢先向下急奔。

农舍的人，看到三人突然出现在屋前，吃了一惊。

一位老农和一位虬髯大汉，火速抄起草锄和刈刀，两面一分，摆出虎拒柴门的态势戒备。

“好哇！果然不错。”沈爷爷捋须大笑：“哈哈！这位扮农夫的虬髯大汉，是莽张飞张合，公孙龙的一个小爪牙。他从前曾经在江西南昌混口食。找他讨消息，错不了，他昨天一定在庄中，应该知道详情。”

“老不死，你认识我？”莽张飞扬着草锄讶然问。

“你否认吗？”

“我……”

“贵庄昨晚是怎么一回事？莫不是见了鬼吧？”

“确是见了鬼，一大群鬼。”莽张飞不假思索地说。

“真有一大群鬼？”

“石门山桃花坞的女匪，戴了鬼面具，不是鬼又是什么？”莽张飞咬牙说：“当初庄主从他们手中，把她们黑吃黑得来的皇贡夺获，应该千万当心留神防备他们的，没想到最后仍然栽在她们手中，真是冤哉！”

“哦？桃花坞的女匪！难怪！”沈爷爷恍然：“原来潜伏在藏春坞的那群神秘女人就是她们。当年老女匪绛仙庄嫖，姘上了玉面神魔，神魔在天下各地建了五处秘窟，中设无数机关埋伏。江西的大风山庄，就比三山别庄坚强

百倍。她们攻破你这小庄，乃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全是张允中张小狗的罪过。”莽张飞毫无顾忌地大喊大叫。

“你胡说什么？”小张三也大叫：“你这家伙混球，怎么扯上了张允中？”

“在下亲眼看见他和黑煞女魅走在一起的，虽则他用黑巾蒙了脸。”莽张飞大声说：“那群女匪在他的指挥下，阵法变化万千，灵活万分，咱们的人一上去就陷入刀山剑海中，眨眼间就送了命。”

“你……你胡说八道……”小张三尖叫。

“在下从不胡说。”莽张飞拍着胸膛说：“大少庄主已经带了人去找他。庄中亲自目击的人不只我一个莽张飞，不信你们可以去问其他的人。”

“我们走。”沈爷爷沉声说：“我们先去找。这位莽张飞的话可信，这家伙坏虽坏，但从不胡说八道。”

“快走，糟！”小张三再次领先飞奔：“老天爷！与黑煞女魅走在一起已经够糟了，现在又和女匪混在一起，怎么得了？老天！”几乎所有的人，皆在寻找张允中。三山别庄的毁灭，像一声春雷震撼江湖，张允中的名字和声威，以惊人的奇速向江湖轰传。甚至，有人把他列为这一代风云榜上的最有资格的候选人。显然，这一代的风云十杰人选，张允中的名号扶摇直上，呼声之高，甚至窜升到前三名左右了。

而上一届的武林十杰，已经日渐凋零。

无极天君贺云鹏，就是十杰之一，目下已沦入二流人物之林，浮沉之间，可看出武林大势变迁。

江湖没有长青树，自古英雄出少年。

说巧真巧，第一个找到张允中的人，就是无极天君。

这一位上一届的武林十杰之一，已经年届花甲，仍在江湖现世，武功甚至远落在黑煞女魅之下。

而黑煞女魅虽则这几年声威颇显，名气窜升，但还不够提名角逐这一代风云榜的份量呢！

无极天君好可怜，成了探听消息的跑腿。

他领了两名大汉，穿了一袭青袍佩了剑，奔向府城找地头蛇，打听张允中与桃花坞那群女匪的去向和下落。

三山别庄的人，已将昨晚袭击别庄的详情，通知了绝剑秦国良一群人，所以他们派人四处追查张允中与女匪们的下落。

似乎，黑、白道这次结算，已因三山别庄黑道司令中枢的毁灭而告终，目标已转于张允中身上了。

张允中已成了黑、白道双方的狩猎目标。

刚到达小村镇的前面大树将军庙前，庙角突然踱出单刀插在腰带上的张允中。

“老相好，你才来呀？”张允中的话带有浓浓的江湖味，踱至路中劈面拦住去路：“在下久候多时，希望候到一二个说话有分量的人。我想，你在绝剑秦国良面前，说话多少有些分量，毕竟你曾经是武林十杰之一，人的名，树的影哪！”

无极天君大吃一惊，心中一凉。

“你……你还没走？”无极天君心虚地问：“有……有人看……看到桃花坞女匪，已……已经离镇江走……走了，你……你没跟她们走？”

“在下不是好好的站在你的面前吗？”张允中嘲弄地说：“你看，我站在大太阳下，影子清晰明确，保证不是鬼，鬼是没有影子的。”

“你……想怎么样？”无极天君沉声问，色厉内荏。

“想要你带口信给秦吉光。”

“什么口信？”

“要他赶快来找我，还我公道。上次我找了一位仁兄带口信，那位仁兄可能记性太差，或者口齿不清辞不达意。在下不该信任他，在这里像呆瓜般傻傻地等，没等到秦吉光五个我要等的人，却来了大力鬼王几个混帐东西，串通了公孙英那杂种，用诡计打了在下一枚生死针。借你的口传话，这次大概不会弄错了。”

“你……好，我替你带口信传到，决不会误事。”无极天君赶忙应允，急于脱身，心怯的表情相当明显。

“那就谢啦！且慢转身。”

“你……”无极天君果然不敢转身撤走。

“把你们三个人的兵刃留下，就不会把口信忘了。”

“什么？你要贫道缴械？”无极天君羞愤地问。

“一点也不错。”张允中的语气斩钉截铁。

“小辈，不要欺人太甚。”无极天君咬牙说：“你知道你这样做……”

“我这样做，合情合理合法。”张允中沉声说：“而且，已经是太过仁慈了。阁下，你不打算留下兵刃吗？”

“只要我无极天君有一口气在，你小辈休想如意。”无极天君厉声说，真有宁可丢掉性命，也不肯认栽屈服，颜面与尊严比生命重要得多。

“看来，在下只有强制你们留下了。”张允中冷笑着说，举步向前接近：“在强制之下，生死由命，各负其责，这可是你自找的。”

无极天君知道张允中厉害，但受盛名之累，名列武林十杰的人，怎能受辱，任人摆布？情势所迫，不得不硬着头皮应付挑衅，说话期间，早已神功默运，随时准备出手，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与声誉，全力以赴。

一声怒吼，大袖成了坚硬无比的打击武器，向直逼身前的张允中挥去，力道万钧的流云飞袖绝学，发出破风的厉啸，有如云天深处传来的隐隐殷雷，狂飙乍起。

张允中不闪不避，双手一挥，近身的罡风劲流向两侧斜逸。

袖就在这刹那间到了胸腹前，后劲更猛烈三倍。

张允中双手一合，将近身的大袖抓住了。

“滚！”他沉叱，左扭身借劲导力。

无极天君惊叫一声，飞起前冲。

这瞬间，张允中的左手闪电似的攫住了无极天君腰间的佩剑，皮佩套应手而断。

“你们两个，也打算动手拼搏吗？”张允中用夺来的连鞘长剑，向另两名大汉一指。

“咱们认……认栽。”两大汉惊恐地同声说，发抖的手开始解刀剑。

无极天君飞出两丈外，砰一声摔倒在地，摔劲太猛太急，半途想控制身形根本不可能，摔了个手脚朝天，背脊骨似乎每一节皆被掣松了。

正在昏天黑地想爬起，咽喉已被一只快靴踏住了，力道恰到好处，不挣扎则痛苦不大，稍一动即痛苦加剧，咽喉欲裂，呼吸将绝。

“你给我听清了，一个个字好好记牢。”张允中用夺来的剑压在无极天君的鼻尖上说：“目下是午牌末，半个时辰之后，未牌正，叫秦吉光带了那天偷袭在下的六个人，还有谋杀断肠箫的主凶九天魔鹰季天翔，前来与在下了断。过时不候。如果他们不来，在下对你们这群人，见一个废一个，决不宽贷。阁下，记清楚没有？”

无极天君的一双手，死扣住踏在喉上的脚，天罡掌力已贯于掌心，可是却撼动不了张允中的脚，最后只好放弃挣扎的念头。

“老……老夫记住了。”无极天君绝望地、羞愤地说：“只要老夫有一口气在，誓雪今日之耻，你……你不要太得意了。”

“只要你用光明正大的手段与在下结算，在下必定按武林规矩和你了断。”张允中收回脚，将剑丢出三丈外：“假使你仍然不要脸，用秦吉光那杂种的卑鄙手段偷袭谋杀，我必定要你生死两难。爬起来，给我快滚！只有半个时辰，可别耽误了传口信的时间。”

无极天君狼狈的爬起，怨毒地死瞪了张允中一眼，这才愤恨地走了。

张允中开始等候，这次，他在心理上已有了准备。上一次当学一次乖，不会再上当了。

从现在开始，是堂堂正正站出来的时候了。半个时辰是很快的，按武林朋友的脚程，来回一二十里绰绰有余。可是，显然无极天君并没将口信传到。

要不，就是绝剑秦国良那些人不屑前来与他了断，或者是不敢前来了断，因为未牌正已过，还不见有人前来。

他正打算离开，相反方向的村口，出现了公孙英兄弟，与及三山别庄的爪牙。

百了谷百了双姝也在场，两位老道婆跟在双姝后面。足有二十人之多，实力空前雄厚。

张允中一挺胸膛，从大树将军庙的庙脚缓步而出，到达大道中心，迎面一站拦住去路。

公孙英一群人看到了他，不约而同发出恶毒的咒骂，一窝蜂急抢而来。

双方面面相对，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张小狗！你竟然还敢在此地耀武扬威。”公孙英切齿咒骂，逼近至丈五六怒目相向：“你这狗杂种，是你纠和桃花坞女匪，毁了我的三山别庄。是你……”

“你这狗养的卑鄙畜生！”张允中也无情地反击咒骂：“张某等你了断，已经等了太久的时日了，今天恰好狭路相逢，择日不如撞日，今天是你我了断恩怨的时候了，你们来得好。”

“你说你如何勾结桃花坞女匪……”

“在下不回答你的任何问题，只向你讨公道。”

“在下必须先弄明白……”

“闭上你的狗嘴！”

张允中沉叱：“我张允中初闯江湖没几天，与江湖各路无仇无怨，更不知道你三山别庄是啥玩意，更不知道你公孙家一群狗男女是什么东西，你竟然在见面时卑鄙地用淋元散暗算，将在下弄至地牢百般折磨凌辱。第二次见面，依然用诡计打了在下一枚生死针。你这卑鄙无耻恶毒的狗，今天是你还债的时候了。”

公孙英的手按上了剑靶，巧妙地旋开了剑靶的云头泄散小孔。

“你是绝剑那些人的爪牙，本庄的人有权向你采取行动。”公孙英咬牙切齿说：“没将你抽皮抽筋，已经便宜你了，这次你……”

“你有权采取卑鄙无耻的行动？”

张允中截断对方的话徐徐举步逼进：“你何必打出你老爹的旗号，在江湖丢脸现世？你丢尽了武林人的脸面，你没有一丝江湖人的豪气，你只是一个猪狗不如的杂种。”

公孙英怒不可遏，一声剑鸣，拔剑出鞘。

“大少庄主，不可被他的激将法激怒了。”生神南门春生急步抢出，拦在前面，拔出生死笔：“请退！杀鸡焉用牛刀？待老朽活捉他带回庄剥他。”

“你这老猪狗活了偌大年纪，依然畜生之性不改。”张允中冷笑着说：“你要剥我，凭什么？凭你老得快进棺材了？你连剥一支小虫也有气无力……”

生神突然一闪即至，矮小的身材速度惊人，真像一头精力旺盛的脱兔，一蹦一跳令人肉眼难办。

生死笔中，弹出一枚生死针，速度之快，已非肉眼所能看得到形影的。

张允中一而再受到暗算，一而再受到致命的暗器偷袭，早已恨透了这些用暗器偷袭的人，时时提高警觉。

对方的扑进速度虽快，但决难快得过他的心电神目，生死笔的笔尖向他一指，他已经看出笔中有鬼。

这种直射的暗器没有技巧可言，全凭一个字快而伤人，只要事先有所提防，不难躲闪。

张允中目力超人，居然能从对面看到细小的飞行针尖，仅侧移半尺，便避过生死针的生死一击。

生死笔唧尾光临，指向他的腹部要害。

“劈山分！”他舌绽春雷沉叱。

刀光似电，一闪即没。

同一瞬间，他左挪一步。

同一刹那，铮一声单刀入鞘。

生神向前冲，冲过他身右。

旁观的人，只看到刀光从笔影中钻入，如此而已。

地面，留下一条右臂，一枝生死笔，和溅落的斑斑鲜血，当然都是生神所留下的。

“哎……”冲出丈外的生神猛叫，刹住脚步，踉跄转过身来。

“我跟你拚了……”生神猛吼，挥动仅剩的左手，向张允中的背影发狂般冲去。

张允中的身影，却出现在原站处的左手，恰好让生神从他的右侧冲过。

就在这电光石火似的瞬息间，他的右手电似的拂过生神的左肩，肩骨随指碎裂，但皮肉并未绽开，骨裂声清晰可闻。

“天……啊……”生神倒入冲出接应的死神北门真武怀中，仰天长号。

右臂齐肩而折，左肩骨裂，叫天也无能为力了。

拚搏发生得快，结束也快，真正能看清张允中那“劈山分”一刀的人，几乎没有。

这一记令人莫名其妙的“劈山分”，比那天他用刀背痛击太湖蛟的“回龙决”，似乎威力强了三倍，速度也快了三倍。

那天，公孙庄主看出“回龙决”的脉络，认为是刀神的刀法“大回风斩”。

今天，在场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比公孙庄主高明，所以没有人看出“劈山分”是怎么一回事。

廿个好汉英雄，有一半人脸色惊怖，心中发抖，似乎张允中的刀正要向他们的身上招呼。

“能逃过在下三刀的人，在下即不在下杀手。”张允中扫了众人一眼，冷冷地说：“鼓不打不响，钟不敲不鸣。在下把话说在前面：我张允中出道闯荡，年轻且富正义感，志在英雄豪杰，不敢欺善怕恶，讲道理讲公平。谁要是想倚众群殴，张牙舞爪一拥而上，在下必定刀刀斩绝，决不留情。我看你们已经跃跃欲动，要一拥而上了。上吧！杀不光你们这些杂种，算你们祖上有德。”

他这些话说得阴森，杀气慑人心魄，把一些妄想抢出乱刀分他的人，吓得心胆俱寒。

公孙英只感到心向下沉，脊梁发冷。

生死两神是三山别庄的两个强力支柱，和称生死二门。

向三山别庄寻仇的江湖高手，大半是毁在这两个凶神手下的。江湖朋友提起这两个神，即使不发抖，也会心惊胆跳打冷战。

可是，抢先攻击，而且先用笔中的生死针突袭的生神，连一刀也没接下。

面对廿名高手中的高手，张允中像天神般无畏地出面拦截，这分胆气与豪气，就足以令这群亡命之徒魂飞胆落。

死神北门真武只看了怀中的生神一眼，便知道生死二门塌倒了一座门啦！

他钢牙一咬，将像枯萎的草一样的生神交与一名爪牙，拔出七星剑，恶狠般地向张允中走去。

“小辈，你下手好狠好毒。”死神厉声说，高大如门神的身材因激动而出现颤动：“老夫……”

“你这老狗杂种说的不是人话。”张允中冷冷地说：“那老狗笔中藏针狠然下毒手，是他狠毒还是我狠毒？我看你是白活了偌大年纪，你对是非善恶的看法比畜生还要含糊，你这种人活在世间，的确是一大祸害，你怎么不早一点死？”

大树将军庙的庙前，突然出现一双老夫妇。

“骂得好！快哉！”老人家鼓掌叫：“老伴，我的酒葫芦呢？我要喝三大口。”

老太婆将寿星杖一举，寿星杖的脚下吊着一只酒葫芦。

“喝啦！”老太婆微笑：“你很久没碰上值得高兴的事了，今天碰上啦！该喝，该喝。”镜花仙姑柳眉一挑，身形倏动，宽大的玉色道袍飘飘，三两飘便飘到两老面前，阵阵幽香中人欲醉。

“老人家，你说的风凉话实在有伤厚道。”镜花仙姑媚笑着说：“也许，你活了一大把年纪，必定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摆出老不死的嘴脸教训人。”

老人已喝了三口酒，将酒葫芦拴在自己的腰带上。

“老夫已年过古稀，确也该称为老不死。”老人笑吟吟地睥睨着美道姑：

“至于是否有头有脸，小仙姑，这很难讲。当今皇上君临天下，够有头有脸了吧？但你不妨到稍偏僻一点的乡下去打听，恐怕就没有几个人，知道嘉靖皇帝是啥玩意了。”

“那么，你又是啥玩意呀？本仙姑知道吗？”

“老夫是要人命的玩意，那位公孙大少庄主曾经见过老夫一面。至于你是否知道，那就难说了。不过，老夫相信你是知道的。”

“真的？”

“这得看你师父百了谷主无常散仙，是否曾经将老夫的名号告诉过你了。”

“你说说看！”

“老夫姓沈，沈独行。”

镜花仙姑大吃一惊，花容陡变，突然打一冷战，悚然向后退。

人群中传出惊噫声，双方的对话众人听得一清二楚。

“千里独行沈独行！”有人脱口惊呼。

白道英雄中的真正英雄，卅年前誉满江湖的白道名宿千里独行，白道群雄的领袖人物玉龙，曾与他称兄道弟。

公孙英自从两老现身，他就心中打鼓，已看出老太婆是一杖震飞八指仙婆的人。

“还有谁和我老不死玩玩吗？我的剑已有卅年没磨了。”千里独行向这一面笑笑说：“能砍我老不死一剑，就可以出人头地扬名立万，来吧！不要错过机会了。”

没有人理睬他。

白道的真正英雄，在黑道朋友眼中，一点也不可怕，除非在犯案的现场被抓住把柄。

镜花仙姑如果不是主动招惹生事，决不会害怕溜走。

公孙英心中叫苦，挥众群殴的机会失去啦！

张允中瞥了两老一眼，他不认识这位大名鼎鼎的老前辈。但是，他从神鹰口中概略知道这个人，心中有点发虚。

“现在，你可以扑上来发剑了。”他的目光回到恶狠狠的死神身上，并没有拔刀的意思：“我说过的，你只要接我三刀，你的命就可以保住了。”

“老夫不领你的情。”死神咬牙说，剑势已完全控制了他的动向。

“第一刀，叫天雨绝。”他的手按上了刀靶，压下卡簧：“从上空下劈。你的内力火候，必须比我精纯两倍，才能架得住下劈的刀势。要化解，则要强三倍才能办到。”

“老天爷！那有先告诉对手自己出手的招术的？”千里独行向老伴苦笑怪叫：“这小子一定是疯了，没错，该关入疯人院。”

“别嚷嚷，老伴。”老太婆说：“刚才那一刀劈山分，你我就不一定接得住呢！”

两位老人家一弹一唱，给予死神心理上的威胁加重了一倍。

斗场中，气氛更紧。

杀气腾腾，时光似乎凝住了，旁观的人屏息以待。

似乎，四周隐约传出肃杀的秋声。

在行家的眼中，胜负已经分出来了。

是从一双对手的神色中，毫无疑问地分出来了。

死神的外表气势，似乎已占了上风，脸色狞恶，咬牙切齿，剑势似已主宰全局，任何时候皆可能发起空前猛烈的攻击。

对方任何几微的移动，就可以诱发死神凌厉的，致命的一击。似乎死神已成为真正的死神，正在伸出收魂的手。

相反地，张允中迥然不同，手按刀靶站在那儿，全身是放松的，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没有慑人的厉光和气势发出，眼皮极为自然地，有节奏的轻轻眨动。

在对方凌厉、慑人、吞没一切的强大气势重重压迫下，表现得出奇的镇定、轻松、从容。

相互比较之下，行家便可看出强弱了。

死神像一只刺毛已经竖立的刺猬，虽有点吓人，但却是无害的，可以用棒放心大胆地痛击，当然，不能用肉掌去打。

在畏缩中，可以看出内在的恐惧、紧张、心虚等等隐秘。

张允中的镇定，轻松从容，控制得恰到好处，恰好不至于诱发死神的全力攻击。

只要他身形一动，或者刀出鞘一分或二分，就可以诱发剧变了，真正主宰情绪波动的人是他，而不是死神。

他丝纹不动，控制住诱发的契机。

“你不能再继续紧张、激动、愤怒。”他用行家热诚指导的口吻说：“你已经到达体能与情绪爆发点，再继续下去，你将会感到眼前发黑或发光，甚至可能导致眼珠子爆突出来成为瞎子。你必定已经感觉出，掌心的汗水愈冒愈多，手臂的肌肉已经发僵，不由自主的抽搐现象发生，剑似乎愈来愈沉重，是不是？”

死神的心抽动了几下，感到四周好冷，好冷。

“你的心跳愈跳愈快，快得几乎自己可以听得到脉动的声息。”他的语气愈来愈平静，充满信心。

“你这样还能和我拚命吗？你简直是白送死。我攻击人从不浪费精力，抓住千万分之一毫忽的好机会，一刀就够了。你看你，全身都是破绽，我可怜你，你已经不适宜站在我面前举剑了，不要我攻你，你自己就崩溃了。”

死神控剑的手，抖了几下。

人群中，突然爆发出公孙英发疯似的狂叫：“不要让他拔刀！杀死他！杀死他……”

狂叫声诱发了剧变，突破临界点突然爆发，冲破了平衡局面。

死神厉吼一声，身剑合一疯狂地扑上了，剑气迸发有如迅雷疾风，行雷霆一击，声势之雄，惊心动魄，死神的绰号不是白叫的。

张允中刀未出鞘，身形一晃，乍没乍显，让死神连人带剑冲过，反手一掌拍在死神的后脑勺上。

死神刹不住脚步，挥动着七星剑，狂喊狂叫着，沿大道向前冲，向前又向前，像个疯子。

死神疯狂前奔的背影，吸引了所有的人的注意。狂叫狂舞着的死神，背影狂奔出里外，消失在大道东面的道路折向处。

“这怕死鬼！”突然传出张允中的怒叫：“他像老鼠般逃掉了，怕死鬼……”

公孙英兄弟不见了，其他的人，正惊恐的四散而逃，越野飞奔，像是

漏网之鱼。

“我要追得你上天入地！”张允中的叫声，也消失在东北角的树林里。

“快追！”千里独行叫：“糟！又得受小丫头埋怨好半天啦！”

十七

张允中废了生死二门的消息，像一声春雷震撼江湖。上一届武林十杰之一的无极天君被追缴械，这消息也令人吃惊。

平地一声雷，他的声威身价，突然又高了三倍，向最新一届武林十杰风云榜昂首迈进。

情势已逐渐开始改观，从每个人都在找他，转变为有一部分人在逃避他了。

追逐众多的人，不能一开始就失去主要目标，如果失去，结果可能大鱼没捞到，小鱼也没着落，最后到手的，将只是最不必要的小虾或小虫。

他一开始就失去主要目标公孙英，一阵追逐，追一阵不久又丢一个，认为前面必定可以追到另一个有价值的人，一面追一面放弃。

最后的结果是，在一座小池塘边，追及一个叫追风客金盛的人，一个投入三山别庄混口食不足一月的混混，其失望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更糟糕的是，他反而被追踪他的人追上了。

他找到一条小径，从一位村农口中，问清了到江边的去向，动身去找绝剑那群家伙的泊舟处。

走了三四里，这才找到他熟悉的地带。

正走间，后面突然传来衣袂飘风声。

他心中一动，倏然止步转身。

廿余步后，三名青袍飘飘，脸色如古铜的中年儒士，腰间佩了长剑，以颇为轻灵快速的脚程，沿小径急掠而来，片刻间便来至切近。

“果然是你。”领先的中年书生用沙哑的嗓音说，徐徐止步。

“你们总算追来了。”他淡淡一笑，虎目炯炯打量这三个有点不正常的儒士。

他说不出真正不正常的理由，反正在感觉上就是不正常，感觉是无法作为具体解释分析的。

“你知道我们追你？”儒士似感意外：“我们从京口来，循线找来的。”

“哦！是你。”他恍然大悟，儒士无意中变了语腔，暴露了身分。

“春熙，你不该来找我。”

三位假儒生：春熙姑娘，和小一辈的丹华、丹薇。她们的化装易容术相当高明，比戴假面具虽然麻烦些，但却是最佳的变形好办法。

“我找得你好苦。”春熙的凤目中有泪光：“允中，你为何半途舍我而去？”

“我一直等到你们克奏全功才撤走的。”他叹口气说。

“为什么呢？你……”

“我不能和你在一起。”

“只因为你知道我的底细。”

“是的，我很抱歉。”

“就因为我是女匪，你寸断情绝义？”

“你利用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也尽了本分替你完成了，与断情绝义无关。”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人尽可夫的女匪？”春熙爆发似的尖叫：“允中，我对天发誓，我对你的爱与情完全发自真心，我把你看成值得我耗以终身的伴侣，我……”

“别说了！”他不胜烦恼地挥手：“一开始你就没安好心，我受不了别人的欺骗。”

春熙，好来好去，不好吗？希望你能谅解。”

“一点也不好。”春熙大发娇嗔：“你不是江湖的风流浪子，我也不是荡妇，我要你和我同返桃花坞……”

“我什么地方都不去，我有我的道路。”

“你……”

“我是当真的。”

“我也是当真的。允中，你不是无情无义的人，抛弃我一定另有原因。”

“你不要胡思乱想……”

“是黑煞女魅吗？哼！那贱人……”

“她不在我身边。而且，你没有责怪她的任何理由，事实上她在我身边比你早。”

“一定是她，我不甘心。”春熙凶狠地说：“我会好好对付她的，你走着瞧好了，除非你跟着我走，不然……”

“我决不会跟你走，我决不会做土匪强盗。”

“你……”

“你自己走，我也走。”

“允中……”

他一跃三丈余，落荒而遁。

三女全力狂追，三追二追便失去他的踪迹。

半个时辰后，他出现在江滨。

江滨的帐幕已经撤除，八艘船只剩下三艘。正是江船主乘载接引人魔一群人的三艘船，距岸五六十步下，用小舟往来。

岸上不见有人，三艘船的舱面，只看到一名警哨，人也许全躲在舱内睡大头觉。

“天杀的！这些怕死鬼都溜了。”他站在江边向船上天叫：“你们告诉秦吉光那小杂种，他跑不掉的，除非他变成虫豸锁土入泥。”

不远处的嫩芦苇中，传出一声信号。

他先向相反方向退，再悄然绕至。

是黑煞女魅，伸手指指三艘船。

“船只有几个小人物。”黑煞女魅低声说：“人都没有回来。”

“人到何处去了？”他问。

“彭婆婆和小梅小菊，正在各处踩探打听。”

“其他的人呢？”

“已经走了两个时辰，向上游走的。”

“哦！难怪，无极天君没能把我的口信传到，那时他们的船已经走了。”

“你要无极天君传什么口信？”

他将经过一一说了，包括废了生死二门的事，但却隐下与春熙姑娘见面的经过。

这件事确也难以启齿，随随便便把床头人抛弃，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尤其不宜在女性面前提起。

黑煞女魅听得万分高兴，对他的信心更为坚定。

昨夜袭击三山别庄，不走庄门，主要就是要避开把守庄门的生死二门，没想到他能轻而易举地把两个凶魔解决了。

“奇怪！”张允中提出疑问：“公孙老狗不在庄中，迄今仍然不见他露面。而绝剑秦国良这群小丑，没弄清结果，便留下一些人匆匆走了，是不是很反常？”

“不但反常，而且不合情理。”黑煞女魅说：“我早看出其中有不可告人的诡秘，可惜猜不出头绪。允中，我们今后的打算……”

“先澈底解决公孙老狗父子的事，再追踪绝剑那些人，务必把秦吉光那些杀断肠箫的人弄到手。”

“还有活的九天魔鹰。”

“对，还有九万九千两银子的债要讨。”

“现在……”

“现在去寻找三山别庄的外围下庄，不废了这些混帐东西，委实于心不甘。”

“走啊！我也去。”黑煞女魅雀跃地说。

“你……”他想起桃花坞的女匪。

“我一定要去，我跟定你了，我是你的影子。”黑煞女魅抱住了他的手臂媚笑。

他想到春熙姑娘的警告，甚感不安。

“你……你不要我了……”黑煞女魅脸上的媚笑消失了，凤目有泪光。

“走！”他咬牙说。

阴司恶客长孙宏达的长像本来就难看，死像更难看。他是公孙庄主的朋友，赶来助拳，却不幸在此次送掉性命。

他是从府城返回，要赶到下庄与大少庄主会合，没想到路旁的草丛中潜伏着四个女人，背部先中了几枚针形暗器，拚余力反抗时，终于被刺了几剑丢了命。

暗算的人是彭婆婆、蓝四婢、侍女小梅、小菊。

小菊将尸体吊在路旁，四人立即隐起身形。

尸体是饵，要钓经过此地的大鱼。

大鱼指两方面的人：三山别庄与绝剑秦国良的人。

别看他们是女人，女人有时候心肠比较硬，所用的手段也够狠，所以女人的寿命普遍比男人长。

贪多必失，人不可能永久幸运。

因此，江湖朋友将“见好即收”奉之为金科玉律。聪明的强盗，永不会在同一地点连续作案。

彭婆婆四个女人太贪，犯了违反见好即收的错误。

在同一地点设伏，自食其果。

三山别庄到底有几个下庄？

恐怕真正知道详情的人为数不甚多。

所谓下庄，在一般有钱、有广大农地的大户来说，就是建在正庄之外，而又位于自己农田范围内的小庄。

通常作为安顿佃户、长工的地方，既便于工作，也免得正庄内有太多的人走动。大地主田地广大，拥有三四座下庄的人并不稀奇。

而在公孙庄主这种黑道大豪来说，下庄就是接待普通朋友的招待站、收容黑道小人物避祸躲灾的下处，布置眼线的秘窟，支撑正庄的据点。

下庄有明的和暗的，还有只有庄中主要人物才知道的秘窟，平时可以秘密往来，作为与知交会晤的地方，玩乐的游乐场所。

危急时，就是避祸、逃生的地方，作用与狡兔三窟一样。

这条路，通向已知的一处下庄。

已知，是指已经被人发现不再秘密，也就是公孙英受到小书生张三袭击的地方，八指仙婆惨死的所在。

此处下庄被挑，但并未废弃。

阴司恶客走上这条路，受到四女伏击偷袭，可知此处下庄，目下正用作安顿劫后余生众爪牙的收容所。

在这条路上往来的人，几乎可以肯定是与三山别庄有关的人，不是敌人就是朋友。

不久，脚步声入耳。

四个女人分为四方埋伏，彼此之间的默契相当周全，任何一方向敌，另一方即可从后面倏然袭击。

吊在横枝上的尸体，不时因绳索的晃动而轻轻转动，平空增加三分恐怖的气氛。

脚步声急促，三个人出现在路西。

一个中年佩刀人走在最前面，后两人作庄汉打扮。

三人鱼贯而行，行色匆匆似有急事。

“咦……”十余步外的中年人惊呼，脚下一慢，原来已看到吊着的尸体。

“哎呀！是长孙老前辈。”走在中间的庄汉惊叫：“不会是自己上吊吧！”

“胡说八道！”中年人信口说，一纵而上。

一个在江湖甚有声威的武林高手，怎会活腻了自己上吊？

走近一看，便可发现死因。

至少，生前上吊与死后被吊，行家一看便知。

“是被人杀死之后吊上去的。”中年人说：“快！先解下来再说，也许从尸体上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两个庄汉七手八脚上前解吊索，一个抱住尸体，一个解尸体颈上的绳套。

“尸体还是软的，胸腹创口的鲜血色泽尚鲜。”抱着尸体的庄汉说：“死了片刻而已。”

“小心……”中年人急叫，身形急闪，佩刀就在这快速的闪动中出鞘，反应十分迅疾。

两个庄汉嗯了一声，突然发僵。

四女同时现身，同时发射致命的暗器。

中年人闪动的身形，并非想找地方隐身，而是作躲避暗器的反应，果然避过从背后射向脊心的一枚银钗，钗贴右臂外侧一掠而过，相当危险。

一声怪啸发自中年人口中，随着啸声向前飞跃，凌空猛扑前面出现的小梅，从尸体旁掠过，也掠过正向下仆倒的两位庄汉顶门。

发声警告、闪避暗器、拔刀前跃、凌空扑击，一连串的行动，在极短暂时间一气呵成，中年人反应之快，无与伦比。

从中年人身后发射银钗的人是蓝四婶，扑上时，中年人已经向前飞跃，失去攻击与再发暗器的机会了。

小梅用暗器击毙了一名庄汉，看到中年人跃来，扑下，一声娇叱，闪开正面扭身一剑挥出，反击的身法已臻上乘。

黑煞女魅在两个侍女身上花了不少心血。

中年人落势加快，刀光斜掠，铮一声暴响，震偏了挥来的一剑，同时右手悄然向侧后方挥出。

脚一沾地，第二刀光临小梅的右腿。

淡淡的电芒一闪即没，贯入从侧后方扑上的小菊右小腹的胯骨前。

“呃……”小菊止步闷声叫，身形仍向前冲。

“哎呀……”跟踪扑上的蓝四婶惊叫，一把挟住了小菊：“你怎么了？”

小梅封住了中年人的一刀，彭婆婆到了，左手扣指疾弹，一缕指风破空锐啸，射向中年人的右臂。

中年人高明极了，顺手扭身护体，叮一声响，指风被刀挡个正着，刀身突然折断。

这瞬间，他的左手发出了第二枚暗器柳叶小飞刀。

彭婆婆毕竟是老人，发出弹指制穴绝技，还来不及发第二指，柳叶刀已闪电似的没入左胸。

这瞬间，小梅的剑已乘机排空直入，贯入中年人的左肋。

远处回啸声传到，人影飞掠而来。

“快撤，小菊不妙！”蓝四婶急叫。

“彭婆婆……”小梅扶住了彭婆婆尖叫。

二换三，四个女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扛她走。”蓝四婶急叫，自己先用肩扛起小菊。

柳叶刀入腹四寸以上，大肠小肠一团糟，如果不及时抢救，死定了。及时抢救也限于就地处理。

扛在肩上奔逃，能支持得了多久？

彭婆婆更糟，飞刀贯胸，更不可颠动，一动就胸膛内大量出血。

但不走不行，群敌将至，岂能留下等死？

死一双总比死四个人好。

结果是，荒野里多了两座无主孤坟，黑煞女魅失去了两个人。想杀死别人的人，同样要冒被别人杀死的危险。

六个人围住了四具尸体，由两个行家检查死因。

为首的人是神拳怪腿阮进，另五个都是三山别庄的黑道高手。

“长孙老前辈与另外两个人，体内都有钗形暗器，都是背部脊心要害被击中的。”一名大汉将四枚银钗摆放在地，都是从尸体内起出来的：“这种暗器通常以女人使用为多，他们是被女人从身后偷袭击毙的。”

“暗器有信记吗？”神拳怪腿沉声问。

“没有，是手工并不怎么精巧的银钗。”

“再仔细看看。”

六个人的注意力，皆放在四具尸体上，忽略了四周的警戒。

不知何时，北面两丈左右出现了两个人。

是张允中和黑煞女魅。

他俩出现毫无声息发出。

“把银钗给我看看。”黑煞女魅突然说。

不用看，她也知道银钗是什么人的，她知道在何处可以找得到她的同伴，她知道同伴在何处出没。

所有的人皆大吃一惊，六面一分，纷纷急急撤兵刃戒备。

“张允中！”神拳怪腿惊叫。

这位仁兄曾经跟踪过张允中，所以一见便知。

“黑煞姑娘要你们将银钗给她看。”张允中淡淡一笑：“你们最好听她的话。”

“姓张的。”神拳怪腿不理睬张允中的要求：“是你伙同桃花坞女匪，毁了本庄吗？”

“你怎么说，那是你的事。”张允中不承认也不否认：“反正我张允中与三山别庄你们这群狗杂种，仇深恨切誓在必报，碰上了，不是你们死，就是我去见阎王。喂！你老兄贵姓大名呀？我给你记上一笔。”

“他是绰号叫神拳怪腿的阮进。”黑煞女魅代为回答：“公孙老狗的得力爪牙，破山拳可伤人于五尺外，内力修为相当了不起。”

“很好，很好。”张允中说，向前举步。

“混蛋！你说很好是什么意思？”神拳怪腿厉声问。

“三山别庄人数甚多，杀多了有伤天和。在下必须找一些够分量的人发刀。你，就是够分量的人，当然很好。”张允中这些话，也够分量。

“毙了你这罪魁祸首！”神拳怪腿厉喝，猛地急进一步，吐气开声一拳捣出，劲道已运足十成。这一记黑虎偷心也够分量，而且分量十足。

张允中逼进的身形不闪不避，继续迈步逼进，左掌一拂，攻来的破山拳劲突然发出怪异的破风震鸣，从他的身左一泻而散。

他的胸口，已接近对方三尺以内，伸手可及，面面对。

一声怒吼，神拳怪腿再次发拳，左右连环猝发，一连四拳像是在同一瞬间攻出。

张允中不再逼进，站稳马步，双盘手快速地连环外拨，将四记破山拳劲毫不费力地拨出偏门。

腿突然攻到，闪电似的猛挑下阴。

铁掌猛然下沉，啪一声拍在小腿的迎面骨上。

腿快，掌更快！

招一出便无法避免接触，想收招根本无此可能，所以招一发便决定了胜负，看谁禁受得起打击。

迎面骨禁受不起重击，肉太少，骨又是前面有锋棱的，沉重的掌力一击，立即骨折，皮开肉裂。

“你的腿一点也不怪。”张允中退了一步说。

神拳怪腿急退三步，几乎挫倒，右腿站不直了，痛得脸色发青。

两名大汉冲上抢救，一刀一剑左右齐上。

黑影一闪即至，从张允中的身右超越，魅影功名不虚传，快得令人目眩，但见剑虹左右分张，依稀的黑影退走，像是突然消失了。

“哎……”两大汉怪叫，仍向前冲，颈根左右各中一剑，脉断骨伤，咽喉破裂。

张允中又退了两步，两大汉同时冲倒在他的脚前。

“不必追了，追不上啦！”张允中叫，阻止黑煞女魅追杀逃散了的三个人。

神拳怪腿也转身逃命，单是跳跃居然一跳丈余。

黑煞女魅恨重如山，怎肯完全放弃追杀？

飞跃而上，剑虹横空，指向神拳怪腿的后心。

“要活口！”张允中急叫，一闪即至，恰好一把扣住黑煞女魅握剑的手，左手同时伸出，五指如钩，扣住了神拳怪腿的后脖子。

他的手大指长，扣住神拳怪腿的脖子有如抓鹅。

神拳怪腿的双手后搭，扣住了抓脖的手，十指真力进发，要抓裂这支手。可惜，发力慢了一刹那。

噗一声响，脊柱挨了一掌。

“我来问口供。”黑煞女魅收剑叫。

神拳怪腿是条好汉，但好汉落在女人手中，尤其是落在黑煞女魅这种女人手中，就不怎么好汉了。

“允中，请到左近搜一搜好不好？”黑煞女魅藉故遣走张允中。她知道有张允中在旁，决不会同意她问口供的手段，她就无法尽情发泄心中的积恨。

“一点也不好。”张允中正色说：“姑娘，我从你的眼神中，已看到仇恨之火已将你的灵智蒙蔽了。除了公孙老狗父子，我不许你残害其他的人。杀人不过头点地，我们毕竟不是没有人性的人。”

“我……”

“交给我。”

“我不……”黑煞女魅尖叫。

“我坚持。”张允中坚决地说。

“你一定要管我的事吗？”

“不是我要管你的事，姑娘。”张允中苦笑：“这位仁兄知道必死，他会供吗？我在他们的地牢中受尽酷刑，就是知道万无生理，供是死，不供也是死，我何必供出来让他们如意？”

“这……好吧，你问。”明白利害，黑煞女魅终于让步。

她不是不明利害的人。

张允中把神拳怪腿拖至一株大树下，离开尸堆。

“三件事，换你一条命。”张允中郑重地说：“你有权决定你自己的生死。”

“我……我信任你。”神拳怪腿眼中，涌发希望之光。

“其一，昨晚公孙龙为何不在庄中？”

“公孙庄主早一天离开了，重要的执事人员也不在。至于往何处去了，在下一无所知。”

“噢！强敌压境，他是主人，怎会带了重要的人员悄然秘密离开的？”

“在下确是不知道，恐怕所有的人中，知道原因的人屈指可数。”

“第二件：公孙英躲在何处？”

“他不久前埋葬了生死二门，去找百了谷的人去了。”

“生死二门死了？”

“死了，自杀的。”

武林人对名之一字看得最重。

尤其是那些功成名就的风云人物，失败之后，断送了一世英名，再又成了残废，争回名望的机会断绝，自杀了断该是最好的下场。

“他们活了偌大年纪，仍然输不起。”张允中不胜感慨地说。

“他们已经绝望，不是输不输得起的问题所在。”神拳怪腿黯然说：“他们不愿面对怜悯的目光。”

“你呢？”

“我还有希望，我的腿仍可以医好。”

“好好保持你的希望吧！第三件事：无情剑藏身在何处？”

“他一早带了他姑妈的八名女弟子，一声不吭就悄悄溜走了。”

“树倒猢猻散，这家伙贱得很。”

“我会找到他的。”黑煞女魅切齿叫：“我不信他能上天入地。”

张允中拖起神拳怪腿，在对方的背部拍了三掌。

“你可以走了。”张允中放手说：“今后，离开我还一点，离得愈远愈好，别再让我碰上你。”

“在下记住了。”神拳怪腿努力设法站稳：“在下不是输不起的人。阁下，莽莽江湖，你还有艰苦漫长的道路要走。希望你要像我一样，有勇气接受失败的打击，跌倒了必须从新站起来。两位，后会有期。”

神拳怪腿走了，脚下虽然不便，但脊梁却挺得笔直。

三山别庄毁了，人也散了。

镇江像是一艘快要沉没的船，江湖上与三山别庄有关的人，像是船上的老鼠。船快要沉了，老鼠跑得精光。

张允中与黑煞女魅三个女人，次日先后搜获三个走避不及的人，之后，再也找不到人了。

接引人魔的三艘船，已经向上游驶走。

这天，张允中出现在西门外的运河码头，住进了鸿福客栈。

人怕出名猪怕肥，但志在成名的人例外。

又道是：树大招风。

鸿福客栈不是第一流的客栈，但规模并不小，旅客以往来运河的水客行商为多，当然也招待形形色色的江湖人士。

店伙计都是些精灵鬼。

他是近午时分落店的，午膳后不久，刚在房中沏了壶香茗歇息，房门便响起叩击声。

“进来！”他以为是店伙，信口说。

房门开处，外面出现三名穿蓝袍，颇为神气的中年人，表面看，像是地方上的有头有脸人物。

“你们……”他放杯而起，颇感意外。

三人举步入室，领先那位留大八字胡，人才一表，颇具威严的人，抢先抱拳含笑施礼。

“在下严重光，匪号是长拳铁掌，冒昧前来拜会，张兄海涵。”那人一开口就流露出江湖味，报出名号亮出江湖人身份：“同来的是敝拜弟江湖客罗光前，小孟尝孟超。”

“请多指教。”江湖客与小孟尝同时客气地行礼，但眼中有重重疑云。

张允中太年轻了，江湖客与小孟尝对他生疑，可说是正常的反应，谁敢相信他这位年轻毛头小伙子，会是毁灭三山别庄的人？

“久仰久仰，三位请坐。”他客套地回礼说。其实，他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三号人物，从何仰起？

这是有内间的中型客房，外间有供旅客接待友朋的起居间，八仙桌加上四张条凳，必要时可设一桌筵席。

客人告坐毕，少不了客套一番。

“诸位枉顾客居，不知有何见教？”他替客人奉茶毕，单刀直入询问来意。

“兄弟在京口镇，有点小基业，规模很小。”

长拳铁掌脸上有足以令人信任的微笑：“多少年来，一直受到三山别庄的排挤，不仅不能发展，连守成也日感力绌。可以说，兄弟的一些人，在三山别庄的淫威下苟延残喘，一直就抬不起头来。张兄这次光临敝地，以雷霆万钧之威，一举毁灭三山别庄……”

“且慢，严兄。”他赶忙打断对方的话：“三山别庄的毁灭，与在下没有多少关连，诸位请不要误会。”

“张兄何必谦虚……”

“在下说的是事实。”他淡淡一笑：“桃花坞的女匪与接引人魔一群魔道人物，合谋抢劫广东的皇贡。事机不密，被公孙庄主侦悉，乘桃花坞黑吃黑的机会，转手夺了这批红货，因而结下深仇大怨。终于引发了这次三方英雄会于镇江，毁灭三山别庄的大风暴，在下不过适逢其会，无端卷入风暴中心而已。”

“张兄，兄弟此来，不是与张兄论谁是谁非的。”长拳铁掌接着发出一阵豪笑：“世间是非好坏，老实说，界限模糊得很。俗语说：胳膊往内弯。是非好坏，皆以对自己有利或有害来作权衡的标准。张兄与三山别庄的恩怨是非，局外人不配置喙。三山别庄的毁灭，大快人心是比青天白日更明白的事。”

“在下不明白严兄的意思。”

“在下的意思，一点就明白。二弟！”

“兄弟在。”江湖客应诺。

长拳铁掌颌首示意。

江湖客立即从怀中取出一只缕金饰匣，长八寸宽六寸，放在桌上推至张允中面前，信手打开匣盖。

宝光耀目，金、白、红、绿四色光芒耀目生花。

金雕的展翅鹰，八颗珍珠，红宝石凤钗，祖母绿如意长命锁片。

“这是干什么？”张允中讶然问。

“这是咱们兄弟的一分心意，尚祈笑纳。”长拳铁掌抱拳笑说。

“老天爷！如此重礼，在下岂敢生受？”张允中苦笑：“在下与诸位素昧平生，无功不受禄……”

“张兄，不瞒你说，兄弟是有求而来。”

“有求而来？这……”

“咱们兄弟，代表镇江这三十年来，受尽三山别庄欺压迫害的同道，向张兄致意，请张兄接受所有道上朋友的请求，领导咱们在镇江建立根基，彻底打击公孙老狗卷土重来的阴谋。”

“张兄。”江湖客接口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据咱们所知，三山别庄的重要人物仍在。如果张兄不在此地，公孙龙父子会在最短期间，重建三山别庄，重建他的势力范围。咱们这些人，谁也别想混了。”

“张兄，三山别庄仅设在镇江的江湖行业，无所不包。”小孟尝也抓住机会补充：“咱有把握接收过来。加以有效的整顿，一年除了开支之外，净赚三五万银子绝无问题，如果轻易放过，别的地方决不会有这种机会了。张兄，值得接收的。”

以一个初出道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机会一百年也碰不上一次，有如平步登天，名利双收春风得意。

只要他点头，三山别庄在大江两岸的基业就是他的了。当然，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但总算走出一大步，走一步总比不走好。

但他不能点头，目下他还没培植自己的亲信人手，对长拳铁掌这些人的底细，他毫无所知，怎能贸然点头？

假使长拳铁掌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混混，根本经不起风浪，没有号召力，日后岂不前途多艰？

“很抱歉。”他委婉地说：“在下初出江湖，什么都不懂，必须多历练一些时日，打算四出闯荡多了解江湖情势，还不想安顿下来。诸位都是江湖前辈，又是本地的人，足以支撑三山别庄毁灭后的局面，用不着借在下出头露脸，你们一定可以建立自己的地盘。”

“除了张兄之外，没有人能撑得起这面大旗。”长拳铁掌说：“人的名，树的影。”

张兄已是名震天下的风云人物，也只有张兄才能镇得住公孙老狗那群狗党。张兄，咱们是心悦诚服恭请张兄出面领导的。说现实些，没有张兄出面，咱们混这分口食十分困难，混乱争夺的局面将难以收拾，血腥的情势将愈演愈烈，实非江湖之福。”

长拳铁掌不是一个高明的说客，但态度的诚恳很容易博取对方的信任。

张允中既不是老江湖，个性也不奸不滑，与长拳铁掌这种脸呈忠厚，心机深沉的人打交道，简直毫无还手之力，完全落在对方的掌握中。

没有人能抗拒奉承，没有人能摆脱名枷利锁。

眼看他不得不答应，幸而房门再传出叩击声。

“请进！”他信口说。

店伙推门而入，毕恭毕敬呈上一封拜帖。

“府城吴大爷吴鸿奎，派小管事吴七前来投帖。”店伙欠身说：“人现在店堂听候。”

张爷如果有口信，小的这就要他前来听候吩咐。”

长拳铁掌三个人一听吴鸿奎三个字，脸上全都变了颜色。

“宴会订于后日傍晚，不急。”张允中看完拜帖向店伙说：“请转告吴管事，明天在下再派人回话。”

“小的这就转告吴七。”店伙应诺告退。

店伙一走，长拳铁掌三个人互相打眼色。

“张兄，吴大爷也是镇江一霸。”长拳铁掌向张允中笑笑说，脸色仍然有点不正常：“表面上，他与公孙龙分庭抗礼，不怎么卖三山别庄的帐，与官府有比较密切的交情。

但骨子里却是与公孙龙沆瀣一气的密友。张兄与他打交道，必须千万小心上当。”

“在下会小心的。”张允中微笑：“多谢严兄关照，在下十分感激。”

“张兄，兄弟的建议……”

“严兄的盛情，在下心领。”张允中将礼匣推过：“在下仍是一句话：初入江湖还不想安顿下来。不管怎么说，在下深感盛情，日后有暇，当趋府向诸位专程拜候，请多关照。”

长拳铁掌显然对吴大爷颇有顾忌，不再进一步游说，再客套片刻，喝完茶客气地告辞。由于张允中坚拒收礼，只好把价值千金的拜匣带走。

半天工夫，共接了六张拜帖。

最后一张拜帖，竟然是远在苏州号称苏杭仁义大爷，绰号叫金眼狮的韩家骅，派专人送来请求约期会晤的拜帖。

之外，还接见了三批人，都是途经镇江，闻风前来拜会一观丰采的江湖人士，一连串的奉承，称兄道弟好不亲热。

他不胜其烦，耳根难静。

晚膳时分，他总算尝到一个突然出名窜红的江湖新秀滋味，这滋味并不怎么合他的胃口。

客栈的食厅有两间门面，不但供应店中旅客的酒食，也对外开放，门面上的金字招牌就叫鸿福楼。

楼上的雅座，食客大都是颇有身分的人物。

张允中已经有身分的人，一进食厅，店伙计就巴结地将他引上楼座。

楼上分为四座小厅，店伙请他在近街窗的一付座头落坐，先送来一壶茶。他要了几味下酒菜，来两壶竹叶青。

还没到掌灯时分，楼高窗大，落日余晖照得满楼红光。食客约有三成，必须等天黑掌灯时，才是食客满座的时分。

酒菜刚上妥，店伙撤走了茶具，他就看出气氛不对了。

感觉中，真有风雨满楼的意味。

右侧不远处一付座头，来了两位齿白唇红的佩剑年轻书生，其中一位背向着他，他没看到对方的面容。

看另一位书生的像貌，他不由心中喝彩，玉树临风，正是这位书生的写照，身材修长，煦煦温文真像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

右首不远处另一某，是三位像貌威猛，身材壮实，骠悍之气外露的中年大汉，一佩剑两佩刀。

佩剑的人，像是地位最高的人。

对面的另一座小厅中，食客五桌，倒有三桌是佩带兵刃的武林人，似乎所有的目光，全向他集中。

这就是名人的滋味，永远是旁人注意的焦点，不习惯受人注意，走到什么地方都不自在，甚至有麻烦。

果然麻烦来了，刚喝了一杯酒，那位佩剑的中年人，放下杯离座，向他的桌前走来。

他就意会到有麻烦，对方的神色也明显的表示出麻烦，嘴角有不怀好意的邪笑，眼睛像狼，凶狠的神情会令胆小的人发抖。

他放下酒杯，抬头注视这位怀有敌意的人。

“你就是张允中？”中年大汉问，眼神怪怪地。

“正是区区在下。”他平静地说：“兄台贵姓大名呀？有何指教？”

“在下姓伏，伏元亮。哦！你老兄真是张允中？”

“如假包换。”

“你很年轻。”

“不小了，足以在江湖闯荡。伏兄，有事吗？”

“听说你毁了三山别庄。”

“伏兄以为如何？”

“在下不相信，可能是传闻有误。在下从南京来，途经此地，一下船就听到张兄毁了三山别庄的消息。”

“伏兄就当作传闻有误好了。”

“在下宁可相信是真的”“为何？”

“这表示阁下极为出色，了不起。这也表示在下找到武功出类拔萃，旗鼓相当的对手了。”

“伏兄的意思……”

“在下向你挑战，看你是不是具有真才实学的英雄人物。”伏元亮总算明白表示出来意了。

“抱歉在下从不接受挑战。”他一口回绝。

“你会接受的。如想不接受，请阁下即席宣布，毁掉三山别庄的事是骗人的。张兄，你会宣布吗？”

“没有这个必要。”

“那么，阁下是接受了。明日午正，在下于北固前峰，甘露寺东面的悬巖恭候大驾，过时不候。”

“在下忙得很，不会去的。”

“什么？你不是怕死吧？”伏元亮沉声叫，嗓门够大，全楼都可以听得一清二楚。

泥菩萨也有土性，他心中大不高兴，淡淡一笑，吸口气压下心中的不悦。

“老兄，你怎么说，悉从尊便。”他举壶斟酒，脸色平和：“真的，在下的确忙得很，而且没有接受挑战约会的习惯。在下与伏兄素昧平生，没有必要，对不对？坐下来吧！喝两杯大家交个朋友……”

“胜得了我伏元亮，你才够资格与伏某交朋友。”伏元亮的嗓门更大了：“姓张的，你要招子放亮些。不错，你我素昧平生，但公孙庄主是咱们黑道朋友的仁义大爷，在下忝为黑道人，对公孙庄主怀有七八分敬意。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你能说在下与你素昧平生，没有挑战的必要吗？”

“伏兄……”

“你答应了吧？”

“抱歉，在下无此雅兴。”

伏元亮冷哼一声，突然出手一挥，桌上两碟菜被扫飞，乒乒乓乓撞碎在厅柱上，菜馐飞溅。所有的食客，皆屏息以待。

“你还能不接受吗？”伏元亮的嗓门像打雷，气势汹汹咄咄逼人。

他淡淡一笑，向四周瞥了一眼，全楼食客的目光皆向他集中，店伙躲得远远地发抖。

伏元亮的两位同伴，是所有食客中站起来的人，虎视眈眈，似乎准备过来了。

“小二，再给我两道菜。”他向在远处发抖的店伙平静地叫：“账一并算好了。”

光棍打九九，不打加一。按理，伏元亮应该心满意足，见机下台，日后大可向江湖朋友大吹法螺。

可是，伏元亮不是得了些少便宜就满足的人，内心中认为张允中不但是怕死鬼，也小看他姓伏的，所以拒绝挑战，因此怒火更旺。

可一不可再！伏元亮犯了禁忌，再次出手，大手一伸，要抓一只菜碟，泼向微笑着的张允中。

“你太过分了。”张允中说。

数十名食客，谁也没看清他是怎样出手的，但见眼一花，伏元亮的手还没沾上菜碟，掌背已被他的手扣住了，人并没站起来，他的手真够长的。

伏元亮吃了一惊，左手本能地一掌劈向他的脉门。

仍然慢了一刹那，张允中倏然站起，砰一声响，铁掌来一记霸王敬酒，正中伏元亮的下颚，同时左手一松。

伏元亮踉跄急退，狂乱地伸手拔剑。

人影冲到，快得令人目眩。

“噗”一声响，铁掌落在右肩上，力道惊人。

伏元亮身形下沉，拔剑的手抬不起来了。

双方无仇无恨，通常不会下重手伤人，张允中这一掌用的不是内家掌力，虽然沉重，但伤不了筋骨。

伏元亮总算禁受得起，惊恐之下顿忘利害，不等身形恢复挺立，猛地起脚急挑张允中的下阴，相当歹毒，速度十分惊人。

张允中不再客气，疾退一步，巨手一伸，便扣住挑来的胫骨，大喝一声，扭身便摔。

伏元亮倒飞而起，手舞足蹈向抢来相助的两名同伴飞砸，势如雷霆。

两同伴大惊，左右一分同时出手，将人接住了。

“伏兄……”两人将伏元亮扶正惊问。

“用兵刃拼他……”伏元亮惊怒交加厉叫。

张允中已坐回原位，泰然举壶斟酒，似乎刚才并没发生任何事故，神色十分从容镇静。

刀鸣剑啸在耳畔轰鸣，一剑两刀出鞘，三面一分，已完全控制住安坐不动的张允中。

张允中佩了单刀，但这时已没有拔刀的机会。

“姓张的。”伏元亮厉声说：“不要以为你毁了三山别庄，便认为江南无人。”

“不要说废话。”张允中放下酒壶，但手仍未放开：“只要说出你的打算。”

“你不死，江湖大乱不止。”

“非杀我不可了？”

“是的，你应该比我还要明白。”

“你们三个人一剑双刀，要一举杀掉我？”

“是的。”

“好，你发令动手吧！”

“我会的。”

“你一定不允许我有拔刀的机会。”

“你可以猜。”

“不用猜，像你这种一文不值的混混，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你甚至会用小刀子从你老爹背后插一刀。你根本就没有种，你没有凭真本事在江湖正大光明争雄的勇气，你只是一个卑鄙的机诈小人，只知用阴谋诡计仗势害人的

混蛋。”

“狗娘养的……哎……”

伏元亮破口大骂，嘴吧自然张得够大，等发觉怪影入目，已经来不及了，小酒杯带着满杯酒，从张允中的左手飞出，一闪即至，奇准地射入口中，杯与齿接触，发出清脆的暴响，酒直灌入喉，仰身急退，吃足了苦头。

同一瞬间，两个刀势将发的人，站在原处发僵，脸色惊怖，像是失了魂。

两位英俊的书生，分别站在两人身后，左手扣住后颈，右手的描金摺扇抵在右耳后藏血穴。

张允中淡淡一笑，依然安坐不动。

两书生之一是张三，难怪一直背对着他。

同时，他看出张三已换了一张英俊的面具，制工也精巧多多，但内行人仍然可以看出是面具，逃不过行家的法眼。

他之所以对小张三有兴趣，就是因为这不伦不类的面具而引起的。

“世间居然有你们这种不知死活的，莫名其妙的混球。”那位没戴面具的英俊少年书生冷冷的说：“就凭你们三块朽料，秤起来不足半两的贱骨头，居然胆大包天，公然在大庭广众间，向挑了三山别庄的英雄挑战。你们的武功，一定比三山别庄数百高手都强了，好，本秀士倒要看你们是如何高强。”

“哎唷……饶……饶命……”被扣住后颈的人丢刀狂叫，痛得混身在发抖。

伏元亮骇然变色，挣开了张允中，突然冲上，一剑挥向秀士的后腿，围魏救赵，逼秀士释放同伴。

秀士哼了一声，身形略转，狂叫饶命的大汉身不由己，凶猛地 toward 伏元亮的剑撞去。

伏元亮大骇，百忙中扭身抽剑。

秀士却从侧方一闪而至，描金摺扇闪电似的连抽两记，伏元亮与被摔出的大汉各挨了一击，全抽在耳门上，力道恰到好处。

两人叫了一声，昏天倒地摇摇晃晃，先后失足跌倒，挣扎难起。

被小张三控制着的另一名大汉，惊得手脚发软。

“放……放我一……一马……”大汉丢掉刀哀求：“我……我们是……是奉命前来试……试探的。伏兄不……不该逞能，他……他不信张……张允中真有那么大的本事……”

“你们奉谁之命前来试探？”小张三问，扣颈的手劲道略减。

“飞虹剑客田铮。”

“哦！扬州第一霸，他这条长龙过江来了。”

“田爷想……想接管镇江的码头。”

“哼！他的胃口不小。”

秀士在张允中的右首落坐，向小张三打手示意。

“叫他们滚吧！”秀士说：“飞虹剑客想来硬的，狗改不了吃屎。镇江的江湖朋友还没死光呢，那轮到他过江来充老大？”

人打扮像儒生秀士，说的话却充满江湖味，吸引了全楼食客的注意。这些话是说给镇江的江湖朋友听的，果然收到预计的效果。

“把他们的耳鼻割了再放走。”立即有人高叫：“让姓田的知道镇江还有人在，他必须守本分，不要把爪子伸过江南来。”

“咱们如果推举一位大爷司令，也应该推举张爷当家。”

另一角落也有人附和：“张爷请下令，在下动手割下他们的耳鼻示警。”

“算了算了，你们就别起哄啦！”小张三放了大汉说：“张大哥不曾在贵地当家，你们与飞虹剑客结怨，尔后麻烦大啦！江南江北那有宁日？”

伏元亮三个人，像丧家犬般狼狈窜走了。

小张三走近坐在左首盯着张允中微笑。

“很神气是不是？”小张三笑问：“一鸣惊人，成名人物的滋味如何？”

“麻烦透顶。”张允中苦笑：“整个下午，被那些各方好汉吵得晕头转向。老三，谢谢你啦！你这位……”

“江湖秀士欧阳大哥。”小张三替他引见，说出绰号和姓，但不道名：“你一眼就看出是我？”

“你的面具好像故意让我看的，故意引起我的注意，不错吧？”张允中笑笑，向江湖秀士抱拳施礼：“欧阳兄，也谢谢你。你那一手引力术，委实高明，轻轻一带一扭，铁塔似的汉子成了稻草人，任你掀摔晕头转向。”

江湖秀士一双深湛的虎目，不转瞬地凝视着他，眼中涌发闪亮的神彩，并不时察看小张三的眼神反应。

“不要捧我啦！当然我知道你高明。”江湖秀士一笑：“我手上这点功夫，见笑方家。张兄，你还留在镇江，有理由吗？”

“我在找公孙老狗父子。”张允中说：“我宁可找到他们彻底了断，不愿等他们暗中缠住我。有道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唯一避免明枪暗箭的妙方，是找到他们斩草除根，永绝祸患。”

“他们已经不在镇江了。”小张三接口：“我想，你应该已经得到消息。”

“噢！我为何已经得到他们离境的消息？”张允中惑然问。

“你有桃花坞的女匪在暗中奔走，她们神出鬼没，人手众多，消息比地头蛇还要灵通。”小张三的口气显然有不满：“还有黑煞女魅隐身在暗处，那鬼女人绰号称魅，名号响亮的老江湖。老大，你可真是艳福不浅，一大堆女人在暗中做你的羽翼，你……”

“你别胡说好不好？”张允中苦笑，举手召来店伙：“重整杯盘，换几味菜，来两壶醇而淡的女儿红，在下要请两位好朋友聚一聚。”

“不要。”江湖秀士向店伙摇手：“张兄，你再这样公然亮像，将不断有人来打扰你。”

“这……”

“我们走。”江湖秀士离座而起。

“走？我还没进食……”

“走吓走嘛！”小张三拉住他的手膀：“我们另找地方，找不会引起蛇神牛鬼的地方谈谈。欧阳大哥消息灵通，他有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走啦！”

“除非你想做镇江的大爷，不然，最好今后的行动保持隐秘。”江湖秀士接口说：“像伏元亮这种公然挑衅的事件，将会不断的发生，你不烦？吃顿饭你也休想平安。”

“好，我们走。”张允中推凳而起。

不论何种冲突纷争，最后或者某一阶段，必定有胜利的一方，也有失败的一方。

在这次镇江的冲突来说，黑煞女魅是失败得最惨的一方。

对于受到公孙英和无情剑的凌辱，在她来说，还不算是失败，只能算是挫折。床头增加一两个男人，丝毫不损她的名节和肉体。

受到挫折的是，这两个男人是用卑鄙的手段逼迫她的。以往她所要的男人，都是大权操在她自己手中，取舍有绝对的主权。

失败的是，在最后阶段，她失去了两个人：彭婆婆、小菊，损失惨重。

在甘露寺替彭婆婆和小菊做了三天法事，请和尚们念经超渡亡魂聊表心意。这是最后一天，法事告竣已经是二更尽三更初。

三个女人夜间不能在寺中逗留，因此她们都是白天来，晚上走，住处山西南凤凰池畔的一座民宅内。

自山巅的甘露寺，有一条小径绕向凤凰池，夜间行走十分不便，必须用灯笼照路。

她们不需要灯笼，练武人夜间走路，没有使用灯笼的习惯。

离开至城北关的大道，岔入小径约两里地，走在前面的蓝四婶突然向侧一闪，隐身在一株大树下。

后面的黑煞女魅与侍女小梅，反应极为迅疾，身形下挫，瞬即消失在两侧的树林茂草中。

久久，声息俱无。

久久，城中谯楼传来三更两点的钟鼓声。

四野虫声唧唧，听不到任何异响。

终于，前面路旁的一排小树下，冉冉出现一个朦胧的人影，像个白色的幽灵，而且是个女幽灵。

长裙迤地，移动时毫无声息发出。

“黑煞女魅名不虚传。”白衣女幽灵说话了：“不但警觉心超人一等，耐心也超人一等。出来吧！你我应该当面谈个一清二楚。”

黑煞女魅的耐心的确超人一等，潜伏不动毫无反应。

“黑煞姑娘，我知道你们并没有离开。”白衣女幽灵又说：“你知道迄今为止，我对你尚无恶意。冲你协助我们毁灭三山别庄的情谊，我不会为难你，希望能和你说明白，为敌为友，决定权在你。”

有物晃动，黑煞女魅突然出现在两丈外。

“你一定是叫春熙的姑娘了。”黑煞女魅沉静地说：“你们居然还留镇江不走，本姑娘委实大感意外，这与你们作案之后，尽速脱离现场的作风不同。我要知道你们在这里设伏，真是冲本姑娘协助你们的情谊而来的吗？似乎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呢。”

“事实如此，姑娘必须相信。”春熙姑娘说：“本姑娘绝对无意设伏，只是为了怕暴露行藏。你知道，目前本坞的姐妹，必须隐起行踪，以免众矢之的。”

“有道理，请教，有什么需要谈的？”

“是你劝张允中离开我的？”

“春熙姑娘，张允中会听我的话吗？我和他，只是凑巧走在一起，同患

难的同伴而已。”

“你这些话，我一个字也不相信。哼！”

“那你相信什么呢？”

“看来，这样谈不出什么结果来。”

“可能的。”

“好，那就不必谈了，本姑娘坦率的向你提出要求。”

“要求？唔！这才是你的目的。说吧！我在听。”

“请你立即离开镇江，离开张允中。”

“咦！这算是威胁吗？”

“就算是吧！”

“春熙姑娘，我黑煞女魅对威胁是不怎么在意的。请教，如果我不理会你的威胁呢？”

“很简单，不是你，就是我。现在，我等候你明确的答覆。”春熙姑娘的语气并不凌厉，但却充满爆炸性的危险气息。

“我的答覆是：‘你无权干涉本姑娘的行事，我不怕你的威胁。’这答覆够明确吗？”黑煞女魅的答覆是肯定的，气势也表明她不为威武所屈的决心。”

“好，你已经关闭了谈判之门。”

“根本无所谓谈判，你这是胁迫。”

“从现在起，你我已经是势不两立的生死对头。”

“本姑娘也有同感。”

白影急掠而至，剑芒破空射到。黑影移位，快逾鬼魅幻形，身动剑出鞘，移位剑发反击偏门。

“铮！”双剑相交，火星四溅，白影侧旋；黑影斜逸，然后再次发起猛烈的攻击，一沾即走。十招之后，黑影如电火流光，突然消失在树影中。

论真才实学，显然黑煞女魅棋差一着。

春熙姑娘也没有入林追袭的胆气，天太黑了。黑暗中，暗器的威力可增十倍，挨一下可不是玩的。白影一闪即没，隐入另一面的树林。暗号传出了先前春熙姑娘埋伏的地方，掠出几个黑影，四面一分。

“你一点也不聪明。”黑暗中传出春熙姑娘的语音：“我有能力毁灭势力强大的三山别庄，毁灭你一个小有名气的女光棍，简直不费吹灰之力，你何必愚蠢得用鸡卵碰石头？”

“没有张允中和我的协助，你连三山别庄的边也沾不上，你吹什么牛？”另一面传出黑煞女魅的反嘲：“我本来与张允中并没有多少牵连，经你这一次可恶的胁迫，我对张允中反而生出好感啦！”

“你永远没有机会了。”

“真的？”

“你已经在本坞的人有效的包围下，你只有一条死路好走。”

“这里不是三山别庄，你吓不了我的。我黑煞女魅在这种地方，就算贵坞主绛仙庄嫒的姘头玉面神魔在此，也无奈我何。”

“你尽管说大话吧！反正你已经没有多少时辰可活了。你在甘露寺做法事超渡你的同伴，第二天，我就查出你的下落了，算定在这里可以等到你，已作了周详的准备，你们三个人插翅难飞。虽然你的警觉心很高，早一步发现了警兆，但发现仍然嫌晚了些。

桃花坞的姐妹，发动袭击有如雷霆，你绝对禁受不起的。”

一声暴叱，两个戴着鬼面具的女郎，剑化长虹，猛扑黑煞女魅发话的地方。

可是，黑煞女魅已早一步离开了，伏身在三丈外的草丛中，悄然的发射两枚银针。

“呃……”两女郎同时右肋中钉，砰然大震中，冲上两株大树，枝叶摇摇，随即反弹倒地。

“暗器……”一名女郎挺起上身大叫。

黑煞女魅这三天来忙于做法事，因而消息欠灵通。估计中，桃花坞女匪必定已经远走高飞，即使有人留下来看风色，也为数有限。估计错误，附近埋伏的人超出她的估计以外。

春熙姑娘说得不错，发起攻击有如雷霆，这就是匪与黑道人士不同的地方。

用暗器击倒了两个人，立即引发一阵狂野的攻击，众女匪同时发动，刀剑与暗器齐飞。黑煞女魅身形虽快，但女匪中也不乏目力超人的高手，一被缠住，便脱不了身。片刻的狂野攻击，双方不死亦伤。附近的树林并不茂密，但对身法迅疾的人来说，仍可藉以隐身逃窜。

十余名女匪，开始有计划的搜索。由几名目力特佳的人潜伏监视，其他的人分为三组，分区逐段搜寻。

先包围某一区，然后三面并进，澈底穷搜每一处可以藏人的所在，狐犬也无所遁形。

已经搜完第三区，在一声信号之下，三组人移至第四区外围。

一名负责在树后监视的人，听到信号立即现身。

“这附近可有动静？”问话的人是春月姑娘，穿的也是月白衣裙。

“回二师父的话，毫无声息。”监视的人恭敬的说。

“对面呢？”春月追问。

“对面是丹薇师姐，监视着一具尸体，没有信号传来，可知她那边也没有动静。”

“小心了。那贱女人虽则将近脱力境界，但仍有余勇，拦截时须小心注意。”

“弟子知道。”春月举手一挥，跟在身后的三名同伴，立即两面一分，开始相互掩护向内搜进。

监视的人，立即隐起身形。

所有的人，一举一动，皆表现出训练有素的气质，不同凡响，难怪无往不利。

五六十步外，山崖旁的一处草坡内，黑煞女魅藏身在短草丛中，身躯尽量缩小至最极限。

如不接近至八尺内，便很难发现蜷缩在内的人体。

她用生命作一场豪赌，赌对方忽略这一片短草区，赌对方不会搜至八尺内，只要天一亮，附近就有人走动。

这些女匪必定不敢逗留了，她就必定有救了，这里，距城不足三里，女匪们怎敢逗留不走？

距天亮还有大半个时辰，好漫长的大半个时辰。

她心中焦灼，暗暗叫苦。

透过草梢的空隙，她已看到左右两方廿步左右，有人影倏现倏隐，大事不妙，女匪们不久便会搜到她这里了。

她并不是一个十分勇敢的女人，对死的恐惧与常人同样的强烈。这次追踪寻仇，她带了四位同伴：三明两暗。

而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人了。

蓝四婶与小梅，尸骨已寒了吧？她也感到寒冷，冷气发自心底。

“我不能死！”她心中狂叫：“至少现在不能死！我还有大事未了，天佑我！”她抓牢了藏在草中的剑，发觉手心全是冷汗。左方传出一声惚哨，右方立即传出同样的惚哨声。

左方人影乍起乍隐，有人窜进了五六步。

“天佑我！”她心底再次狂叫。

码头最南端一艘快船的中舱内，张允中盘膝坐在洁净的蒲团上。

中间是方型矮案，江湖秀士与小张三左右相陪，有一位乖巧的小俊生在一旁张罗，三人一面小饮，一面细谈。

“张兄，你为何不与桃花坞的女匪在一起？”江湖秀士笑问。

“她们走了。”张允中说：“她们的规矩是尽速远离作案的现场，愈快愈好。”

“你怎么会和她们走在一起的？”小张三语气有点愤愤地，面具有些颤动：“难道说，你要……”

“老三，你不要先下断论好不好？”他不胜烦恼地放下小酒杯：“事先我根本就不知道她们的底细，直至杀入三山别庄之前，黑煞女魅才告诉找她们是桃花坞的女匪。那时，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老实说，那时，我不否认我怀有私心。”

“什么私心？”小张三追问，语气仍然汹汹然。

“你不知道我在三山别庄的地牢，所受的痛苦是如何的惨酷，死去活来，刻骨铭心。

所以，我绝不放过复仇的机会。我策划、训练、指导桃花坞的女匪攻庄，花费了许多心血，岂能在发动的顷刻，而因为那些人是桃花坞女匪便撒手不管前功尽弃？等到她们能完全控制全局，我才和黑煞女魅悄悄溜走的。你们要骂，就骂我好了，我不怪你们，我也不后悔。”

“哦！看来，不是黑煞女魅拖你下水的。”江湖秀士如释重负地说：“反而是她拉了你一把的。”

“是的。其实，黑煞女魅所受的痛苦，此我要沉痛百倍，她复仇之念比找更为强烈，但她却要我置身事外，我十分感谢她。”

“张兄，桃花坞女匪，只有一半的人离开。”江湖秀士正色说：“离开的是她们的坞主桃花坞三妖。三妖是死了的坞主绛仙庄嫫亲传三弟子。这次他们三代门人倾巢而至，三妖是隐身暗处的司令人。她们进了三别山庄，你一定不曾见过她们。”

“我只见过春熙、春月，和少数几个少女。”

“春字辈的弟子，是三妖的亲传门徒。下一代，辈名是丹。”

“噢！欧阳兄，你都知道？”

“知道。春字辈的门人，共有九名之多。目下春字辈的人有两个留在镇江，可能就是你所知道的春熙、春月。”

“噢！她们留下来做什么？我已经告诉她们我的立场，拒绝了她们的要

求……”

“她们正在伺机对付黑煞女魅。”

“哎呀……”张允中几乎要跳起来。

“不必焦急，黑煞女魅……”

“她在北固山甘露寺，替不幸被杀的……”

“做法事。”小张三抢着说：“桃花坞女匪，已钉上了她。”

“我得去助她一臂之力。”张允中跳了起来。

“你……你好像很急。”小张三说：“很关心她。你对她有很深的感情……”

“废话！这是道义，你懂不懂？”张允中说：“我和她共过患难，但从不涉及感情的事。我不否认她曾经诱惑过我，但她知道我是个不易受到诱惑的人。夜已深，谢谢两位盛情款待。”

“你要去助黑煞女魅？”

“是的。”

“该到何处去助？”江湖秀士笑问。

“这……上北固山甘露寺。”

“和尚们都睡啦！”

“这……”

“不急，张兄。喝完杯中酒，填饱肚子之后，我们带你去，比你一个人瞎马乱闯好得多，对不对？”

“坐下啦！”小张三叫：“你急，我们偏不急。没有我们带路，你连一条虫也找不到。”

张允中一怔，缓缓坐回原处，虎目炯炯，逼视着坐在左首的小张三。

“你看什么？”小张三讶然问。

“你……你说话的腔调，怎么变来变去的？”张允中剑眉深锁，若有所思。

“是吗？”小张三问得怪怪的。

“你刚才最后两句话，腔调与以往不同。唔！好像……好像……”

“好像什么？”

“好像有点耳熟，一点耳熟……”

“废话！来，干了杯中酒，然后进餐。”小张三向他举起了酒杯：“干！”

距黑煞女魅十余步，站起一个戴鬼面具的女郎。只要向前冲出三五步，一定可以看到蛰伏在草中的人。女人发出一声口哨，横剑凝视着对面的草丛。

廿余步外，回了一声口哨，一个朦胧的人影长身而起。

“二师父在此。”对面的女郎说：“你们一路可有发现吗？”

“没有。”戴鬼面具的女郎答。

“把人带过来吧！我们去接大师父。”

“好的。”戴鬼面具女郎应诺一声，又发出两声口哨，后面三方有三个人急急奔来。

只要往前一走，就可以看到草丛中的黑煞女魅了。

两面黑沉沉的灌木丛中，突然传出一声娇叱。

哨声大起，草木簌簌发出。

两面的人反应奇快，循声风跃而进。

草中的黑煞女魅感到心神一懈，发现自己冷汗澈体。

“谢谢天！居然有人闯到此地来。”她心中暗叫，感到浑身发软，力尽的感觉令她浑身发冷。

追逐的声息渐远。

片刻，她开始向南缓缓爬行。

南面是府城，她必须在城内找到庇护所。

远出四十步，蓦地，她僵住了。

前面两丈左右，一株小树后移出一个朦胧的人。

“她们已经被我的朋友引走了。”那人沉静地说。

“允中……”她的咽喉似乎有什么东西哽住了，一虚脱、一阵振奋、一阵辛酸……

她丢掉剑，发狂般张开双手，同张允中奔去。

她像一个找到母亲的婴儿，抱住张允中埋首入怀，哭了个哀哀欲绝。

“我在你借住的地方等你，等得五内如焚。”张允中也抱紧了她，轻拍她颤抖的身躯：“按理，你们早该返回住处了，猜想你或者入城找我，只好枯等。后来，我心血来潮，猜想你可能还在途中，可能出了意外，所以……”

说不下去了，黑煞女魅发狂般亲他脸颊，沾满泪水的冰凉面颊重重地挨擦着他的。

“你……你如果晚来了一步，我……”黑煞女魅断断续续地在他耳畔诉说。

“蓝四婶呢？小梅呢……”

“她们……她们……逃不过女匪们的联手合击。”

“哎呀！你受了伤，血腥味……”

“挨了两剑，右腰，左腿侧，还好，轻伤。”

“快走，先找地方裹伤。”

“你的同伴……”

“他们无妨，轻功比你似乎只高不低，诱敌的技巧极为高明，目下恐怕已远出三里外了，走。”

已牌左右，张允中到了江湖秀土的泊船处。

江湖秀土似乎已料到他会来，与小张三站在舱面相候，身材比小张三高了大半个头，英俊的面庞有热诚的笑意，仍然不带丝江湖味。

“欢迎枉顾。”江湖秀土持扇抱拳含笑相迎：“算定张兄会来，酒筵已备，请上。”

“特来专诚道谢的。”张允中在岸上行礼：“兄弟已在城内订了酒席……”

“我看你是找挨骂，小兄弟可不愿意你又在公庭广众间自找麻烦呢！”江湖秀土用扇指指小张三：“上船来吧！咱们一见如故，交情特殊，不在乎谁作东。”

“我才懒得骂他呢！”小张三白了张允中一眼：“他要充大爷，让他去充好了，船上只有三个人小饮，他会感到乏味的。”

“老三，你这张嘴很可恶。”张允中走下跳板笑骂：“你行。我可招架不住。不过，童言无忌，我怕你……”

“胡说！你才童言无忌……”

“好啦好啦！你两个好像是对头冤家，不说几句气话，就好像浑身不自在。”江湖秀土饱含深意地瞥了小张三一眼：“小心日后日子难过。张兄请。”

肃容先在前舱坐下来奉茶，江湖秀土吩咐小童退出。

张允中深感惊讶，看情景，江湖秀士是这艘快船的主人，船上应该有不少控舟的舟子。可是，全船静悄悄，仅后舱有一位健壮的大汉悠闲地假寐。伺候的人，也只有两名小书僮，真不容易看出来路。

“黑煞女魅怎么了？”江湖秀士话上正题。

“仍然留在甘露寺。”张允中叹息一声：“她的两位同伴蓝四婶与侍女小菊，都不幸死了，目下她剩下孤零零一个人。”

“她今后有何打算？”小张三问：“你不劝她回家？桃花坞的女匪，认为她从中作祟，不会放过她的。”

“我劝过，但没有用。”张允中苦笑：“她要找九天魔鹰，不肯回家。”

“九天魔鹰季天翔，绝剑秦国良的得力爪牙。”江湖秀士摇摇头：“她不是九天魔鹰的敌手。奇怪，她为何要找九天魔鹰？”

“我也不知道，她又不肯直说。听她说，事涉一件血案，她要追查真象。”

“你要帮她查？”小张三又不高兴了。

“九天魔鹰也是杀断肠萧的凶手之一，她不查我也要查。”张允中毫无机心地说：“绝剑那些人已经离开好些天了，我得赶快追踪。”

“他们是悄悄往南京方向走的。”江湖秀士说：“另二艘船则大张旗鼓，浩浩荡荡入运河走扬州，声称返回京师，但确是藏匿在往南京的一批船上。”

“欧阳兄的消息好灵通。”

“他该灵通。”小张三说：“人家在江湖行事谨慎，声誉甚隆，朋友众多。而你，却一股劲猛冲猛碰，早晚会碰得头破血流的。”

“至少，我冲出碰出自己的道路来，我也知道谨慎，是不是？这里已没有我的事了，等黑煞女魅安顿妥当，我就动身前往南京追踪。”

“他们是鬼鬼祟祟走的，人在船上不露脸，你怎么追踪？”小张三问。

“黑煞女魅可以找到朋友……”

“她？她自顾不暇。哼！你没想到请我们相助？”

“不，老三。”张允中摇头：“萍水相逢，一见如故，我把两位看成好朋友。这种寻仇凶杀的事，我宁可向其他的人用手段，决不拖朋友下水，你可别把我看成自私自利的小人。”

“张兄，冲你这些话，我愿意交你这位朋友。”江湖秀士拍拍胸膛，慨然地说：“你是江湖人，我也是不折不扣的江湖人士。江湖道义讲的是义理所在，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如果你所行不义，你拿刀子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会帮助你。”

“欧阳兄……”

“我叫欧阳俊，此你大两岁，你可以叫我一声大哥。在江湖，我还有几分实力，尤其是南京上游直达四川，江湖名流与声名狼籍的歹徒恶棍，他们的行踪很难逃得过我的耳目。怎样？兄弟。”

“这……”

“你还不向欧阳大哥道谢？”小张三推推他说。

“谢谢欧阳大哥的隆情厚谊。”张允中诚恳地道谢：“还有你，老三。”

“这还差不多。只是，黑煞女魅……我不希望她……”

“不许你作怪。”江湖秀士盯着小张三看：“我欢迎黑煞女魅同行，我倒要看看这位江湖名女人，能掀起多大的风浪来。”

“出了差错，我可不依。”小张三正色说。

“我只保障凶险，其他不问，哈哈……”江湖秀士哈哈大笑。

“你们在暗示些什么？”张允中惑然问。

“那是我和张小弟的约定，与你无关。”江湖秀士喝了一口茶：“老弟，快去把黑煞女魅找来谈谈，顺便把你们的行囊也带来，咱们午后就可以发航。”

“好的，我这就到甘露寺去跑一趟。”张允中整衣而起。

“快去快来。”小张三叮咛：“不可大意。”

张允中大喜过望，欣然登岸，有江湖秀士相助，他感到十分兴奋，有一个具有江湖实力，而且意气相投的朋友协助，这是值得庆幸的事。

绕过城北关，踏上至北固山的大道，前面的歇脚亭内，踱出一个青脸膛，村夫打扮的中年人。

“咦！你还没走？”张允中甚感意外。

他认得，这人叫神手李，李长风，是三山别庄地牢中的难友，是他把神手李救出的六难友之一。

“在下已邀了朋友，找公孙老狗父子算账。”神手李咬牙切齿地说：“不杀他几个王八蛋，此恨难消。”

“他父子已经不知道躲到何处去了。”

“公孙小狗仍在。”

“可有消息？”

“张兄可是来找黑煞女魅的？”

“是呀！她在山上的甘露寺……”

“她已经不在了，在下在此，就是要等张兄的。”

“咦！她……”

“她被百了谷的两个妖妇带走了。”

“哎呀……李兄，这是何时发生的事？”他大吃一惊，心中叫苦。

“不久之前。”神手李用手向东一指：“在下的朋友，已经跟下去了，张兄，去不去？”

“走！”他咬牙说。

老道婆大师姨与水月仙姑，挟持着黑煞女魅，急急忙忙走上了东行的大道。

这条大道，当然可以到达三山别庄。

远出十里外，她们折入路右的小径，却不知后面有人远远地跟踪，也不知道跟踪的人沿途留下暗记。

黑煞女魅眼神呆滞，极为顺从地急急赶路。

内行人只消瞥上一眼，便知她受了迷魂术的禁制，像个行尸，任何外界的声息皆影响不了她。

小村经左盘右折，在田野、溪流、池塘、桑园麻地……迤逦向东北伸展，不时经过一两座小小的村落。

远出十余里，前面出现一座竹林围绕的大农庄。

路旁的一排杨树下，闪出一个青衣大汉。

“仙姑辛苦了。”大汉抱拳行礼：“后面可有咱们的人跟回？”

“没有。”水月仙姑一面走一面说：“你们的人进城寻找张允中，没有下落是不会急急赶回来的。大少庄主在吗？”

“在。仙姑请。”大汉行礼退回原处隐起身形。

里外，神手李领先急走，路右的桑园中，闪出一位村夫打扮的壮汉。

“如何？”神手李问。

“已经过去片刻。”壮汉向前一指：“路向左绕，一排杨树下，藏着一个眼线，通过不易。”

“好交给我。”神手李说：“你与后面的人会合，听到前面有声息，再跟上来。”

“李兄，这位是……”

“他就是救兄弟出险的张允中。我和张兄先走一步，小心跟来。”

伏路的大汉藏身在树后，远远便看到弯腰驼背，点着一根竹杖走路的神手李，并未在意，以为是在附近村落走动的村民。

直等到神手李已经走近，仍没发出警号。

终于，看清了神手李发青的不健康面孔。

“好啊！神手李，是你。”大汉一跃而出，手握刀鞘怪声叫：“你小子还敢在附近走动，一定是寿星公上吊嫌命长了，在下把你……”

“狗东西！你能把我怎样？”神手李大惊。

“擒住你让大少庄主剥你的皮。”

“好啊！公孙英小狗在这里？”

“闭上你的臭狗嘴！”大汉拔刀出鞘向前逼进。

“你不发警讯？”

“哈哈！对付一个二流混混，也用得着发警讯？你太瞧得起你自己了。”

“我神手李确也算不了什么人物，但另有让你们发抖的大人物在。”

“谁？”

“张允中。”

“胡说八道，咱们的人正在城里搜寻他的下落。”

“他来了。”

“什么？来了？在何处？”大汉吃惊了。

“你回头看看。”大汉真听话，不由自主地扭头一看。这一看，看得脸色骤变，如遭雷殛。张允中就站在身后，伸手可及。

不等大汉转身挥刀，张允中已一掌劈出，劈在大汉的左耳门上，力道恰到好处。

“交给你的朋友问口供。”张允中向扑上挟住昏厥大汉的神手李说：“我先绕过去。”

记住，必须由我先发动。你们这里一现身，就会惊动贼窝的监视警哨，那会误了我救人的行动。”

“在下理会得，张兄请放心前往救人。”神手李说，将昏迷的大汉往后拖。

黑煞女魅从混沌沌沌中醒来，立即陷入绝望的深渊。

“我今年是霉运当头，流年不利。”她像一株枯萎的小草，毫无生意深深将脸埋在自己的双掌内，语音像呻吟：“又落在你们手中，我黑煞女魅注定要在江湖除名了，有什么恶毒的手段，你们使出来好了。”

屋子里有五个人：公孙英、两个老道婆、镜花与水月两仙姑。

她的衣裙凌落，连胸围子也解开了，大半裸露的胴体，呈现在五人眼下。显然，她身上曾受到澈底的检查，藏在发髻内的银针也被搜走了。

“你黑煞女魅的名号，早就被打入三流人物群中了，与霉运流年无关，只怪你学艺不精，却又妄想死出风头。”

公孙英狞笑着说：“你是个很聪明的女光棍，一定会与咱们合作的。”

“合作什么？”她爬起毫不在乎地穿整衣裙：“不错，我曾经以为我聪明，对任何事都看得开，包括上你的床，受你的污辱。”

“张允中目下在何处？”

“在府城。”

“他知道你在甘露寺，请和尚做法事超渡亡魂？”

“知道。”

“我在甘露寺留有眼线，可能等得到张允中了。”

“可能的，他会去找我。”

“他该在何时到甘露寺找你？”

“第三次法会排在薄暮，那时他可能到场。”

“好，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准备。”公孙英欣然说。

“准备什么？”

“准备等他来救你呀！上次，咱们准备天罗地网擒断肠箫，岂知已经得手，平空来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怪影，救走了断肠箫。在下要重施故技，利用你来擒捉张允中。”

“你打得好如意算盘。”黑煞女魅冷笑：“我非常非常愿意与你合作。”

“你这贱女人在玩弄什么玄虚，为什么？”

“因为我要再次看到你失败时的脸色。”

公孙英勃然大怒，怪眼彪圆倏然而起。

“你怎么还这样暴躁？”老道婆大师姨不悦地说：“难怪你老爹一离家，三山别庄便毁了。和你在一起办事，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以你的才智，想在江湖上称雄道霸，成就有限得很。”

“我又怎么啦？”公孙英愤然问。

“你应该冷静地筹措对策，动不动就激发无名孽火，成得什事？我是为你好，这次如果失败，不但你完全毁了，百了谷的声威也将一落千丈，甚至要在江湖除名。”

“你不要说得如此严重。三山别庄虽然毁于一旦，但我会重建别庄，重建威望。我已派人飞报家父，三山别庄的精锐将很快地赶回来……”

“哦！令尊到底在何处？贵庄失事的当夜，你留在水月的住处，令尊却又不在于庄中，连令弟公孙雄也不见踪迹，这件事委实透着古怪。”

“他有重要的事离开镇江，到……到南京去了。”

“真的？等他赶回来就知道了。现在，冷静些，与这小女人谈合作引诱张允中的条件，不要冲动鲁莽。贵庄的毁减与她关系甚小，弄到张允中之后，才是你泄恨报仇的时候，明白了吗？”

老道婆摆出训人的面孔，真有几份老前辈的威严，压下了公孙英的冲动。

“黑煞女魅，你愿合作了？”公孙英果然冷静地问。

“不错，你说吧！”黑煞女魅冷冷地说：“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你知道我是很聪明的人。”

“我会派人将张允中诱来，由你出面，引他进入布置好的天罗地网。”

“你只要告诉我怎么做就够了。”

“对，有关你的行动部份，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做，而且事先演练几次，直至熟练为止。首先，我带你去看看你应该走的路线……”

室门突然响起骤急的叩击声。

“进来！”公孙英信口叫。

室门推开，门外站着两名守门的大汉。

“启禀大少庄主。”一名大汉神色不安地说：“前院传来怪异的声息，有点不对劲。”

“什么怪异的声息？”

“好像是兵刃破风声。”

“怎么可能？外面担任警戒的人可有动静？”

“没有……”

“有没有人进来禀报？”

“也没有……”

“去你的，外面没有传来消息，内部反而有怪异的兵刃破风声传出，你是不是耳背了呢？关上门，给我好好把守住，不许无关的人接近。”

“是，小的遵命。”大汉乖乖地将门带上。

门尚未完全闭上，前进院突然传出一声凄厉的惨号，和一声骇极的厉叫，听来极为刺耳。

张允中的轻功十分惊人，接近的技巧更是高明。

但毕竟是在青天白日之下，人的行动决不可能快过人的眼睛。

何况屋四周都有经验丰富的高手担任警戒，想神不知鬼不觉深入内部秘密救人，那是不可能的事。

他不知这处农宅的格局，更不知被掳来的黑煞女魅囚禁在何处。农宅内外，其实并没有多少人，他只好凭本能快速地搜索。

他是从屋后接近的，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他只好以最快速的行动，出其不意搏杀了两名警哨，长驱直入。

主要人物并没有住在内进，而在东院的外厢。

他盲人瞎马般，从后进追接至前进，一无所见，终于到达正屋前的中院，碰上了两个匆匆进入的人。

不由他思索，对方已看到他了。

他顾不了许多，就在对方喊叫示警的刹那间，扑上手下绝情，刀光如雷霆，一张一合便将两人劈翻。

飒飒刀气破风声，被东院担任警戒的人听到了。

他刚将两具尸体藏妥在壁根下，外面又闯入两个大汉，狭路相逢，他本能的反应，便是先下手为强，扑上了。

这次碰上了两个武功高强的人，所以并不顺利，被对方发出的濒死惨号和骇极的厉叫，暴露了行藏。

保持不了秘密，他只好豁开来硬闯。

西院最先抢出三名大汉，从廊门急抢而入。

“张允中……”最先抢入院子的大汉惊叫，护手钩护住身躯，悚然向侧退。

后面的人发出紧急的啸声，三个人并肩列阵，不敢贸然冲上，张允中的名号已具有震撼人心的威力。

“黑煞女魅在何处？”他横刀屹立，不怒而威，虎目炯炯逼视着对面胆气全消的人沉声问。

“这……这……”大汉语不成声。

“说！”

十九

中堂敞开的厅门内，掠出公孙英五个人，老道婆则挟持着黑煞女魅走在最后。

前进厅的后门，涌出九名黑道的知名高手。

他陷入重围，似乎还有人继续涌入。

“他来得比你们想像中快。”黑煞女魅娇叫：“公孙英，你枉费心机。”

张允中一咬牙，接着心情开始放松。

情势不利，他必须先稳定下来，冷静地应付逆境。

“你们都在，很好。”他瞥了对方一眼，让对方列阵：“公孙英，你这狗养的杂种，可一不可再，你已经接二连三逼在下向你讨公道，今天，是总结算的时候了。”

“你既然提早来了，在下同样可以毙了你这狗王八。”公孙英咬牙切齿地咒骂：“你伙同桃花坞妖女，毁了我的三山别庄，我与你共戴天，我要用尽所有的手段，擒住你剥皮抽筋。”

“不要光说不练，你出来。”他轻蔑地点手叫：“凭你这第九流的卑鄙恶棍，说这些话未免大言不惭。”

“狗东西！你知道你的处境吗？”公孙英向四周一指，却没有拔剑上的勇气。

“哈哈！一群土鸡瓦狗，你想凭这群废物来吓唬我？”他大笑：“再多十倍，在下也杀你个落花流水。”

“你好狂！”老道婆大师姨沉声接口。

“你，百了谷的无耻贱妇。”他沉下脸：“在下不追究你们无端袭击的过节，忍耐已到了极限。你们应该见好即收，远远离开我张允中的。断肠箫已经升天了，你们已早该动身返回百了谷的。可是，你们仍留下来，妄想联合三山别庄的蠹贼，继续计算在下。

我告诉你，一个人的容忍耐性是有限的。把黑煞女魅释放，在下与你们百了谷的仇怨一笔勾消。”

“你要黑煞女魅活吗？”老道婆阴笑着问。

“这就是在下寻来的理由。”

“很好，你与黑煞女魅和百了谷合作，不但她能活，你也将在本谷门人的帮助下，在江湖领袖群伦。”

“哈哈！我相信你对公孙小狗，说过同样的话，用脱罗裙陪他上床做合作的条件。”

“住口！”

“在下说错了吗？公孙英，你说说看，陪你上床的是那一个仙姑？你不希望我脱同一条罗裙吧？赶快声明，你有优先权。”

他说得轻薄，神情轻松愉快，根本没把这些人看在眼里。这时，包围他的高手，已经增至卅人以上了。

公孙英又冒火了，伸手拔剑。

这家伙虽则心中害怕，但被人当着这么多人面前侮辱，羞愤冲淡了害

怕的心情，要拔剑拼命了。

水月仙姑一把拉住了公孙英，用眼色示意不可激动。

“张允中，你是有意合作了？”镜花仙姑笑着说“抑或是贪生怕死，倚仗人多势众一拥而上？来吧！船到江心，马行狭道，除了生死一决之外，已没有什么好说了。那一位先上来祭刀？上啦！”

公孙英是吃足了苦头的人，怎敢独自上前送死？发出一声怪啸，情势迫人，只好把老本掏出来了。

随着怪啸声，西院的院口踱出三个年届花甲，像貌威严的老人，所佩的兵刃是剑，短鸠首杖，九节软鞭。

“不要将百了谷与三山别庄扯在一起好不好？双方只是主客的交情，双方的行事各不相涉，至于你……”

“我，我已经领教过你们的手段。”他抢着说：“你说的话十分可笑，言不由衷。”

不管你们与三山别庄的交情如何，我可以断言的是，公孙英这小狗王八与我不共戴天是事实，他决不会容忍在下与你们合作。如果他竟然愿意，那就表示他猪狗不如，他在黑道朋友面前能有脸抬起头来吗？公孙英，你这小狗王八蛋说话呀！说给你老爹这些朋友和爪牙听听，让他们知道你是否愿意和不共戴天的死仇大敌，脱同一个女人的罗裙一同混帐呀！”

四周所有的目光，皆向公孙英集中。

情势逆转，镜花仙姑暗惊，弄巧成拙啦！

“张允中，你不要满口胡说八道。”镜花仙姑沉声说：“你必须明白，你的腻友黑煞女魅已落在我手中，你合作是有条件的。”

“去你娘的条件！”张允中骂得更粗野了：“我的条件是尽快地杀掉你们这些不知羞耻，人尽可夫的武林贱妇。黑煞女魅不是在下的腻友，也不是在下的伴当，你们挟持她来威胁我，你是打错主意了。在下给你们一次机会，释放黑煞女魅，在下拍拍手走路。

不然……”

“不然怎么样？”

“玉石俱焚。”

“哼！你……”

“我说话算数。黑煞姑娘，不要怨我。”他高叫。

“我从来就没怨过你。”黑煞女魅大声说：“杀掉他们，我九泉瞑目。”

“那是一定的，今天我要大开杀戒。”他的刀向上一拂，刀光似电，刀身突发龙吟虎啸似的雷鸣：“三山别庄是江南黑道朋友的号令山门，百了谷是魔道人物的代表，双方联手，足以令江湖人士丧胆。我张允中今天如更能把你们澈底解决，刀刀杀绝，就可以取代你们两方的地位与声威，正是百年难逢的大好机会。你们是自命不凡，与张某公平决斗呢！”

软骨鞭每节长半尺，老人手指尖长，收在一起刚好一把抓，全部抖出，全长可及四尺半，加上手臂的长度，真可杀人于丈外，委实惊人。

同时，老人的左手，搓着两枚光亮浑圆的铁胆，一大一小，俗称鸳鸯胆，功用与变化与两枚大小相等的铁胆要多些。

“这小辈已经狂得不像话了。”佩刀老人阴森森地说，独自向前接近：“像这样急于成名的年轻人，是死得很快的。”

“老家伙，像你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而不死，大概年轻时闯道，一定是

兢兢业业，连放个屁都小心谨慎的人，所以才能活这么大的岁数。”张允中语利如刀，对这位语气充满凶兆的老人大为反感。

佩剑老人果然被激怒得像被踩中尾巴的猫，脸色陡变。

“该死的小狗无礼已极！”佩剑老人狂怒地拔剑，剑向前一伸，光芒陡盛，剑隐发异鸣，森森剑气袭人。

似乎温暖的阳光，在这刹那间失去热力，代之而起的是寒气涌发，冷焰澈骨。

张允中眼神一动，接着深深吸入一口长气，左掌向前一引一收，他的脸色本来健康红润，突然色泽闪动，交互隐现，渐渐变成玉白色。

他的手，也渐渐变色。

“玄天剑气。”他冷冷地说：“你已经具有六成火候，剑气已可反震内家气功，老前辈，老不以筋骨为能。你帮助公孙小蓄生多行不义，不会有好结果的。你走吧，还来得及！”

佩剑老人吃了一惊，脸色大变。

“不能的！”老人语气骤变：“没有人能一眼就看出老夫以玄天剑气催剑。你……你知道老夫是谁？”

“在下不认识你。”张允中说：“对玄天剑气，在下却不算陌生。普通的刀剑，距剑体尺外，便会断裂震飞。内功火候到家的人，一触之下亦被反震招解。我告诉你，你反震不了在下的刀。”

“你少夸海口……”

“灵不灵当堂见效，信不信立可分晓。那时，一切都嫌太晚了。在下行事的宗旨，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谁想用绝学置我于死，我用同样的手段回报。老前辈，我的话每一个字都不容置疑的，赶快消去你心头的杀机，这是你自救的唯一良方。”

一声怒叱，老人疾进发剑，飞星逐月攻上盘，深秋萧杀的异啸乍起，像是万顷波涛连绵涌发。

刀光霍霍闪动，龙吟虎啸与铿锵的震耳金鸣相应和，闪动之快，令人目眩神移。

他的刀不但没被玄天剑气震裂，也不受反震，在三尺方圆的地面挪动，在电光石火似的刹那间，封开了对方绵绵不绝，力道万钧狂野迫攻的十七剑之多，只守不攻，守得有如铜墙铁壁。

老人虽则心惊，但不死心，大喝一声，用上了大风起石绝招，挫身攻下盘，由下向上连环发剑攻击。

张允中身材高，保护下盘应该不太灵活。

第一剑，第二剑……

刀旋剑飞中，突然响起张允中一声沉叱：“泰山斩！”

剑鸣倏绝，刀啸顿止。

四周围观鸦雀无声的高手们，正提心吊胆聚精会神，观看老人将张允中圈入剑网中，突然看到刀光锲入电耀似的剑网内，势如破竹排空直入，猛地光芒一闪，血光崩现，如此而已，谁也没能看出刀招的路数。

张允中滑退三丈，横刀冷然屹立，躯体毫无耗力的现象，冷然静止，虎目的眼神也毫无异状。

什么是泰山斩？好怪的刀招名称。

老人身形后退，摇摇欲倒，手中剑拖垂着，最后站稳了。

众人终于看清了，惊恐地呼叫出声。

老人的脑袋中分，被从中斩裂了一半，直裂至鼻尖下，红的是血，白的是脑浆，从裂口分两面往下流。

“砰！”老人最后总算倒下了。

手持尺八鸠首杖的老人，发出一声悲极愤极的怪叫，发狂似的冲上，鸠首杖全力疾劈。

张允中向侧一闪，刀光可怖地闪动了一下。

人快，刀更快，快得不可思议，已到了不可能的体力极限境界。

“嗯……”老人向前冲，挥舞着鸠首杖，收不住势，直冲出三丈外。

对面，两名大汉吃了一惊，两面一分，让开去路。

“老前辈，你……”一名大汉大叫。

不用再叫了，大汉闭上了嘴。

老人的左颈裂了一半，鲜血泉涌而出。

脖子断了一半的人，叫又有什么用呢？

这瞬间，两枚鸳鸯铁胆，已挟风雷光临张允中的胸口，一前一后一闪即至。

“啪”一声怪响，鸳鸯撞中了鸳鸯，稍小的鸳鸯速度突然增加三倍，而从直飞改为稍向下的小角度飞射，恰好射向小腹稍上方丹田穴的上部要害。

慢了一刹那，鸳鸯落空。

张允中的身形，已在前一刹那飞升，左手不可思议地抓住了后到的鸳鸯。

飞腾速度快，下扑更快。

人如怒鹰下搏，刀光先电射而下，猛扑发射铁胆偷袭的老人。

向下扑击，属于自杀性的攻击，也是两败俱伤的最愚蠢攻击术。

老人哼了一声，扭身大手一振，九节骨软鞭发出怪响，抖得笔直向扑下的人影吐出。

软兵刃向上攻击，威力有限得很。

但老人这根九节骨鞭运用得出神入化，威力反而大增。

刀光一沾鞭尖，张允中的身形立即翻腾上升，鞭则克拉拉怪响，向下急落。

老人斜滑丈外，大喝一声，鞭再次上卷，是风似殷雷，威力惊人。

翻腾之势未终，张允中已半途抖臂扭腰，折向反扑而下，不可思议地跟随老人闪动的方向升腾下扑。

这种空中搏击术，令四面的人大吃一惊，心胆俱寒，这不可能是人，人那能没有重量的？

只有鸟才能办得到，人不可能变成鸟。

“铮！”鞭再次接触刀光。

一道光影一闪而下，一声击中老人的顶门。

是老人自己的鸳鸯胆，磨得又光又亮，十分沉重的铁胆，足有两寸直径，向下一击之力，沉重可知，决非骨肉之躯所能禁受得起的。

老人的头颅似乎已经爆炸，惨不忍睹，尸体砰然摔倒，手脚仍在抽搐。

张允中飘然着地，钢刀向前一引。

“今天不屠光你们，决不罢手。”他冷然向对面三丈外的公孙英五个人说：“避免你们像冤魂不散似的死缠不休，唯一的办法，是斩尽屠光你们这些狗

娘养的杂种。你们，上……”

外面，潮水似的冲入神手李与十八名同伴。

“张兄，见者有份！”神手李厉叫：“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三山别庄的狗东西，我神手李要向你们索回七位好兄弟的血债。”

四周的三山别庄卅余名爪牙，早已被张允中的神勇吓了个胆裂魂飞，再一看风色不对，聪明的人立即向宅内四散逃命。

张允中知道大援到了，扭头一看。

“你们截杀逃走的人。”他向冲来的神手李叫：“这里的人我负责！”

这一叫叫坏了，叫完转头一看，公孙英的身影，刚好消失在厅门内。

镜花仙姑是最先发现公孙英逃走的人，但已来不及阻止了。

“这贪生怕死的狗东西！”镜花仙姑破口大骂。

张允中已到了丈二左右，刀势待发。

“你们还来得及摆炼魂阵。”张允中冷冷地说：“今天，我一定可以杀死你们，因为我已经有了杀你们的充分理由。而且已下决心要杀你们，我一定可以办得到。我给你们摆阵的机会，我是很慷慨的人。”“你不要黑煞女魅活了。”水月仙姑抢过黑煞女魅，剑架上了脖子。“哈哈……”张允中大笑：“她活不活与在下毫无关系，我自己活不活才是最重要的事。在下与黑煞姑娘，只是认识才几天的朋友，每个人都肯为朋友而不顾自己的死活，世间岂不挤满了圣人。”

“你……”

“我，正式向江湖宣告，我张允中要在江湖中闯出一番事业，要在江湖称雄道霸，我将会拥有无数愿意跟随我的英雄豪杰，和无数愿意跟我结交的人。假使结交的，假使我为了每一个人的生死，而向威胁我的人屈服，还能在江湖称雄道霸吗？这里已经死了好几个人，加上你们四个，我张允中已经替黑煞女魅尽了心力，她死得值得，我一点也不感到有愧。”

“你不要说狠话……”

一声冷叱，张允中挥刀直上。

水月仙姑大骇，将黑煞女魅向刀光一推，飞退两丈。

两个老道婆和镜花仙姑也不慢，分头飞掠而走。

张允中的刀已收发由心，一把接住了黑煞女魅，失去了追击的机会。

黑煞女魅软了，倒入他怀中将他抱得紧紧地。

“我……我欠你好多好多……”

黑煞女魅在他怀中激情地说：“我以为看不到你了，我……”

“危险已经过去了。”他轻抚黑煞女魅的秀发：“是神手李将你的下落告诉我的，幸而及时赶来了。”

“允中，你……你像真的鹰。”黑煞女魅抬起脸，泪眼模糊注视着他笑。

“老天爷！你……你知道你所杀的三个老鬼，是些什么人吗？”

“不知道。”

“享誉江湖四十年的天下十大杀手中的三个，狂彪公孙龙的知交，号称宇内三凶。

使剑的老鬼，叫拘魂绝剑娄惠登，剑术并不怎么出色，但对手的兵刃一接触他的剑……”

“我知道，玄天剑气是罡气的旁支，霸道不下于罡气。他根本不须使用出色的剑术，对方的兵刃一接触便会断碎或震开，任他宰割。走吧！这里已

经不需我善后了，神手李恨重如山，他会处理的。”

神手李已带了朋友，四出追杀三山别庄的爪牙。

两人相互扶持，离开了血腥刺鼻的农宅。

大道穿过一座小市集，是往来府城必经之地。再往东三四里，就是建有大树将军府的小镇。

小市集一到下午，便不再有贩货易货的人走动，仅有几家稍具规模的小商号做生意，两三家食店招徕过往的出入府城旅客，供应小食糕饼和茶水。

三家食店都有不少客人喝茶聊天，全是些相当清秀，衣着相当考究的年轻人，每个人都带了重重的长布卷。

店家不过问客人的身份来历，除了做生意一概不问。

春熙、春月两位姑娘，改穿了青儒衫，人本来长得美，易钗而簪更为出色，真像两位玉树临风似的少年公子，只可惜缺少一些头巾味。

两人都佩了剑。那年头，学子们挂剑游学的风气甚盛，不至引起村夫俗子的惊讶。

两人也夹杂在一群年轻人中品茗，这些年轻人是她们的徒众。

桃花坞女匪中有两种人，一是坞主的嫡传女门徒，一是从各处招聚的会武女人，加以统一训练调教。

号令森严，个个都是强悍勇猛的女匪，因此名满天下，敢于和她们正面冲突的江湖人就没有几个。

三山别庄庄主公孙龙，自以为身为江南黑道巨首，三山别庄又位于镇江首善大户，女匪岂敢前来撒野？

因此不择手段，谋夺了女匪已经到手的广东皇贡，终于招来了毁灭的恶运，而自食其果。

她们扮男装在此聚集，公然露面。

即使有人知道她们的底细，也不敢招惹她们。

“师姐，你认为我们一定可以逼他就范吗？”春月有点不安：“他能重创生死二门，就凭这点，我们就不可能用武力逼他屈服。二位师父又不在，我们这十几个人……”

“十几个人足够了，师妹，别忘了，我们的剑阵在三山别庄就证明具有强大的威力了。”春熙颇有信心地说：“一定可以困住他的。”

“师姐，你也别忘了，剑阵的奇妙变化，是他传授给我们的。我们以往的阵法变化简单无奇，经过他的指点，才增加无穷的威力，能用剑阵对付他吗？”

“这……总得试一试，是吧？”

“可是……”

“不要可是了，师妹。我不甘心，你我那点比不上黑煞女魅？我非要把他带回桃花坞不可。”春熙气虎虎地说：“得不到他，我也要毁了他。”

“师姐……”

“不要多说了，我烦得很。”

春月摇头苦笑，不再多说。

村口外，突然传来一声芦哨声。

两人怔了一怔，并未介意。

其他扮食客的人，也神色略动。

是有武林人经过的信号，不是她们所要等候的人。

片刻，四个人影从门外急掠而过。

“咦！百了谷的人行色匆匆而且仓皇。”春熙讶然说：“她们好像见了鬼，怎么啦？”

“管她呢！”春月说：“她们与公孙小狗是利害的暂时结合，而且不过问我们与三山别庄的过节，我们也犯不着招惹她们，少树一个强敌，等于多一分安全的保障。”

“她们不是掳走了黑煞女魅吗？”

“大概已将黑煞女魅交给公孙小狗了。”

“哎呀！真该拦住她们问问的。”

“她们不会说实话的，要是反脸冲突，咱们必定有死伤，不仅划不来，而且打草惊蛇，张允中可能不会从这条路上回来了。”

“唔！你说得对。再说，这时追上去也嫌晚了。”

不久，三短两长的芦哨声传到，三家食店立即呈现紧张的气氛，每个人都开始整衣收拾，跃然欲动。

已经是近午时分，大太阳晒得身上暖洋洋地。

黑煞女魅挽着张允中的左膀，毫无顾忌地半偎半依往前走，颇令道上的行人侧目。

那年头，女人必须走在男人身后的。

“允中。”黑煞女魅对他的称呼，声调愈来愈腻：“你在片刻间，杀掉了天下十大杀手中的三个。”

“事先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来历。”张允中信口说，虎目落在前面的小市集口的栅门：“你要记住，与人交手，不要被对方的名头所镇住。要是真以为自己不行，干脆忍口气避之为上。”

“神手李是江湖黑道的领袖人物，他那群朋友都是目击的证人。”

“证人？什么意思？”

“他们会替你向外宣扬呀！你的声威身价，保证可以提高十倍。你重创了生死二门，固然声势惊人。但目击的全是三山别庄的人，他们当然不会胡说八道。再说，生死二门固然很了不起，但他们只能算是三山别庄的守门人，在外行走的机会不多，还不够名列风云人物的份量。比起天下十大杀手来，相去悬殊。允中，你张允中三个字，要不了多久，便会成为姜太公的令符了。”

“同样地，麻烦也加倍。……”他将在鸿福客栈食厅中，所发生的事故，与及受到江湖人物打扰的经过一一说了。

烦恼的心态表露无遗，最后说：“这些各方英雄各路人马的底细，我一点都不了解。

可以断言的是，不管结纳那一方面的人，都会开罪另一方甚至许多方面的好汉，朋友是好是坏不知道，结的仇家却甚多。我不喜欢这种情势，烦透了。”

“当然，自动找你攀交的人，也许另有目的，别有用心。但像神手李这种血性江湖人，感恩图报拥护你做大爷，你会拒绝吗？”

“我会把他当朋友，但不会做他们的大爷，因为我对江湖的黑道人物毫无所知。”

“唔！你很慎重其事呢。”

“有什么不对吗？”

“我没说不呀！你对我所知有限，是吧？”黑煞女魅俏巧地瞟了他

一眼，脸一红：“你对我却那么好，是不是比朋友更亲蜜些？嗯？我会一辈子诚心拥护你做大爷，不管你是否愿意。”

“等我有兴趣开府立门，再说好不好？现在我问你，你是愿意留下来搜索公孙老狗父子呢，抑或是追踪九天魔鹰？”

“你说呢？”

“公孙老狗不在……”

“他到南京去了。”

“你知道？”

“公孙小狗说的，大概错不了。”黑煞女魅恨声说：“他说已经派人去催请他爹回来。”

“公孙英已是丧了胆的人，他会不会亲自逃往南京催请他老爹？”

“这……有此可能呢。”

“绝剑秦国良那些人，也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到南京去了，九天魔鹰必定跟在他身边。”

“噢！你知道。”

“朋友说的。”

“好，到南京，一举两得。”黑煞女魅欣然说。

两人谈谈说说，信步踏入市口的栅门。

张允中剑眉深锁，左顾右盼。

“你的毛病又来了。”黑煞女魅调侃他：“处处小心，你又发现什么了？”

“警兆。”他按了按插在腰带上的连鞘单刀，眼中有肉食兽类发现猎物时的光芒。

“什么警兆？”黑煞女魅悚然问，真不敢不相信他的判断。调侃是一回事，判断又是另一回事，事实证明张允中的判断大都是正确的。

“你不觉得镇民的惊恐目光，和惶然走避的神情有点反常吗？”

“这……公孙老狗父子？”

“不可能，镇民必定认识三山别庄的人，三山别庄足以控制附近镇民的活动……糟……”

前面的小店中，踱出两个假书生，身后跟了五个女扮男装的人，手中有包住刀剑的长布卷。他转身回顾，后面的小店中，也涌出五个女扮男装的人，堵住了退路。身侧路左右的店中，各涌出三个人来。十八个人，瞬即合围。

“是她们……”黑煞女魅惊呼，一眼便看出是桃花坞女匪。

“往回走！”张允中低叫。

两人迅即转身，但身后五女匪打开了布卷。

“姑爷，此路不通。”一位女匪亮剑笑吟吟地说，话说得俏皮亲昵，行动的表现却正好相反。

“允中，捉奸捉双，可被我逮着了吧——”春熙肆无忌惮地说：“你还有什么好辩的？”

“你少胡说八道。”张允中怒声说。

“你不是说黑煞女魅与你无干吗？言犹在耳……”

“她有了困难，我是……”

“你不要急于辩白，男人的嘴嘛，靠不住并不是罕见的事。这样吧！请黑煞小妹一同返坞，我是很慷慨的，男人三妻四妾平常得很……”

“满口胡言，你脸皮真厚。”张允中悻悻地说。

黑煞女魅冰雪聪明，早猜出是怎么回事。

但她并不知道张允中拒绝春熙的经过，张允中对这件事也不好启齿，因此她仍有一半糊涂。

“喂！这是怎么啦？”黑煞女魅叫：“拦路打劫呢！抑或是公然要胁？”

“你给我闭嘴！”春熙怒叫：“这叫拦路请逃夫，你应该比我清楚是怎么回事。

是你，在挑拨我和张允中的感情；是你在从中作梗……”

“见你的大头鬼！”黑煞女魅有点虚：“天知道，你在说些什么鬼话。逃夫？你嫁给谁了？你……”

“你给我闪到一边凉快去了，等会儿再和你理论。”春熙凶狠地怒叫：“允中，我……”

允中突然挽住了黑煞女魅的手，向左冲出。左方三支长剑，几乎同时挥出相阻。

“升！”他低叱。黑煞女魅不假思索地一鹤冲霄，扶摇直上。很糟！距屋顶还有丈二三呢，势尽必定下坠。

张允中后起先到达顶点，伸手轻轻一带。黑煞女魅感到巨大的拉力触到，将她向前拉抛，猛地吸腹肩，前空翻落在屋顶上。

“快走！”张允中拉住她掠过瓦脊，飞越院子，从屋后飘落地面，落荒而逃。

“杀掉她们呀！为何要逃？”黑煞女魅一面掠走，一面极不情愿的说：“她们接不下你一刀，你……”

“我不能。”他简要地说。

后面，追的人像飞蝗，春熙春月的轻功特别佳。但比起张允中和黑煞女魅来，却又差了一大截。

“允中，你这无情无意的狠心人啊！负心汉，你给我站住！”春熙在后面尖叫。

市集另一家小食店中的门前，有两个扮成村夫的人，，目击所发生的一。

两人是浪子朱定，和地理鬼封隆，经过化装易容，已隐起本来面目。

他们是认识张允中和黑煞女魅的人，留在镇江留意张允中的动静。他们只是江湖的二流人物，不会引起朋友的注意。

封隆号称地理鬼，人如其号，专替绝剑秦国良那群人打听消息，是极有才干的跑腿人才。

“朱兄，这是怎么一回事？”地理鬼向浪子讶然低声问：“这些女扮男装的人……”

“桃花坞的女匪，错不了。”浪子朱定说，老江湖见多识广，一猜便八九不离十。

“张小辈毙了生死二门，帮助桃花坞女匪毁了三山别庄，怎么闹翻了？”

“八成牵涉到黑煞女魅，一牵入情爱纠纷，就一定有麻烦，那一个女人醋劲不大？”

“唔！对，朱兄，这对咱们有利。”

“走吧！咱们赶回去禀报。”浪子朱定欣然说：“她们窝里反一闹，就没有工夫追究咱们的旧怨啦！”

“对，这种争风吃醋的事，是没完没了的。所以，兄弟我从来就不为情

爱烦恼。兴来了，随便找一个没有后患的女人快活一阵子，多安逸？走！”

青天白日之下，要摆脱追赶的行家，唯一的办法是有多远就走多远，有多快就走多快，不能半途找地方躲藏，人多搜索面广，躲不住的。

府城以南，有一连串小山起伏，是园林颇盛的名胜区。山都不高，草木葱茏，大户人家的园林别墅星罗棋布。

镇江三山指金山、焦山、北固山。至于城南的山，就不为世人所知了，其实镇江的山多得很呢！

已经是未牌初，张允中与江湖秀士小张三的午间约会，因出了意外而耽搁了。

两人藏身在回龙山八公巖的小溪旁。这里距城已在七八里外，距他俩碰上桃花坞女匪的小市集更是远在廿里外啦！

这一跑，跑得真远。

溪旁有一座竹楼，主人姓周，友善而好客，命仆人替他俩整治午膳。

沿小溪往里走，不远处就是八公洞。这一带林壑幽邃，游客罕至，躲在这里十分安全。

饭菜还没上桌，主人陪客人聊天。

“两位好像不是本城人。” 年约半百的主人盯着他们的剑说：“佩剑带刀，是在附近侦查吗？”

“哦！大叔好像也练武。” 张允中答非所问。

“是练了几年。” 主人笑笑：“那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在天下各地闯荡游历以增见闻。叶落归根，倦鸟归林；人老了，没有谈武的雅兴了。”

“说起来，大叔还是前辈呢！”

“好说好说。” 主人信手向西一指：“过溪往西，岔出一条小径，里外的兴园主人姓褚，才是真的武林前辈。他有个绰号，叫天马。”

“哦！天马褚骥。” 黑煞女魅说：“我好像记得，他是南京浦口的富豪，怎么没听说他隐世，来到这里建园享起清福来了？”

“他人还在江浦的浦口镇，家确是在这里。兴园建了快十年，他不时返园小作勾留。”

“最近他回来过吗？”

“四五天又走了。” 主人说：“听说是和一个什么夜游神姓尹的一起动身，回南京去了。”

“夜游神尹飞。”

“姑娘好像很熟悉这些人呢。” 主人似乎颇感意外。

张允中心中一动，正想发话，黑煞女魅却将手从桌下伸过，拉了他一把。

“我本来就是江湖人，多少知道一些有名的人物。” 黑煞女魅泰然微笑：“夜游神尹飞，是狂彪公孙龙的好朋友。周大叔，可知道贵地的三山别庄？”

“怎会不知道呢？公孙庄主可是本城的名人哪！” 主人用不胜羡慕的口吻说。

“听说，三山别庄早几天遭了火灾。”

“真的？我好些日子没进城走动了。火灾不要紧，公孙庄主的庄中养了不少人，一人一桶水就够了，烧不起来的，烧也烧不出大灾祸来。”

“这可不一定哦！” 黑煞女魅把尾音拖得长长地。

“就算出了大灾祸，公孙庄主也承受得了，他家里金银多多，财多势大，

怕什么吗？”

“有时候，财势并不一定能挡灾，甚至反而会成为灾祸之源，不是吗？”

“也许。”主人淡淡一笑表示同意。

膳罢，张允中谢过主人，告辞出门。

主人站在阶上相送，脸上有怪怪的笑意。

“兴园的主人很少在家，真正当家的人，是他的二弟褚麒。”主人用平淡的口吻说：“袖底藏有致命的连环袖箭，可连发三枚。”

“我知道这个人。”黑煞女魅说：“他的绰号就叫追魂箭，是江湖上最凶残、最强悍、最冷血的邪道煞星。天下间知道他下落和底细的人，为数有限。”

“小心了。”

“承教。”张允中抱拳道谢。

主人淡淡一笑，退入门内，并掩上了竹扉。

黑煞女魅向张允中打眼色做鬼脸，举步便走。

“追查去向？”张允中问。

“是呀。”黑煞女魅点头。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追魂箭名不虚传。”

“交给我啦！”

“那是当然。不瞒你说，我真没有勇气面对这个人。但有你在身边，我比以往勇敢多了。”

“修为不足，勇敢只不过多一个冤鬼罢了。”

兴园建在坡脚下，遍栽桃梅李杏，一幢正宅，数座亭台，中间有花圃幽径，假山荷池。站在古朴的园门向里望，小花径绕来绕去，花树挡住了视线，看不到里面的宅院。

大户人家的园林别墅，就是这种气派。

二十

园门外，一位年老的门子，正在聚精会神，不徐不疾地扫落叶。很可能老眼昏花兼耳聋，张允中两人接近至二十步内，老门子依然不曾发觉有人接近。

“喂！老人家，借光。”黑煞女魅笑吟吟地叫。

老门子一怔，缓缓转身、抬头，脸上没有表情，平静地轮番注视两人片刻。

“你们是叫老汉吗？”老门子布满风霜的老脸，对任何稀奇古怪的事都不带表情了。

“是的，老人家？”

“你这位姑娘有事吗？”

“有，老人家。相烦通禀褚三爷一声，有好朋友登门造访。”

“哦！你们是……”

“是三爷的好朋友。你瞧，我穿一身黑。”

“黑衣姑娘？”

“不，黑煞女魅。这位傻大个儿，姓张，张允中。老人家，你明白了吧？”

“老汉一点也不明白。”

“你进去禀告，三爷就知道了。我们的事十分重要，公孙庄主总不能一走了之。褚大爷把他带往南京，虽然够朋友，但对我们两人来说，就不够意思了，是不是？”

“你们……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

“老人家，你也不够意思。”

“你们……”

“好吧！我们自己进去好了。”

“哎呀！你们怎么能乱闯私宅？你……”

“老人家，对不起，我们要制住你。”

黑煞女魅声落手出，点向老门子的七坎要穴。

老门子不能再装蠢扮傻了，冷哼一声，金丝缠腕用擒拿术反制，偌大年纪，出手却是极快。

五指如钢钩，有快速的破风声传出，可知劲道与速度皆十分惊人。

同一瞬间，右手的竹枝扎成的扫云帚，攻向在一旁微笑的张允中，向上挑拂可控制三尺空间。

黑煞女魅不敢大意，早有防备，出手点穴可实可虚，旋即撤招退出丈外。

张允中却不退反进，一脚踏住了扫云帚，贴身了，扫云帚失去作用，一掌向老门子当胸按去。

老门子贪多必失，同时攻击两人，却一个也沾不着。一抓落空，顺势反掌再抓张允中的来掌。

“噗！”张允中变掌为爪，一老一壮两只手掌扣牢了，真力骤发。

老门子丢掉扫云帚，右手急探而出。

张允中的右手，也恰好接个正着。

四支手交叉相互紧扣，骨节发出咯勒咯勒怪响。

“呔！”老门子吐气开声沉喝，马步一沉立地生根。

张允中突然一拉左腿，滑后三尺，喝声“起！”

扭身、起势、发力，老门子惊叫一声，被张允中拉起、拖摔、抡起、反扭。

老门子变成肚腹朝天，双手硬被张允中扭翻带动身形，平飞而起凶猛地旋转。由于胸腹向上，想用腿反击自救已无能为力。

第一圈、第二圈、第七圈……越抡越快，越转越急，凶猛的离心力也就越来越猛烈，似乎要将血液和肌肉，拉离各条骨骼。

“啊……”老门子嘶声怪号。

旋转的速度渐减，最后双脚在地面拖曳两圈，总算停下了。

“你的双手劲道相当可怕。”张允中站在一旁微笑：“但论武功，论反应，你比生死二门相差很远。站起来吧！带我们进去。”

老门子躺在地下喘息，脸色像死人面孔，昏昏沉沉吃力地扭动身躯，想站起似已脱力了。

片刻，老门子虚脱地挣扎而起，刚挣起一条腿，刚挺起上身，刚将手离地，左袖口已电芒倏现，卡簧声同发。

张允中也刚一脚斜飞，刚踢中老门子的左臂。

只有一枝袖箭，斜飞上半空。

“噗噗！”张允中连发两劈掌。

“噢……”老门子重新倒下了。

“你承受得了，你的老骨头够硬朗。”张允中拖起老门子挟起：“走吧，我扶你一把。”

老门子被挟持着，吃力地举步，不住呻吟，脚下虚浮，这一顿挨得不轻，吃足了苦头。

黑煞女魅跟在后面，颇感不安，怎么老半天不见人影？兴园不可能没有打手奴仆，至少也可看到整修花木的人。

可是，绕着花径走了百十步，前面已可看到大宅的宏丽大院门，竟然不见半个人影，岂不邪门？

转入通向院门的花径，两侧栽着高与肩齐，修剪得十分整齐的树篱。外侧桃林繁茂，枝头上结实累累。

左面的树篱顶端，突然升起一颗人头，三角眼冷电四射，冷哼了一声伸手拨篱。

这瞬间，张允中挟住老门子，陡然转身，老门子也跟着被他扭转旋动。

同一瞬间，黑煞女魅向侧一闪，拔剑隔着树篱，迅即地攻出一剑。

卡簧暴响，老门子同时嗯了一声。

张允中比黑煞女魅机警得多，他不受左面出现的人吸引，反而转向右面，利用老门子的身躯，挡住自己的身前。

似乎他早就知道左面的人不足为害，右面须注意提防，看得见的敌人并不可怕。

三枝袖箭，全贯入老门子的身躯。

事先已经知道对手的杀人绝技，便已立于不败境地，这三枝袖箭，十分阴狠歹毒，却伤不了他。

隔着树篱，站着三角眼吊眉客，相貌令人一见难忘的追魂箭褚麒褚三爷，三角眼中有惊怒的表情流露。

张允中放下快咽气的老门子，招手示意黑煞女魅退至后面。

“哈哈！黑煞姑娘一身黑，在下腰间有刀，远在半里外，你的人已经发现我们，发出了警号。”

他镇定地笑：“黑煞姑娘和你的门子打交道，你就藏身在园门右首的树隙中。我敢打赌，你的打手有人认识我张允中，所以你不让那些爪牙冒险，张允中不是平平常常的人，所能对付得了的。”

追魂箭跃出花径，对面现身引诱的人也跳过篱来，面面对峙，气氛一紧。

“你来干什么？我不认识你。”追魂箭嗓门大得很，三角眼中杀机怒涌。

“你已经知道在下的来意，何必佯装不懂？老兄，你可以重装袖箭了，我给你装的机会。”

“不用袖箭，在下也可以打发你。”

“真的呀？好，你不装也就算了。老兄，把公孙龙的下落见告，在下拍拍腿走路，如何？”

“你要我出卖朋友？哼！岂有此理。”追魂箭咬牙切齿，拔出光芒似一泓秋水的狭锋刀。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阁下，我并不认为你是出卖朋友，而是你必须招出来，因为你是他的狼狈为奸的伙伴。你不招，我会设法要你招。”

“你少做梦。”

声出刀出，狭锋刀有如电光一闪，兜心刺到奇快绝伦，刀比剑招灵活万分。

张允中来不及拔刀，对方出手太快了。

他向右一闪，右手搭上了刀靶。

这一闪，恰好落在追魂箭的计算中，左手抬处，指缝中隐藏着的两枝小巧的铁翎箭，以令人肉眼难辨的奇速电射而出。

江湖人士但知追魂箭的袖箭可以追魂，连环发射三枚，枚枚致命，专破内家气功。

其实，小巧的铁翎箭比袖箭更厉害，更致命。就算能逃过三枝袖箭，决难逃过铁翎箭阴毒无比的一击。

不过，通常这家伙不需使用铁翎小箭，武功比他高明两三倍的手，也难逃袖箭追魂的命运。

多年来，还没听说有人能在三枝袖箭之下侥幸逃得性命。

追魂箭褚麒，天下三大暗器名家之一，与夺魄童七齐名。夺魄无影锥与追魂箭，皆是武林一绝。

武功此他们高明的人，碰上他们也得忍气吞声，相戒不敢招惹他们，以免枉送性命。

黑煞女魅是老江湖，也不知道这家伙另有更致命的铁翎箭，张允中更是一无所知。

相距太近，变生仓卒，即使看到箭影，也无法闪避了，太快啦！张允中命不该绝，侥幸之幸。几乎在同一瞬间，他的刀出鞘一半。

“铮！”第一枝铁翎箭射中刀身，斜飞出丈外。另一枝擦刀背而过，贴骨斜贯，竟然没穿透腹膜。

假使内偏一两分，便可伤及内腑。一声怒啸，他飞跃而起。追魂箭向后飞返，哈哈狂笑。

狂笑与怒啸声中，响起张允中一声暴吼：“天雨绝！”刀光如天雨，接二连三下落。

“铮！”火星飞溅，追魂箭接了一刀。可是，第二刀便接不住了，闪电似的下落，光闪血飞。人影再升，飘落。

“啊……”惨叫声摇曳。在不远处观战横刀戒备的另一位三角眼仁兄，惊得魂飞魄散，扭头撒腿狂奔。

黑煞女魅对打落水狗是很内行的，魅影功奇快绝伦，黑影一闪，便到了那人背后，一剑拍在那人的耳门上，人应剑掷倒，被黑煞女魅踏住了。

追魂箭倒在自己的血泊中，双臂齐肩而断，双耳被削落，双肩近颈处也各挨了一刀。

这就是说，最少也挨了六刀之多，招称天雨，真的骤落如雨。

人成了血人，气息已绝。

一代暗器名家，从此在人间消失。

张允中一咬牙，收刀双手一扳，便将粗仅一分半的铁翎箭折断，分头拔出，立即用腰带缠住伤口。

两个暗器名家，都在他身上留下创痕。

“允中，你不要紧吧？”踏住俘掳的黑煞女魅向他焦急的叫问。

“还好。”他镇定的说：“好险，我几乎死过一次了，这恶贼好可怕。天知道他这一生中，到底用这种歹毒绝伦的暗器，屠杀了多少人？”

“谢谢天……”

“也许真是天意。罢了，我不得不杀他。”

“这里还有一个。”

“要口供。”张允中一面说，一面小心地包扎腰部。

黑煞女魅剑尖下垂，锋尖垂在那人的右腿上空。

“不要让我刮你一千剑。”黑煞女魅凶狠的说：“告诉我，公孙老狗在何处？”

“我……我也不……不知道……”那人惊布地说：“只知大爷带了夜游神尹飞，还有一个叫巴兄巴天德的人，一同出门到南京去了。”

“什么？巴天德？胡说八道！”黑煞女魅的剑尖，作势下降。

“看老天爷份上，不要……”那人狂叫：“我说的字字真实。”

“你说的巴天德可是九幽客？”

“我只知道他叫巴天德，大爷、三爷皆称他为巴兄。”

“那老狗是绝剑秦国良的爪牙，怎么可能与公孙老狗的知交夜游神走在一起？双方是生死对头。你简直胡说八道，我一个字也不相信。”

“我说的是实话，你杀了我，我也只好认了。我很少在江湖走动，在兴园担任看守不能离开，根本不知道巴天德是什么人，何必胡诌出一个人来替自己招灾……呃……”

黑煞女魅反应超人，但也慢了一刹那。

两把飞刀从左前方的花圃飞出，旋转的速度惊人，因此仅可看到一团芒影电射而至，计算得十分正确，到达目标锋尖正好转向前方。

黑煞女魅总算够幸运，眼角瞥见了芒影，百忙中扭身仆倒，感到背部某处一凉。

同时人影及时到达。

张允中多次受到霸道暗器的袭击，对暗器愈来愈敏感，他刚裹好伤，刚向问口供的黑煞女魅走去，便看到芒影入目。

似乎他的反应已出乎他的本能，不假思索地已向前飞掠，与飞刀几乎同时到达，但仍然慢了一刹那。

赤手打击或抓接这种中型飞刀，十分危险，刀飞行旋转迅疾无此，肉眼无法看到刀柄，接触必定伤手，只有那些手已练至兵刃不伤的人才敢于试尝。

难以置信地，手与飞刀几乎同时到达。

飞刀的锋尖刚转向前，刚切入肌肉，手已抓住了飞刀柄，委实不可思议。

黑煞女魅向下一仆，张允中则从她的背部上空一掠而过，叱声震耳：“还给你！”

飞刀拂出，飞旋如雷，花圃中的枝叶簌簌而落，飞刀没入花树深处。

可是，飞射飞刀的人是行家，已先一刹那伏倒、潜退，等反击的飞刀射回，人已远出花圃的侧后方一丈以上了。

张允中并不急于伤敌，目的在于保护黑煞女魅。

“伤势如何？”他挡在黑煞女魅身前，拔刀戒备。

“背肌割裂开。”黑煞女魅跳起来：“左琵琶骨震了一下，不要紧。快追，要口供。”

俘掳已经快断气，飞刀斜贯入左肋肋，距心坎不足半寸，入体四寸以上，想救已来不及了。

这灭口的一刀，劲道志在必得，果然成功了。

口供不完整，而且出乎意料之外，所以黑煞女魅不甘心，要另找人问口供。

“但……你的伤……”

“不要紧，快！”黑煞女魅飞跃而进，不理睬背部的伤势。

人影已逃出四五丈外，是个穿青袍的人，身法迅疾，去势如星跳丸跃，向数十步外静悄悄的宅院飞逃。

张允中已来不及阻止黑煞女魅，只好啣尾跟进，一面留心左右的动静，提防潜伏的人偷袭。

八公巖八公洞，其实有什么好游的，平时本来就游客罕至，附近居民也稀少。兴园建在这里，本意就取其偏僻幽静。

厮养的人少，就可以避免引人注目。

主人一年到头没有几天在家，家眷也不在此地，因此甚少有人出入，负责整理的只有几个仆人，与外界几乎断绝了往来，褚家确已达到隐居的目的。

岂知百密一疏，底细仍被邻居的竹楼主人摸得一清二楚。

张允中与黑煞女魅，皆对宅院中不见有人活动而大感诧异，岂知宅院中的确没有几个人，而且事先已得警讯，更不见有人现身了。

偷袭的人越院墙而入，一闪不见。

偌大的宅院，任何地方都可藏身，如何搜寻？

黑煞女魅挨了一飞刀，虽说伤势不重，但愤极恨极，怎肯干休？毫无顾忌的追入，张允中也不得不跟进。大宅院内重门叠户，进去以后就分辨不出东西南北。

那人对宅内各处十分熟悉，但追的人脚下要快得多，想脱身相当困难，好几次几乎被张允中所截住。

追入一处像佛堂一样的小厅，看格局，像是褚家建在室内的家祠。家祠是不可能有楼的，能窜逃的空间不多。

张允中比黑煞女魅快，但他必须在一旁留心暗算，必须保持随时可以照料的距离，因此他先一步绕至门侧的窗口，不假思索地穿越敞开的窗门，抢先入室，也想截断那人的出路。

岂知神龛后面左右都有通向内堂的门，那人正向右首的小门急掠。

追人的黑煞女魅一急，立即发射银针。要是对方逃入内室，可就不易搜寻了。

针闪电似的贯入那人的后腰，那人双脚一软，向下挫倒，上身仍拼命向前栽，要利用剩余的冲势滑入内室。

“不……要……”那人狂叫，仅滑出八尺左右，双手拼命爬动，想要将麻木的身躯爬带出去。

“不好……”张允中也同时急叫。

三丈长，两丈宽的佛堂地面，就在这瞬间向下快速沉落，而上面的伪装灰尘，却以雷霆万钧之威，向下突然急降，声势惊人。难怪那人要拼命往

内堂门爬，原来想爬离这工程浩大的陷阱，可惜未能如愿，也随地面向下沉落。

东山的南麓，疏落的建了一些民宅，由于距城甚近，所以有些民家栽植许多果蔬，供应府城的需要。果树种类甚多，春日花开满野，所以也称花山，距城仅三四里，也是府城人士游春的地方。

百了谷的四个人，一到镇江，便在这里借住在一家民宅内。与断肠箫追逐期间，她们并没有回来住宿。这时，三山别庄的人已自顾不暇，公孙英甚自临危自顾自逃命，她们已没有逗留的必要，只好返回借宿处再作打算。

主人是一双老夫妇，对两个老道婆与两个美貌的仙姑，谈不上恭敬，从不过问她们的事。

四个人狼狈的逃回，老夫妇给她们泡了一壶茶，便不再理会了。

四个人在东厢的小客堂喝茶，商量今后的行止。

“我要回百了谷，把所有的姐妹都带出来。”镜花仙姑悻然表示意见：“出道刚有了些少收获，刚树立些少声威，便被姓张的小畜生三刀二刀就断送了。我不甘心，我要重振百了谷，姓张的不知道何处去了。”

老道婆大师姨兜头泼冷水：“他也可能成了某些高手名宿的司令人，某一群豪霸的领袖，那时再找他争回脸面，将此登天还难。”

“大师姨，难道就此罢了不成？”水月仙姑也是雄心勃勃的人。

“时不我留。”大师姨冷静地分析：“回百了谷一来一往，已经三个月以后的事了。”

当务之急，是尽早游说具有实力的江湖豪霸合作，让他们与姓张的划清界限。这种人是容易说服的，他们不会让一个初出道的人长成羽翼。问题是，我们必须先姓张的与他们接触。”

“大师姨的话很有道理。”水月仙姑说：“三山别庄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师姐，我们该加紧进行，抢在姓张的前面，至少可以挑拨那些人与姓张的对立。”

“也好，这是一石二鸟的好计。”镜花仙姑首肯：“现在我们来盘算盘算，选择游说的对象，以便针对那些人的弱点，预谋对策。”

“名色两字，对任何人都有特效。”大师姨用世故的口吻说：“这两方面，你们两人都具有优厚的本钱。再就是金钱财货，沿途我们筹集的金银珍宝，已经可以作充裕的运用。”

“该先向何人游说？往西至南京……”

“南京龙蛇混杂，确也大有可为，只是……”

“只是什么？大师姨。”

“南京上游，是白道之雄混江龙欧阳长明的地盘，发展毫无希望，桃花坞的出入大道，就是被他堵死了。”

“大师姨不是说，名色两字，对任何人都有效吗？”

“对某些特殊的人，仍然无效；混江龙就是这种特殊的人。廿余年前，玉龙与拘魂白无常追诛玉面神魔，混江龙出尽了死力，他就不在乎玉面神魔的威迫利诱，神圣一诺。

凭我们几个人，能撼动得了他吗？”

老道婆二师姨起初静静地听，最后不住摇头。

“你们这种作法，简直是本末倒置。”二师姨终于发表意见。

“你又有什么高见？”大师姨不悦地问。

“两个丫头，难道那一点比不上黑煞女魅？”二师姨不住冷笑。

“你是说……”

“当初与姓张的交恶，起因极为偶然，事后我们自命不凡，错就错到底。从来就没有向争取姓张的方面下工夫，以致不可收拾。论人才武功，两个丫头比黑煞女魅强百倍，为何不改弦易辙，转从结纳姓张的着手？这不比游说天下群雄与姓张的结仇强一万倍。”

大师姨与两仙姑猛然醒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交换目光。

“论人才武功，姓张的比公孙少庄主强一万倍。”二师姨继续发表意见：“问题出在我们太过重视现有的声威实力，所以才会折节交纳公孙少庄主，而与姓张的纠缠不清的愚蠢举动。还来得及，是吗？”

“不管是否来得及，我愿意试。”镜花仙姑第一次笑了：“我不信我的魅力不如黑煞女魅，她还不配替我提鞋。是啊！以前我们怎么没有想到这一步棋？真是当局者迷。

公孙英那绣花枕头，真的比张允中差了一万倍。”

想起公孙英丢下她们独自逃走，水月仙姑真有无比的怨恨。

“这无情无义的混蛋！”水月仙姑直咬银牙：“如果我们把公孙英弄到手，交给张允中，是否会有事半功倍之效？”

“唔！值得考虑。”大师姨第一个表示赞成：“就算不把他交给张允中，我也不会放过这无情无义的利用我们当灾的小畜生。”

“得用谋而不用勇。”镜花仙姑说：“小畜生是百毒阴婆的门人，已获百毒阴婆秘传，毒物相当可怕，和他明来恐怕要吃亏，得好好设法对付他。”

不择手段追逐名利的人，是没有什么道义好讲的，妖女们这一转变态度，情势的发展一点也不意外。

因利害而结合的人，也将因利害冲突而分手，甚至反脸成仇，这是必然的结果。

正在商量进行的方法手段，小天井中不知何时出现了两个人影。

四人吃了一惊，反应奇快地急掠而出。

“呵呵！果然都在。”屋顶上突然传出笑语声。

前厢的屋顶上，并肩站着千里独行沈独行老夫妻俩，发话的人是千里独行。

侧方的屋顶，也站着四名雄壮的大汉。

天井里的两个人，是江湖秀士和戴了面具的小张三，并肩而立，冷静地盯视着神色颇为紧张的四道姑。

“你们干什么？”镜花仙姑冷然问。

她对千里独行虽深怀戒心，但并不害怕，上次相逢，她出言不逊，还不是平安无事？

她与公孙英和张允中比算，倚多为胜在理字上站不住脚，这位老前辈并没强出头干涉，这次没有旁人在场，更没有其他事故发生，还有什么好害怕的？

“来找你们有事商量。”江湖秀士背着手，神定气闲，人生得俊，气度甚佳。

“好啊！凡事都有商量余地。”镜花仙姑换上了明媚的笑容：“你们大概已经知道我们的底细，我们却对你们陌生，请问两位公子爷贵姓大名呀？说出你称呼也方便些，对不对？”

她这一涌现媚笑，少不了也向江湖秀士大抛媚眼，看得小张三一肚子不高兴。

“真是妖孽！”小张三忍不住骂人了。

“嗨！小兄弟，干吗说话不客气呀……”

“不要摆出你的贱像。”小张三毫不留情的说。

镜花仙姑被骂得怒火上冲，粉脸一沉，即将发作。

“先不必闲言闲语。”江湖秀士不再背着手，摺扇轻摇一派文士气概：“你们不必知道在下兄弟的底细，办完事再言其他。”

“公子爷，你们气势汹汹，到底为了何事呀？两位是千里独行沈老前辈的子弟吧？”

“这并不重要……”

“那么，两位也是白道的侠义英雄了。”镜花仙姑立即用话扣住对方：“不错，百了谷的人，江湖口碑并不佳，但一不犯案，二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本仙姑实在不明白，怎么会劳动侠义英雄找上头来的。”

“在下当然不会无缘无故找你们。”

“是吗？公子爷，有什么事，请说，我在洗耳恭听。”

“午前，在下的人，已证实你们曾经在北固山甘露寺附近活动。”

“有这么一回事。”

“掳走黑煞女魅，你不否认吧？”

镜花仙姑心中一惊，但媚目一转，计上心头。

白道名宿带人前来寻找黑煞女魅，到底有何用意？

这点必须先弄清楚，可不要弄巧反拙了。

名义上，绝剑秦国良是白道风云人物，其实却是不白又不黑，既白又黑的枭雄。

按情理，千里独行这种声誉极隆的真正白道名宿，决不会与绝剑那种人攀交情通往来，不会替绝剑对付黑煞女魅。

那么，为何不惜劳师动众，前来索取黑煞女魅？不弄清底细，是十分危险的事。

“无所谓否认或者不否认，公子爷。”镜花仙姑定下心神：“首先，本仙姑要申明的是，百了谷的人，确曾因些小误会，与黑煞女魅有过小冲突。百了谷的人，与三山别庄的人有交情也是事实。而黑煞女魅曾经做过公孙大少庄主的侍女，这也是人尽皆知的事。也因为这点关系，百了谷的人与黑煞女魅曾经在一起相处过。现在小公子爷一口咬定本仙姑掳走了黑煞女魅，但不知有何根据？公子爷，掳人可是极重的罪名哪！”

“等在下把急要的事办妥，会给你有力的人证。”江湖秀士淡淡一笑：“黑煞女魅在北固山甘露寺，替她不幸死去的亲人做法事。人还没离寺时，你们就迫不及待用妖术制住了她，她离寺时，事实已成了行尸走肉，在迷魂术下任由摆布。把她交给我们带走，万事皆休，不然……”

镜花仙姑心中又是一跳，也明白了七八分，如果对方与黑煞女魅是仇，在甘露手把人带走岂不是省事多多？

“本仙姑坚决否认掳人的罪名。”镜花仙姑大声说。

“那么，该称劫持，或者叫胁迫。”江湖秀士沉声说。

“公子爷，你错了。”镜花仙姑嫣然媚笑。

“怎么错了？”

“我们是去请黑煞女魅。”

“请？这种讲法倒是别开生面。”

“不骗你，公子爷。我们是把黑煞女魅请去三山别庄的秘密下庄，与公孙英了断过节的。”

屋顶上的千里独行仰天狂笑，声震屋瓦。

“小道姑，你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千里独行声如洪钟：“老夫亲眼看到你和公孙英一群狐群狗党，拦截张允中行凶，反而被张允中毁了生死二门两个凶魔，张允中与黑煞女魅联手，这是尽人皆知的事。”

“老前辈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镜花仙姑心中更定：“百了谷与张允中并无深仇大恨，江湖朋友闯道天下，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几天前本谷的人与张允中为敌，难道不能在几天后为友？”

“在下只问你要黑煞女魅。”江湖秀士沉声说。

“她与张允中一起走了，我们也正在找他们呢。”

“黑煞女魅是你们带走的……”

“不错，本仙姑带她去找公孙英，随后张允中也赶来了，在三山别庄的秘密下庄中一场恶斗，人都走散了，本谷的人只好离开。要是不信，诸位何不到秘密下庄打听打听？哦！请别忘了，见到张允中和黑煞女魅，请告诉他们，我们在这里等他们前来聚会，不见不散。谢啦！”

镜花仙姑撒谎的本领，确是超人一等，千里独行这种正道人士，那是她的敌手？

她说的像真的一样，语气真挚有凭有据，对方即便不相信，也没有事实反驳。

“狡兔三窟，三山别庄则有许多窟。”水月仙姑说得更诚恳：“诸位如果前往，秘密下庄中可能找不到重要的人物了，可以到另一处下庄去找。公孙英那小畜生，只知道欺负黑煞小妹妹，却怕定了张允中，逃得比什么人都快。我们在后面跟不上。只好回来啦！”

“我可以把我们所知道的几处秘密下庄告诉你，其他几处我们就知道了……”镜花仙姑将四处秘密下庄的位置一一说出，这次所说的话确是真的了。

两仙姑一弹一唱，扮演的角色适得其份，即使盛怒而来的人，也不好意思反脸。

“锣不敲不响。”水月仙姑脸色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两位公子爷，咱们把话挑明了说。不管你们找黑煞小妹是为友为仇，找张允中是为恩为怨，都与百了谷有关。你们要对他们有不利的举动，百了谷的人决不坐视，把我们算在里面好了，百了谷与白道人士结仇为数不少，多几个仇家算不了什么。如果没有别的事，你们请吧！”

“事情还刚开始呢。”小张三眼中有煞气：“我不相信你们的话。现在，我要求你们，带我们前往三山别庄的秘密下庄。不然……”

“百了谷的人从不在暴力胁迫下低头。”镜花仙姑举手一挥，拔剑立下门户：“不管你们是何来路，有什么花样，抖出来好了，咱们有自己的事，概不奉陪。”

四个人迅疾地布下了四象阵，严阵以待。

小张三向不远处屋顶上的千里独行用手式询问，老人家淡淡一笑，回了手式。

“小兄弟，我替你押阵。”江湖秀士插好摺扇，拔剑徐徐侧移。

小张三长剑向前一引，向镜花仙姑徐徐逼进。

向结阵的人攻击，切忌被阵困住，小张三不是外行，钉紧了镜花仙姑，不管四人的阵势如何移动，皆身在阵外避免侧方有人欺近。

移动了三次方位，一声冷叱，他突然长驱直入，剑不徐不疾，点向移至一侧的镜花仙姑。

镜花仙姑一声娇笑，碎步后撤。

老道婆大师姨的身形倏然加快，斜旋而至，拂尘动处罡风乍起，贴地卷来。

水月仙姑在右后方，人如怒鹰飞腾而起，超越镜花仙姑的顶门上空，剑山挟风雷下搏。

同时，镜花仙姑退势未止，随即急追挥剑。

刹那间，三人几乎在同一瞬间接敌，攻击。

岂知小张三早有准备，直追的身法突然折向，奇快绝伦，剑光如匹练，斜攻从镜花仙姑左面旋来的老道婆大师姨，从一比三突然变成一比一。

身法必须比对方快上一倍，才能办得到。

小张三办到了，其快可知。

啪一声怪响，拂尘突然着剑崩散，啸风声刺耳，长长的马尾毛四散纷飞。

这瞬间，老道婆的剑就在拂尘破毁的瞬间出鞘，剑芒如电闪，乘隙反击。

“铮！”双剑相交，小张三快速绝伦的反应，已到了化不可能为可能的境界，封住了这乘隙攻来的歹毒一剑，人似狂风，斜掠出丈外，仍然位于阵外。

老道婆也挫退八尺，吃了一惊，没料到小张三能接下这猝发的一剑，而且被震退了八尺，怎能不惊。

剑阵重新形成，但并没向前冲进。

江湖秀士已滑进丈余，准备发剑策应，但看到剑阵并没推进，也就停步不追。

“小兄弟，这样太冒险。”江湖秀士向小张三徐徐移动：“联手，先吃掉一块阵角再说。只要你不冒进，就不会陷入阵内。准备，还是你先攻。”

屋顶上的千里独行哈哈大笑，像是坐山观虎斗。

“贤侄，小看了百了谷的绝学，是会吃亏的。”千里独行大声说：“你们想吃掉一角再各个击破，行不通的。”

他说：“百了谷的炼魂阵相当诡奇，用妖术相辅，阵势全力发动，你们就会自己迷失方向，陷入阵中仍然矇然不知。不要试了，要破阵不知要耗掉多少时间，而且不能稳操胜算，耽搁太久，就误了找人的机会啦！”

“可是……”小张三还不甘心。

“你不想赶快将人找到？”老人家笑问。

“好！暂且放过她们。”小张三急于寻找张允中，只好让步。

“走啊！”老人家往下跳，用意极为明显：掩护江湖秀士与小张三退走。

镜花仙姑确有猝然发动阵势的打算，想把两人弄到手，千里独行跳下地，吓了她一跳，怎敢再妄动？

屋上还有老太婆和四个虎视眈眈的人呢！

陷坑好深，深入地底足有三丈以上。

地板沉落至中途，突然向一侧急倾，人都不由自主往下掉。而在沉落的后一刹那，上面的假承尘已闭住了坑口。

张允中和黑煞女魅猝不及防，像石头一样往下掉。

一阵机轮声轧轧，地板重新侧升。神案是与地板连在一起的，所以没有物品家俱随人掉落坑底。

上面，地板将近原来的部位，假承尘随即上升，片刻间，小佛堂完全恢复先前的景况，似乎刚才并没有发生任何变故。

张允中在地板急倾的紧要关头，才能控制住身形，藉承尘闭合前的刹那遗留光线，斜窜而起抓住了急速向下沉落的黑煞女魅。

“全身放松。”他急叫：“运功护住心脉。”

三丈余高，像从三层楼往下坠，不摔颈断手，才是怪事。

练武的基本功夫中，着地术是相当重要的一门必修技艺，被人摔出去如果不知道如何着地，保证一摔就头破手脚断折。

等到练轻功，就得进一步学高空着地术。

比方说，从高处往下跳。两丈高的高度，会跳的人可以将高度减少八尺以上，不会跳的人，反会增加八尺。

所以，会跳的跳一丈二，不会跳的要跳两丈八，着地的结果，再笨的人也可以知道答案。

张允中是行家中的行家，他练的就是高空搏击术，可说是高手中的高手。

他不但安全着地，也承受了黑煞女魅斜压着地加在他身上的重量。

好黑，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再精纯的夜眼，在这种完全闭合，没有任何微弱光源的地方，也同样会变成瞎子。

猫是夜眼，夜间活动与白昼相差不远，但在封闭完全没有任何微弱光源的地方，同样会成了瞎猫，只能靠感觉来移动。

黑煞女魅惊魂甫定，为出一声压抑不住的呻吟。

“你怎么了？”张允中问。他在地面摸索，发觉四周全是石壁，没有任何门户，地面潮湿，真不好受。

“我……我的创口……好痛。”黑煞女魅又在呻吟，背上飞刀的创口因摔落而疼痛加剧。

“我上次受伤，配了一些药，我替你先包扎再说。唔！这具死尸的腰带可以暂充伤巾。”

他胁下的箭伤也疼痛，但他不在乎。

死尸是引他们入伏的人，也掉下坑内，被黑煞女魅的银针射入脊椎，摔下时几乎成了骨碎的尸体了。

黑煞女魅再也支持不住，只好任由他解衣，反正黑得眼前一寸不见物，也没什么好羞的。

伤口不大，但仍然是伤，动一动就痛。

这一摔，事后的痛楚的确令人受不了了。

“你将有十天半月不能与人动手。”张允中用话来分黑煞女魅的神，摸索着找到创口敷药：“算你俞大，再内偏半寸，刀尖贯入左膏肓，好险！”

“那天杀的狗东西！我也给了他一针。”

“针贯入他的脊中穴与筋缩穴的中间骨缝，你也够狠的，你是存心要他的命。”

“他先存心要我的命。”

“我总觉得……”

“允中，别忘了我绰号煞字的意义。”黑煞女魅语气一转，有点感慨：“我不像你。”

从小，我所接受的教诲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除去妨碍利益的一切人和物。”

“你的想法很可怕。”

“这是正常的想法。”

“你……”张允中叹了一口气：“你爹娘是怎样教你的？你师父……”

“我爹娘？哼！我爹有数不清的女人，他从来不过问妻子儿女的事。我一年中，见不到他一两次。我两个哥哥比我还要狠，比我爹更喜欢收集女人，哼！”

“所以，你也在江湖收集男人？”

“你……别说了。”黑煞女魅烦躁地叫。

“好，好，不说。”张允中开始替她用腰带缠创口，连胸带背一起扎缠。

“你的手好温柔，不像是打渔郎的手。”黑煞女魅突然将他的手压在胸上：“你是第一个抚摸我而丝毫不动心的男人。告诉我，允中，你喜欢那个叫春熙的妖女吗？”

“我宁可不谈。”张允中拨开她的手：“现在说这些话，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要说。”黑煞女魅显得固执和激动：“我认识你在先，我不信那妖女比我更美，更不信她比我更具魅力，而你……”

“你要听老实话吗？”张允中的语气郑重。

“你说。”

“我觉得，你眉梢眼角经常出现的煞气，给我的感觉是毛骨悚然和阴森莫测，心中甚感不安。我没有收集女人的嗜好，我也不想被女人收集。男女之事虽说事属平凡，世间各有千千万万男女，但各有所好各有所求。请不要勉强我好不好？也许，我们只有做朋友的缘份。哦！你带有火摺子吗？”

“没有，你想……”

“先察看坑底，看是否能上去，下面没有出路。”

“陷坑下面当然不会有出路。这种深坑，掉下来即使不摔死，也将手断足折，上面只要撒下网钩，就可以把人钩上去，好像上面没有动静，他们在搞什么鬼？等什么？”

“不管他们等什么，我却知道我要设法上去。”张允中又开始四处摸索。

“允中，你是不是真要知道我的身世？”黑暗中，传来黑煞女魅软弱的语音。

“这并不重要。”

“你会一直把我看作陌生人……”

“那个叫春熙的女人，我也不知道她姓什么，名当然也是假的，我并不介意。”

“可是，你会介意我……”

“不要说了，坑宽两丈，石壁粗糙，用壁虎功一定可以上去，用梯云纵也能交互上升，问题是看不见落脚点。该死的！有个火，该多好！”

“有条绳子吊上去，岂不更好？我看你也用不着费心了，上去又能怎样？”

上面一定闭得死死的，你能像虫子一样附在上面咬个洞逃走吗？”

“在没断气之前，决不放弃任何希望和逃生的努力，你等着瞧好了。”张允中的语气坚决无比：“一个没有人看守的陷坑如果能把我陷住，我还能在江湖闯出什么局面来？”

这一岔开话题，黑煞女魅的身份底细仍是一团谜。两名中年大汉，领了公孙英踏入兴园。这两人是兴园的人，公孙英则带了七名得力爪牙。十个人走得满头大汗，可知走了不少路。

兴园的人已全被召来，共有十二个人，廿二个人聚在佛堂里，并不显得拥挤。

褚三爷与另一个人的尸体，则摆放在堂前的小院子里，尸体已僵。

“人就在这下面。”一名中年大汉指指地下，地面是薄方砖贴在木板上，看不出异状。

“有多深？”公孙英问。

“三丈二尺。”

“如何开启？”

“知道开启的人共有三个，三爷、大总管、大管家。”中年大汉苦瓜脸挂着愁容：“现在三爷死了，大总管也被大管家用飞刀杀了，而大管家也同时跌入陷坑。现在，没有人知道如何开启了。”

“大管家为何杀了大总管？反叛？”

“不，是为了灭口。”

“灭口？灭什么口？”

“大总管在黑煞女魅的迫供下，招出大爷与夜游神尹爷、九幽客巴天德，一同前往南京的事。”

公孙英脸色一变，虎目中阴狠的光芒一闪即没。

“噢！这件事你们不是都知道吗？”公孙英神色显得泰然：“这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呀！”

“但黑煞女魅说，尹爷与巴爷是死对头，走在一起极为可疑……”

“不要说了。”公孙英急急摇手阻止对方多说。

“兴园负责的人都不幸死了，在下曾经得到三爷的指示，说主人与三山别庄交情深厚，如果兴园发生了意外变故，要在下尽快前往通知三山别庄。因此，在下只好急急前往向大少庄主禀告。”

“你办得好，这陷坑真的无法启开吗？”

“是的。”

“大家找一找机捩。”公孙英发令：“三山别庄也建有精巧的机关削器，我的人多少可以算是行家，快找。”

一阵穷搜，室内室外看不出任何异象。

“可以挖开吗？”公孙英拉着那位大汉问。

“这……很危险。”大汉苦笑。

“怎么危险？”

“上面的承尘，随时都可能轰然砸下来，把人压成肉饼。至于还有没有其他机关，更无法想像。”

“这……看来，只有一个办法处理了。”

“大少庄主的意思……”

“把房屋烧了，就可以封死陷坑。”

“哎呀！使不得。”大汉急叫：“楼房都是木造的，厢院相连，火一起，兴园全完了，日后在下如何向大爷交代？使不得……”

“杀不了张允中与黑煞女魅，三山别庄将永无宁日。如不烧毁房舍封闭陷坑，他们出来了怎么办？”

“不，这件事必须由大爷作主，在下这就派人星夜赶往南京……”

“你什么地方都不要去了。”公孙英声落，突然一掌劈在大汉的眉心上，颅骨内陷，面目全非。

同一瞬间，七爪牙早有默契，几乎同时下杀手，七比十三，第一次突袭，就毙了七个人。

最后一个人，是被公孙英一脚踢断了脊骨，摔倒在地无法站起来。

“大少庄主，你……”这人狂叫：“你怎能这……这样残害自……自己人……”

“不能怪我，老兄。”公孙英狞近狞笑：“为了永绝后患，我必须不择手段，不惜任何代价，杀掉张允中和黑煞女魅。要等你们大爷回来，那已经是十天半月以后的事了，什么事故都可能发生。所以，在下必须烧掉兴园。”

“你……你……不要，不……”这人惊布而叫。

公孙英一脚踢在对方的左太阳穴上，头骨立陷。

一名中年爪牙走近，将血迹斑斑的剑在这人的衣衫上擦拭。

“大少庄主，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太狠了？”中年爪牙低声说。

“你不懂。”公孙英冷笑。

“没有杀光他们的必要……”

“三山别庄与绝剑合作的事，决不容许外人知道，你知道吗？”公孙英凶狠的声调令人心头发毛：“本庄的人，也只有少数的心腹，知道一些枝节而已。”

“哦！属下明白了。”

“明白就好，他们死得不冤。准备放火，必须尽快悄然离开。”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大汉的口气显得兴奋：“大少庄主不愧是公孙家的龙种，这才是雄霸天下者的盖世才华，真正的英雄豪杰手段，三山别庄必可在大少庄主手上重振雄风。”

兴园成了一片火海。春熙春月一群女扮男装的女匪，望在火场外望火兴叹，居然流下了眼泪。一位白发如银的褴褛老人，站在一旁不住发抖。

“把经过仔细说给我听。”春熙拭掉清泪，向老人铁青着脸问。

“其实老朽所知所见有限。”老人仍在发抖：“老朽只是一个看管后花园的无用老人，只能悄悄地躲在暗处，冷眼旁观所发生的变故。”

“张允中与黑煞女魅真的陷入里面了？”

“是的，所以护院领班韩青，才迫不及待去将公孙少庄主请来善后。没料到公孙少庄主无法开启机关，竟然杀尽全园的人灭口，火焚宅院将机关内的人一并焚毙以绝后患。

老朽如果不匿伏在暗处，被召唤出来，这时也将尸骨无存了。”

“令主人会听信你的话吗？”

“会的，老朽是褚家三代老园丁了。”

“好，你赶快改装，赶到南京，将经过禀知你家大爷，你办得到吗？”

“这……”

“这样好了，我送你去南京，你要把消息沿途告知褚家的亲朋好友。”

“老朽感激不尽。”

“我们走吧！这里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春熙以手掩面，哀伤地叫：“允中！允中！我……我对不起你，我……害了你了……我对着无情的火焰发誓，我必定替你报仇……”

假使公孙英晚走片刻，必定可以听到陷坑内传出的声响。

可惜这家伙为了撤走快速，避免被人看到他们曾在兴园被焚时出入，所以不等火苗冲破屋顶便急急撤走了，不曾听到地底传出的声息。

火是分头施放的，负责火焚佛堂的人只有一个。

这位仁兄也急于撤走，也想偷懒，因此匆匆弄来几束枯枝，堆在神龛上点燃就溜之大吉。神龛距承尘还有四五尺，火熄必须升及承尘，才能真正的起火燃烧，因此需要一段时间。

当火焰升上承尘，陷坑下的响声已清晰可闻。

三丈两尺的高度固然可以陷住一切人兽，但粗糙的石壁仍可用壁虎功或游龙术攀爬，难不倒高手中的高手。

张允中聪明过人，大概出身玄门的人。对物理现象比普通的人懂得多一些，思路也较常人慎密。

他了解自己裹伤的腰带，再加上黑煞女魅的，还有死鬼大管家身上的衣裤。武林人的腰带，可作多种用途，全长最少也有一丈二，足可以派用场。

衣裤撕成布条，可以绞缠成带。

准备停当，他将腰带的一端拴在腰间，定下心神，用壁虎功一寸寸向上爬。

石面粗，石缝也足以容指尖扣牢。

终于，他攀上坑顶，成功了。

伸手摸索，发觉坑顶是四寸厚的木板，两丈长的几根横梁又粗又大。

板上面，敲击试探之下，加上进入佛堂的刹那间印象，便知道木板上面一定贴了方砖。

方砖容易对付，难得对付的是四寸厚的坚硬木板，不能用剑砍，没有容身的地方就无法使劲。

他拔出背系的刀，全力扎入近坑口的横梁，刀靶撑住坑壁的石缝，形成牢固的支架。

这时，他可以顶住刀，将自己的身躯夹牢在坑口附近了。

死鬼大管家身上不但有剑，而且飞刀囊中还留有三把飞刀。

他用腰带串成的长索，先将两把剑和飞刀吊上，一一用劲打入构梁和木板，成为可以悬吊的支柱，再用带绳把自己捆牢在支柱下面，双脚可以抵住石壁用劲。

中型飞刀用来攻木板，比用刀剑效果好一百倍。

一阵戮，砍，钻，削，撬……木板在他的飞刀下化为碎片向下坠落。

毁了一块木板，便听到上面传来劈劈啪啪的怪声浪。他大感诧异，不知道声响代表什么。当然，他不会想到是失火。

“老天爷保佑！不要在这节骨眼上有人闯来察看。”他心中狂叫。

他手上一紧，用上了全力。

“允中，上面有什么怪声响？”下面的黑煞女魅高声问。

“不知道。”他毁了第二块木板。

“会不会是他们在开启坑盖？”

“希望不是。”啪一声响，他一掌拍在板上面的方砖上，方砖是一尺见方，厚有一寸，应手碎裂。

糟！火光入目，热流逸入，也有一些飘过，火焚时的木材爆裂声震耳。

“糟！上面整座房子起火。”他大叫。

黑煞女魅当然看到了火光，叫苦不迭。

“他们要烧掉房屋把我们闭死在坑内，这些天杀的贱种。”他愤然地大骂，刀用了全力。

一阵猛砍，毁了第三块木板，击碎了上面的方砖，他解了束缚钻出洞口。老天爷！

上面的屋顶火势炽烈，浓火薰人，火星不住向下落。“快！抓牢，我拉你上来。”他将带绳往下放。

二十一

下面已不再黑暗，黑煞女魅忍住创口的疼痛，抓住带绳，任由他拉上。接近坑口，一段承尘挟着熊熊烈火，以雷霆万钧之威向下砸，热浪逼人。张允中钢牙一咬，吸气功行百脉，硬起拳头接。任何内功也抗拒不了火，但仍可禁受片刻。

在火焰飞腾中，黑煞女魅被拉了上来，两人浑身是火。

张允中发了狠，抱住黑煞女魅滚倒，扑灭身上的火焰，奋余力贴地窜出，冲过呛人的烟火，滚出佛堂门，滚入摆落死尸的小院子。

一个死尸突然蠕动，口中发出痛苦的呻吟。

张允中成了个衣衫凌落的黑人，抢近死尸。

“谁放的火？”他厉声问：“你们……老天！谁杀了这么多人？”

“公孙……公……”那人含糊地说。

“谁？”

“公孙大……大少……庄主……”

“什么？公孙英？”

“是……是的……呃……救……救……我……”

“好，我救你……”

“呃……”这人再次昏厥，气息渐弱。

张允中扶起这人的上身，叹口气颓然放手。

已用不着救了，救出去也没有用，这人的胸腹交界处裂了一条大缝，肝和胃都裂了，支持不了片刻，百转金丹也无能为力。

“我们走吧，救不了啦！”黑煞女魅在旁说，她也成了一个黑人。

冲出火海包围中的兴园，两人逃至一处小沟旁，重生的喜悦，表现在两人激情的拥抱中。黑煞女魅在张允中怀里又哭又笑，真像个疯子。

兴园东面有一条小径，通向城南的南北大道。距岔道口尚有两里地，对面来了十余位脚下甚急的人。

前面有两名雄伟的大汉领路，紧跟在后面的两个人是江湖秀士和小张三。

断后的是千里独行一双老夫妇，也走得额上见汗，可知他们赶得甚是匆急。

双方在小径折向处碰上了，马行狭道难以回马。

春熙春月姐妹，对千里独行不陌生，粉脸一变，率领廿余名扮男装的手下，警戒地避至道右。

后面山林的上空，兴园的大火直冲云霄。

江湖秀士脚下一慢，哼了一声。

“欧阳大哥，怎么啦？”小张三问。

“桃花坞女匪，那两个假书生……”

“我要惩罚她们……”小张三气往上冲。

“不可鲁莽。”江湖秀士拉住了他，徐徐向前接近：“公孙英那群人，确是走这条路赶往兴园褚家的。女匪们在这里出现，毫无疑问也是追逐公孙英而来。不管女匪们有何不当，至少她们仍然是允中的……允中一面的人，你挑衅恐怕反而会引起允中的不快，是吗？”

“这……”

“交给我。”

双方逐渐接近，气氛一紧。

春熙姐妹脸色相当难看，神色中仍可隐约看出难以消散的哀伤。

面面相觑，气氛更紧，双方皆饱含敌意，空间里流动着淡淡的刺鼻烟火味，似乎象征着不祥和灾祸即将发生。

“张允中呢？”江湖秀士沉着地问。

“为何问他？”春熙姑娘脸色更难看了。

“不必问原因。”

“是敌是友？”

“你说呢？”

“我不必问原因，也不必问是敌是友，反正已无关宏旨了。”春熙黯然叹息，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

“你胡说什么？”小张三厉声问，嗓音全变了，不祥的预感像泰山般向他压来。

“人生七十古来稀，截头去尾，如意地活着的时间毕竟不多。死了，什么都没有了，恩恩怨怨情情爱爱，都可以一笔勾销了。”

“你到底在说什么？”江湖秀士也感到不对了。

“我不管你们是张允中的朋友或仇人，把你们对他的恩怨，全交给我承当，我替他和你们了断。”春熙将身边的老园丁推到面前：“老人家，把兴园所发生的灾变，择要地告诉他们。”

老园丁将所发生的变故，择要地一一说了。

小张三还没听完，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摇摇欲倒，蓦尔昏厥，跌入江湖秀士怀中。

千里独行一群人，面面相觑呆住了。

“你们如果没有采取行动的打算，我们要走了。”春熙任由泪水滴落胸襟：“我们要到南京，公孙英那小畜生做下了这种人神共愤的事，必定不敢再在故乡逗留。他一定会加快赶往南京，向他老爹及时提出警告，提防褚家的人报仇。所以，我们要赶先一步，在南京找他。”

“你们走吧！”千里独行苦笑，指挥众人让出路：“也许，我们南京见。”

“南京见。”

张允中和黑煞女魅，在周家的竹楼养伤。

年已半百的主人周八极十分热心好客，替他们张罗住处、衣食、药物，绝口不提兴园的事，彼此心照不宣。

一住五天，两人的伤口已经愈合，不久即将落痂，行动已经毫无妨碍了。

暴风雨已经过去了，镇江已不易看到有头有脸的江湖名人。而一些二三流的人物，却暗地里大肆活动，只要有门路，打听消息并不难。

张允中悄然回到客店，取回自己的包裹行囊。

黑煞女魅也从寄宿的地方，取回自己的行李。

之后，两人用简易的化装，顺便向蛇鼠们机巧地打听消息。

这天近午时分，主人替他们准备了午膳，便独自前往菜圃干自己的活，从不打扰他俩的清谈。

“奇怪，我们在兴园知道公孙老狗在南京，我的朋友也说老狗确是向南京走的。”张允中一面进食，一面说：“可是，这两天我们所得到的消息，却是公孙小狗带了一群爪牙，乘船经瓜州，沿运河向北走，并没有去南京，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小畜生雄心勃勃，羽翼已丰，应该是自己闯天下的时候了，还能一直在他老爹的卵翼下称雄道霸吗？”黑煞女魅提出合理的判断：“他不能跟老爹走，这是合情合理的事。再说，只要他不在他老爹身边，兴园的主人褚大爷，就没有向公孙老狗问罪的充分理由。小畜生向北走，是最聪明的举动。”

“你的猜想很合情理。”

“毕竟我闯了几年江湖，见识要比你多一点。”黑煞女魅以老江湖自居。

“不管他往何处走，哼！”

“你的打算是……”

“他的手段太恶毒，绝不饶他。他乘危放火，同时将杀人放火的罪名加在我头上，妄想死无对证，自己脱身事外。哼！他走不了的。”

“你要……”

“我要将他擒住，带他到南京去找他老爹，顺便办妥你的事，一举两得。”

“办我的事？”

“你不是要擒住九天魔鹰，追查一件血案吗？”

“对，擒九天魔鹰。”黑煞女魅的眼中，又出现了可怕的煞气。

“绝剑秦国良那群人在南京，九天魔鹰必定也在。”

“如果他们真的黑白两道的人合流……”

“没有什么好怕的。”张允中冷笑：“我们在暗处，见机行事。明天我们就走。明天，我们将以另一面目出现，在江湖轰轰烈烈干一场。”

“另一面目？”

“你，改不改无所谓。我，我要以……要以……你不是说过我像一头鹰吗？”

“是呀！可是……”

“可是什么？”

“天下间已有七支鹰。”

“我也穿黑，黑天鹰如何？”

“黑天鹰？这……”

“现在，天下间有八支鹰了。”

“黑天鹰……黑天鹰……”黑煞女魅喃喃自语，突然兴奋地娇叫：“你是什么鹰我不管，我高兴的是你也穿黑。允中，我配得上你吗？”

“反正两个都黑。”

“我好高兴，你是因为我穿黑，才穿黑的。”黑煞女魅脸上涌起朝霞，冷森的风目有了真正喜悦的笑意，情意绵绵地注视着他。

“是不是为你而穿的，反正明天将有一支黑天鹰。下午，我找人加工赶制黑鹰装。”

就这样，江湖多了一支鹰：黑天鹰。船驶过扬州，驶过高邮，驶过宝应，驶入淮安府地境，向北又向北。这是一艘双舱快船，千余名的舟子都是一等一的雄壮大汉。

前舱住了公孙英和他的五名贴身死党，后舱也有十二名高手爪牙，都是三山别庄的精英，正是他经过多年准备严加选择的党羽，作为称雄道霸的本钱。

这些人平时不住在三山别庄，隐藏在极少人知的一处下庄内。

这些人，公孙英在三山别庄亮相走动时，从不跟在他身边露面，只有极少数的心腹才知道这些人的底细。

远在十年前，公孙龙便暗中积极替儿子准备闯天下的人才，要让儿子在自立门户时一鸣惊人。

运河船支甚多，初夏水位高，正是航运最忙碌的季节。

官方的漕舟，一队队络绎不绝，把江南的丰富农产，拼命往北运，养活北方无数的人。因此，船速不可能快，轻快的快船，仅比普通船支稍快些少而已。

公孙英并不急于北上，沿途游览，结交一些黑道朋友。

他有的是钱，用钱相当慷慨，慷慨就能交到朋友，深受各地的蛇神牛鬼欢迎，名气也就逐渐升高。

入幕时分，船靠上了平桥镇东码头。

平桥镇，称为淮南的门户，属山阳县，距府城约五十里。

镇很大，镇区跨运河，平桥横跨运河，保持交通畅达，因此河两岸都有码头。这里是宿站，建有水驿。

如果漕舟到达，两岸的码头帆樯林立，热闹非凡。

不但有水驿，也有座陆驿，南北大官道通过镇东，不想乘船慢慢走而急于赶路的人，通常走陆路，用坐骑代步，虽然车马劳顿，但比乘船快得多。

平桥陆驿位于东街口，街对面是平桥巡检司衙门。出街口东行三五十步，就是南北大官道。要投宿的人，必须折入镇城门投宿，所以这一带旅店甚多。街中段，有一座广厦，那是本镇名人康大爷康世超的宅第。江湖朋友都知道，武林淮南第一家，指的就是康宅。主人恨天无把康世超，一双铁臂足有千斤神力，二百斤的铁鼎一手就可托起掷出两丈外。

假使与他交手的人被他抓住，那可就完蛋了，一拉一扯，保证可以将人撕成两片，摔出去足以远及四丈以上，可怕极了。

街上行人拥挤，康宅的健壮门子双手抱胸，站在高高的门阶上，颇饶兴趣地注视着忙碌的行人。

三个气概非凡的人，雄赳赳气昂昂到了门阶下止步。那位穿了青袍的佩剑中年人，含笑升阶。门子放下抱胸的手，警觉地打量来人。

“请了。”青袍人含笑抱拳为礼，然后袖底取出一封拜帖递过：“江南公孙英、凌如风、古建阳，途经贵地，特地前来拜会康大爷，相烦禀报。”

门子一怔，看了看拜帖。

“公孙英？镇江三山别庄有位狂彪公孙龙公孙庄主……”门子讶然问。

“正是公孙英的尊翁。在下凌如风。”

“摄魂妙剑凌爷，久仰久仰。”

“呵呵！摄魂妙剑十年前，不幸败在东方家子弟剑下，从此绝迹江湖。没想到十年之后，老弟仍能一口叫出在下的匪号，江南第一家的子弟，果然名不虚传。”

“三位请至客室待茶，晚辈立即派人禀报管事，请！”门子客气地肃客。

门房中还有两个人，客室就在门房旁。门子先派人持帖入内禀报，亲自为客人奉茶，执礼甚恭。

不久，出来了三名大汉，请客人在大厅内相见。

进入大门，大院子已经站了不少人。

主人恨天无把壮得像座山，半百年纪精力充沛，领了八名子弟，大开中门降阶相迎，少不了客套一番，互相奉承似乎一见如故。

大厅已经点起了灯火，全厅通明。

宾主再次客套一番，如此这般颇为亲切。

奉茶毕，厅中只留下两个伺候的人。

“少庄主与凌、古两位兄台大驾光临，未能远迎，恕罪恕罪。”主人再三客套：“江南群英很少到北地来，在下深感荣幸。诸位如果不急于就道，何不在敝地小作勾留？也让兄弟有机会作东，与诸位多亲近亲近。”

“晚辈只是途经贵地，久慕康前辈风仪，冒昧投帖拜谒，来得鲁莽，夜幕投帖，确是失礼。”公孙英说得更客气：“只是明早便须启航，失礼之处，前辈见谅。”

“少庄主这就见外了。”恨天无把大笑：“在下与令尊公孙庄主，同是道上的朋友，早年也曾有数面之缘，只是一南一北，平时少通音讯而已。哦！少庄主此次北上，但不知……”

“晚辈奉家父之命，在泛游历练，由凌叔与古叔陪同，希望能增广见闻，多交几位朋友。这次打算拜谒贵府，北上京都天子脚下见识见识。”

“哦！少公子该知道京师的江湖风云人物吧？”

“略有所闻。”

“早些天，京师第二号人物，神剑秦泰的儿子绝剑秦国良，经过敝地住了一宵。”

“晚辈知道，他们是上敝庄寻仇的。”

“什么？寻仇？”恨天无把语气似乎感到意外，但神色间却明白表示已经知道这件事：“秦国良打着白道高手的旗号，带着两个儿女耀武扬威，但他手下的蛇神牛鬼，有大半是咱们黑道上的朋友，他算那门子英雄？”

“黑道朋友改邪归正，就可以改头换面啦！前辈假使与绝剑攀上交情，岂不也可成为白人？”公孙英语中带有刺。

“可惜，在下无意与他攀交情。”恨天无把明白地表明态度：“说巧也真巧，他们来时，在下到盐城访友，等在下返回时，他们已经走了。秦国良确曾派人送拜帖来……”

“康兄不是故意躲他吧？”摄魂剑含笑接口。

“就算是吧。”恨天无把的答覆并不肯定。

“幸而康兄不在家，呵呵！”

“所以说巧罗！呵呵！”恨天无把怪笑：“事后，兄弟听说他沿途派人裹胁一些江湖朋友替他壮声威，真是他娘的混蛋加三级。”

如此率直表明态度，的确缺乏江湖闯道者的风度与见识，但也表明了对绝剑秦国良那群人的极端憎恨，也表明了与同道之间的亲切感情。

“那混帐东西确是坑了不少人。”摄魂妙剑也及时表明自己的憎恨：“幸而公孙庄主早一步得到消息，没上他的当，虽曾发生一些不愉快的冲突，总算彼此势均力敌，谁也没占便宜。贵府是南北交界的中枢，江北河南举足轻重的要地，贵镇又是淮南第一大埠，近来发展想必如意吧。康兄雄才大略，武功盖世，谁不知淮南第一家的声望？鸿图大展财源茂盛自在意中。”

“好说好说。”恨天无把颇为得意：“这些年来，承蒙道上的朋友抬爱，兄弟这里的局面，倒也有了一点成就和规模，比起三山别庄领袖江南群伦的中天情势，自不可同日而语。”

“呵呵！康兄一定听说三山别庄被大火所毁的消息。”摄魂妙剑显然对主人的圆滑颇感不满。

“呵呵！凌兄，庄院毁了可以重建，人死了可以加上两个，兄弟从不以暂时的挫折成败论英雄。三山别庄能光荣地阻止北地白道群雄的嚣张气焰，这份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庄院被毁于桃花坞绿林女匪手中，无损于公孙家的江湖威望。老实说，以兄弟这里的基业来说，真还禁不起女匪们三二下重击，江湖人与匪岂能相提并论？一千个江湖亡命，也比不上十个敢于攻城掠地的绿林悍匪，那是不能比的，凌兄。”

“如果仅是桃花坞的女匪，还不至于撼动得了三山别庄。”公孙英硬着头皮充好汉：“她们勾结了一些人，事先敝庄毫无所知，没得到任何风声，因而疏于提防，意外地栽在她们手上了。总有一天，晚辈会与一众朋友，将石门山桃花坞踏成平地。届时，尚请前辈多加支援。”这才是公孙英此行的目的，结交天下群雄，作为日后直捣石门山桃花坞报仇雪恨的预棋。

但他却忘了，恨天无把老奸巨猾，早就看出他的来意。先发制人表明了态度，直接声明这里的基业，经不起桃花坞女匪的三二下重击。

“这件事，少庄主必须慎重考虑。”恨天无把进一步旁敲侧击：“据在下所知，桃花坞虽然算不上金城汤池，但也不是咱们这些散沙似的江湖人，所能随便踏进的。廿年前，白道领袖人物玉龙崔老前辈，偕同天下白道顶尖儿高手，襄助拘魂白无常搜杀玉面神魔，曾经深入桃花坞，但没造成任何损害，那是有史以来，外人进入桃花坞唯一的一次。”

“康兄，老匪绛仙已经死了，桃花坞已日暮途穷，已非昔日盛况。”摄魂妙剑及时替公孙英解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桃花坞并不是不能攻破的。桃花坞女匪敢于攻掠三山别庄，其他江湖朋友的山门，她们更是进出肆无忌惮，谁敢说她们不会到淮安来找淮南第一家？这件事并不急，时机一到，只希望康兄能助咱们一分声势。足矣够矣！”

“那没问题。”听说事并不急，恨天无把答应得很慷慨：“道上的朋友，不管有否交情，同仇敌忾嘛！只要用得着兄弟的地方，派个人捎个口信通知一声，必有报命。诸位的船刚到？”

“是的。”

“这样吧！兄弟派人到宝舟跑一趟，把船上的弟兄全请来，在舍下聚一

聚，如何？”

“康兄的盛情，兄弟心领。”摄魂妙剑知趣地喝掉杯中茶：“船上人多口杂，而且他们早已准备膳食，岂能打扰尊府？就此告辞，容图后会。”

双方客套一番，最后主人热诚地送客。

送走了客人，恨天无把匆匆进入东院密室。

室内有五个人，神色颇为凝重。

“大哥，他们怎么说？”一位虬须壮汉问。

“公孙少庄主承认三山别庄毁了。”恨天无把郑重地说：“人嘛！似乎还很像一回事。果然不出所料，他们有意向桃花坞进行报复。”

“大哥答应他们了？”

“当然不好当面拒绝，我也不会拍胸脯保证全力支持，反正早着呢！到时候再说。

明早我去回拜，你们切记不要露脸。明天如果他们不走，一定会派人四出，打听熟朋友的下落。你们如果露面，很可能被他们套上脱不了身，所以你们最好不要在外面走动。”

“大哥没把无情剑的行踪告诉他们吧？”另一位有支朝天鼻的人问。

“他们没问，我怎会提？无情剑毕竟与咱们的交情非比寻常，他不辞而别离开公孙家，虽然有他的苦衷，但毕竟有点不合道义，离开得不是时候。公孙少庄主鹰视狼顾，不是什么大仁大义宽宏大量的人。要让他知道无情剑的去向，岂有善罢甘休？这件事，千万不可露口风，以免有损朋友的道义。”

大宅房舍甚多，这座东院的密室，本来是主人招待特殊身份朋友聚会的地方，附近禁止不相关的人接近，相当清净隐秘，风吹草动，都可以听得清楚。

微风飒然，掩上的室门在众人听到衣袂飘风声，还来不及有所反应之前，吱呀呀怪响推开了。

“什么人？”六个人倏然而起，脸色骤变同声喝问。

虬须汉抬起巨掌，作势发掌准备灭灯应变。

外面是走廊，栏外是小院子，院子里的廊柱上，点了两盏照明的灯笼，因此景物一览无遗，看得真切。

一个全身黑，戴了支露双目，头上形如鹰头的黑头罩，腰带上插了单刀的人当门而立。

鹰头罩做得相当精巧，贴缝上黑色的羽毛。巨型的鹰喙是硬缎制的，绣上的鹰眼特别大，火眼金睛，在灯光下闪闪生光，夜间看去，益增恐怖。

“黑天鹰。”怪人用阴森的语气回答。

“亮名号。”恨天无把沉声问。

“黑天鹰。”

“贵姓大名？”

“黑天鹰。”

“黑天鹰？唔！江湖上似乎从没听到黑天鹰的名字，你……”

“现在，你已经见过了。”

“好吧，就算你是黑天鹰，你这种掩去本来面目的怪打扮，凭良心说，倒是很出色的，阁下，这算标新立异，以便成名立万的怪招吗？”

“也许是。”黑天鹰似乎不想多说一两个字浪费口舌。

“阁下，这必须要有真才实学才行。”

“不错。”

“天下七鹰中没有黑天鹰。”

“现在有了天下八鹰。”

“你有这份能耐吗？”

“有。”

“好，就算你有。阁下深入密室，有何指教？你知道这是犯忌的事吗？”

“来找你们讨消息。”黑天鹰直接了当道出来意。

“来讨消息？你他娘的昏了头，你知道你在对谁提出这种该死的要求吗？”恨天无把怒火渐升。

“我想，你是恨天无把康世超。我黑天鹰已来了片刻，听到你们的谈话。”黑天鹰这次说得最多：“你们提到了无情剑单定远。三山别庄溜走了的无情剑，没错吧？”

六人脸色一变，恨天无把的脸色更难看。

“你……你是公孙少庄主派来的人？”恨天无把又恨又怕：“你们这样做，未免把淮南第一家看扁了，你心目中那有我恨天无把在？康某一开始就把你们看成道上的朋友……”

“不要提公孙少庄主，在下与他无关。”

“那你……”

“黑天鹰只想知道无情剑的下落去向。”

“该死的！你要我恨天无把出卖朋友？”恨天无把肝火愈来愈旺，先前的惊容一扫而空。

“黑天鹰与无情剑有过节，需要和他了断。你如果想为朋友挡灾拒祸，可以不说，但黑天应不会因为你肯说，而拍拍翅膀飞走。”

恨天无把一声怒吼，急步抢出。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位淮南一霸岂敢小看这头鹰？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必须先发制人，抢先下手。

右手金雕献爪抓上盘，左手海底捞月封住下方，双手齐出志在必得。

这位老江湖力大无穷，绰号恨天无把，意思是说如果天有把，他都可以抓起来或扳倒。

这一上下齐至，只要被他抓住，稳可到手将人撕裂，至少也要将人摺成扁鸭。

话说不是强龙不过江；打上门来的人，岂能没有准备？

二十二

黑天鹰是有备而来，当然知道恨天无把的底细，右掌发如电闪，力道万钧，噗一声格住了抓上盘的右爪，左手疾插恨天无把的右肋。

恨天无把反应十分惊人，左手收招上抄，急抓插向肋的手。

糟了，攻下盘的手被引上，下体也因此而失去防卫力，招一变便暴露空门。

“噗噗！”黑天鹰右脚，吻上了恨天无把的右膝和右肋，力道可怕极了，而膝盖又是禁不起重击的脆弱部位，挨了一脚膝盖便疼痛欲裂，几乎骨裂筋

松。

后续的打击更快速，更凶猛，拳脚交加，记记着肉中骨，眨眼间，便挨了七八下重击，最后心窝挨了一记霸王肘，打得恨天无把气散功消，重重地向后摔倒。

其他五个人根本看不清双方是如何交手的，也插不上手，室门仅容得下两个人拼搏，等发现挨揍的是恨天无把，恶斗已经结束。

“大哥……”虬须大汉总算是反应最快的一个，及时冲出扶住了昏天倒地，即将倒地的恨天无把。

“不要枉……枉送性……命，退……”恨天无把嗷声叫，口角流血，双目难睁，浑身的骨头好像都散了，完全失去动弹的能力。

抢出的四位同伴应声止步，悚然后退。

黑天鹰仍然堵在门口，双手叉腰恍若天神当关。

“没有正确的消息，黑天鹰是不会走的。”黑天鹰语气强硬，声调阴森：“恨天无把，你那七成火候的混元气功，即将达到崩溃的边缘，再也挨不起多少下了。你很聪明，及时阻止你的爪牙冲上来，替他们免去头破血流，骨绽肉裂的灾祸。”

“你……你要……要怎么样？”虬须壮汉扶恨天无把在椅上坐下来，跳至右壁摘下挂着大剑刀。

“要无情剑的下落。”

“胜得了在下的刀……”

“你绝对禁不起黑天鹰一刀，所以最好不要动刀。”黑天鹰的口气，具有震撼人心的威力。

壮汉不信邪，一声虎吼，扑上就是一刀力劈华山，刀沉力猛气势迫人。

黑天鹰单刀出鞘，恰好用刀背硬架沉落的沉重剑刀，招用得极为冒险，显然意在示威，以轻灵的单刀接剑刀，力道即使够份量，单刀也会折断。

“铮！”剑刀反向上震起，刀缺了口。

“去你的！”黑天鹰冷叱，起右脚挑出，快逾电光石火，靴尖吻上了壮汉的下颚。

“砰！当……”壮汉仰面摔倒，剑刀在青花砖地面发出暴响，溅出一串火花。

黑天鹰收刀入鞘，举步逼近，露出头罩外的双目冷电四射，令人不敢逆视。

“我要消息。”黑天鹰语气坚决。

“我……我告诉你。”椅中的恨天无把软弱地说。

“你知道后果吗？”

“什么后……后果？”

“我是说，你并不打算实话实说。”

“你……”

“我已经从你机诈的眼神中，看出你正准备撒谎，用假消息来搪塞。”

“你……”

“你给我记住，我黑天鹰会飞回来。”

“你……你要飞……飞回来？”

“如果你的消息有半星虚假，黑天鹰一定会飞回来的。那时，淮南第一家将步三山别庄的后尘。”

“这……”

“三山别庄公孙英的船现在东码头停泊，他会告诉你三山别庄遭遇到了些什么变故。”

“你是……”

“黑天鹰。”

“好吧！你赢了。”恨天无把虚脱地吸入一口长气，以纾解胸间的压力：“他带了八名女伴，到淮安雇舟，折往泗州找他的故交天王甄海。”

“他走了多久了？”

“前天一早走的，这时恐怕已经在途中了。假使他在府城逗留，在下就无法告知。”

“好，黑天鹰姑且相信你的话。如果你撒谎，黑天鹰会回来找你。再见，但你们最好希望不要再见到黑天鹰。”

黑影一闪，便消失在室门外，但觉微风飒然，灯火暗而复明，似乎眨眼之间，人便走了。

“咱们到盐城喝海风去。”恨天无把挣扎着站起：“不管谁回来，咱们都受不了。”

船解了缆北航，航向五十里外的淮安府城。

公孙英深感不快，原以为恨天无把早上会按江湖礼数，带人前来回拜，便可探询一些江湖变化，甚至可以找藉口留下来，多结交一些本地的、或者途经此地的成名江湖人物。

岂知恨天无把派人送来拜帖，附口信说接到外地传来的不好消息，不得不十万火急连夜离家走了，措词相当客气。

不管是不是真有十万火急的事，以三山别庄的声望来说，比淮南第一家高得多重得多，恨天无把决不可以用任何藉口，来逃避礼貌上的回拜。

这举动不啻明白地表示，淮南第一家并不重视与三山别庄的友谊。

船超越了两艘客船，公孙英倚在舱窗旁，信目眺望河中往来的船支。摄魂妙剑几个人，则坐在矮案旁品茗。

“大少庄主，恐怕咱们引敌远走的计谋要落空了。”绰号叫袖里乾坤的古建阳说，眉心紧锁，显得有点心神不宁。

“古叔，怎见得？”公孙英转首问。

“迄今为止，还没发现可疑的船支跟来。”

“也许在远处跟踪吧！在河上航行，不怕把船跟丢，用不着跟得太近。”

“大少庄主，如果有人跟来，恐怕早几天就迫不及待现身动手了，犯得着跟这么远？”

“这……”

“桃花坞女匪是不会久等的，她们讲究的是兵贵神速，攻势如雷霆，决不可能跟得这么远。至于那些想取三山别庄而代之的镇江那群混混，也不可能跟到此地来。百了谷的仙姑们假使仍然喜欢你，也该早就现身了。”

“没有人跟来也好，反正我们的目的，并不专为了引敌远走。”

公孙英显得满不在乎：“只要让江湖朋友知道，知道公孙家的人已离开镇江，北上而非西上，这就成功了。等我们到了京师，绕河南而回，家父该已经重建山庄，重壮声威了，谁会想到家父暗中西上的秘密？”

“那可不一定哦！”摄魂妙剑苦笑：“大少庄主，纸是包不住火的。”

“凌叔，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公孙英大为不悦，语气中毫无尊敬的意

思。

“我只耽心别庄被毁那天晚间，庄主与少庄主都不在的事，必定引起有心人的猜疑。”

“猜疑什么？”

“猜疑庄主的去向呀！那天晚上，少庄主真不该在百了谷门人的住处缠绵的。”

“你少管我的事。”公孙英冒火了。

其实，他正因那天晚上不在庄中而庆贺呢！

假使那天晚上他在庄中，说不定小命休矣！凭他，还能挡得住张允中和大群桃花坞女匪？

这段河面，恰好与东岸的大官道会合、并行。

“咦！看那边。”东面舱的一位中年人惊呼。

众人皆拥向东舱窗，定神往两里外的官道上察看。两里外，两个黑衣人分乘两头健驴，一男一女，驴背后捆着行囊。

相距过远，看不清面目相貌。

两人都戴了遮阳帽，帽檐压得低低地，想看也看不见。

女的身材窈窕，看不出异状。

男的由于身材高大，而健驴又太矮小了，双脚好像没地方放，张得开开的。健驴似乎不胜负荷，走起来摇摇摆摆，似乎随时都可能累得倒下去。

远远看去，一人一驴状极可笑。

“那边两个人吗？”公孙英问。

“是呀！”

“那又怎么样？只是两个黑衣男女而已。”

“见你的鬼！黑煞女魅已经死在褚家的陷坑内了，还有那姓张的小杂种，都死了。”公孙英嗤之以鼻：“你总是疑神疑鬼，吃多了，撑着是不是？”

由于他这么一说，其他的人也就不再理会，各回原位，喝自己的茶。

健驴与船速差不多，不久，官道被一长堤隔开了，再也看不到骑驴的男女，众人也把这件事置于脑后，船上人何必管道上人的事？

距府城廿余里的古渎集，集期是二五八，小市集即便是集期，也没有多少赶集的人，市集太小了，而且距城太近。

集在运河东岸，河水从南面汹涌北注，在集南形成一处河湾，经常有人在河湾一带游泳，也是集中小孩玩水的地方。

两头小驴系在岸旁的树林内，一位赤裸上身的大汉，正在河湾内浮沉。

河中船支上下不绝，由于这段河面形成湾流，似乎宽了一倍，足有廿七八丈。近午时分，往来的船支稍少些，河面一宽，显得更稀少了。

当公孙英的快船，顺水顺流驶入河湾前，在水中浮沉的大汉失了踪，似乎不小心没顶了！船扬帆急驶，轻快的冲入河湾。

“糟糕！”后舱的舵工突然惊叫：“老大，快出来看看，怎么船好像要往水底下钻了？”船上一阵乱，公孙英一群人也钻出舱面察看。

“你他娘的死人！”从后舱钻出的船老大跳脚大骂：“怎不早说？船漏啦！而且漏得很严重。天杀的！这怎么可能呢？”

船真的漏水十分严重，说话间，船已下沉五寸以上，两侧的舷板走道，快接近水面了。

“好像是从前面漏的。”舵工大叫：“你看，船头拼命要往下钻……”

“看你娘的宝！”船老大粗野的大骂：“降帆，往岸边靠，快！”

几位船伙计忙碌地降帆、架桨，船首稍转，向东岸靠去。

漏水的程度，出乎意料的严重，船冲上河岸，水已浸上舱面了，一群人像乱鸭，纷纷飞跃登岸，一个个跳入长满水草的烂泥里，狼狈不堪。

公孙英的双脚，自膝以下全是污泥，奔上高处的河岸，气得直跺脚咒骂。

十余名雄壮的舟子，齐心协力将船拖上岸。

但只拖了一半，再也无能为力了，可能是烂泥堵住了漏口，船内的水排不出去，重量何止数十万斤，怎能拖得上？

“去你娘的！我真不该用你做船主。”公孙英向在一旁大叫大嚷指挥舟子的沈五湖大骂。

沈五湖绰号叫青蛟，脸色泛青，身上也有刺青的蛟龙图案，年已半百，吃了一辈子水上口食，见过大风大浪，却没想到在平静的运河里几乎沉船，这笑话闹大了。

本来就一肚子气恼、难过，再经公孙英一骂，懊丧就不用说啦！急得快要吐血。

“船漏了也不能全怪我呀？”青蛟羞愤地叫：“船是新船，河下是泥底不会撞礁，天知道怎会来次大漏？怎能怪我？”

“你姓得不对。”公孙英存心呕人。

“我姓又姓错了？”

“姓沈的就不该吃水饭。”

“什么？少庄主……”

“沈又读沉，沉没的沉，你懂不懂？你姓沈的驾船，不沉船才有鬼。”

青蛟简直哭笑不得，青脸膛变成了紫青脸。

“算了算了。”摄魂妙剑出面打圆场：“沈兄，到底该怎么办？”

“等水泄尽，再补漏应急，到淮安府再进厂大修。”青蛟气得直跳脚：“他娘的！”

看来我真该改行了，沈五湖，真真可能沈入五湖死翘翘。”

“舱里的行李完蛋了。”一名舟子摇头苦笑。

“先搬出来再说呀！混球！”青蛟可找到出气的对象了，向众舟子大叫大嚷：“快搬，清舱，站在一旁光瞪眼干什么？你们这些混球，白痴！”

“咱们先找地方休息，总不能在这里等这些饭桶修船。”公孙英指指前面的市集：“那是什么地方？”

“好像是古渎集。”一名大汉说：“这地方我好像走过，是一处小市集，恐怕，恐怕……”

“恐怕什么？”

“恐怕没有地方休息，市集太小，没有旅舍供旅客歇息。”

“小食店总该有吧？没有的话，找一家像样的宅子借地方歇息。”

搬舱、补漏，可不是一两个时辰所能办妥的。除了十四个船上的伙计之外，廿二个高手进了市集，果然找不到旅舍。

最后，在集南近河处，找到了一家有二进院的大宅安顿，不管宅主人肯是不肯，摆出霸王面孔，毫不客气的占住了中院的正房。

主人是一双姓陈的老夫妇，子女皆在府城开店，留下一双年老花甲开外的老夫妻看家，怎奈何得了这群凶神恶煞？

干脆闭上后院的厅门，不再理会住在前面的人。

安顿毕，在河湾修船的沉船主，派人前来禀报结果，令众人大吃一惊。

船是被人用铁器凿开船底，撬坏了五块底壳板，五个大洞分布整个船底，难怪进水的速度惊人。

修，必须更换整个船底，等于重造了一艘船。

是什么人凿船？何时凿的？怎么查？

公孙英愤怒如狂，立即派人北上府城，南返平桥镇找恨天无把，调查古渎集附近的可疑人物。

他自己坐镇陈宅，静观其变。

府城和平桥镇相距一样远，这一住下来，就走不了啦！

依摄魂妙剑的意思，是先雇船到府城再说。但公孙英在愤怒中，坚决表示要在此地澈底清查凿船的人，这口怨气非出不可。

天一黑，小市集便静悄悄，家家闭户。

黑寂寂，运河中，桅灯往来不绝，夜航的船支悄然而过，谁也懒得理会岸上的事，即使发现有事故，也不会停下来过问。

晚膳毕，中堂点起灯火，几个首脑人物在堂中品茗，商讨今后的行止，以及研讨凿船事故发生的前因后果，希望能找出合理的结论。

身在客居，这些人仍然保持警戒，毕竟是有组织的江湖人，照例派人巡风守夜。

院子相当大，栽了一些花木，由于乏人照料，显得杂乱凌落，杂草比花更繁茂。

厅廊挂了一盏灯笼，光度朦胧，风一吹，灯笼轻晃，花木的阴影也随着摇曳，真有点鬼气森森的气氛。

那位担任守卫的人在阶下，就不肯往前走远几步。

不是这位仁兄的胆气不够，而是没有往复巡走的必要，只要守住厅前廊，就可以看清四周的景况。

有人从两厢的走廊接近，也看得一清二楚。

近东厢的院墙旁，长了一株老梅树，枝叶繁茂，梅实累串。站在厅阶下，只能看到一丛树影。

似乎，树下多了一团黑。

担任警卫的大汉相当机警，武功当然也不弱，目力更是超人一等，远在一四丈外，居然看到了树前的怪黑影。

起初以为是眼花，定睛再看，怪，黑影似乎已经在这眨眼间，离开了树下，似乎接近了八尺左右。

不是眼花，确是黑色的人影，在朦胧的柱灯下，黑得像一团漆，黑得令人毛发森立。

是一个披发的黑衣女鬼，全身黑黝黝，而面孔却白得吓人，披散的黑长发在苍白的面孔前飘拂不定，下垂的双袖长及地面，宽大的黑长裙更是迤地近尺。

绿色的鬼火乍明乍灭，就在这一闪一灭之间，大汉看清了女鬼的朦胧面孔，黑色的大眼圈大得离了谱，口中露出白森森、又长又尖的牙齿。

人在陡然震惊中常会发出不受意识控制的举动。

一个久经历练的江湖人，对鬼的观念要比平常的人淡薄，但在内心深处，仍有潜意识隐伏。

“有鬼！”大汉下意识地狂叫，扭头奔跑上阶，到了门廊下。

厅堂中正在谈论的七个人，变色而起。

袖里乾坤古建阳一掠出厅，啪的一声给了大汉一记耳光。

“见你娘的大头鬼，是在何处？”袖里乾坤揪住大汉的襟口沉声骂。

“那……那边……梅树下……”

夜风萧萧，林疏影动，很可能乱了视觉，将树影看成鬼。

厅内的人都出来了，那里有鬼？

“胡说八道！”袖里乾坤将大汉推得几乎摔倒。

这时，灯先后一一熄灭，厅中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西北方向的院角暗影处，突然传出刺耳的啸风尖厉怪声，令人闻之毛骨悚然。

“怎么一回事？”公孙英站在阶上沉声问。手按剑靶戒备，嗓门特大有意壮胆。

其实，他自己也觉得毛骨悚然，颈、脸、手臂的汗毛，根根竖立，绽起大片鸡皮疙瘩。

有人正要往黑暗的厅堂抢，大概是最大胆、最不怕鬼的人。

蓦地绿芒一闪，众人清晰地看到披头散发的黑衣裙女鬼，站在厅堂中间，苍白可怖的鬼面孔，在绿芒的短暂明灭间，恐怖已极。

“鬼！”刚要跨过门槛闯入的人，狂叫着扭头飞奔，真看到鬼，胆子大不起来了。

“有同道在装神弄鬼。”袖里乾坤沉声叫，左手大袖一抖，风雷骤发，袖内电芒破空而飞，一把金钱镖像暴雨般，射入黑暗的厅堂。

公孙英与百了谷的仙姑有过一段露水姻缘，也多少知道一些装神弄鬼的邪术，猛地拔剑一跃而入，舞剑护身进入厅堂。

“进来掌灯！”他站在厅内高叫。

众人胆气一壮，对公孙英的大胆勇敢肃然起敬，定下心神，一个个鱼贯跟入。

“啊……”后面传来悽厉的叫号声。

众人骇然一震，纷纷闪在两侧藏身。

走在最后的两个人。还来不及进入厅内，惊骇中挫身转头回顾，看到了异象。

原先担任警戒的人，本能地回头看，看见鬼影冉冉消失在通向西院的廊口，速度惊人。

阶下，遗落那人的单刀。

摄魂妙剑与另一位中年人反应奇快，同时冲出厅门，同时狂追狂号着渐渐消失的黑影。

公孙英再次冲出，心中暗暗焦急。

“分开搜索四周！”他大声下令。

厅中点亮了灯火，一无所见。

袖里乾坤带了两个人留在厅内，仔细搜寻蛛丝马迹，看刚才乍隐乍现的女鬼，到底留下了些什么可疑线索。

但这位老江湖却失望了，毫无踪迹可寻。所打出的飞钱，散布得十分平均，全嵌入家具与墙壁内，并没击中任何异物。

当然，鬼是不可能被击中的。

搜索的人陆续返回，住在堂后的人和几个舟子，发誓没发现任何怪异的故事。

三十几个江湖高手，重新聚集在厅堂内，对失踪的那位同伴的命运，感到十分忧虑。

门外，仍然派了一名警卫。

灯火辉煌，加了四盏灯，驱走了每一角落的暗影，可以保证没有妖怪鬼魅藏身的地方。

“一定是咱们的对头仇家装神弄鬼，在此地计算咱们。”袖里乾坤固执地说：“我不信世间有鬼神，鬼由心生。天下间果真有鬼神，有因果报应，那咱们这些黑道朋友，早就该死光下地狱了，岂能在人间逍遥自在？依刚才的情景看来，来人不止两个。”

“这装鬼的狗王八在暗处，咱们在明处，一击即走，可恶透顶。”公孙英也是一个不信鬼神的人：“咱们毫无线索，事先没得到风声，所以上了当。现在，我们得设法把那狗王八揪出来剥他的皮。”

“咱们辛苦些，白天再歇息。”摄魂妙剑说：“咱们好好分配人手，设下埋伏等他。”

“对，划分地区分头埋伏。”公孙英下定决心：“我想，下半夜他一定会食髓知味，前来重施故技的。”

门外，突然传出一声刺耳的阴笑。

众人吃了一惊，纷纷离座散开。

一个人影飞跃而入，速度惊人。

“自己人！”公孙英急叫。

一名壮汉刚出掌向跃入的人影劈去，闻声收掌向侧急闪，几乎撞上了。

另一人截出，双手斜伸，将人接住了。

“是担任警卫的霍兄弟。”接人的大汉惊叫。

确是守在门外的人，昏迷不醒，是被人抛进来的。

有一半人抢出。大院子暗沉沉，静悄悄的那有半个鬼影？

众人心中一凉，也感到愤怒。

“阁下来无影去无踪，武功必定超尘拔俗，如此装神弄鬼，鬼鬼祟祟，算那门子英雄？”站在阶上的公孙英厉声叫骂：“狗东西！给我滚出来，让我公孙英看看你是啥玩意？”

五丈外那株大梅树下绿芒一闪，鬼影又现。

袖里乾坤这一次已预作准备，蓦地飞跃而起，远出三丈外，人飘落的前一刹那，袖底飞出三枚枣核镖。

鬼影一闪即没，消失在梅树下。

两名高手从下面窜出，猛扑大梅树。

梅树旁是院墙，行家一看便知，鬼影如果是人扮的，必定是越墙走了。

正在大肆搜索，厅内又传出惊叫声。

厅门内外都有人，全挤在门口留意一部份人搜索院子，却忘了留意厅内的动静。

一位仁兄站在大厅门右内侧，手扶门框向外瞧，突然发觉身后有人挪动交椅的声音，不自觉地转首回望。

一个黑衣人站在主座前面，面向着大交椅似乎在沉思。

看身材，相当高大，穿的黑色紧身衣有点像夜行衣，一看便知不是自

己人。

可怪的是，头上怎么顶部高了许多？

这位仁兄可能艺高人胆大，也可能是一时好奇，或者真的受到鬼迷，本能地往厅堂内走，慢慢到达堂下，到了黑衣人的身后。

黑衣人本来一直凝立不动，这时缓缓转过身来。

这位仁兄大吃一惊，愣了一愣。

“你……”这位仁兄终于说话了，黑衣人的黑鹰头罩在灯光下益形恐怖。

“黑天鹰。”黑衣人说。

“你是……”

“来要你们的命。”

“什么……啊……”

人被黑天鹰冲下，擒住，快得像是电光一闪，双手被拉断肩筋，小腹也挨了一记重拳。

叫声惊动了挤在门口的人，回头看时，黑天鹰正一步步往内堂门退，炯炯怪眼似乎阴火闪烁。

“是什么鬼怪？”有人狂叫。

三名高手不管是鬼是怪，奋勇飞跃而入。

黑天鹰退势转剧，一闪不见，消失在内堂的黑暗中。

一阵穷搜，白忙一场，宅内宅外气氛一紧，所有的人，谁也休想睡觉了。

厅堂中，公孙英暴跳如雷。

“是什么贼王八有意向咱们示威，要打击咱们的威望来成名立万，出手阴毒无比。”公孙英拍案怒吼：“不将他揪出剥皮抽筋，难消心头之恨。狗东西！什么他娘的黑天鹰？天下七鹰已经够多了，这贼王八居然又以鹰为号，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三更初，集东的一座树林里，张允中与黑煞女魅，在树下摆设睡具。

睡具很简单，江湖人如果不能露宿，还是回家本本份份做人好了，一条青布当褥，一件袄当被，包裹就是枕头，兵刃就是睡伴。

气候温暖，必要时可以不用睡具。两人靠在一起铺展睡具，但互不侵犯。

“好好睡觉，一觉睡到天亮，”张允中往布褥上一躺，将夹袄盖住腹部：

“你我养精蓄锐，明天才有精力宰他们。我敢打赌，今晚他们必定紧张兮兮疑神疑鬼，目不交睫得要死。就凭这一点，我们就已经胜了一半。”

“明天，我要宰公孙小狗。”黑煞女魅咬牙说，恨恨地躺下：“有仇不报枉为人。”

“你明天要是宰了他，以后就不好玩了。可以断定的是，你将失去了追杀无情剑的机会。”

“你……你是说……”

“要想把他们赶在一起，就不能提早宰了公孙英。宰了他，这些人便一拍四散了。”

“可是，我见了……”

“忍耐，姑娘。忍不了一时之气，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真要和他拼命，你还奈何不了，必须逐一剷除他的狗党，剪断他的羽翼，让他心胆俱寒精神崩溃，成为丧家之犬，你才有宰他的希望。”

“好，依你，允中。”黑煞女魅将手伸过来，感情地紧抓住他温暖的大手。

“你最好听我的安排，姑娘，因为你非常重视仇恨和报复，便会失去灵台的清明，会坏事的。”

“允中，你不重视仇恨和报复？”

“是的，我对任何事的看法，都是顺乎自然，这与我所练的武功有关。不管任何事，不必勉强。当你为某件事全力以赴时，不必过于重视结果，成功与否，只要问你自己是否已经尽了力。”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还不至于如此宿命。”张允中笑笑：“我的看法是，谋事在人，成败不计；一次不成，下次再来。性命相搏的事，如果得失之心太切，武功只能发挥三四成威力；除非对方的确比你差劲，不然你将稳输不赢。所谓勇者不惧，那是指双方具有相对条件而言。

反之，螳臂挡车，螳螂即使有可吞宇宙的勇气，又有何用？白送死而已。话说得很重，休怪。”

“允中……”黑煞女魅低声轻唤，将他的手紧抱在自己的胸怀内。

“好好睡，不要胡思乱想。”张允中伸另一手拍拍对方的手膀：“晚安，姑娘。”

他睡了，睡得很平静安详。

黑煞女魅却无法合眼，双目像午夜的朗星，透过夜色，不住凝视身畔的大男人。鼻中，嗅到男人的粗犷气息，令她感到心乱。

在她记忆中，从没见过能在她身畔平静安详入睡的年轻男人。

“也许，我真的与他无缘。”她心中自语。

“也许，他介意我的过去。”她不住胡思乱想。

不知经过了多久，她身上的热流消退了，感情也从滚滚激流，变成了潺潺细流，她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一阵鸟语花香惊醒了她，睁眼便看到朦胧的晓色。

她发觉自己蜷缩在张允中怀里，温暖的气息令她感到浑身舒畅，精神焕发。

她感到浑身发热，脸更热。

原来昨夜在下意识中，她钻入张允中的睡具里，相拥而眠，一觉睡到天色破晓。

“我知道你已经醒了。”她捏了张允中一把。

“我还以为怀中睡了一支猫呢！”张允中笑笑说。

“哼！不是春熙姑娘？”

张允中突然全身发僵。

可怕的沉默，她也觉得自己有点凉意。

“允中，我……我是无意的。”她激情的抱住张允中，语音抖切。

“我不怪你。”张允中僵硬的说。

“我……我真的……”

“我知道，我做了一件错事。”

“不是你的错……”

“我不能错第二次。”

“我知道有关桃花坞女匪……”

“不管她们是什么人，我不能把自己的错误推给别人。我逃避她们，因

为我知道我犯了错。我知道我可以用一千个理由来为自己辩护，但我不能这样做。”

“是自我谴责吗？”

“也许，天色不早了，我们该准备了。”

她从张允中怀里挺身坐起，目不转睛向张允中凝视。

“比起公孙英那种人，你比他强一千万倍。你，才配称得上真正的男子汉。但是，在人生的坎坷旅途上，你将失去很多很多东西。”

“我知道。”

“有一天，你会碰上一个纯情的姑娘，她会无条件地向你付出全部的爱心和爱情。

我想，如果上苍有眼，你会得到和应该得到。桃花坞女匪那些人，我发誓，在我有生之年，我会尽全力阻止她们侵害你。”

“将来的事，谁知道呢？”张允中挺身而起伸伸懒腰：“白云苍狗，变化无穷，我不介意日后的事。”

“我真羡慕你的旷达。”她忘形地在张允中的脸颊上亲了一吻，跳起来：“到集中饱餐一顿，再说其他。天大地大，食比天大。”

河湾中，留下五名舟子，漏夜修补船支。

其实没有什么好修的，找些舱板加钉补漏，只求能到达府城而不沉就够了，到府城再买船继续北上，这艘船报废报定啦！

辰牌左右，公孙英带了所有的人，回到修船处，抬回三个双臂骨折的人。昨晚他们乱了一夜，惊扰了一夜，一个个垂头丧气，无精打采。

船还没修妥，打湿了的行李打开在岸上晾晒，日上三竿，今天是一个很好的艳阳天。

“还有半个时辰，就可以把漏缝塞妥。”沉船主青蛟向公孙英据实禀报。

“我要在府城严查。”公孙英咬牙切齿说：“不将这个什么黑天鹰的根刨出来，决不罢手。”

东面三五十步，生长着一丛灌木，野草荆棘丛生，树丛内突然传出一声鬼啸，接着豪笑声震耳欲聋。

众人大吃一惊，神色惊恐。

黑影乍现，穿了一身黑劲装背系长剑的黑煞女魅，从灌木丛中跃出。

“果然是黑煞女魅。”昨天看到两个黑衣骑驴人的大汉，情不自禁骇然惊呼。

“公孙英，你这天杀的贱胚！”黑煞女魅站在远处破口大骂：“你公孙家一门污秽，你是下贱的猪狗不如畜生，有娘养没娘教的人，就是你这副德性。”

公孙英又惊又怒，发出一声怨毒的咒骂，一跃三丈，向前猛扑。

后面，卅余名爪牙像一窝蜂跟上。

黑煞女魅转身飞掠而走，快如星跳丸掷。她的轻功比公孙英要高明一分半分，相距十余步，想追上谈何容易？

而公孙英那些爪牙，能与公孙英并驾齐驱的人不到一半，连摄魂妙剑与袖里乾坤两个高手，也仅比公孙英高明不了多少。

这一追，追出两里外。

经过一排杨林，公孙英已落后卅步以上，追得最快的摄魂妙剑两高手，已超前十步左右。

“鹰来了！”黑煞女魅突然娇叫，倏然止步回身，发出一阵银铃似的娇笑。

杨林深处，突然飞起一头大鸟。不是鸟，是人，全身黑，戴了鹰头罩的人。

人在林梢升起、跃落、再升、滑翔、飘然而降，恰好挡住狂冲而来的两位高手。

“铮！”单刀出鞘，映日生光，与一声鹰鸣相应和。

“黑天鹰！”有人狂叫。

黑天鹰这种在林梢飞翔的轻功绝技，真吓坏了不少人，真可称得上鹰。

摄魂妙剑追得太急，已无法闪避，百忙中拔剑挥出，本能地挥剑自卫，已谈不上什么妙招了。

“铮！”刀封住了剑，火星飞溅。

摄魂妙剑连人带剑斜震得远飘三丈外，几乎一跤摔倒，感到虎口火辣地很不好受。

“啪！”后一步到达的袖里乾坤，封住了黑天鹰左手拍来的一掌，登登登急急暴退了六七步，摇摇欲倒。

幸而黑天鹰见他没用兵器，所以不用刀而用掌攻击，如果用刀，老命必定难保。

公孙英虽然不知道黑天鹰是谁，但黑煞女魅现身，这头鹰用的又是张允中善用的刀，因此一猜便着。

猜出这头鹰就是张允中，可怕的死对头。

这家伙非常聪明，及时刹住脚步，等候后面的人追来。

两个倚为左右臂的人，一照面便落了下风，如不见机，冒失地冲上去，必定凶多吉少的。

“把他围住，分了他的尸！他是张允中。”公孙英拔剑狂叫，人多胆壮，一个人真没有勇气上。

“哈哈哈哈……”黑天鹰狂笑，身形乍起，一连串美妙的后空翻，远出三丈外，恰好落在黑煞女魅身侧，妙到颠毫，不可思议。

“走啊！狗多咬死羊，避一避。”黑天鹰叫，拉起黑煞女魅的纤手，脚下如行云流水，冉冉而去，片刻间便消失在杨林后面的桑园麦田里，然后传来一声鹰鸣。

人多人强，公孙英神气起来了，咬牙切齿下令穷追，似乎不将人追上决不甘休。

二十三

河湾中修船的地方，六个舟子在沉船主青蛟的督促下，加紧抢修底舱。

追一个还不配名列第一流高手的黑煞女魅，用不着这些船伙计参予。

公孙英一群人，不知追到何处去了。

青蛟几个人忙着修船，无暇理会旁的事，眼看即将完工，这才想起公孙英那些人怎么还没转回？

青蛟是个很负责的人，他亲自钻入舱底，仔细检查每一处修补口，觉得相当满意，到府城不过二十多里，航程途中保证不会沉没了。

他钻出舱，跳下泥泞的地面，往岸边晒满衣物的河岸走，一面整衣拍掉身上的木屑污尘。

“很好，一定可以安全到达府城，即使漏一些水，也无关紧要。”他向跟在后面两位伙计说：“除非有人在水底下搞鬼，不然……”

晒衣物的地方，出现黑天鹰和黑煞女魅，两人并肩携手而立，状极悠闲。但黑天鹰戴了鹰头罩的形众，可就够令人吃惊了。

青蛟大吃一惊，只感到脊梁发冷。

“你……你们……”青蛟抓住了分水刀的刀靶，却没有勇气拔出，骇然的一步一步的向后退。

“我给你们片刻工夫。”黑天鹰一面举步一面逼进一面说：“决定你们的生死去留。”

已经无路可退，再退只有下河。

六个船伙计以青蛟为中心，取出了刀剑，在船边列阵戒备，胆气渐壮，但外表并不真的坚强勇敢，惊惧的眼神和失措的举动，都表示出心中的恐惧正与时俱增。

“你的意……意思……”青蛟硬着头皮问：“生死，去留，怎……怎么决……决定？”

“生与去，死与留，简单明瞭。”

“这……”

“生，你们拾起刀斧工具，尽快拆毁这艘船，然后带了自己的行囊，从岸上走或泅水走悉从尊便，走得远远地，去了就不要回来。死，那就挺刀剑和我拼命，把命留下。

你们的尸体一定会留下来的，我跟你们包打保票。”

“黑天鹰的保票，比南京四大钱庄的庄票更保险。”黑煞女魅在一旁助声威：“十足兑现，不抽厘金；凭票即付，七省通行。”

“你们只是三山别庄的小人物，在下不愿迁怒你们，因此放你们一条生路，留一分日后好相见的情义。”黑天鹰语气转厉：“但你们如果认为值得为三山别庄拼死顾全道义，在下只好成全你们了。人想活相当艰难，想死却容易得很。说吧！在下等你们选。”

“你……你是不是张……张允中？”青蛟总算仍然沉得住气。

“不错，我，张允中，黑天鹰张允中，天下第八支鹰。”

“罢了！你……你有充分的理由，向三山别庄的人采取报复的行动。”

“所以我和黑煞女魅追踪前来，与公孙英澈底了断。你们如果与公孙英有过命的交情，那就留在此地好了。”

黑天鹰的手，按上了刀靶。

“去他娘的过命交情。”一名船伙大声说：“咱们只是投奔三山别庄的道上朋友，去留有权自主。虽说道义上这样走不够光彩，但咱们并没有必须为三山别庄付出性命的义务。好，我走。”

船伙在船右舷用斧头砍了两斧，砍断了一段舷板，空着双手，沿河湾向古渎集大踏步走了。

青蛟一咬牙，也用分水刀砍毁了后舱。片刻间，船成了破船。

天下每一处村镇，每一座城市，都有好人，坏人，与时好时坏的人。

要想每一个人都成为好人，也许需要十万年，或者一百万年，甚至更久些。

而这些好人与坏人之间，通常会产生几个代表性的权威领袖人物，或者自以为是领袖人物的人。

淮安府，黄河南岸的关键性城市（那时的黄河从淮安府入海），毫不例外地也有这些可敬的人物。

城内旧州桥西面的镇淮楼，是府城最老、最大、最有名气的酒楼。

这座大酒楼后来改朝换代之后，被官府没收充公，作为满人军政府的官营酒楼。

镇淮楼的大掌柜闹海金鳌杨波，就是可敬的领袖人物之一。

至于他为人是好是坏，就得看阁下从那一方角度去看。

好坏有时候不是绝对性的，这是从利害关系下结论，所以世间永远有纷争。

张允中和黑煞女魅到了淮安府，但他俩不进府城投宿，在城南里余的南镇关福祥老店落脚。

这里地属山阳县管辖，位于城外，活动要自由得多。

南镇关虽名之为关，但淮安卫并不派官兵驻守，也没有驻守的必要。

镇淮楼照例申牌以前，不招待食客，因此闹海金鳌申牌以前经常到各地和友好们连络感情，处理一些私务。

府城的人，不称他大掌柜，称为杨大爷。

要是有一个冒失鬼猪头三，胆敢当他的面呼名道姓，保证会被人打得头破血流，严重些可能从此失踪。

已牌初正之间，福祥老店来了一大批粗胳膊大拳头，佩刀带剑的人。

福祥老店的伙计们，像是知道大祸临头，一个个躲得远远地。

邻居们心中明白，有人要遭殃了，大概是那一位仁兄活腻了，所以不长眼招惹了府城一霸杨大爷。

这些人，就是杨大爷的兄弟、朋友、亲戚、狐群狗党。

一切停当，已可保证全店不会发生意外，门外才施施然来了七个人。

六位高高矮矮保镖型的人物，拥簇着闹海金鳌杨大爷，前呼后拥进了福祥老店的店门，店东与伙计少不了在店堂列队恭迎。

张允中和黑煞女魅，住在东跨院第二进的相邻两间上房，隔邻有一座让旅客活动与接待朋友的小客厅。

这时，他俩正在客厅中品茗，亲昵地低声交谈。

当然，他俩早就嗅出了危机，看到了凶兆。

但艺高人胆大，江湖闯道者如果事事害怕，还有什么好闯的？他俩沉着观变，心理上早有准备，外表镇静从容。

厅门口，突然出现四个凶神恶煞似的大汉，两个把守门外两侧，两个入厅两面一分，双手叉腰站在门内左右，狼似的凶狠目光，却死盯着倚桌倾谈的一双黑衣男女，像是盯上了迷途的羔羊。

不久，脚步声渐来渐近。

张允中懒得理会四个把门的人，替黑煞女魅斟茶。

“能猜出来历吗？”他向黑煞女魅低声问。

“还用得着猜？”黑煞女魅笑笑：“淮安论人物，有如此气势的人只有一个。”

“谁？”

“闹海金鳌杨波，淮安第一霸。在江湖道上，他的名气比上不足，比下

有余。像接引人魔这些魔头，在声威声望上虽略高一筹；但论实力，闹海金鳌却雄厚得多。从这些爪牙的气势与排场看来，委实令人羡慕。”

“唔！是很神气。”

“要不了多少时日，你一定可以拥有这些。”

“哦！我不想拥有这些，那太苦。”

“太苦？”

“是呀，统率一百个人，你必须照料这一百个人，每一个人都必有所求，真不好受。”

“原来如此，这不是问题。”

七个人神气地入厅，气氛一紧。

张允中两人连头都不抬，不加理睬。

摆足威风的人，对这种受人冷落的情景最感愤恨，不但脸上无光，而且极为难堪。

身材高大，满腮黄须的闹海金鳌，登时脸色一变，难看已极。六位从人更是怒容满脸，即将发作。

闹海金鳌强忍怒火，用眼色阻止随从发作，整了整衣袖，轻咳了一声。

张允中不是一个真正傲慢的人，只好闻声抬头，虎目炯炯，注视着脸色不豫的来客。

“在下淮安杨波。”闹海金鳌居然忍下一口恶气，主动打招呼：“老弟可是张允中？”

“不错，在下张允中，江湖匪号叫黑天鹰。诸位请坐，但不知有何指教？”

闹海金鳌在对面落坐，六位随从在后面雁翅排开，抱肘而立，怒目而视。

“老弟与黑煞姑娘途经敝地，杨某未能亲迎，十分抱歉。”

“好说好说。在下出道甚晚，对各地同道前辈均感陌生，不敢冒昧投帖拜会，杨爷恕罪。”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老弟这么说，岂不见外？俗语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老弟在江湖闯道，结交一些朋友是十分重要的事。”

“在下在这么做。”

“杨某在淮安，颇有一些局面。老弟与黑煞姑娘，可肯交杨某这位朋友？”

“这是在下与黑煞姑娘的荣幸。”

“杨某开设了一家酒楼，称镇淮楼。老弟与黑煞姑娘既然认为杨某是朋友，请让杨某作东，在镇淮楼为两位设宴洗尘，尚请赏光。”

“杨爷，真抱歉。”张允中委婉地拒绝：“在下与黑煞姑娘，正准备雇船过大河北上，行期紧迫，错过旅程，要追寻的人可能溜之大吉，所以不敢稽延。杨爷的盛情，在下与黑煞姑娘心领了，日后再经贵地，一定具帖前往拜安。”

“哦！老弟要追寻的人是……”

“江南黑道第一霸，天下三庄之一，三山别庄的大少庄主公孙英。”

“唔！原来是公孙大少庄主公孙英贤侄。”

“原来杨爷与公孙家有交情。”

“呵呵！同道嘛！年前，杨某也曾仗一把盘龙护手钩，在江湖闯出一番事业，与狂彪公孙龙老哥颇有交情。住处相距非遥，迄今不时仍有音书往返问候。”

“呵呵……”张允中也笑：“那么三山别庄的事故，杨爷必定已经知道详情了。”

“这个……”

“如果在下所料不差，公孙英一群英雄好汉，必定在尊府，或者在镇淮楼作客了。”

“是的，他们昨晚光临寒舍。”

“那么，在下相信公孙英的说词，必定与在下的话不尽相同。”

“老弟又是那一种说法？”

“在下所要说的是事实。”张允中郑重地说：“事实是在下出道没几天功夫，对江湖人可说陌生得很。既不认识可敬的前辈名宿，也不知道谁是武林风云榜上的英雄是谁。”

与三山别庄公孙家的人，更是无仇无怨。可是，公孙英兄弟无缘无故，用消元散暗算在下，掳入三山别庄打入地牢，酷刑迫供要在下招出艺业师承。并且他三番五次用各种阴谋诡计要我的命，最后在下跌落八公巖褚家的佛堂陷阱，这狗东西不惜杀尽好友褚家满门，火焚褚家烧毁陷阱想要将我化成飞灰。光棍打光棍，一顿还一顿；在下与他公孙家誓不两立，不死不休。杨爷，当然，朋友的交情不能与陌生人比，该怎么办，你瞧着办好了。”

“老弟，你这是一面之词……”

“全镇江的人都知道这些事，是否一面之词杨爷你心中有数。”

“三山别庄被你纠合桃花坞所毁，没错吧？”

“公孙庄主从桃花坞女匪手中，谋夺了她们花了无穷心血夺获的广东皇贡，她们有权讨回公道，这与在下的仇恨风牛马不相及，岂能怪罪在我头上？哼！岂有此理。”

“老弟，俗语说，冤家宜解不宜结，是吗？”

“话是不错，杨爷是有意替双方和解？”

“杨某不才，自信还有几分担当。”

“好，冲杨爷的金面，在下答应和解。”

“杨某深感荣幸，老弟的条件是……”

“在下的条件很简单，可说是最低的条件。公孙英必须同在下返回镇江，由他父子在三山别庄废墟，当天下英雄之面，向在下公开道歉披红挂彩，要求不苛吧？”

“这……”

“易地而处，杨爷肯这样宽宏大量吗？”

条件真是太宽大了，闹海金鳌按理绝对没有反对的理由。但依情势论，公孙英根本就无法办到，怎能接受？

公孙英怎能劝使他老爹公开向仇家道歉？

即使三流人物，也不肯做这种声威扫地的事。

“老弟未免强人所难。”闹海金鳌不悦地说。

“依杨爷之见，又待如何？”

“由杨某治酒，替你双方和解，由公孙贤侄即席向老弟道歉，如何？”

“就这样简单？”

“就这样简单，大家都有面子。”

“办不到。”张允中说得斩钉截铁。

“这么说，老弟是不给杨某面子了。”闹海金鳌语气一冷。

“这是杨爷处事不公，错不在我黑天鹰。”张允中的态度也变得强硬了。

“什么？你……”闹海金鳌变色拂袖而起。

“你给我听清楚了。”张允中也倏然而起：“说句不中听的话，你根本就不配做调解人。你的声望地位，也不够充调人的份量，不要在我黑天鹰面前大呼小叫。告诉你，我不吃你那一套。”

“你……你你……”闹海金鳌快要气疯了。

“这小子不识抬举，我来教训他。”一名大汉怪叫，绕出，冲上，二龙珍珠出手疾探张允中的双目。

毁双目，怎能说是教训？

张允中冷笑一声，食中两指一拂，快如电光一闪，将对方行将及眼的食中两指齐根拂断，下面一脚挑出。

“哎……唷……”大汉狂叫，俯屈着身体暴退，左手食中两指折断处鲜血直流。

“不知自爱的人，不妨一拥而上。”张允中离开桌旁，等候其他五个怒叫着要扑上的人出手：“不是猛龙不过江；黑天鹰如果没有几分能耐，岂敢在天底下猎食？闹海金鳌，你最好阻止你这些打手送死。”

“不要紧，这些人都不是怕死的胆小鬼。”黑煞女魅在一旁娇叫：“他们一定自以为比公孙英高明，人数也并不少，所以敢张牙舞爪，快上呀！”

一句话惊醒了这些自以为了不起的莽夫，他们任何一个人也没有公孙英高明。

已经近身正想出手的一名大汉，闻声悚然收势后退，眼中有恐惧的神情。

“你鬼叫什么？”另一名大汉扑向黑煞女魅怒叱，一掌劈向她的左颈根，掌风居然浑雄无比，速度也颇为惊人，武功的根基不弱。

黑煞女魅自从与张允中结伴同行，经张允中以言行感化和纾解心中的偏激，心情日渐开朗。

无形中得失之念减弱了许多，也就参悟了心意神通相感应的境界，身手之灵活无形中进步了许多。

出手间舒放自如，已非吴下阿蒙，她自己也感觉出这微妙的变化。

黑影疾闪，魅影功更上一层楼。

“劈啪啪！”一连三记正反阴阳耳光，把挟怒出手的大汉打得晕头转向，几乎仰面摔倒，满嘴流血，大牙松动，连退四五步方被同伴扶住了。

“本姑娘第一次手下留情，心中没有起杀机。”黑煞女魅微笑着说：“便宜了你。”

如果你们认为我黑煞女魅的绰号名不符实，不久你们就会发现自己的错误了。”

男女各出一击，大获全胜。

盛气而来的人，立即气沮傲消。

闹海金鳌脸上无光，下不了台，钢牙一锉，手搭上了盘龙护手钩的钩柄。

张允中冷哼一声，手徐徐握住了刀靶。

气氛一紧，将接近爆炸的临界点。

“刀光剑影，杀气冲霄，你们干什么？”青袍人冷冷地说：“山阳捕房的周捕头，最讨厌有人在他的管区，公然动刀子，打打杀杀砸他的饭碗。为了

怕县太爷拿他的屁股蛋出气，他会反脸不认人的。快了，他快要来了。”

不怕官，只怕管；闹海金鳌虽是淮安一霸，到底不敢公然与公门人作对。

“小辈，你听清了。”闹海金鳌乘机下台：“日落之前，你们两人必须离境。不然，一切后果自行负责。”

“在下听清了。”张允中冷笑。

“杨某说话算数。”

“你也给我听清了。”张允中声色俱厉：“黑天鹰也说话算数。张某闯荡江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任何地方，我爱来就来，受去就去，没有人能在我面前充大爷，没有人能威胁我该怎么做。从现在开始，假使有人向在下和黑煞姑娘偷袭暗算，而又让在下查出走出于你的指使，或者是你的爪牙自作聪明妄为，在下唯你是问，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哼！你……”

“你不要哼，在下说得够清楚明白吗？”

“杨某……”

“你怎么样？你此三山别庄三四百个高手名宿强多少？你阁下的武功，比生死二门高明多少？”

“你……”

“三山别庄号称天下三庄之一，高手如云，固若金城汤池，三十年来从没有人能越雷池一步。我黑天鹰两度进出，杀得进去杀得出来，刀到人死，血流成河。你，什么东西？我警告你，惹火了我黑天鹰，我不把你姓杨的基业连根剷除，就不配在江湖称雄道霸。”

所有的人，包括门外的青袍人在内，全都被他的话吓了一跳，脸色大变。

声势汹汹，杀气腾腾；别看他平时一团和气，发起威来还真有气吞河岳的霸王威风。

闹海金鳌生得贱，欺善怕恶标准的土霸面目，被张允中咄咄逼人、充满凶兆血腥的话，惊得心中发冷，打一冷战傲气全消。

“阁下未免太霸道。”闹海金鳌色厉内荏：“谁知道你结了多少仇家？谁知道你的仇家何时向你动手报复？出了事怎能怪我，唯我是问？你……”

“淮安是你的地盘码头，出了事不找你找谁……嗯？”

张允中得理不让人。

青袍人背着手，举步入室。

“老弟，这样好不好？”青袍人向张允中笑笑说：“淮安地方的庙小，一天之内来了一群大菩萨，难免会有无法容纳的大麻烦。釜底抽薪两全其美的办法，是请大菩萨们离开，另找大庙安顿，老弟意下如何？”

“还是要赶在下和黑煞姑娘走路？”

“岂敢岂敢？在下的意思，是请三山别庄的人一起离开。杨兄在此情形下，放弃左右袒的举动，干脆两面不管置身事外，免得两头遭怨。杨兄，意下如何？”

“兄弟已经答应公孙少庄主……”闹海金鳌讪讪地说，让步的态度极为明显。

“杨兄，不是我说你。”青袍人说：“在江湖闯荡半生，应该看出时势兴衰，知道量力而为，对是非也有些分寸，是不是？公孙英迫害张老弟在先，

杨兄早就该将他们请走的，因为你无法过问他们的恩怨是非。你这一来，反而中了公孙英拖朋友下水，要朋友挡灾的诡计，何苦来哉？我敢保证，公孙英那群人早已知道你挡不住，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一定跑得比任何人都快，丢下你独自承受大灾难。”

“好，兄弟只好不管了。”闹海金鳌沮丧地说。

“这才是俊杰，杨兄。”

“只是，兄弟忍不下这口气。”

“杨兄打算……”

“兄弟要见识见识张老弟的所学。”

青袍人的目光，转向张允中。

张允中心中雪亮，这位青袍人明里打圆场，暗中打坏主意，要用和平的糖衣，探索他的武学根底。

他胜了，对方同样的可以光荣的退却；败了，对方就可以毫无忌惮地摆平他啦！

艺高人胆大，明知上当，但他不能退缩。

“客随主便。”他淡淡一笑：“杨爷划出道来好了，在下不亮一手，大概离不开淮安。”

“咱们院子里见。”闹海金鳌愤然往外走。院子不小，足以施展。店中的旅客都走光了，店伙们也避得远远地，旁观的只有闹海金鳌带来的几个人。

“杨某钩上的造诣有限，见笑方家。”闹海金鳌拔钩在手：“但只学了这一门武技，不得不用来献丑。张老弟，请指教。”

黑煞女魅对张允中有强烈的信心，她在一旁泰然的观战。

青袍人站在她右侧，神色平静脸有笑容，背手而立，神态悠闲颇有风度。

“杨爷客气。”张允中缓缓拔刀：“在下练了几年刀，如果火候不够，请不要见笑。

杨爷请。”张允中持刀行礼，退步立下门户，刀一亮，神色便完全松弛下来了。

相反地，闹海金鳌却盛气凌人，盘龙护手钩颇为沉重，是以力胜的兵刃，如非力大气盛的人，不宜使用这种兵器。

所以，摆出的架势，就是有我无敌的强猛气势。

“得罪了。”闹海金鳌不再客气，开始走位、逼进。

张允中屹立如岳峙渊渟，双目平和地注视着举在眼前的刀锷。

他的举刀式和传统的刀势有异，手臂贴胸刀尖朝天，整个人显得松散，神定气闲。

不管闹海金鳌动到何处，从何处接近，他都屹立在原处，双脚像是钉牢在地面，似乎已变成石人。

闹海金鳌连换五次方位，最后一次已接近他的左后方不足八尺，伸手可及。

闹海金鳌竟然不出手攻击，张允中也丝纹不动，似乎身后侧的强敌并不存在。

旁观的人深感惊讶，弄不清这两个人在搞什么鬼？该攻不攻，该防不防，透着邪门。

青袍人眼神一动，悚然而惊。

“黑煞姑娘。”青袍人侧头向黑煞女魅问：“闹海金鳌为何不出手攻击？”

“我怎么知道？该问闹海金鳌呀！”黑煞女魅其实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贵友与人交手，都是这种功架？”

“我也不太清楚。”

“姑娘怕泄漏张老弟的所学？”

“他的武功深不可测，我那配泄漏他的所学？”

闹海金鳌不是白白错过出手的机会，而是心里所受的压力太大。

张允中的举刀式本来就令人莫测高深，刀身直置刃锋向左，从刀身的反映中，可以看到身后的动静。

在这位老江湖的鹰目中，清晰地看到刀身上出现一支张允中的眼睛，明白地显示出，张允中可以从刀身上看到身后的动静，反应在刀身上的眼睛似乎具有震慑人心的魔力，扑上去的勇气因此消失了一半。

绕到张允中的左侧，看不见刀身上的眼睛了。

一声沉喝，紧张的气氛冲破了临界点猛然爆炸。

钩似雷霆，斜向劈落，风雷骤发，凶猛接触。

张允中的身形向左前方闪出、扭旋、刀光电闪，刀气似殷雷。

快！快得令人目眩，各出一招，胜负立判。

闹海金鳌一钩走空，本来想收招变招，岂知身形一动，突觉真气浮动，力泄的感觉突然光临，左肋轻微一震，接着疼痛感袭到。

“咦！”有人惊叫。

这瞬间，青袍人欺近了黑煞女魅，出其不意近身，左手五指如钩，伸出了。

同一瞬间，张允中发出一声咒骂，人如怒鹰飞到，刀光似电光一闪。

同一瞬间，闹海金鳌收不住势，踉跄前冲，突然以钩支地稳住身形，左手掩住了左肘，脚缝中有鲜血沁出，身躯一晃，摇摇欲倒。一声吼叫，青袍人如飞而遁，发狂般奔向院门，一闪不见。

地下掉落一条手臂，是青袍人遗落下来的，被张允中齐肘砍下了。

“这狗东西可恶……”黑煞女魅骇然叫。

她的右肩衣破了，被抓掉一块布帛。

假使张允中这一刀来晚一刹那，她便会落入青袍人的爪下了。

两名大汉抢出，扶住了闹海金鳌。

“大爷，你……”一名大汉骇然问，还不知道闹海金鳌挨了一刀。

“咱们……走……扶……扶我走……”闹海金鳌的声调全变了。

张允中哼了一声，刀向对方一指。

“你敢走？”他沉声说。

“你……”闹海金鳌语不成声。

“刚才那家伙是你的人？”

“不……不是……”

“他是何来路？”

“鬼手高。”

“他是老几？”

“柳……柳淮关的……的高六爷高淮，城……城东郊的地盘是……是他的。”

“你串通了他？”

“他是我杨波最……最强劲的对……对手，他……他才是公孙龙的好……好朋友。

他死掉，我……我一定开……开筵一百桌来……来大事庆祝。”

“好，你可以走了，你可以开五十桌盛筵来庆祝了，因为他虽然没死掉，但断了一支手，他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你的强劲对手了。”

“这……”

“你还不走？”

“好，我走。”闹海金鳌崩溃了。

“日落之前，你如果不将公孙英那群狗东西赶离府城，我会去找你，我会宰掉你。”

闹海金鳌一言不发，在两名大汉的扶持下，可可怜怜狼狈而走。

二十四

两名大汉到码头雇船，要驶往清江埔，出运河过大河，到对岸的运口入童家营镇。

可是，这里雇不到这种可载廿余人的短程船支，过大河风险也太大。

连找多家船运店，最后碰上了一身黑的张允中和黑煞女魅，胆都快吓破了，鼠窜而走。

没有船过不了河，过不了河更到不了京师啦！

追逐的人，不时在附近现身，东道主人又催促离埠，真是走投无路，进退两难。

狗急跳墙，必须走出一条生路来。明知一离开城市闹区，就会受到张允中的无情袭击，留下来则夜间难逃大劫，必须三十六着走为上着。

申牌初，廿余人分为三拨，悄悄绕道北关，化整为零远走高飞。

在城北十里的淮北关，三拨人重新会合，雇小舟渡过运河，绕小道西行，走上了至桃源县的大道，急如丧家之犬，向西又向西，要到泗洲投奔朋友求援。

说快真快，入幕时分，他们便赶到清河县与桃源县交界处的平柳集。

要摆脱紧迫追踪的人，唯一的秘诀是尽快远走高飞，不走大路，最好是插翅飞出八千里，就可以安全了。

可惜他们不会飞，而追的人却比他们会飞，而追的人却比他们快得多。

桃源县，也就是现在的泗阳县，从前也称泗阳或者桃园，也就是现在的泗东距府城一百廿里，脚程正常，一天便可赶到。

往西南行，约九十里左右是凤阳府的泗州直隶州。

平柳集也是一个小集，百十户人家，设有旅舍，他们应该在此地投宿。

想像中，他们已摆脱了张允中和黑煞女魅的追踪了。

距集口还有两里地，已经可以看到暮色朦胧中的集口栅门，心神一懈肚中咕噜噜叫，饥火中烧，该找地方进食了。

后面的人，刚通过池塘边的一排大柳树，便听到身后传来怪叫声。

“哎呀！他们过去了呢。允中，快醒醒。”

是黑煞女魅娇娇甜甜的叫声。

众人大吃一惊，扭头一看，心中叫苦。

两个黑影正站起来，显然在树下睡了一大觉。

“哈哈！果然是他们。”是张允中的语音，错不了。

“咱们拼了！”有人怒吼。

“欺人太甚，拼了！”

有人附和。

摄魂妙剑是最冷静的人，立即急叫：“快走！到村里去，快！”一群人像是发了疯，撒腿狂奔。

丧了胆的人，就是如此德行。

其实，他们人多势众，大家同心协力，仍可全力一拼，不见得落在下风。

张允中与黑煞女魅并不追赶，避免对方作困兽之斗，反正两人的目的不在歼灭这些人，而志在利用这些人引出主要的人物公孙龙。

钉牢了小的，还怕找不到老的吗？

迄今为止，两人还不敢深信公孙龙仍在南京。

泗州，有黑煞女魅的死对头无情剑，正好乘机找这位仁兄算总账。

公孙英真成了惊弓之鸟，怎敢在市集逗留？急如漏网之鱼，星夜南下狂奔，奔向有朋友相助的泗州城。

午夜一到，他们看到了泗州城的灯火。

“谢谢天，泗州到了！”

有人打起精神欢呼。

泗州有他们的人，有他们足以依赖的人。

“姓张的杂种！”公孙英转头向身后切齿咒骂：“你来吧！我希望你赶快追来送死，魔爷爷一定可以挖出你的心肝来下酒，小妖精们会吸尽你一身精髓，你来吧！我等着你。”

站在草木葱茏的小冈顶举目远眺，西南角的泗州城房屋似乎挤成一团，五座城门楼清晰可见。

向东望，数里外的洪泽湖天水一色，浊浪滔滔。

这时节，正是全年三次泛滥的第一期：春夏之间的桃汛。

洪泽湖的水位日渐升高，似乎要闹水灾。数十里外的湖东高家堰，水位已经超越警戒线。泗州城，这座淮泗平原最大，也最低洼的城，几乎每年都要闹水灾。

洪泽湖的水怪是天下闻名的，城与水怪为邻，真有朝不保夕的忧患。城东，是湖滨的洼地，水涨期间数十里方圆的田地村落，尽成泽国。城南，是滚滚的淮河。城西，汴河从北面泻流而下，与淮河会合。

洪泽湖的形成，就是很早很早以前，黄河改道夺淮而形成的，整条大河的水汇流在此，都没有出口，便成了数百里方圆的大湖，城市村落全都沉入湖底去了。

后来，清朝康熙十九年，又一次大水，这座淮泗间最大的泗州城，终于陆沉。

就这样，这座有千余年历史大城，在人间消失了，成了水怪的水底巢穴，留下来的，只是稀奇古怪的水怪、因果、报应……种种流传不衰的神话。

据说，冬日水枯，乘船经过故址，可以看得到水底的城市遗迹云云。

张允中站在丘顶，仔细俯瞰州城的风貌。

“你来过这里吗？”他向依偎在他身旁的黑煞女魅问。

“没来过。”黑煞女魅轻摇臻首：“地不当要道，不是江湖人的猎食场。江湖人活在通都大邑中，泗州不是他们发展的地方。你呢？”

“我曾经在湖上往来过。”他指指东面浊浪滔滔的洪泽湖：“来找水怪无支祈。”

“找到了没有？”

“没有，但确也发现上千斤的大鱼戏水。”

“你的水性了不起，胆子大得惊人。要是真的碰上了水怪……”

“深山大泽，必隐龙蛇。人们对不了解的水族，都称之为怪，为妖，为神。可惜，我没有眼福。现在我需要找到的，是人而不是水怪。”

“偌大的州城，藏人是很容易的，但有的是现成的线索，留心些便可把他们赶出来。”

“什么线索？”

“本城的江湖人和武林人。”

“你不说，唯有这里没有江湖人吗？”

“我是说没有江湖人前来猎食，并没说没有江湖人呀！是不是？”

“唔！真该紧迫追踪的，一时大意，被他们抄小径先一步赶到，先一步偷渡城关，可得多费手脚了。”

张允中有点懊悔：“有两处地方离境，淮河渡和码头。淮河渡过河奔向盱眙、天长、下扬州。码头雇船驶向对岸的高良涧，重回淮安。我们分头打听，如何？”

“至少，得先找地方安顿再说，早餐还没有着落呢。”

开始收拾包裹：“打听江湖人与武林人的消息，交给我好了，我比你内行些。”黑煞女魅说。

下了土冈，便是一条小径，向南蜿蜒伸展，直抵到淮河的北岸，在小村口分道，西走州城，东通向湖滨各村镇，道上甚少有人走动。

接近村口，见多识广的黑煞女魅脸露喜色。

“你看出异状吗？”她向张允中问：“村小，屋大，全是院深堂奥的大宅。”

“你看出什么异状了？”张允中反问。

“这是地方的财主，大户人家通常请有护院打手。要找消息，可从这些人找线索。”

“愈偏僻的地方，民风愈强悍。别让土豪财主们把我们当成强盗，闹将起来可不是好玩的。”

“放心啦！我有办法。”

人算虎，虎亦算人。

他们只知道按照自己的估计来追寻公孙英一群人，却没料到公孙英一群人也在计算他们。

“你有什么办法？你比我还要陌生……”

“你没忘了吧？恨天无把的口供。”

“哦！不错。”

“天王甄海。”

“姑娘，你仍然念念不忘找无情剑报复。”

“那是忘不了的，允中。”

恨天无把的口供，供出无情剑带了八名女人，在淮安雇舟，折往泗州找故交天王甄海。他俩把公孙英一群人逼往泗州，主要的原因就是让这两群人走在一起，以便一网打尽。公孙英不往别处逃而逃往泗州，显然与无情剑的故交天王甄海也有交情。

至于双方是否曾经事先有所协议，就无从得悉了，反正等他们会合了之后，一切就会明白啦。

天王甄海在泗州，已可断言绝非没无闻的人，只要向会武功的人打听，必可得到一些线索。

这一村的每一家大宅，皆雄伟壮观，院子广大，屋前后与屋内各处院落天井，皆栽了花木果树，因此一看便知住的都是大户人家。

村口的几株李树下，站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在伸展手脚活动筋骨。

张允中立即心中疑云大起，看村中房舍的气派与格局，那一家没有活动筋骨的大院子或天井？

怎么一大早就跑到村口外伸展手脚？

越过十字路，他俩走向村口。

“老伯早啊！”黑煞女魅笑吟吟地向老人打招呼：“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老人不断轮番打量他俩，眼中有疑云。

“这里叫临湖庄。”老人说：“你们从远道来的？带了行囊。”

“是的，老伯，从很远的地方来。”

“你们到敝庄有何贵干？”

“想向老伯打听州城的事，顺便买些食物早餐。”

“这里是私人的产业，没有卖食物的店，什么店都没有。”老人向西一指：“到州城不过三五里，赶两步就可以买到食物了。敝庄不接待外人，你们不能进去。”

“我们只是买些食物，讨口水喝……”

“老汉是为你们好，要是硬闯进去，会被抓去送官当匪办的。走吧！到城里去吧。”

“哦！贵庄的主人好像很厉害呢！主人贵姓呀？”

“敝庄主姓项，城内城外，都知道临湖庄项家是不能乱闯的。”

“好吧！我们就不进去打扰了。有件事请教，老伯可知道甄爷甄海住在何处？”

“原来你们来找甄三爷的，难怪携刀带剑。”老人换上了笑容：“你们到州城之后，向人问新春坊甄家，就会有人指引你们去找的。你们一定是甄三爷的朋友；甄家经常有从外地来探望的朋友。”

“多谢指引，老伯。”黑煞女魅大喜过望，立即偕张允中往回走。

村内一栋大院的高楼上，有人藏身窗后，留意村口的动静，目送两人的背影去远，才离开小窗。

临湖庄南湖，设有专用的码头。

就在两人离去后片刻，一舱小蓬船从上游缓缓划向码头，一看便知是来自州城。

庄称临湖不能算错，但也不能完全正确。

下游两里左右，便是淮河口。

湖水在汛期淹没了河口两岸，临湖庄也就成了湖的延伸部份，已分不出河与湖了。

舱面出现一个青衣人，向码头打出一连串手式。船驶近码头，码头上已出现三位青衣大汉接船。

不等船系妥，钻出六个人，领先的人，赫然是衣着华丽，像位富家公子的公孙英。

新春坊就在东门内，沿大街向左一折，长街的西首就是巍峨的甄宅，光是院门楼，就比一般民宅的主宅还要好十倍。

东大街附近都是店铺，有三两家客栈，却不见有酒坊食肆。

原来这一带的客栈，皆兼发贩卖酒食，小饮小食全天供应，入店的人并不一定要住店，吃了就走皆大欢喜。

张允中与黑煞女魅艺高人胆大，就在东大街的悦来客栈安顿。

从悦来到甄宅，虽说是两条街，其实相距不过百十步而已，出门转一个弯就是甄宅。

在店堂进食，他俩刀剑不离身。

送饼上桌的店伙一团和气，似乎对刀剑毫不介意。

“两位客官像是前来访友的？”店伙主动打招呼。

“你怎么知道？”张允中含笑反问。

“敝地经常有练武的人光临，也多少与甄三爷有关。甄三爷早些年在外地走动，交了许多朋友。两位风尘仆仆，操外地口音，所以可能是而来求见甄三爷的，没错吧？”

“没错，甄三爷是贵地的名人嘛！”

“是啊！他是本城三大名流之一。两位如果要前往甄宅拜会三爷，最好是午后申牌左右前往。”

“为何？”

“甄三爷上了年纪，喜欢睡睡午觉。而且，早上从不接见客人。”

“哦！晚上呢？”

“客官笑话了，有身份的爷们，晚间怎么会见客？”

“原来如此。不过，在下与这位姑娘，不是甄三爷的朋友，去不去慕名往拜，还不一定呢。”

张允中向对方表明态度：“我想，贵栈必定与甄三爷有密切的关系，甚至更近些。”

“街坊嘛！彼此之间相处得还好。”店伙避重就轻：“甄三爷府上的爷们，经常到栈里来照顾。两位如果想见甄三爷，可以找他们先容，方便些。”

“在下记住了。哦！有一位姓单的和他的八位女伴，还没离开吧？”

“姓单的？”店伙一愣：“单什么？”

“单定远，江南来的。”

“单定远，江南来……”店伙摇头：“小的没听说过这个人，怎知他离开没有？”

“真的？”

“小的不说假话。”店伙笑笑走了。

黑煞女魅一直冷眼旁观，留意店伙的眼神变化。

“他明明在说谎。”

他向张允中低声说，指指转到另一桌招待食客的店伙背影。

“这间客栈，不但与甄家关系密切，也是甄天王的耳目。”张允中也低声说：“甚至，甄天王是此店的暗东，这种作法，正是江湖人的惯技。”

“车船店脚牙，能控制的住，就成功了一半。允中，日后你建立基业，也必须控制这些人。”

“那是当然。如果我所料不差，不久之后，就会有人来找我们了。”

来找他们的人，来得比他们想像中要快。

当他们进食毕，返回客房的同时，来人便随后而至。

两人各住一间上房，毗邻可以相互照顾。

张允中刚在内间洗漱，便听到叩门声。

“客官，开门，有人前来拜望。”是店伙的声音。

“等一等。”他说，最后抹了一把脸，出到外间。

挪了挪插在腰带上的刀，他拉开了房门。

店伙送来一壶茶，后面跟着一位穿长袍的中年人。

“在下甄福。”中年人抱拳含笑招呼：“奉三爷所差，前来向张允中致意。”

“请进。”他抬手引客入室：“没想到甄老兄来得这么快。请坐。”

店伙将茶备妥，提着托盘走了。

“在下初临贵地，对贵地的英雄豪杰十分陌生，不敢冒昧往拜，没想到甄三爷竟然先遣人枉顾，在下深感荣幸。”

他话说得十分客气：“不知三爷派甄兄前来，有何见教？在下洗耳恭听。”

“有关张兄与黑煞姑娘的事，单爷已向三爷说过……”

“哦！原来单定远果然仍在三爷府上。”

“是的。单爷是三爷的知交，交情深厚，这次光临敝地，是专诚前来与三爷小聚的。”

单爷的意思，是请三爷助一臂之力，在徐州府找地方建根基。徐州有三爷的好友，在地方上颇有些实力。”

“哦！好事嘛！单定远与他的姑母寄人篱下，在三山别庄岂能混出自己的局面来？现在准备自立门户，必定前途无量，但不知三爷答应了吗？”

“正在从长计议，可能会答应的，三爷是十分讲义气的人。计议停当之后，可能在十天半月之后，由三爷亲自陪同单爷前往徐州。”

“好朋友理该如此。”

“其实，该称之为提携后进。在口头上，三爷与单爷虽则称兄道弟，但论江湖辈份，三爷高了一辈。”

“呵呵！单定远带了八位美丽的师妹，如果想充前辈与三爷分庭抗礼，就什么事都办不成啦！”

“三爷的意思，希望两位不要去打扰。”甄福不介意他语中带刺，语气毫无愠意：“彼此留一分情义。”

说着，从袖底取出一串制钱放在桌上。

一串钱是一百文，可以买半支鸡饱餐一顿。

“这是三爷奉送给两位的程仪。”甄福皮肉不笑说：“出南门，在码头上可僱到船，西上凤阳下走淮安，都很方便，随时都可以动身。”

“在下喜欢陆路。”

“那就乘渡船过河，在对岸的盱眙县可以雇驴代步，买马更稳当。要不了两天，就可以到南京。”

“呵呵！在下确有到南京的打算。”

“张爷是答应了？”甄福欣然说：“时候还早，过了河赶两步，就可以到盱眙。呵呵！店钱三爷已打过招呼，不需两位破费。张兄，这就与黑煞姑娘动身吗？”

“呵呵！在下并不急于动身。”他一面说，一面捏断串钱的贯绳，两个指头一次拈起十文钱，信手将钱捏成碎屑，一捏十文，三五下钱已剩下一半：“三爷的盛情，在下心领了。请转告三爷，在下与黑煞姑娘要走的，但不是现在。”

“那张兄准备何时动身？”

“等办完要办的事再走。”

“那……”

“甄兄，何不转告三爷？”

“转告什么？”

“叫他在日落之前，要无情剑单定远离城远走高飞，八位美丽的女人，三爷可以留下享用。要不……”

“要不怎么样？”

“黑天鹰与黑煞女魅，今晚将光临三爷的府第。”

“好吧！在下当立转告。”甄福喝了茶站起告辞：“打扰了，告辞。”

“奉送。”

送出室外，甄福冷冷一笑，瞥了邻房站在房外的黑煞女魅一眼，大摇大摆走了。

临湖庄的华丽秘室中，主人项杰与一双美丽的少妇，接待公孙英，四个人显得气氛并不太融洽。

项杰年已花甲开外，高大魁伟龙马精神。

站在身后的两位美丽女人，不时替他捶背揉肩，两双水汪汪，可拘魂摄魄的媚目，贪婪地注视着坐在下首，英俊的公孙英，并不时送过一动人的媚笑，与令男人怦然心跳的秋波。

好色如命，准备成名后弄一大队美女充下陈的公孙英，却一反常态显得拘束，不敢注视两个美丽妖姬。

“我一而再警告你爹，不要来打扰我的安静。”项杰语气阴森无比：“早年的逍遥飞魔已在人间消失，在临湖庄隐居的，只是一个不与世人往来的姓项老人。”

“项伯伯，小侄也是不得已……”公孙英软弱地说：“家父下落不明，三山别庄已经化为瓦砾场。小侄不但已无家可归，仇人更紧蹊身后穷追不舍，走投无路，不得不逃来请伯伯作主。”

“这不是理由。”

“项伯伯……”

“你不是事前就透露了来这里的风声？”

“小侄天胆也不敢透露项伯伯的任何消息，只是被迫急了，不得不往这条路上逃。”

“胡说！你如果事先不透露风声，你的仇家怎会还比你先到一步？”

“什么？”公孙英大吃一惊：“这……这是不可能的事，连小侄的所有手下，也不知道任何有关项伯伯的事。”

“事实如此，那两个黑衣男女刚离开前门，你们就从后门到达，有这么

巧的事？”

“小侄对天发誓，决无事先对人透露风声的事。这……好吧！既然项伯伯怕事，小侄不能替临湖庄招祸，告辞……”

“闭嘴！老夫这辈子从来就不怕事，临湖庄即使天掉下来也不会有祸。”逍遥飞魔拍案怒叫。

“小侄该死……”

“把你的人都接来，老夫等那两个小辈来送死。你可知道城内天王甄海的事？”

“不知道。”

“早两天，有个叫无情剑姓单的人，带了八位姑娘投奔他。”

“哎呀！是他。”

“他是谁？”

“他是家父的晚辈……”

公孙英将八手仙婆在三山别庄逗留的经过说了，最后说：“这个怕死鬼悄悄溜走，想不到也跑到这里来了。”

“原来如此，老夫还以为是甄海查出老夫根底，知道老夫好色，招来高手带了美女前来对付老夫呢。哼！那几个美女很不错。”

“小侄可以把他招来，他不敢不来。”

“这……老夫想想看。”

“项伯伯的意思……”

“老夫必须先了解情势，派人打听消息，再筹划对策，也许可能，有些地方利用得着无情剑那些人。”

天王甄海也是一个暴躁易怒的人，不能容忍有人上门挑衅。

在泗州，他的话没有人敢不听，喝一声风起云涌，跺下脚地动城摇。他不仅是本州之王，绰号更自以为是天王，狂傲的程度可想而知。

一听甄福的禀报，这位天王可就按捺不住啦！

平时有人无意中开罪他，他的办法是派两个人，把对方打得半死弄成残废了事。

这时，他知道来人是强龙，必须多派几个人，两个人恐怕对付不了。

五名很神气的打手，踏入悦来客栈上房的院子。

两间上房的房门紧闭，其他的旅客与店伙，早就走避一空。

砰一声大震，一块砖头扔在张允中的房门上。

两间客房的房门同时开启，踱出张允中和黑煞女魅，越过走廊，往院旁并肩一站。

“唷！你们干嘛呀？”黑煞女魅笑问：“打上门来了，太不像话吧？”

“在下吴七，来猎鹰的。”为首的大汉嗓门像大雷，指指另一位同伴：“他叫尤五，捉妖魅的能手。”

“哦！来猎鹰捉魅？你们是……”

“奉三爷之命，来打发你们上路。”吴七傲然地说。

“上什么路？”

“黄泉路。”

“我，黑煞女魅不认识黄泉路，得劳驾你们带路啦！”黑煞女魅媚笑着向前走。

“在下尤五，领路的。”尤五拍拍缠在腰间的软鞭：“你禁不起太爷三下

两下。来，在下领你走，别闪着小腰肢，来吧！黄泉路上不好走。”

大手一伸，巨掌青中泛紫，看色泽，便知黑砂毒掌的火候至少也有八成，只要一沾肌肤，死定了。

黑煞女魅的黑煞毒功，也是极歹毒的奇学，但性质与黑砂毒掌相反，一阴一阳，一刚一柔。两毒如果接实，功深者胜，功力相当时，谁也克制不了谁。

“所以你要拖我一把罗！”黑煞女魅的纤手也伸出了，原本晶莹如玉的纤手，也逐渐泛现黑气。

双方皆已看出对方是强劲的对手，当然不愿在还没试出对方功力深浅之时，行决定性的接触。

两人的手行将接触，蓦地身形急动，各发妙招易位攻击，腥风乍起，黑煞掌与黑砂掌有如花雨缤纷，寻瑕蹈隙探索对方的要害。

刹那间各攻了七八招，手臂的接触声此起彼落，你封我拆各展所学，在三丈方圆内快速的闪动纠缠。

似乎棋逢敌手，短时间谁也主宰不了全局。

各怀戒心，因此虽则攻得狂野，但守得更严密，守住要害，招一发即变，在一旁观战的人看得眼花缭乱。

论气势，黑煞女魅似乎差了一点点，她的黑煞毒功与掌法，走的本来就是阴柔路子，与对方的刚猛阳盛气迥然不同。

张允中留心片刻，颇感不安。

黑煞女魅在江湖已是佼佼出群的高手名人，在后起之秀中名号响亮，而面对一个一方之霸的没无闻小打手，居然拼成势均力敌的局面。

可知天王甄海实力的雄厚程度，委实出他意料之外。

他与黑煞女魅不明敌势孤军深入，委实不智。

强龙斗地头蛇本来就是犯忌的事，而天王甄海不是蛇，却是地头龙，牙尖爪利雄据龙窟的强龙。

他暗中决定了行动的计划：必须以雷霆万钧之威，扳断这条地头龙的龙角，折断这条地头龙的爪牙，将龙赶出龙窟。

吴七四人看得心花怒放，认为尤五的黑砂掌已可主宰全局，大名鼎鼎的黑煞女魅，如此而已。

“小辈，你也别闲着。”吴七向旁观的张允中欺近，狞笑着活动着一双大手：“我吴七是猎鹰人，听甄福说你自称黑天鹰，我就要猎你这头鹰。”

张允中关心黑煞女魅的安危，还不打算出手。

“走开走开。”他懒得转脸，信手打出赶人的手势，像要赶走缠人的花子：“别来打扰。”

吴七火冒三千丈，发出一声低沉咆哮，疾冲而上，黑虎偷心走上宫一拳倏攻，拳发潜劲出涌。

张允中注意力全部集中放在黑煞女魅身上，仅神功默运护体，信手一掌拨出封架。

心无二用，这一分心，上了大当。

对方的拳并没有排空直入攻击，手臂半伸，拳陡然停顿在两尺外，恰好让他一封落空，而可怕的拳劲，却在这瞬间离体外迸，异鸣骤发，潜劲如万斤巨锤一涌而出。

百步神拳，隔山打牛绝技。

“砰！”一声闷响，掌劲及体，张允中仰面倒摔出丈外，着地声也相当惊人。

“哈哈哈哈……”吴七收拳狂笑。

可是笑声突然中断，张口结舌僵住了，竟似不信的向前惊讶地瞪大双目。

张允中慢慢地爬起，伸手拍拍身上沾着尘埃，脸色泛白，虎目彪圆。

他能站起来，表示这一记出其不意的百步神拳，不但没将他当场击毙，连内腑也不曾受损。

“你这可耻的杂种，该死的武林败类。”张允中一字一吐咒骂：“一出手就使用致命的绝技，而在下却与你无冤无仇。好，你要我的命，你也得付出相等的代价。”

他吸入一口气，直撞而上。

吴七定下心神，大喝一声，渔阳三挝连攻三拳，虎虎拳劲直撼丈外，每一拳皆有遥碎碑石的劲道。

前后四拳，后劲不继。

张允中疾进的身形，也中途停顿了几次，但身躯并未承受重大的压力。

他用引力术化招，掌左带右拨，四两破千斤引偏了攻来的如山拳劲，最后一掌拨出，人已斜身撞入，贴身了。

一声冷叱，他一双大手已搭住了吴七的一双小臂，五指如大铁钳，猛地一扳。

有骨折声传出，吴七的脸色突然泛青。

又一声沉叱，他扭身将吴七摔飞出两丈外。

这瞬间，另一名大汉看出危机，一闪即至，双爪一上一下，上抓天灵盖，下掏他的心坎要害，快极。

他双手急升，闪电似的接住了对方的双手，手一收贴身了，就在贴身的刹那间，他的右膝已击中对方的下阴耻骨，手一松，疾退两步。

“呃呃……”大汉手掩下体，踉跄后退，再发出一声可怕的呻吟，蜷曲着摔倒。

眨眼间，倒了两个，倒了就挣扎难起。

“带……我走……”双臂骨折的吴七，躺在地上厉叫，想坐起来却力不从心。

这瞬间，传出黑煞女魅一声娇叱，接着纤掌着肉声震耳，激动的人影倏然分开。

尤五的右手掩住左肘，铁青着脸急退。

来了五个人，几乎在同一瞬间垮了三个。另两名大汉大吃一惊，拔剑出鞘准备拼命。

“你们想全部葬送在客店吗？”院门口出现的一位青袍人沉声叫：“快将人背回去，丢人现眼。”

“黑煞女魅，在下学艺不精，栽在你掌下。”尤五咬牙说：“山长水远，咱们后会有期。”

“本姑娘在江湖上等你。”黑煞女魅冷冷地说。

目送五个人走了，那位青袍人也失了踪。

“得好好准备。”张允中向黑煞女魅说：“下次来的人，必定比这一批高明，一批比一批厉害，千万不可大意。”

“奇怪！我怎么没听说过天王甄海其人？”黑煞女魅眼中有惊讶：“会不会是假名号呢？以这些打手来说，每个人都可在江湖独当一面，可知天王甄海的实力，足以在江湖称雄道霸，但江湖上并没听说过这人的事迹，岂不透着邪门？”

“这些隐身在暗处的人，岂能以真面目示告同道？”张允中说：“这两个什么吴七尤五，你一定也不知道他们的底细，姓名都可能是假的。”

“允中，我们公然而来，是不是犯了错误？”

“可能的。”

“那……”

“这时退出城，已嫌晚了些。你知道对付狗群的办法吗？”

“我懂。”

“懂就好，沉着应变啦！等甄三爷的大宅内，摆满了断手折脚的人，敢来的就没有几个了。”

“允中，你很喜欢断对方的手脚。”黑煞女魅突然冒出题外的话。

“我不想杀人。”张允中一面说，一面往客房走。

二十五

近午时分，来了两位神情悠闲，颇有名士气派的两位挂剑之士。

院子里，张允中在磨刀。

他从一家石匠店里，买来了一块大磨石，是属于油石的一种，通常作为磨剪刀与及需要开细锋的用途，用来磨刀剑，吃力而不讨好。

他这把刀是狭锋单刀，刀身细长，不能像重点在前的单刀或板刀一样以力取胜，而以轻巧灵活见称，兼具剑的功能，便于攻而不宜于守。

所以他的刀法，以诡奇霸道神乎其神震撼群雄，所碰上的劲敌，在他的刀下幸脱的就得未曾有。

除非他不用刀攻击，攻则有我无敌。

阳光晒落在院子里，晒在身上暖洋洋。

他坐在长凳的一端，磨石下面用布帛沾水固定好，聚精会神，小心地慢慢地磨他的刀。

黑煞女魅搬了一张长凳，坐在廊下看他仔细的磨刀，看得有点入神。

她弄不明白，一个气壮声粗的大男人，怎么会有这么平静的心情，来打磨这普通的、用缺口就丢的刀？

两个青袍文士，也站在一旁颇饶兴趣的看他工作，看他磨得那么专心仔细，眼中难免涌出好奇的神情。

他磨得确是十分专心仔细，用的是菜油而不是水。

“咦！老弟。”那位留了八字胡，一表人才的文士忍不住发话了：“你很细心。可是，花这么大的功夫，磨来做什么？”

“磨来杀人。”

他头也不抬，慢慢地、平均地磨。

“这不是剑刀。”

“对。”

“而是格斗的刀。”

“对。”

“格斗一次，刀就会缺口，刀锋狭，一缺口就报废了，犯得看花那么大的功夫细磨？”

“在下很少用刀锋。所以，我这把刀可以称得上解刀。”他仍然头也不抬：“砍刀可以砍十条牛，割刀可以割一百条牛；解刀可以解一千条牛而游刃有余。”

“唔！行家行家。”

“夸奖夸奖。”

“唔！磨得好亮。”

“对，光可鉴人。细心地磨，可作为镜子使用。”他说：“钢的火候不足，淬励不精，但运用得当，仍可铜壁穿洞有如宝刃。”

“不瞒你说，我这种人，与人交手拼搏格斗，手中有没有利器，无关宏旨。练了百步神拳的人，对方如果护体的内功不足，即使手上有龙泉太阿，同样会被拳劲洞胸裂腹。”

“确是行家口吻。”

“尊驾也是行家。”

刀光一闪，刀尖已伸出四尺外，距青袍文士的心坎不足三寸。

“试试看，刀利不利？”他笑问。

“很锋利。”青袍文士镇定地说：“刀气发出如缕，澈骨裂肌集中聚劲于一点。老弟内功的修为，最少也有四十年或一甲子的火候。老弟，你多大年纪了？”

“二十刚出头。”他收回刀，继续细心的磨：“内功有多种，各擅胜场，各有优劣。

修为的深浅，牵涉到天资，勤功苦学、悟性、明师……不一而足，从年龄判断火候的深浅，失之子羽。”

“高明高明。”

“胡诌而已，请不要放在心上。”

“告辞。”

“不送。”

两位文士互相一打眼色，败兴而走。就这么磨磨刀，就把两个前来准备挑衅的高手打发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上之策。他那一刀送出，已镇住了青袍文士。

临湖庄的密室中，逍遥飞魔与公孙英，倾听两位文士与张允中见面的经过。

青袍文士显得忧形于色，语气显得有点夸大。

“东翁，老实说，凭在下的眼力，不敢说神目如电，至少也明察秋毫。而那小辈神乎其神的一刀，在下的确无法看到刀是怎样到达的，反正比眨眼还快，刀尖便出现在心坎要害之前，称之为以神驭刀，决非过甚。”

青袍文士似乎余悸犹在：“要出动本庄的人与他硬拼，东翁，死伤之惨，将空前绝后，不堪收拾。”

“他这么厉害？”逍遥飞魔有点动容。

“是的，东翁。”另一位文士苦笑：“他敢在天王甄海的右邻落店，胆气

之雄可想而知，如无所恃，岂敢如此大胆在虎穴边鼾睡？甄三爷出动了甄府五杀手，断送了三个，片刻之间，铙羽而归，而他还没动刀呢！”

“贤侄，令尊与他交过手吗？”逍遥飞魔转向公孙英问道：“你说，你兄弟曾经将他们两人擒回庄中。”

“家父不曾与他交过手。”公孙英说：“别庄被毁的当夜，家父已经动身往南京办事去了。小侄也外出侦查敌踪，来不及赶回，小侄也弄不清这家伙的底细，真不知他的修为到了何种境界。小侄与舍弟确是轻而易举地擒住了他，囚入地牢却被他破牢逃掉了。”

至于黑煞女魅，则甘愿做小侄的侍女，驯顺地做了好几天，最后是被张小狗救走了，她，她的武功平常的很。”

这家伙存心不良，心怀鬼胎，不愿将张允中刀劈生死二门的真实情形说出。

“那么，他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逍遥飞魔老眉深锁：“可是，你们沿途亡命逃窜，有如丧家之犬。你不是曾经轻而易举地擒住了他吗？”

“小侄也是大惑不解。不过，擒他并非凭武功……”

“你是说……”

“用消元散弄翻他的。”

“哦！难怪。”

“他沿途追杀，其实双方并没真正狠拼，只是他神出鬼没，一沾即走，猝然袭击打了就跑，小侄的人确也无奈他何，也英雄无用武之地，被他追得好惨。”

“唔！看来，只好用智取，以免有重大的损失了。”

“东翁明鉴，确是宜用智取。”第一位文士说。

“好，那就借重无情剑与他手下八女，把张小辈两个人引来。范夫子，劳驾你随公孙贤侄手下的袖里乾坤，秘密地跑一趟甄府。”

“甄三爷其实心中已怯，他会答应的，不需袖里乾坤陪同前往，以免被张小辈看到。

在下如果估料不错，张小辈必定已在甄府附近监视了。”

“那……范夫子，你已经和张小辈照过面……”

“不妨，张小辈一定以为在下是甄府的人，在下进出甄府，反而不会引起张小辈的疑心。”“好，范夫子就走一趟好了，事不宜迟，早办早好。”

“好的，在下这就进城跑一趟。”庄中一阵忙碌，但庄外的人是无法看得到的。

张允中与黑煞女魅，确也在甄府附近走动过几次，他俩的黑衣极为抢眼，吸引了许多有心人的注意。

他们看到了范夫子进入甄家，果然不起疑心，事先早已认为范夫子是甄家派出的人。

甄府没有动静，显然天王甄海，并没有将无情剑打发走的意思，要看他两人是否真有胆量前来闹事。

入幕时分，他俩返回旅舍进膳，发现有两个人跟踪，并不来打扰他俩进食。

而这期间，甄府的人纷纷离开了。

三更初，全城暗沉沉，街上除了巡更的更夫之外，已不见有人行走。

城里夜禁相当严，如无正当紧急的理由在外走动，被巡夜的巡捕抓到，

挨板子甚至枷号示众，是极为平常的事。

两头夜鹰飞入甄府，夜静更阑，甄府黑沉沉，平日昼夜不绝的长明灯也熄了。

搜了三栋楼房，鬼影俱无。

戴了鹰头罩的张允中，站在内院的石阶下，注视着紧闭的内厅门，脚下迟疑。

“奇怪！怎么成了一座空宅？”他向跟在身后的黑煞女魅说：“这位天王甄海，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不是拥有庞大的实力吗？怎么可能示怯空宅以待？”

“唔！确是邪门。”黑煞女魅也大感诧异：“不像一个雄据一方的豪霸，这是很丢人的事。今后，他还能在本地抬头挺胸吗？”

“问题是，咱们该怎么办？”

“退出去，毁了他的院门。”黑煞女魅大声说。

“这不是很犯忌吗？”

“他躲开了，怪不得我们。”

“好，退！”

内厅门突然拉开了，大踏步出来了五个人。

“唷！居然还有人留下呢！”黑煞女魅欣然叫：“被人砸破大门，毕竟是极不光彩的事。”

“你早知道有人藏在里面？”张允中问。

“疑心有人而已，没想到真有。”

五个人大踏步进入院子，气氛一紧。

“在下甄海。”巨人似的花甲老人通名，胁下挟了一把铜柄铁骨软皮面的天王伞：“两位欺人太甚，光棍打九九，你们打加一。”

“慢着慢着。”张允中大声说：“我黑天鹰不是不讲理的人，咱们得把话说清楚。”

“你有什么好说的？”

“我黑天鹰一到贵地，大大方方落店。请教，在下与黑煞女魅可曾招惹了阁下吗？”

“这……”

“阁下派了五位仁兄到店中耀武扬威挑衅，你不会否认吧？”

“你们追逐敝友……”

“那你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罗？”

“不错。”

“这就够了，你居然厚颜指责在下欺人太甚，未免太强词夺理了吧？你不像个有骨气的，有担当的英雄豪杰。只会往嘴皮上逞能，尽说些连你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废话，你该一露面就与在下干脆了断的。”

“好，在下就和你直截了当了断，你划下道来吧！相信我天王甄海不是挑不起的人。”

“这才像话，客随主使，你怎么说？”

“在下与你公平决斗。”

“很好。阁下如果败了，在下不为已甚，不会要你的命，只要你把无情剑叫出来，如何？”

“在下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在下就教。”

就教，表示他要主动攻击。

一声刀啸，狭锋刀出鞘，刀身在星光下闪闪生光，他把刀磨得像镜子一样光滑，真有几分宝刀的气势。

蓬一声响，天王伞展开了。

这是专克刀剑的好兵器，缺点是不够灵活，一比一决斗，对方决难近身，尤其刀剑根本无法攻入，贯入伞面时，伞一动刀剑便无法拔出非撒手不可，砍劈也将被反弹而出。

刚移位欺进，刚将刀引出……

一声虎吼，天王甄海反而抢制机先，伞飞旋着两面阻拦，向前凶猛地挺进，伞尖像长枪分点，伞缘像无数锋利的钢尖旋割如轮，风雷呼啸，声势惊人。

“噗噗噗！”刀背敲在伞顶上，像被弹簧反崩而起，毫无着力处。

天王甄海心中狂喜，刀上的劲道毫不足畏，心中一定，便产生轻敌的念头，伞加紧抡动，一步步截住去向，将张允中逐步逼向院墙的死角。

张允中这才明白，天王甄海为何要在内院现身了。

这地说大不大，却是不规则的八卦形，院墙所形成的死角，比四方院多了一倍，将人逼入死角，天王伞就可以将人逼死在内了。

几次凶猛的堵截，张允中已被逼入墙角内。

心中兴奋欲狂的天王甄海，终于看破了好机，抓住了电光石火的瞬间移动间隙，大吼一声，伞狂野地直撞而出，伞尖无情地撞向张允中的胸口。

他忘了张允中的绰号黑天鹰。

张允中已经向扮文士的范夫子说过，在他这种内功登峰造极的人来说，手中有没有兵器，已不关宏旨了。

这瞬间，五指像钢钩，一把扣住了伞顶，五指贯穿皮革，抓住了伞骨，无穷真力倏发，向下一扳一按。

天王甄海双手握伞，仓卒间抗拒不了一扳一按之力，伞向下一沉，上身因而暴露，失去了保护力。

人飞腾而起，刀光似惊电，刀气的嘶啸声惊心动魄，恶斗突然结束。

张允中飘落在黑煞女魅身前，横刀而立恍若天神当关，把四名打手乘机向黑煞女魅冲进去的路挡住，刀发出龙吟虎啸似的震吟。

四打手骇然止步，悚然后退。

天王甄海站在墙角，艰难地转过身来，头上花白的发结已不翼而飞，四周的断发披散下来，像个披头鬼，难看已极。

“你……你为何不杀我……”天王甄海声如狼嗥：“你……你一刀断……断送了我……世英名……”

“你如果想再挨一刀，上？”张允中沉喝。

“你……”

“在下与你无冤无仇，所以仅割发代首。你如果食言，在下必定杀你。”

“我……”

“无情剑何在？”

“你要杀请动手。”天王甄海咬牙说，丢掉天王伞向张允中接近：“在你动手的同时，无情剑已带了八女，从侧门穿小巷走了。”

“什么？你……”

“你动手吧！在下死而无怨。食言是一回事，朋友的性命又是一回事。在下宁可死在你的刀下，而不愿将朋友送给你杀。”

“你……你以为在下就此罢了不成？”张允中怒叫，刀向前伸出了。

“阁下动手好了，甄某如果皱眉，就不是人养的。”天王甄海站在刀尖前沉声说。

“那怕死鬼走了多久？”张允中下不了手。

“就在你动刀的同时。”

“他往何处走的？”

“出东门，抄小径逃往淮安的桃园县，他就是从淮安来的。”

“他为何不走南京？”

“夜间不能找到船过淮河。”

张允中一咬牙，拉了黑煞女魅，急走两步跃登屋顶，一闪即逝。东门，走小径，往桃园，正是他和黑煞女魅追错了的小路。飞越城墙，两人放腿狂追。

无情剑是惊弓之鸟，跟在范夫子后面，紧张而匆忙越城而出，飞渡两丈宽的东门外护城河，绕上了东行的小径，走上了至临湖庄的大道。

他后面，八位美丽的女郎，佩了剑穿劲装，背了包裹，鱼贯后跟。

出了城，他们已累出一身汗，首先，范夫子便放缓脚步。到了野外，四野黑沉沉，无情剑心头一块大石落地。野外藏匿的地方多，比城里在街上安全十倍，心情一懈，也放慢了脚步。在甄宅，范夫子找到他传达公孙英的口信，要他前往会合，说张允中必定会前来甄宅找他。

起初，他不相信张允中敢前来甄宅闹事，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但天王甄海却已被范夫子说服，真不敢纠众与张允中拼命，力劝他按范夫子的计策行事，等候机会脱身。

直至张允中大胆进入甄宅之前，无情剑仍然将信将疑。

强龙不斗地头蛇，张允中和黑煞女魅两个人，岂敢胆大包天前来甄宅行凶？

结果张允中来了，两个人胆大包天，长驱直入。

无情剑吓了个六神无主，等到张允中真的拔刀动手，他这才知道不走是不行了，这才死心塌地随范夫子偷出便门，像漏网之鱼溜之大吉。

“范兄，还有多远？”他一面调匀呼吸，一面向前面的范夫子问。

“快了，三里左右。”范夫子信口答。

“三爷挡得住张小狗吗？”

“不可能，单兄。”范夫子苦笑：“甄三爷固然艺臻化境，天王伞下罕逢敌手，但碰上了张允中这种内功火候纯青，刀法如神反应超绝的人，决难讨得了好。”

“三爷的真才实学，此大少庄主高明些，三爷也挡不住，大少庄主恐怕……”

“你放心，公孙少庄主还有父辈撑腰，绝对可以保护你们的安全。”

“范兄，走……走快些好不好？”无情剑的口气软弱。

“怎么啦？”

“我怕张小狗追来……”

“放心啦！不要把甄三爷看得一文不值，他的天王伞不怕刀砍剑劈，像一具巨盾护住全身，伞尖伞裙全是致命的利器。”

“合伞一击可碎巨石，虽然胜不了张小辈。拼一两百招决不会有问题，决不可能过早追来。再说，他怎知我们走东门脱身？”

“范兄说得也是。”

走在最后的一位女郎，本来就是负责后面的警戒。

八人都是八手仙婆花了无穷心血，调教出来的武林女英雌，也是八手仙婆寄以厚望，要在日后建山门开山立派的得力门人，身手自不等闲。

论辈份，她们该与无情剑相等。

“单爷，后面有黑影追来，好快！”女郎急急低叫。

前面的范夫子大吃一惊，转身一看，倒抽一口凉气。

“怎么可能？”范夫子骇然叫：“天王甄海竟然不堪一击？糟！快走！快走！”无情剑是漏网之鱼，尔后见了网便心胆俱寒，不敢多看，扭头飞掠而走。

野外并非全然黑暗，星光朗朗，目力佳的人可以及远。

女郎发现黑影甚早，黑影远在半里以上，因此有充裕的时间逃命。

逃的人通常比追的人要快，但轻功差劲者例外。

张允中与黑煞女魅的轻功，比他们高明多多。

一里，两里，已拉近至廿步内了。

“无情剑，你这天打雷劈的贱狗！”黑煞女魅在后面忍不住大声咒骂：“你逃不掉的，我不信你会插翅飞走，上天入地，本姑娘都要追上你，剜出你的心肝来。”

兵败如山倒，丧了胆的人除了全心全意逃命之外，别无他念。一阵飞逃，无情剑与众女渐感不支。

范夫子是最先逃过十字路口。

路南，就是黑沉沉、灯火全无的临湖庄。

这家伙并不向临湖庄逃，无情剑也不知道临湖庄在何处，只能跟着范夫子跑，范夫子的轻功其实比他高明多多，随时都可能把他抛掉。

“向湖滨逃，有芦苇藏身。”范夫子急急地说，越野向南狂奔。

张允中追及第一位女郎，距前面的临湖庄路口还有廿步左右。

女郎已上气不接下气，但临危拼命，听脚步声到了身后，知道跑不掉了，拔剑娇叱一声，大旋身来一记拼命的杀着回风拂柳，剑使刀招全力一拼。

人影从上空一掠而过，一剑走空。

“滚开！”上空有人沉喝。

女郎感到右肩一震，被人一脚踏正中肩骨，力道不轻不重，而且用的是斜踏的脚劲道，不由发出一声惊叫，斜摔出路外，跌了个晕头转向。

被追的人四散而逃，女郎的惊叫声，把前面落荒而逃的无情剑，惊得毛骨悚然。

“跟我来！”范夫子叫，向右面的树林一钻。

树林深处，蓦地灯光一闪即没。

“咦……是村庄？”无情剑低叫：“张……张小狗会……会搜村。”

“如果咱们直接往村里逃，小狗必定不敢冒险直入的。”范夫子说。

“那……这里……”

“临湖庄，小狗必定毫无警觉地追入穷搜，进去了他就别想活着出来啦！”

“原来……”

“这是引小狗毫无顾忌追入的妙计，庄里早就安排窝弓射猛虎，放下金

钩钓蛟龙。”

无情剑百忙中回顾，不由悲从中来。

八位姑母的得意门人，只跟来了两个。

“这小狗坑得我好苦！”他心中狂叫。

他却没想到，坑人的是他自己；他坑了黑煞女魅在先，黑煞女魅才借助张允中之力来向他施行报复。

假使没有六位女郎舍死忘生阻了张允中一阻，无情剑决难逃过大劫，范夫子引敌入庄的妙计，也将两头落空。

张允中来得太快，天王甄海垮得也太快，可知计难万全，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的变化。

由于计划出了意外变化，未能按预定行事，因此结果也就与预期的不同。

张允中击溃了最后一位女郎，看到前面的四个人已经逃入树林，白天里也遇林莫入，何况是夜？

“且慢！”他拉住了黑煞女魅：“林中黑暗，太危险，暗器可怕。”

“这……决不能让那畜生逃掉。”黑煞女魅切齿：“我要追他上天入地。”

“他逃不掉的，先察看形势再说。”张允中比往昔成熟多了：“你看，不远处是大湖，无路可逃。”

“畜生逃入处……”

“唔！这树林不是野林。”张允中留心察看四周：“里面黑沉沉，唔！好像是村庄。”

“是呀！刚才那十字路……”

“我记起来了，白天我们……”

“临湖庄，那不许我们入庄的怪老人。”

黑煞女魅的记性不坏。

“对，没错，临湖庄。”

“追进去，那畜生还有四个人，决不敢惊动村民，我们一定可以把他们搜出来。”

“且慢！”

“怎么啦？”

“让我想想看，那怪老人目朗神情，两太阳穴鼓鼓地红光闪亮。庄内崇楼大宅处处，不许外人进入。”

“你是说……”

“必定是某一武林世家。你想想某一武林世家中，有没有姓项的？”

“这……似乎没有。”

“我总觉得可疑，万一闯进去被人发觉，你知道，那些武林世家一家此一家骄傲，决不会容忍陌生人闯门生事，咱们这就岂非平空树下强敌？”

“这……允中，难道就此罢了不成？”黑煞女魅恨声说：“我不甘心。”

“你在外面守候，潜伏在庄口十字路附近，留意内外的动静。”张允中紧了紧腰间的刀：“我进去。”

“你一个人进去？”

“是的，姑娘，不要见怪，我的轻功比你高明……”

“你比我高明十倍。”黑煞女魅偎近他：“我怪你作什么？你是我一生中，唯一最……最可信赖，最可敬的人，高手中的高手，我会毫不迟疑地，推举

你做当今武林风云榜十大英杰之首。”

“没有时间说笑话了，姑娘。你退，我进去。”

“小心，允中。”

“我会的。”

他除下鹰头罩纳入怀中，表示无意与临湖庄为敌。

黑煞女魅突然扑入他怀中，紧紧地抱住了他，埋首在他壮实的胸膛上。

“我……我要和你一起进去，允中……不……不要……”她激动地说，娇躯出现了颤抖。

“别傻，你如果也进去，我没法照顾你。”张允中轻抚着她的秀发说：“乖，听话。”

“我……”

“我走了。”

“小心啊！允中。”她在张允中的颊上亲了一吻，樱唇凉凉地。

临湖庄足有三五十间房屋，五座大楼。

如果站在高处向下俯瞰，便可看出五座大楼是按五行方位建造的。

房屋内外，皆栽有花木，人行走在四条村道上，不易看清方位，视界皆被花木与房舍所挡住，视野有限。

黑夜中更是一入其中，便看不到附近稍远处的景物了。

全庄黑沉沉，不见灯火。

中央那座大楼例外，楼四周的院子与花园已难以严格区分，反正果树参差，花圃错落，楼下的四面明窗，皆透出隐约的灯光。

楼上却没有灯，楼下的灯是引诱飞蛾的灯。

张允中习惯于黑夜，他没有飞蛾的喜悦性。

因此虽则早就发现了灯光，但他不加理睬。

他是追进来搜人的，没有搜索村庄灯火的必要。

逃进来的人，不会破门撬窗入室躲避，那会惊醒屋中的人，所以必定潜伏在屋外某一处幽暗的所在。

搜完几处可疑的角落，一无所见。

终于，他疑云大起，像这种富豪人家，屋内千重万户，怎么可能没有挂照明灯？既然项家严禁外人入庄，凭什么严？

严，表示派有把守的人。

白天把守，晚间更需要警卫，城郊不比城里安全，毛贼小匪如何防范？

可是临湖庄竟然没有警卫，没有看守，没有巡更的人，没有……没养有狗。

念兹。只感到心潮一阵汹涌，不祥的预感，像浪涛似的不断向他袭击。

真邪门，整座临湖庄阴森得像鬼域，真像一座被瘟疫袭后的废墟。

他顿萌退意，沿来路悄然引退。他一退，在暗中监视的人，立即传出信号。

中央的大楼方向，突然传出一声沉喝，打破了夜空的沉寂，也赶走了阴森的气氛。

“哎呀……”娇叫声随后传到。

“请不要误会……”是无情剑的惊呼声。

张允中上当了，身形如电，向叫声传来处掠去。

飞越院墙，掠过一丛花树，他终于进入楼前的广场。奇怪，鬼影俱无，

声息已渺，似乎刚才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大楼静悄悄，一切依旧，楼下的明窗中，依然透出隐约的灯光。

他潜伏在楼前的石阶暗影处，心中疑云大起。

“不对，这鬼地方邪门得很。”他心中暗叫。

就在他思量是否该退走的片刻工夫，四周花树与亭台间，慢慢地升起淡淡的灰雾，而且愈来愈浓。

“且先退出去再说。”他最后下定决心。

楼上，突然传出一缕太平箫声，如泣如诉，幽怨柔媚直撼心海深处。

太平箫与传统的尺八箫略有不同，音孔下部多了一只音孔，用大拇指控制，可以任意发出感人肺腑的抖切颤音。

当年楚汉相争，张子房吹散楚霸王的八千子弟兵，很可能是这种箫，可惜史迹无考，也没有人吃饱了没事干自找麻烦去考。

一个多更次，搜索、拼搏、追逐、袭击……精力的耗损相当可观，迄今为止，他还没找到歇息养力以恢复疲劳的机会。

雾一起，他并没有感到意外，只是觉得有点倦意而已。

当他下定决心要退走时，却又感到眼皮老想往下搭，竟然有昏然欲睡的感觉。

接着，箫声一起，像有什么无形的魔手，抓住了他的心弦慢慢地抽紧，昏然欲睡的感觉突然消退。

可是，他的思维一乱。

只走了两步，昏然欲睡的感觉再次光临，箫的旋律更抖切，更悽迷了，心弦被抽得紧紧地。

脚下一乱，他要躺下去了，要睡了。

往前一栽，蓦地，脚的本能令他猛然一震。脚稳下马步，本能地支撑着他的身躯不至于倒下。

这一震，他脑海中灵光一闪。

陡然想起了断肠箫，那唯一呵护他，扶持他的江湖怪杰，正是以箫音制人的武林老前辈。

这刹那间的震撼，他从百宝囊中取出一颗断肠箫赠给他的丹丸吞入腹中。

药力不可能入口即行，他再次举步，昏然欲睡，心中迷乱的感觉再次汹涌光临。

七步、八步……正当他要倒下时，药力行开了，昏然欲睡的感觉突然消失。

可是，迷乱的感觉却更浓了，是箫声在作祟。

迷乱中，他站住了。

厅门三座，中门突然缓缓拉开了，明亮的灯光吸引了他，他不由自主地，像飞蛾般抬头上望，注视着灯光。

箫声更柔媚了，更抖切了。

随着箫声，厅内涌出两行绝色美女，一个个珠翠满头，云翼堆绿。

要命的是，十名美女在廊下分列两旁，随着妙曼地舞，身上披了半透明的蝉纱，裸露着一抹酥胸，和半截玉臂粉腿。

隐约间，里面什么都没穿，曲线玲珑的胴体隐现，动人情处已半描。

他傻楞楞地瞪目直视，身上热浪徐升。

他曾经与春熙姑娘同衾同枕，对男女间事已是不需问津的渔郎。这种本能，也不需向渔郎问津。

十名半裸女舞罢，同时欠身衿衿行礼。

“奴婢们恭请星主就座。”十名半裸美女同声娇呼，语音似银铃，悦耳极了。他觉得，自己真是什么星主，是这座大楼的主人，美女们的恩主。一步步地，他梦游似的越级而上，七级石阶，他走得缓慢而庄严，真有主人的风度和气概。

进入厅门，突然乐声大作，丝竹交鸣。

十名半裸美女，在他身后跟入，香风欲醉，目迷五色。

堂下两侧，是十六名的美乐伎。

堂左右的厅廊下，十六名蝉纱更窄，但长度增加一倍的美女，蝉纱仅能围住妙处的舞女，媚笑如花侍立。

堂上，盘龙金交椅当中放置，椅后有八名更美丽，更出色的少女侍立，成了一座肉屏风。

一声金钟轻鸣，众女除了乐伎之外，全部恭敬地跪伏行礼。

“奴婢恭迎星主。”众女同声朗呼。

他一步步向前走，进入堂下的丹池，踏上堂，大刺刺地坐上了盘龙金交椅，似乎他真是这里的主人——星主。

“换乐章。”有女高呼。

十六名乐伎，停止奏迎宾乐，乐声一变，赫然是江南乐户最时兴的“花间蝴蝶”舞曲。

跪在两廊的十六名舞姬，立即盈盈起舞，逐渐移向丹池，蝉纱挥舞中，粉弯雪股交织，掩不住满体春色，令人心火骤升，目眩神移，不知人间何世。

两名半裸的美少女，从后面出列，一个捧着金盘玉杯，一个捧着盛酒的雕花银瓶。

酒斟入酒杯，酒香扑鼻，美少女身上的奇香更是醉人，令人不克自持。

又土来一位更出色，更美丽的少女，蝉纱一旋，玉体毕陈，美妙的饱满酥胸暴露在灯光下，嫣然媚笑，拈起了玉杯，玉体妙曼的轻旋，美妙地坐在他的膝上。

“请星主晋酒。”发令的美女再次娇呼。

坐在他膝上的少女，轻启樱唇将酒含入口中，一双赤裸玉臂环抱住他的肩颈，樱口真往他口中凑去。

用美女哺酒，倒是别开生面的晋酒。

他的嘴唇张开了。

楼上传下的箫声不绝如缕，从厅门转折传入，居然压下了十六名美女乐伎的花间蝶舞乐曲。生死关头，箫声突然中断。他如受雷击，猛然一震。

哺酒的樱口，将接触他的嘴唇。

他半迷乱的虎目中，突然神光焕发如电。

箫声续起，但他已经在这刹那间的清明中，看清了眼前的景象。

这许多曾经挑起他的情欲，令他浑忘人间天上的裸女，这时似乎已失去魅力，令他突然想起了春熙姑娘动人胴体。

那令他内疚于心的胴体，那几乎让他走上匪类邪道般的胴体。

他的嘴，紧紧地闭上了。

裸少女一惊，呆住了。

他的右手，将贴在胸口的酥胸玉乳推开了些，手上温暖腻滑令人心荡神摇的感觉，对他已发不出多少诱惑的作用了。

他的手，终于落在刀把上。

据说，杀过人的刀，附有幽灵的杀气，因此有刀在手的人，杀人的念头最为强烈。

手抓住了刀靶，他的神智更清了。

少女看到他冷然的笑意，陡然警觉，一双环抱住他的玉手，突然潜劲骤发，同时樱口一张，一口毒酒变成一道可怕的酒箭，射向他的眉心要害。

可是，一切都慢了一刹那。

他的左手反掌挥出，拍在美少女的柔软小腹上。

“哎……”美少女惊呼，蝉纱飞落，赤裸裸的胴体飞跌堂下，砸翻了三名翩翩起舞的半裸舞女。

他倏然站起，冷哼一声。

身后，五名美少女的五条蝉纱，不约而同地向他缠到，居然发出簌簌劲气。

刀光猛地出鞘，回旋，一声暴响，五条蝉纱断裂而飞，盘龙金交椅一分为二塌倒了。

“你们走，走！”他沉声叫，举步下堂。

一阵大乱，半裸女与裸女们四散惊走。

大乱中，后堂有人抢出。

黑影飞射，看清的人没有几个。

抢出的人中赫然有无情剑在内，更有公孙英，这两位败军之将，这时候神气起来了。

可是，堂下已失去张允中的踪迹。

“他娘的混蛋！功败垂成。”抢出的范夫子厉叫。

全庄大乱，穷搜全庄。

天快亮了。

里外的土坡杂林内，黑煞女魅依在张允中的怀里，倚树歇息，目光落在里外树林映掩的临湖庄。

庄中灯球火把明灭不定，仍在大搜全庄。

“公孙英真在里面？”黑煞女魅问。

“在，我看到他了。”张允中说。

“我要知道你发生的故事嘛。”

黑煞女魅向他撒娇，把他的双手从背后捉到前面来，接在自己的酥胸前，抱得紧紧地。

她曾经在张允中的怀里安眠，这点手儿温存，她认为她应该享受的。

“说来你一定不会相信。”

张允中笑笑，手上一紧抱得她几乎透不过气来，却又感到无比的舒畅，舍不得挣扎放松。

“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会相信。”她低头猛亲胸前的大手，语音甜甜地。

“还是不说的好。”

“人家要听嘛！”

“这……”

“说啦说啦！”

“好，我说。那里面是皇宫，是天堂……”

张允中将所记得的情形一一说了。

“我的天！”她大惊小怪。

“我几乎怀疑上了天，可惜见识告诉我，天宫不会有裸女跳天魔舞，必定是妖魔的天堂。”

“哦！那些裸女真的很美？”

“真的，不骗你！”

“比我如何？”

“皮厚。”

“我……我……”

“不许胡思乱想。”

“你是个木头人。”她恨恨地拧了张允中一把。

“胡说！我承认我不会奉承。天杀的，那姓项的养了这许多美女，箫音乱性，迷香布阵，美女有一半具有高深的武功，他到底是何来路？”

“唔……我……我好像听说过……听说过一个人。”

她陷入沉思。

“什么人？”

“妖魔的殿堂……箫音乱性，迷香布阵……”

“想起了没有？”

“哎呀！可能是这个人。”她几乎惊叫起来。

“那一个人？”

“他姓项。”

“叫项杰。”

“如果他姓向，方向的向而不是楚霸王项羽的项，而名字又是人豪……”

“想起来了？”

“逍遥飞魔向人豪，是他，这老魔！”

她终于想起来了，想起来就发抖。

“天下第一魔？”

“不错，是他，天下第一魔，是继玉面神魔之后，最可怕的、喜欢收集美女的、迷香独步武林一支玉箫自命箫中圣手的逍遥飞魔，足有十五年不见在江湖走动了，准是他。”

“传说中，他的武功惊世骇俗，怎么可能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对付我一个初出道的后生晚辈？恐怕不是他吧？”

张允中不以为然。

“准是他，咱们快走。”

“快走？”

“明天咱们就走不了啦！那老魔谁敢招惹他？”

“我不走。”张允中斩钉截铁地说。

“我的天！你……”

“他不能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计算我，而不受到惩罚。”

“老天爷！你要惩罚他？”

“一点不错，我不怕他。”

“允中，求求你，忘了这里的事，忘了逍遥飞魔，忘了临湖庄……”

“你可以先躲到城里去，我决不走。”

“罢了，你这固执的人，你这可爱又可恨的冤家，我陪你。要死，就让我陪你进地狱吧！”

她发疯似的扭转娇躯，将张允中扑倒在地，狂野地、激情地，在张允中的颊上、颈上，投下一串激情的吻。

最后，灼热的樱唇吻上了张允中的嘴唇。

天亮后不久，道上有行人往来。

临湖庄的庄门，仍和往昔一样庄门大开。

但附近的村民甚至城里的人，都知道临湖庄风景优美，却禁止外人进入，卅余年来从无例外。

在外面往庄里看，似乎静悄悄不见人迹，但接近庄门，一定会突然出现一两个人，倒也和气地婉言劝阻来人入庄。

如果来人识相，想来硬的往里硬闯，那就会有另几个人陪来人玩硬的了，先玩个半生半死再送官，私闯豪绅宅意图抢劫的罪名，严重得足以上法场。

十字路口附近有卓有木，树下正好遮阴。

黑煞女魅随身带有针线包。

女人嘛，多少会些女红。尤其是在江湖闯道的单身女，内外衣裙皆需自行料理，随时都可能用得着针线。

她细心地替张允中修改那具黑鹰头罩，头罩原先仅露出双目，太吓人，戴上之后，连在一旁陪伴的她，也感到有点恐怖。

因此她自作主张，予以修改。

张允中倚在她身旁，倚在树干的侧方。

“我不要改。”张允中懒洋洋地提出抗议，目光落在不远处临湖庄宏伟的庄门上：“神秘，恐怖，可以收震慑人心的威力，不要改好不好？”

“要改，人家不喜欢嘛！”

她撒娇地说，女性特有的撒娇韵味十足。

“那一个人家呀？”

“你坏！不给你说。反正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张允中是黑天鹰，还有什么好神秘的？你的刀，已经足够令人恐怖了，不必再增加恐怖。”

“你打算怎样改？”

“露出整个脸部，这样即使在大白天，走在街下也不会惊世骇俗，不好吗？”

“你的意思，是要我白天也戴？”

“是呀？黑天鹰行踪所至，群豪慑伏，要不了多久，你将名满天下，威震江湖。戴上活招牌，成名一定很快。”

“那就麻烦多了。”

“你应付得了各种麻烦，包括击溃所有挑战者的麻烦。一个敢向逍遥飞魔叫阵的人，敢挑战的人不会太多。你，四海鹰扬，我，黑煞女魅走在你身边，多少也沾些光彩，是不是，你不要自私好不好？”

“好好好，不给你说，女人，真是。”

张允中让步。

女人，真是。真是什么？

他想起另一个女人，一个印象那么强烈，却又遥远而不陌生的女人。

黑煞女魅近来，愈来愈不像一个叱吒江湖的女强人却愈来愈像那位印象强烈的女强人。

紫菱，那位像他的影子，从小一直跟着他撒娇的小女人，他想拒绝而又不愿拒绝的紫菱小姑娘。

他的目光，移向浊浪滔滔的洪泽大湖。

这座湖，比高邮湖还要大，有水道与高邮湖相通。

只要他愿意，即使没有船，他也可以像一条鱼一样，花几天功夫游回高邮湖，游回他可爱的故乡，游回紫菱姑娘身边，听那一声韵味十足的“张哥哥”，该多好？

即使斗斗嘴也是好的。

离家没几天，怎么兴起思家的念头？

简直是荒唐，是不是因为距家太近了的缘故？

突然，他又想起了些什么，心里抽搐了一下，接着，他笑了，笑容涩涩地。

黑煞女魅因为没听到他说话，正怔怔地，用女性的敏锐感觉凝视着他，端详着他，观察着他。

“你笑些什么？”黑煞女魅推推他的肩膀，眼中有狐疑的神情。

“哦！我……”他的思维被打断了：“没什么。”

“人家要知道嘛。”

“哦！你说。”他指指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的浩瀚湖面：“这湖水能干吗？能恢复千余年前的田园乡野吗？”

“鬼话！”黑煞女魅微微一笑：“湖怎么会干？这里面住着活了几千年甚至几万年的水怪，他们也需要有地方栖息，是吗？”

“是的，他们也需要一个可以栖息的家。”

“你瞧，附近的田地似乎都比湖面低，有些地方的堤快和水面相平了。”黑煞女魅信手一指：“恐怕过不了几年，连临湖庄，甚至州城，都会陆沉到水里去呢！水怪也需要扩建他们的家。人也是，房屋一年比一年加多加大。”

百余年后，泗州城果真陆沉，在人间消失了，淹死了好几万人。

据说，原因是泗州城的人罪恶太多，天所不容，上天派水怪兴波淹没了这座罪恶之城的。

其实，泗州的地势本来就低，洪泽湖的出水口叫清口。那时，淮河的水面比地平面低六尺，而黄河的水面，却比地面高六尺。

人们拼命将堤加高，结果是不决则已，一决千里成为汪洋，泗州陆沉的命运，一二百年之前已经注定了，根本不需上天派水怪兴波。

“你说好笑吗？”他说：“有人说，等人回来，那怕要等到湖水干了，也要等。”

“那他永远等不到了，因为湖水是不会干的。”

他的心又抽了一下，不，抽了几下。

“我会回去的。”他心中在说：“不必等到湖水干，我一定会回去的，紫菱。”

心中在叫紫菱，眼前，似乎出现了幻影。

哦！不是紫菱。

紫菱只是一个清丽出尘亲他爱他，向他撒娇的小小女孩，而这个幻影，却是成熟的，光芒四射的，艳丽出尘的大姑娘。

黑煞女魅发出一声惊噫，将修好的鹰头罩递在他手中，倏然而起。

他戴好头罩，从容起立，不是幻影，而是一位真实的、艳丽出尘，风华绝代的女郎。

内穿翠绿劲装，外罩轻如蝉纱的软薄绸同色披风，剑系在背上，云头的翠绿剑穗垂在肩上，迎着微风轻拂。

脸蛋美，胴体的曲线更是动人，那双水汪汪的大眼尤其具有醉人的魔力，站在三丈外，依然可以感觉到热力逼人，光华四射。

他的脸部露在外面，浑身黑，鹰头罩表现出威猛的气势，整个人则洋溢着粗犷的气息。

二十六

不远处的临湖庄庄门口，分列着四个人。

那位昨天现身的老人，则站在十字路口背手而立。

“城里查店的人传回消息，昨晚你们没有回店。”翠花女郎平静地说，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紧盯着张允中。

“反正要来的，事情必需办妥，不回店省了许多事，江湖人露宿省事多多。”张允中站得笔直：“追逐数百里，我们有一半时间是露宿的。”

“事情一定要办妥吗？”

“一定的，姑娘，没有人能阻止我们。想阻止我们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

“是吗？”

“是的。请问姑娘贵姓？要来阻止我们吗？”

“我姓项。”

“是楚霸王的项呢，抑或是方向的向？”

项姑娘脸色一变，水汪汪的明眸中涌起了杀机，不怎么可爱了。

“一定是方向的向。”张允中继续说，语气平静：“美女成群，袒裼裸陈，箫音乱性，迷香布阵，天地间能有几个具有这种嗜好的人？”

黑煞女魅的表情，却没有张允中那么镇静勇敢了，在一旁屏息以待。不仅在容貌上她差了一大截，对方的气势也比她强十倍。

“你好像知道得很多。”项姑娘语气渐冷。

“不多不多，知道一个逍遥飞魔向人豪而已，天下三魔的第一魔。”

“那你还不走？”

“事没办妥，黑天鹰和黑煞女魅不会走。姑娘，临湖庄并不比三山别庄坚固，虽则逍遥飞魔本人比公孙龙高明多多。贵庄建庄大概有三十多年了吧？可能是与三山别庄同时建造的，而飞魔仅在十五年前从江湖消失。想必他打算今后从此在此安居纳福了，假使临湖庄也步上三山别庄的后尘，委实可惜，是吗？这庄子真不错呢！”

“你敢？”项姑娘声色俱厉。

“哈哈！我一早就在此地亮像，等候，会不敢吗？黑天鹰之所以不愿进去，是因为里面的裸体女人太多了。毕竟我是一个大男人，而且是刚闯道的

江湖后起之秀，过早被人看成好色之徒，毕竟有损声誉。所以，我希望里面的人先和我在外面解决。之后，再进去看看该怎么办。”

“我来请你进去谈谈。”

“进去谈？”

“我叫婉君，向婉君，方向的向，凡事可以作得了主，我保证以贵宾之礼款待你。”

“谢了，我宁可在外面谈。目下此地既没有旁观者，也没有江湖朋友目击，我进去还能出得来吗？向姑娘，可否请庄主出来和在下谈谈？”

“不可能……”

“向姑娘，那你就请回吧，我会在附近等，等庄主出来，直等到不耐烦为止。”

“不耐烦，你又怎么样？”

“不怎么样，姑娘等着瞧好了。”

“为了双方的利益，我坚持你做本庄的贵宾。”

“很抱歉姑娘，你看我这鬼样子，能成为贵宾吗？穿上龙袍，也不像个皇帝。”

“那么，没什么好谈的了。”

“是的，没有什么好谈的了。目下我们只有一件事好做：等待。”

“等待事情变化，等待变天。”

向婉君深深地凝视他片刻，然后一言不发转身举步。

“半个时辰之后，如果你不进去。”向婉君止步，并没转身：“那么我会再来。”

说完，袅袅娜娜地走出了，留下淡淡的醉人幽香。

“好高贵骄傲的女人。”黑煞女魅喘过一口气说：“她如果向江湖逐鹿，必定可掀起狂风巨浪。”

“有此可能。”张允中说：“她那睥睨一切，君临天下的气质与风华，就足以引起无穷风波。逍遥飞魔退隐十五年，可能是有计划的培植她。当她率领魔宫众女出现江湖之日，也就是狂风暴雨光临的时候了。”

“你定胜得了她吗？”

“不久自知。”

“半个时辰后？”

“是的。你得小心，好好准备应变。”

“你是说……”

“她不会像刚才一样一个人来，老魔决不许可让她未出道之前冒不必要的险。”

“好的，我会小心。”

不久，老人缓步而来。

两人安坐在树下，目迎渐来渐近的老人。

老人慈祥的脸部，流露出慈祥的笑意，站在两丈远处而立。

他，毫无敌意。

“老伯伯，是来促驾的？”黑煞女魅说：“黑天鹰不会愚蠢得逞血气之勇，逞英雄闯虎穴龙潭，不必费心了，好吗？”

“老朽想和张小哥谈谈。”老人说。

“晚辈已打定主意了。”张允中站起说：“谈不出什么结果的，老伯。唯

一避免流血的办法，是贵庄打发公孙英一群人离开。昨晚贵庄计算晚辈的过节，晚辈从此不再提。”

“老朽无权谈这些事。”

“那……老伯要谈些什么？”

“婉君姑娘很出色，是不是？”老人另起话头。

“不错，风华绝代，睥睨群伦。”

“她是庄主的孙女。”

“难怪，贵庄主有收集天下美女的嗜好，一生中不知收集了多少人间绝色，老年身边依然满宫燕瘦环肥。他的孙女，自然是人间绝色中的绝色了。”

“你很不错。”

“夸奖夸奖。”

“孙小姐对你有十分好感。”

“在下深感光彩，得美人垂青，也是一大乐事。”

“孙小姐不久将外出历练，她希望找到能配得上她的人，结伴遨游天下。”

“好事嘛！”

“她属意你，你配得上她。”

“谢了。”张允中拉住黑煞女魅的纤手：“我有她结伴，已经心满意足。在她面前，我是个男子汉。向姑娘呢？她睥睨一切，高贵、骄傲得像女皇，我成了什么？裙下之臣吗？别开玩笑。”

黑煞女魅突然将他的手捧至唇边，感情地热烈地吻他的手，眼中泪光闪闪。

“允中！”黑煞女魅颤声感情地低唤：“有了你这几句话，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为你死，为你活……哦！允中，允中……”

泪水终于夺眶而出，濡湿了他坚强的大手。

“看来，是无可避免了。”老人摇头苦笑。

“无可避免什么？”张允中问。

“生死相搏。”老人叹息。

“是的，生死一搏。”

老人转身走了，留下一声深长的叹息。

半个时辰是很快的。尤其是等待生死相拼的人，会觉得时光过得特别快，想留也留不住。

“当！当！当……”临湖庄的钟声，打破了四周的沉寂。钟声的意义很简单，“时辰到了”。

一直把守在庄门两侧的四个人，在钟声缭绕中，大踏步向十字路口走来。

张允中与黑煞女魅，在钟声中整衣而起。

“你等在此地。”张允中突然将黑煞女魅拥在怀中：“不要介入我的事。胜了，你我共享荣誉；败了，你来替我收尸，运交樊良镇凌家。因为张家已经迁离樊良镇了，在我失踪的次日迁走的，凌家一定知道我家所迁的去向……”

“我不要听！允中……”黑煞女魅在他怀中挣扎，尖叫、哭泣。

“你记住了吗？”

“我不要听！允中……我，我……我们走吧……走得远远地，走得……”

“人不能逃避，逃避会招来更可怕的打击。”

“我们走……”

“这一走，你知道会有多少人追杀我们吗？”

“允中……”

“镇定些。”

“那……你就答应他们吧！为了要你活，我宁可……”

“你给我记住，我不是一个能背着耻辱而活的人。站好，为我祝福吧！”

他说，亲了黑煞女魅一吻：“我喜欢你。”

他推开泪流满脸的黑煞女魅，大踏步向四人迎去。

钟声已止，四大汉在十字路口叉腰而立，四双怪眼冷电四射，威风凛凛狠盯着他。

“我，风神。”第一名大汉用暴雷似的嗓门怪叫，一声剑鸣，长剑出鞘，大踏步迎上。

“我，黑天鹰张允中。”他也朗声叫。

一声刀啸，刀身在烈日下熠熠生光。

“有我无敌。”风神立下门户引剑：“阁下，你已经注定了剑下横尸。”

“真的呀？”他的神色因刀出鞘而平静下来了，脸上的笑容与鹰头罩的狰狞形象极不相称。

绝顶高手拼搏，没有争取空门的机会，惟一击败对方的法门，就是用强攻击破对方严密的防卫，游走争取进手空门，那是浪费时间。

一声虎吼，剑涌千重剑山，狂野地冲上了，剑所迸发的嘶啸令人闻之毛骨悚然。

刀光一闪，再闪，楔入重重剑山，刀身与刀背从容封开连续电射而来的无数剑虹，发出一连串震耳的金铁交鸣，火星四溅。

冲错、盘旋、闪动……

蓦地刀光陡涨，人影乍合乍分。

“回龙决！”叱喝声似沉雷。

人影重现，刀光倏敛。

这刹那间的静止，大概是专门让旁观人及时吸入一口气的，因为刚才可怖的攻杀，令旁观的人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刹那间的静止，接着又陷入更可怖更惨烈的暴乱中。

人影狂风似的冲到、扑落、剑发……

又一个人。

又一把剑。

“雨神……”

刀光如迅雷疾风，黑影回旋飞腾。

“劈山分！”

“雷神……”

“电神……”

“泰山斩！”

“天雨绝！”

一连串的暴吼，和慑人心魄的沉叱，在人影连续缠扑，狂野闪动中传出；从闪烁如电的剑虹中传出；从电耀霆击的刀光中传出；从血雨缤纷中传出；从血与肉的分难；生与死的离别；人性与兽性的混合；升天堂与下地狱在这刹那间决定，人鬼分途。

变化太快了，太狂暴太激烈了，想看清的人真不容易，只能看到事故的发生和结束快速程度，已超过了人体的极限。

旁观的黑煞女魅像是惊昏了，浑身冷汗不住发抖。

站在不远处远观的老人，脸色因惊恐而苍白失血。

谢谢天！终于结束了。

张允中横刀屹立在血泊中，脸色苍白，呼吸深长，握刀的手有点颤动，虎目中，出现短暂的昏乱表情。

四个人，没有一个活的。

四具尸体躺在血泊中，散布在张允中的四周三丈以内。有两具尸体裂开了，死状惨不忍睹。血腥刺鼻，死一般的静。

片刻，又片刻。

绿影冉冉而至，宛若流星划空。

一声长啸，张允中飞跃而起，向飞扑而来的绿影迎去，半空中双方遭遇，刀光剑影闪似的接触。

“铮！”刀剑交击火星飞溅。

人影分向侧飘落，一沾地重新折向而起，半空中再次接触，再次行雷霆一击。

第三次扑击，接触只有短暂的一刹那，这一刹那如果出招出了错误，招一出便决定了谁死谁活。

“天龙旋……”张允中的沉叱震耳。

身形在接触的刹那间，从剑芒的空隙中扭转、翻腾、折向、旋回，刀光再发电耀，刀气发出摄人心魄的嘶啸轰鸣，神乎其神地划出了两道耀目的快速光弧，这才急剧地向下飘降。

软绸披风失了踪，化为数块破帛飘然而堕。

张允中稳下马步，刀向前一指。

“飞魔的孙女，家学渊源，佩服佩服。”他沉静地说：“黑天鹰初逢劲敌，恕在下不再藏私，下一次接触，姑娘请小心了，接在下的驭神幽虚三诀。诀共三招，每刀三变。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向婉君脸色苍白如纸，呼吸一阵紧，举剑的手已呈不稳定。

她撕落肩上剩下的破披风扔掉，将百宝囊挪回顺手处，谨慎地立下门户。

耗力过度，她已经飞不起来了。

在气势上，张允中已占了上风。

他的轻功师承神鹰，刀法家学渊源。

刀以凶猛沉实为主，本来没有凌空搏击的刀法，是他自己参悟出来的，真正的雷霆刀法，仍以在地面发挥为主。

碰上了可怕的劲敌，他把心一横，要使用致命的刀法了。

生死相拼，必须尽一切力量杀掉敌人，保全自己，留着绝招不用而送掉自己的命，何必学什么绝招？

只不过所谓绝招，如果不是到了生死绝境，不宜使用而已。

他开始逼近，在神色上，虽然显得平静松弛，但无形的强大杀气，已从刀身上汹涌而出。

打磨得光可鉴人的刀身，似乎反射出烈日的熠熠光华，出现濛濛的森

森寒流蒸腾异象，与跃然欲动化龙飞跃的不可思议变化。

向婉君似乎承受不了他强大的逼人气势，小心地移位，避免与他正面冲突，要争取空门，消耗他先期霸气。

老人以已看出危机，飞掠而来。

“孙小姐退……”老人情急大叫：“危险……”

向婉君左手一挥，淡绿色的飞雾向前一涌，挫身急退，用飞雾阻止张允中追击。

张允中飞腾而起，越过飞雾，半空中长啸震天，狂鹰攫食人刀俱下。

“孙小姐滚倒！”老人狂叫，叫声中双掌连环向上吐出，掌上风雷俱发，好精纯的风雷神掌。

向婉君大概娇生惯养，这辈子那曾在地下滚过？稍一迟疑，机会稍纵即逝，只好一声娇叱，一剑封出。

下沉的耀目刀光连闪两次，可在八尺外遥碎碑石的风雷神掌，在刀气的荡决下无力地泄散，刀光透劲而下，势若雷霆。

老人早一刹那，倒地滚出三丈外。

向婉君也借剑断时的一震之力，斜飘出丈外，不等身形稳下，人如凤凰展翅，双手一振一抖，飞跃出三丈外。

反应之快，骇人听闻。

张允中也真力不继，停步不追。

这一停顿，向婉君与老人已逃走五六丈外，向庄门飞掠而走。

飞魔遇天鹰，天鹰占了上风。

张允中向后退，呼吸已有点不稳。

“我们走，下次再来。”他向抢出相迎的黑煞女魅说：“我真力已耗去五成，不能再逗留，走！”

黑煞女魅已脸无人色，急急退走，直奔州城。

午餐很丰富，悦来客栈的酒菜是很有名的，鱼鲜更是有名，老饕们可以大快朵颐。

张允中与黑煞女魅写意地进食，他叫来了一壶酒。

一壶酒喝了一半，以六合帽掩住头顶尴尬的天王甄海，出现在桌旁，气色显然不太妙，盛气全消。

“老弟，我可以坐下吗？”天王甄海讪讪地问。

“呵呵！你是这家店的暗东。”张允中豪笑：“任何角落你爱坐就坐。自己拖张凳子出来，别客气啦！”

“老弟，临湖庄的事，与我无关。”天王甄海拖出条凳打横坐下，显得忧心忡忡：“这都是那位范夫子范壁出的主意……”

“我知道你也是为了朋友的义气，不能怪你。”张允中打断对方的话：“咱们不谈这些好吗？”

“老弟，这……”

“反正无情剑已经躲到临湖庄去了，我黑天鹰没有再去找你的藉口，找你也沒有用，是不是？”

“老弟海量，甄某十分感激。”

“那倒不必客气。无情剑是你的朋友，你为朋友两肋插刀，冒了很大的风险，总算尽了朋友的情义。你我都是江湖人，江湖人以义气为重，庇护他足见阁下是个有担当的人。好在彼此都不曾发生重大的伤害，说过了也就算

了，留一份情义，日后也好相见。

三爷，你好像有什么事想说，但说无妨。”

“临湖庄派了人来，打听老弟的意向。”

“三爷你怎么说？”

“我希望老弟让我从中调解，临湖庄的项老太爷，也是为朋友两肋插刀，他不能把危难投奔他的朋友置之不理，所以……”

“这件事没有什么好谈的，三爷。”张允中正色说：“公孙英与无情剑，把在下与黑煞姑娘迫害得生死两难，要我们轻易地放过他们，那是决不可能的。临湖庄既然插手管了这段恩怨，就得承担所要发生的后果。三爷，不是在下有意关闭调节之门，而是情势必须依因果发展，摆在眼前的路只有一条，必须有一方去见阎王。”

“老弟，仇恨不是不可化解的。”

“三爷，话不是这样说，有许多种仇恨，是不能化解的。而朋友的道义，也应该是有限度的。你不能包庇一个十恶不赦的朋友。江湖人四海皆兄弟，你怎能包庇每一个血腥满手作恶多端的兄弟呢？在下尊重江湖道义，因此事先只要求包庇他们的人，将他们赶走，已经够道义了吧？包庇他们的人既然不问情由，不论是非，自以为实力庞大可以左右一切，不择手段想要我的命，我只好一报还一报，为自己的生死而拼命了。”

“老弟，别无商量了？”

“别无商量。”张允中坚决地说。

“如果……”

“没有如果，三爷。临湖庄已经与在下生死相见，在下已经宰了他们四个人，现在除了双方各尽所能澈底了断之外，已别无选择。”

“这……”

“今晚午夜，黑天鹰将重临临湖庄。请转告姓项的，生死关头，在下将全力以赴。

功力不够，武功不佳的人，最好及早回避，以免枉送性命。”

“何必呢！老弟……”

“这不能怪我，三爷。以三爷你来说，我就佩服你的豪气和磊落的行径，你派了四个人来公然叫阵，光明正大敞开来干。晚上你遣走其他派不上用场的人，公平地与在下了断，所以，在下刀下留情。至于临湖庄的人，向庄主一代魔头，竟然用卑鄙的手段计算在下，要不是在下命大，昨晚就去见阎王了，所以别无商量，双方的仇恨已不可能化解。三爷，你走吧！”

“看来，临湖庄是毁定了。”天王甄海离座叹息。

“还不一定哦！”

“临湖庄倚为长城的四神灵，已经……”

“向庄主还没出面呢，倘才是在下的劲敌。”

“老弟别开玩笑，项庄主年届古稀，他只是一个养尊处优的昔年富商……”

“哈哈哈哈哈……”

“老弟笑什么？”

“练内功的人，学无止境，只要肯下苦功勤修苦练，愈练愈精纯，直至百岁以后生理机能退化，这才逐渐损耗根基。”

“是的，尤其是佛道两家，成佛成道并非不可能的事，所以练内功肯勤

修苦练的人，决无眼茫茫与内腑功能失效的现象。”

“向庄主年届古稀，却能享受数十名美女。三爷，你把一代魔头……”

邻座突然站起一个人，重重地咳了一声。

黑煞女魅眼明手快，左手一抬，银芒电射而出，她的银针威力相当可怕。

是那位会风雷神掌的老人，右手一抬，电闪而至的银针入手。

“唔！这种针的型式，老汉似乎有点眼熟。”老人说，将银针抛回：“有点像化骨毒针。”

张允中的话被打断了，没说出逍遥飞魔的底细。

“你不死心，是吗？”他不理会老人所说的话：“老人家，你的风雷神掌火候精纯，但还不够精纯，要不要再试试？”

“自古英雄出少年……”

“姜是老的辣。”

“老了不中用了，少年人。”

“那你来做什么？”

“有消息奉告。”

“老人家，不会是好消息吧？”

“那得看当事人的看法罗。”

“我想听听看。”

“一个时辰之前，公孙大少庄主一行廿余人，已经乘船过河走了。”

“这天杀的杂种又溜了？”张允中破口大骂：“狗东西，他可真够朋友，沿途坑害包庇他的人，不敢挺起胸膛与在下了断。唔！他走不了的。”

“他已经走了。”老人笑笑说。

“过河？不是过湖？”

“老汉只能说这么多。”

“你不说？”张允中厉声问。

“你要杀我？”

“不，没兴趣。”张允中阴阴一笑。

“那你……”

“在下走一趟临湖庄，哼！去求证阁下的消息，必须证实公孙英那群人不在临湖庄，在下才满意。”

“你……”

“我是当真的。”

“呵呵！你不会去的。”老人突然笑了：“临湖庄美女如云，你得化许多工夫和她们打交道。孙小姐哭红了眼睛，她并不是伤心被你击败，而是她一向自命不凡，自以为貌比天仙，竟然在黑煞姑娘面前失去光彩，你居然不多看她一眼。她发誓，要和黑煞姑娘争长短。所以你一去，所碰上的将是柔婉可人的美丽大闺女。这一来，你将耽搁许许多多工夫，再也追不上公孙英了。”

“你……”轮到张允中傻眼啦！

“你不会操刀把所有媚笑如花，毫无敌意的美女杀光吧？”

“我杀！”黑煞女魅爆发似的大叫。

“好吧！你们去吧，老汉先走一步，叫她们洗净脖子等你们砍杀好了，再见。”

老人施施然大摇大摆走了，天王甄海也忍住笑溜之大吉。

“我们到码头去查。”张允中愤怒地拍桌叫。

一名店伙送来一壶饭后茶，替两人斟上。

“公孙英知道你是一条龙，知道你是驾舟的专家，他敢乘船过湖逃命？”店伙笑笑说：“那位老人家说溜了嘴，不是说过河走了吗？能有几条河可过呢？”

“谢谢你。”张允中怒火全消，拍拍店伙的肩膀：“这叫做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呵呵！老兄，谢啦！你是个大好人。”

北驴镇，也叫北炉镇。

这地方很偏僻，有百余户人家，却是小道的交叉路口，北至凤阳，南下卢州，东通定远，西到寿州。

这里，也是定远与寿州县与洲的交界处，到县城州城都是九十里。镇在炉河东岸，桥贯河分界；桥西就是寿州地界。

镇本身是附近卅里内唯一的市集，但居民们，尤其是当地的土著，都不住在镇上，住在镇两里左右的北炉桥寨里面。

寨建有寨墙，里面有五六十户人家，有一半人家在镇上开了店，每逢三六九，便到店里招呼买卖，平时回寨种庄稼，生活颇为富裕。

这一带地势低，可称得上是鱼米之乡。

由于附近没有大官道，平时甚少旅客往来。这表示走这条路的人，对附近村落城镇都不陌生。

公孙英六个人，在东镇口的小食店午膳，要了几壶二锅头，心情宽畅地进食。人少了，每个人必须携带自己的包裹，连公孙英也不例外。

已经远离泗州数百里，到了这四不管的偏僻地带，追踪的人绝对料想不到他们曾往这条路上走，不知追到何处去了，他们是绝对安全啦！

有了几分酒意，公孙英愈想愈不是滋味，愈想愈心中冒烟。

“真他娘的时衰鬼弄人。”他恨恨地一掌拍在桌上，杯盘碗筷一阵跳动：“连威震天下的逍遥飞魔，也被张小狗吓得成了见猫的鼠，简直岂有此理！这小王八蛋整得咱们好惨。”

“少庄主，这也难怪。”摄魂妙剑苦笑：“你看临湖庄的气派、格局，魔宫里那许多千娇百媚的少女，足以消磨任何英雄豪杰的壮志。逍遥飞魔辛苦一生，在刀山剑海中出生入死，活到七十岁，还有什么好想的？该是他享福的时候了。自古英雄出少年，老魔享了十五年的福，他能拿得起剑，已经是不错了。要用剑拼斗，他还不是一个小混混的敌手。再说，他输不起，他不能用临湖庄的存亡，和张小狗赌，他已经没有输的勇气了。”

“兵法上有所谓灶加灶，是决胜的妙方。”袖里乾坤也在发牢骚：“添灶，是避免强敌穷追；减灶，是希望强敌追来送死。可是，咱们正好相反，岂能不败？沿途分人引敌往错误的方向追，从廿七个人减剩六个了。减的用意不是希望强敌追来送死，而是便于逃命。张小狗这天杀的贼胚，真的把咱们这些目空一切的江湖高手名宿整惨了。”

“减灶，最受害的人是我。”无情剑恨声说：“我剩下的两个师妹也被遣走，我现在可真的成了孤雁。少庄主，都是你，你真是害人不浅。”

“混帐！你说什么？”公孙英厉声问。

“我离开镇江也是不得已，树倒猢猻散，怎能怪我私自逃避？你何苦放不过我，追到泗州来……”

“鬼才追你，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公孙英不屑地撇撇嘴：“你这种武林八流高手，在天下各地用扫把扫，一扫就是一大堆，我会吃饱了撑着了，千里迢迢追你回去登坛拜将？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活宝吗？张小狗穷追不舍，像缠身的冤鬼，咱们是被他追急了，才走上泗州道的，谁知道你早到了泗州投奔天王甄海？逍遥飞魔是家父的朋友，他根本就不许可知道他底细的人前往打扰他。要不是被人追杀，我冒失地去拜候他，他不宰了我才是怪事，你以为我生得贱会去找他？哼！”

“算了算了，你们都不要再怨天尤人了。”摄魂妙剑打圆场：“目下只剩下六个人，还能你刀我枪窝里反吗？少庄主，你说吧！该怎么走？这条路我熟，少庄主的打算何不说出来大家参详？”

“还没证实已经摆脱张小狗之前，打算不是言之过早吗？”公孙英苦笑。

“一定摆脱了，少庄主。小狗追过淮河，不走天长一定追向滁州下南京，他已经知道庄主已经到南京去了。就算他追对了，跟到凤阳，也会被我们的人引向徐州的，天南地北，他永远也追不上我们了。”

“我可不敢轻估那小狗，何况他身边有个老江湖黑煞女魅。”

“总得有个打算呀！少庄主。像这样没头苍蝇似的乱飞乱闯，行吗？”

“这……”

“如果仍然按计划北上京师，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回头走凤阳，冒险走在小狗的后面奔徐州，一是西走出河南，从河南北上。这条路远些，但很安全，有朋友照顾。”

“先到湖广武昌。”公孙英下定了决心。

“什么？走武昌？”摄魂妙剑一怔：“到武昌有何用意？这不是背道而驰吗？”

“家父在武昌留有连络的人。”

“庄主到武昌去了？”

“是的，但不在武昌。”

“少庄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目下我已经走头无路，只好去找家父了。其中详情，日后自知，到了武昌之后，还得从夷陵州入川。按期限，家父可能已经到了荆州附近了，咱们必须赶路，愈快愈好。”

“庄主怎么入川去了？”摄魂妙剑仍感困惑。

“凌叔，你们下庄的人，从不过问庄中的事。家父的活动情形，只有跟他走的人才知道一些大概。总之，我北上历练是另有用意的。现在我已走头无路，除了去找他之外，别无他途。”

“哦！是的，下庄的人，连庄中出事，也来不及参予呢。少庄主既然准备下武昌，走卢州比较近些。”

“这条路安全吗？”

“这……只要少庄主不暴露身份，料亦无妨。卢洲的巢湖六义，与庄主曾经有过节。

近入大江附近，是混江龙欧阳长明的地盘，这位白道老狗熊嫉恶如仇，难缠得很，但只要不出事，他是不会过问的。”

“不走大江。”公孙英断然说：“混江龙那老狗，对咱们三山别庄从不卖帐，这就是咱们不愿穷追桃花坞女匪的原因，穷追必须借道混江龙的地盘，弄不好必定灰头土脸。”

“那就西走寿州，借道河南光州。光州有庄主的好友，夜游鹰葛子玉，天下七鹰之一，他可以照料你。”

“早几年我曾经见过夜游鹰葛叔，不知道他还记得我吗？”

“那是五年前的事了，他曾经在庄中作客三日。为人工于心计，心狠手辣，但颇讲义气，你可以信赖他。”

“好，那就决定走寿州。”

“少庄主决定得对，从光州南下武昌，可以买坐骑代步，一天可以赶两三百里，安全多了。”

众人埋头进食，饱餐一顿准备动身西行。

正在会账，袖里乾坤站在店堂整理行囊，无意中瞥见店门口外的小街上，有个壮年人驻足向店内观望，遮阳帽戴得低低地，从帽檐下看物，令人生疑。

他用肘碰碰名叫赤练蛇计昌的同伴，用眼色示意。

“有人注意我们。”他低声说。

“哦！是又怎样？”

“怎样？记得韩信斩樵的故事吗？”

“古兄，你想节外生枝吗？”赤练蛇不以为然。

“留下线索，岂不更危险？”

“在这店里杀人，岂不留下更多的线索？你能杀掉全镇的人灭口吗？”赤练蛇摇头苦笑：“算了，古兄，咱们再也经不起多少次风浪了，目下唯一可做的事，是有多快就走多快，远走高飞大吉大利。”

说话间，门外那人已经不见了。众人结帐离店，出镇西踏上北炉桥，走上了至寿州的小道。

二十七

镇北的小道，可通凤阳，古道蜿蜒南下，经过北炉寨旁，路口设有茶亭，过往的旅客不需进寨，就可以获得茶水解渴。

张允中和黑煞女魅，穿了黑劲装各背了包裹赶路，头上戴了宽边遮阳帽，在炎阳下向南又同南，相当辛苦。

接近茶亭，看到茶亭外站着一位头戴遮阳帽的人。

“前面有市镇，可以找到午膳的地方了。”张允中向两里外的北炉镇一指：“顺便打听打听消息。”

“渴死了，我要喝碗茶。”黑煞女魅摘下遮阳帽往茶亭走。

那人咦了一声，摘下遮阳帽，三角眼冷电四射。

黑煞女魅一惊，向侧一闪，丢掉帽火速解下包裹。

“好哇！黑煞女魅。”那人怪叫：“山与山不会碰头，人与人总会见面的。两年了，别来无恙。”

接着瞥了摘帽在手，英俊魁梧的张允中一眼。

“嘿嘿嘿！又找到了新相好了？”那人又加上阴笑，和带刺的两句话：“这位倒楣鬼还真有点人样呢！”

“闭上你的狗嘴！”黑煞女魅脸色一变：“毒蝎史潢川，你想怎样？”

“怎样？嘿嘿嘿……”毒蝎史潢川掀起青直裰的衣尾掖在腰带上，露出垂挂在左胯旁的大革囊：“两年前来在开封，你接受了我一包价值千金的金珠，你不否认吧？”

“那是本姑娘赢来的。”

“你算了吧！在新相好面前不好意思承认是不是？嘿嘿嘿……收了我的金珠，你系好裙子溜之大吉，太不够意思了吧？哼！瞧你，比两年前更加丰满，更加成熟了，是不是养了孩子？是我的吗？”

“你这胡说八道的混帐东西！”黑煞女魅狂怒地拔剑。

张允中顺手丢掉遮阳帽，迎面一拦。

“你这位仁兄，嘴上缺德得很。”他阴阴一笑：“老兄，你得把这些脏话吞回去。”

“喝！你小子大概吃了老虎胆，想在女人面前充人样表示英雄气概。年轻人，我不怪你，人生在世有两样事值得打破头去争取，甚至丢性命也在所不惜，那就是名与色。

我看你还蛮像个人样，年轻人少见识不知利害，我很体谅你们年轻人，你道个歉滚远些，我放你一马。”

“在下如果不呢？”

“那你就死定了。”

“真的呀？你这家伙真会唬人。”

“唬人？你小子知道我是谁？”

“你，不是听黑煞姑娘说了吗？你叫什么毒蝎子史潢川，大概善用暗器蝎子镖杀人，再不就是你的尾巴带毒钩暗算人。告诉你，你得向黑煞姑娘道歉。”

“在下如果不呢？”毒蝎史潢川模仿他的口音，居然有八分神似。

“那么，这里就会有一条死蝎。”

“知道在下的名号，你小子竟然还敢侮辱我。”毒蝎愤怒地叫吼：“气死我也……”

“那你怎么还不死？”张允中语利如刀，咄咄逼人。

毒蝎几乎气昏了，但看了张允中雄壮的身材，与充满自信的神彩，真有点不敢冒失发作。

“你小子该死！比我当年狂一百倍。你姓什么？是那一家狂妄子弟？”

“我，黑天鹰张允中。”

“黑天鹰？没听说过……”

“你没听说过的人多得很呢，现在，你知道了吧？”

“知道了，你也死了……”毒蝎左手一动，连环弹出三枚蝎子镖，破风厉啸声极为刺耳，黑蝎色的物体连续飞到。这玩意长有六寸，外形真有点像蝎子，前有刺，中有六爪，后有尾钩，一沾物体便会收缩。

刺、爪、钩都淬了奇毒，任何部份都可伤到肌肉，沾上了就紧附难脱，霸道歹毒无比，接不得挡不得，伤人的体积比镖箭大了十倍以上。

刀光一闪，怪响震耳，三枚蝎子镖被刀拍成碎屑。

“咦！再给你几枚玩玩。”

蝎子镖接二连三飞出，铁爪破风声惊心动魄。

刀光一闪，再闪……

刹那间，铁屑漫天飞散，九枚蝎子镖全部被刀拍落。

“在下对你们这些用暗器的人，怀有强烈的憎恨。”张允中狭锋单刀一伸，刀势瞬即将毒蝎控制在威力圈内：“我接了你十二枚蝎子镖，你必须接下我三刀。现在，你解腰间的软鞭准备吧！千万不要作逃走的打算，你这蝎子绝对无法爬得比在下的刀快。”

黑煞女魅的脸色仍然有点不正常，毒蝎那些恶毒的话深深地伤害到她的自尊。

“快取出你的软鞭吧！你还有机会活命，只要接下三刀就可以活。”黑煞女魅咬牙说：“不过，我怀疑你的骨肉是不是真的铁打铜浇。黑天鹰火焚三山别庄，数百里穷追漏网之鱼公孙少庄主，从淮州过凤阳，沿途击溃了无数高手名宿。恨天无把、闹海金鳌、天王甄海、逍遥飞魔，全都是比你这蝎子强一百倍，厉害一千倍的角色，没有人能接下他三刀。蝎子，好好准备吧！也许，也许你真的比那些绝顶高手名宿强一百倍，说不定真可以接下三刀而不死。”

毒蝎大吃一惊，打一冷战，突然感到裤裆凉凉地，开始发抖。

“三……三山别……别庄毁了？”毒蝎几乎语不成声。

“你不信？”张允中冷冷地反问。

“难……难怪……”

“难怪什么？”

“放……放我一马，我……我用消……消息交……交换，我……”

“说……”

“你答……答应了？”

“这得看你的消息是否值得答应。”

“你……你们是追公孙英来的？”

“不错。”

“他们走了片刻，六个人，其中有无情剑单定远。”毒蝎稳定下来了：“放我一马，我告诉你们那些人的去向。不然……”

“不然怎样？”

“前面是北炉镇，路四通八达，你们往何处追？”毒蝎指指不远的寨门：“在下寄居朋友家中，朋友在镇上开了一家食店。在下已从店伙口中，知道他们的去向。杀了我，你们……”

“我答应你。”张允中收刀入鞘：“从今以后，不许你纠缠黑煞姑娘。”

“在下岂敢？”毒蝎又打冷战：“他们往西走，从寿州入河南，转光州奔武昌，向四川追他的老爹公孙庄主。走了不久，你们还可以赶上他们。”

“胡说！他老爹躲在南京，怎会往四川赶？”

“这我就知道了，是店伙听到他们的话，转告给我的。”

“好，姑且相信你的话，谢啦！”

送走了两人，毒蝎脱力地倚在茶亭柱上，身躯仍在发抖，裤裆里尿味外溢。不是他怕死，而是黑煞女魅所提到的那些人，声威都可以吓破他的胆。

三山别庄名列天下三庄之一，狂彪公孙龙自称江南黑道第一霸，居然被黑天鹰毁了，将少庄主穷追到此地来。

他认识无情剑，也曾经到三山别庄投过帖，所以也认识公孙英。

三山别庄那些人，在他投帖时根本没把他看成人物，因此他见了公孙英和无情剑，不想露面以免自讨没趣。

两相对证，他知道黑天鹰穷追公孙英绝对不是假的了，三山别庄被毁也是真的了，他还敢接黑天鹰三刀？

“老天爷保佑，我这条命算是捡回来了。”他拍拍自己的脑袋悚然自语。

公孙英六个人，是从凤阳的途中，折入山区走小道。

绕道定远而来的，估计得十分正确，果然把张允中引到凤阳去了。

可是，他却没想到，张允中并没有在凤阳逗留，失去目标便赶快南下，改走卢州道南下追踪，鬼使神差，在北炉镇又会合到一条路上来了。

到寿州仍是小道，古道沿淮河的一条小支流向西北伸展，经过一些小山和丘陵区，沿途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小村落，不至于迷途。

过了小小的东陵村，小道向丘陵起伏的坡地上升，满目全是松柏和杂林，前后不见人烟。

这里，距北炉镇已经远在二十里外了。

他们并不急于赶路，反正摄魂妙剑曾经走过这条路，有识途老马带领，错不了路也错不了宿头。

“过了前面两座冈。”摄魂妙剑向前面一指：“有座九龙神祠，岔出南面的小径约三里地，有座小村可以买到坐骑。买了马，咱们不需在寿州投宿，绕城而过昼伏夜行，就可以避免暴露行藏了。”

“好，赶两步，咱们买马。”公孙英欣然说：“小侄虽然生长在江南，对骑乘并不陌生呢。”

无情剑走在前面，一直就无精打彩。

“该死的！这半天我怎么左眼皮一直跳？”无情剑牢骚来了：“他娘的，不会是要从马上摔下来，摔断脖子的先兆吧？”

“哈哈！左眼跳财，右眼跳灾。”走在后面，绰号叫铁罗汉，腹大如鼓的洪大吉大笑：“单兄，你要发财啦！有财就有势，可以再找几位大姑娘呀！成天在想你走散了生死难料的小师妹，睡眠不足，眼皮那能不跳？假使跳的是右眼，那可就麻烦大了，你一定会有横祸飞灾运。”

“去你娘的乌鸦嘴！”无情剑回头咒骂：“你才一定会有横祸飞灾……喂！”

他们后面还有一座小冈，透过冈顶，可以看到三里外小道的折向处，从北面弯过西北来。

两个戴了宽边遮阳帽，一高一矮背了包裹的黑衣人，刚好到达小径转弯处，脚下甚快，相隔不远，但仍难看得真切，因为路旁有草木，依稀挡住了视线。

“怎么啦？”铁罗汉发觉他脸色不对。

“你看。”无情剑的嗓音变了。

不但铁罗汉循他指的方向，其他四个人也不约而同扭头回顾。

“张小狗与黑煞女魅！”袖里乾坤是目力最佳的一个，天生的一双鹰目，脱口骇然惊呼。

“怎么可能？”公孙英说。

这时，人影已被小冈顶部挡住了。

“错不了，快走。”袖里乾坤悚然地说。

六个人像是见了鬼，飞掠而走。

越过冈顶，前面还有一座冈。

“如果是他们，而他们已经看到了我们，咱们往前逃，逃不掉的。”摄魂

妙剑一面奔跑一面说：“他们会把咱们追得筋疲力尽，上天无路。”

“可能不曾看到我们。”袖里乾坤说：“他们用的是快脚程赶路，而不是用轻功……”

“废话！用轻功能赶长途吗？你能吗？”赤练蛇计昌忍不住出言讽刺：“赶不了二三里，你就会变成拉了十个时辰破车的老牛，还能拔刀和强敌拼斗？”

他们刚越过最后一座冈，前面坡腰的小径旁，树林围绕的九龙神祠在望。

众人藏身在路旁的树下，透过冈顶的草梢张望。

后面的冈顶，两个黑衣人正快步往下急走。

估计距离，似乎已拉近了一里左右。

“是他们！”公孙英倒抽一口凉气，脸色大变。

“走不掉了，这天杀的小狗。”摄魂妙剑恨声说：“看情景，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完全是快步赶长程的态势。要是发现了我们，一定全力飞赶的。”

“凌叔，咱们怎么办？”

“到九龙神祠埋伏，拼了！”摄魂妙剑沉声说：“置之死地而后生。”

“可是……”

“咱们出来的时候，共有三四十个人，其实并没有真正与小狗面对面决战。那时如果咱们能主动地找他拼，并不一定落在下风。”

“现在咱们只有六个人。”

“打埋伏六个人就够了。要不，少庄主另外有好的办法吗？”

“这……”

“假使他们不中伏，咱们仍可在原处躲躲，是不是？”

“好吧！快！”公孙英下了决心，反正跑不了，拼也许有生路，六个人结阵，足以一并。

埋伏的地方相当理想，位于小径两旁的茂草中，前面就是九龙神祠的山门前广场。

任何人经过此地，必将被神祠的山门所吸引，不管是否进山门拜神讨水喝，注意力也将放在神祠这一面，忽略小径的草丛，暴起发难，暗器先攻，必可一举歼敌。

日影西沉，按行程两个黑衣人应该早就到达了，可是竟然不曾到达。似乎，这两个人平空消失了。要不，就是人已折返，或者在冈上休息尚未下来。

好漫长的等待，等得埋伏在草中的人心中冒烟。

神祠不大，两进殿堂，四周林深草茂，祠内罕见人踪，香火冷落。如果闹旱灾，这里才有进香求雨的人。祠后半里左右，是流入淮河的一条小河流。

等了一刻时辰了，公孙英首先耐不住了。

“凌叔，恐怕他们折回去了呢。”公孙英捏弄着左手的生死针筒，向身侧不远的摄魂妙剑说：“咱们快去买坐骑，不能再等了。”

一刻时辰了，平常人都可以走五六里，这三里不足的路程，按刚才看到两黑衣人的速度，绝对要不了半个时辰，为何迄今还毫无所见？

“再等片刻，少庄主。”摄魂妙剑倒还沉得住气：“要是他们在冈上歇息片刻，咱们一现身，岂不功败垂成，甚至凶多吉少吗？”

公孙英不再多说，耐心的等候，感到心跳加速，掌心直冒汗。大太阳

热烘烘，但他却感到身上发冷。

铁罗汉洪大吉长了一身肥肉，躲在草中晒得浑身不自在，七窍生烟。说再等片刻，其实又等了一刻，受不了啦！

“不能再等了，师爷。”隔着小径，铁罗汉向埋伏在对面草丛中的摄魂妙剑低叫：“那两个黑衣人，很可能不是张小狗和黑煞女魅，半途有事折回去了，咱们在这儿像白痴一样呆呆地等，岂不是白受罪吗？”

“好吧！可能真的不是张小狗。”摄魂妙剑确也等得不耐烦，长身而起：“走吧！

咱们走南面的小径，到村落设法买坐骑，走！”

南面小径的岔道口，在神祠的西端。众人刚通过神祠前的广场，刚向岔道口走。

岔道口的路旁树丛下，突然踱出戴了鹰头罩的张允中，黑煞女魅则跟在后面。

“哈哈哈哈哈！诸位辛苦了。”张允中大笑：“在下知道你们的暗器厉害，公孙英这狗杂种的生死针尤其歹毒，所以不想冒险闯你们的埋伏。”

“公孙英，你这天打雷劈的畜生！”黑煞女魅切齿咒骂，女人骂男人，骂不出什么花样的：“不斩尽杀灭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恶狗，誓不甘休。”

六个人大惊失色，本能地聚集在一起，纷纷取下包裹，刀剑出鞘，迅速地结阵自保，人多气便壮，面对强敌，生死关头，除了一拼别无他途，因此他们反而横定了心，先前未发现敌踪前的恐惧，见了敌人反而一扫而空。

摄魂妙剑是公孙英的军师，是狂彪公孙龙以重金物色而来辅佐儿子的谋士，为人冷静阴沉，武功深不可测。

这期间，这位军师一直不曾与张允中接触过，为了重责在身，必须以公孙英的安全为首要，所以一直就主张走避，不让公孙英暴露在张允中的刀下。但现在，已无法躲避了，生死关头到了。

“张老弟，光棍打九九，不打加一。”摄魂妙剑仍图作最后努力：“江湖仇杀，事属平常，恩恩怨怨，过了也就算了。老弟，何必呢？能不能平心静气地谈谈，必可谈出一条解决之道的，是吗？”

“可以。”张允中说，站在两丈外有如天神当关：“他父子把在下弄入地牢，五个人轮番上刑。我是很讲理的人，我也肯宽恕仇人。”

“是啊！这才是英雄的度量，豪杰的胸襟……”

“在下还没说完呢。”

“老弟的意思……”

“所有的酷刑，在下认了，不再追究，在下只要求在他身上，施半刻时辰的九阴搜脉。他施诡计打了在下一枚生死针，在下也认了。”

半刻时辰的九阴搜脉，铁打的人也受不了，片刻也会令人痛得昏死过去，全身十三条经脉都可能毁坏成残。

张允中在地牢中，撑过半刻以上。

公孙英机伶伶打一冷战，脸色突然成了死人面孔。

“不！不！”公孙英像在叫：“我……我宁可死，宁可……”

“至于黑煞姑娘与他的账，黑煞姑娘稍后再找他算。”张允中不理睬公孙英的叫号：“在下与黑煞姑娘虽然是朋友，但这种事，朋友是不能越俎代庖的，不是受到切身之痛的人，插手过问是不公平的。”

“老弟，俗语说：冤家宜解不宜结。三山别庄已毁在阁下手中，死伤上

百，难道就抵销不了阁下所受的痛苦吗？”

“阁下，不要扯上三山别庄的事，那是三山别庄与桃花坞女匪之间的一笔滥帐。”

“可是……”

“不要可是。公孙英，你出来，你必须像个人样站出来，你自己所做
的事，你必须负责。你这一路上逃命，已经葬送了不少亲朋好友，你还有脸带
累你这几个忠心耿耿的爪牙陪你死？”

公孙英抖了一抖，反而后退了一步。

“你如果有种，你如果有骨气，站出来拍拍胸膛，大声告诉我，恩恩怨
怨你一肩挑。

不愿承受九阴搜脉，你可以找剑和我赌命，活得英雄，死也死得英雄，
这才像个汉子。

你，出来！”

公孙英怎敢独自上前？剑向前一伸。

摄魂妙剑知道公孙英其实胆怯不敢上，伸剑只是装模作样的反应而已，
但也为了颜面，伸手拦在公孙英身前。

“姓张的，咱们不会和你一比一公平决斗。”摄魂妙剑沉声说：“咱们六
个人，生，六个人生；死，六个人死。你上吧，咱们和你拼了。”

“哈哈！在下从来就不相信你们敢一比一决斗。”张允中示意要黑煞女魅
后退，缓缓拔刀出鞘。

“少庄主，愚叔拼死缠住他。”摄魂妙剑附耳向公孙英低声说：“从祠后
脱身，前往光州找夜游鹰葛子玉，不要等我了。”

“凌叔……”

“假如我不死，我会追上你的。记住，脱身要快，我不知道能撑多久。”

一声低啸，张允中疾冲而上，刀光划出一道令人目眩的快速电弧，人
刀俱至，长驱直入锐不可当。

六人刀剑一分，然后三方聚合，刀风剑气凌厉无比，六条左臂不约而
同先发暗器阻敌。

人刀浑如一体，狂风乍起，劲气飞旋，一沉、一扭、一旋，从左侧的
斜上方切入，躲过了猬集的暗器射击焦点，打落了外方的几枚，熠熠刀光流
泻、左旋、飞逸。

“回龙诀！”沉叱声震耳欲聋，与电旋的刀光同发。

血雨飞溅，刀光倏止。

这瞬间，人影似流光，掠向路侧的树林，射向神祠的右侧林深草茂处。

另一个人影，则回头飞跃而走，循原路飞逃，去势如电射星飞。

“砰！”有人倒下了，倒了两个。

刀光再闪烁，再冲进。

“铮铮！”摄魂妙剑连挥三剑，皆被刀一一化解。

“你这怕死鬼敢走？”是黑煞女魅的厉叫。

原来第三个逃走的人是无情剑，逃向第一个人逸走的方向。

第一个逃走的人是公孙英。

第二个沿原路逃走的人，是袖里乾坤古建阳。

树倒猢狲散，是散的时候了。他们两人是接触的后一刹那，在张允中
刀劈铁罗汉与赤练蛇的生死关头，看破这稍纵即逝的好机逃去的。

变化太快，接触有如电光石火，这一刹那机会，不是行家是很难看出来的。两个家伙是行家中的行家，看破好机溜之大吉。千紧万紧，性命要紧，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事，只有笨蛋才肯将生死置于度外，来保护一个不值得保护的公孙英。

无情剑也是行家，但却比不上行家中的行家精明，逃晚了一刹那，被在一旁满怀怨毒的黑煞女魅钉上了。

他的内功与剑术，皆不下于黑煞女魅，仅轻功略差一分半分。在江湖追求黑煞女魅期间，双方曾经多次冲突，谁也奈何不了谁，他甚至还宰了黑煞女魅一位武功相当高明的情夫。

可知双方真要拼搏，黑煞女魅不见得可以稳操胜算。

而现在，他是个丧了胆的人，斗志全消，那有勇气与黑煞女魅拼搏？只有拼命逃走了。

他曾经看到公孙英首先逃走；他自己本来就打算找机会逃走，沿途被公孙英看得死紧，没有机会逃，这时不走，更待何时？

他不打算跟着公孙英逃，明知公孙英是张允中的目标，跟着走岂不是拿自己的老命开玩笑？因此公孙英沿神祠的侧方树林脱身，他立即向左移，分道扬镳，明知不是伴，事急也不能相随。

远出近里，糟！前面是十余丈宽的滚滚浊流。他不谙水性，不能跳水逃生。前面走不了，只好向左折。

糟了，银芒入目，银针已经入体，贯入左肋钻入骨缝，左臂立即失去活动能力，动一动就痛入心脾。

临湖庄的那位老人是行家，一看就指出黑煞女魅的银针，外型有点像化骨针。

化骨毒针，一代魔头碧湖老妖的独步武林暗器，早年老一辈的天下第一白道名宿玉龙崔培杰，就曾经几乎死在化骨针下。

黑煞女魅的银针，确是化骨针，但以银打造，而且没淬毒，所以没有化骨的功能，却有透骨的效果。

“贱妇！我给你拼了！”他切齿怒吼，挥剑反冲。银芒再闪，肉眼不易看清，看到芒影，针已贯入右臂弯，如中电殛，驭剑的力道立即消失。

“铮！”黑煞女魅震飞了他的剑，剑虹再闪，齐肘砍断了他的右手。

“哎……”

“铮！”剑虹又闪，左臂也齐腕而折。

“啊……”他终于摔倒了。

“恶贼！你也有今天。”黑煞女魅踢了他两脚，咬牙切齿将他踏住，发疯似的撕烂了他的下裳。

“我不杀你。”黑煞女魅恨声说：“我留你一条狗命，让你痛苦一辈子。”

“姑……姑娘……我……我……”

“我要切掉你的命根子。”

“不！不要……”

剑一点撤，鲜血溅出。这瞬间，人影从黑煞女魅身后悄然扑到。

“哎……哟……”他狂叫，竭力扭动。

黑煞女魅嗯了一声，上身一挺。

这瞬间，叫声传到。

“公孙英，你这杂种……”是张允中的厉叫。

正要刺黑煞女魅第二剑的公孙英，一跃三丈，向下游如飞而遁，失去刺第二剑的机会。

黑煞女魅向下一栽，在地上挣扎滚动，压平了附近的野草。

张允中飞掠而来，但已晚了一步。

“黑煞姑娘……”张允中狂叫，收刀按住了滚动的黑煞女魅：“天哪！你……你你……”

“我……我死……死不瞑……瞑目……”黑煞女魅虚脱地颤声叫，脸色苍白如纸。

“不要动，我看看。”他翻过黑煞女魅抽搐着的身躯，检查伤势。

创口在右背上第九第十两椎骨外侧，正是膀胱经中的肝俞穴。一看涌血情形，便知已伤及内腑。

“很糟，但还不致命。”他安慰黑煞女魅，立即取药，撕衣袂按住创口。

“来，先吞下护心丹。”他强将黑煞女魅的百宝囊中，所携带的救命丹丸三颗，塞入黑煞女魅口中。

黑煞女魅将陷入昏迷境界，剑所造成的创口是很大的，痛楚不问可知。

救人要紧，而且需要抢救。

他脱掉黑煞女魅的内外衣，清理创口敷上金创药，用腰带作伤巾，熟练地包扎妥当，黑煞女魅终于昏厥了。

二十八

阳光从小窗透入，仲夏的阳光带来温暖的气息。

黑煞女魅睁开无神的双目，感到阳光刺眼，眨动眼皮数次，这才看清室内的光景。

这是一间农舍的厢房，简陋但还算干净。床前的长凳移至床头壁，张允中靠壁而坐，睡得正沉。唯一的木桌上，搁着碗杯药罐等等杂物，药香满室。

她想挺身坐起，但背部突然因牵动而产生的痛楚，让她坐不起来。

她发现自己赤裸着上身，乳下被伤巾缠住，不松不紧，并不妨碍活动，一条薄衾已褪至下身。

她想伸手将衾拉起掩住胸前的尴尬，却痛得哎了一声，龇牙咧嘴。

张允中被惊醒了，几乎跳起来。

“苍天保佑！你醒来了。”张允中兴奋地坐在床缘说，拉衾替她盖妥。

“这是什么地方，允中。”她虚弱地问。

“九龙神祠不远的小村。”

“我……”

“你受了伤，但不要紧了。”张允中按按她的前额：“烧退了，你是从鬼门关里逃出来了。”

“我好……好软弱……”

“你昏迷了三天三夜。我去告诉主人，给你炖鸡汤。再过半个时辰，还得服药换药。”

“允中，我……我好像不……不能动弹了。”

“放心，这是暂时现象，内毒一清，外创愈合，你就可以走动，只是……只是……”

“只是什么？允中，我……我要知道实情。”

“姑娘，今后，你不能再提刀舞剑了。”

“你是说，我的功力废了？”

“还不至于。但经脉受损，椎筋也有损伤，剧烈活动，会影响督脉。”

“我……我我……”

“姑娘，听我说。”张允中温柔地轻抚她的脸颊：“姑娘家，浪迹江湖终非了局，回家，好吗？日后嫁夫生子，用得着舞刀弄剑吗？”

“天啊！我……我能嫁夫生子？我……”

“我娶你，姑娘。”

“什么？你……”

“我是当真的，我要娶你。”张允中郑重地说：“我觉得，你我意气相投，同行同宿许多时日，彼此已经产生感情和瞭解，可以相聚终生，你是否有同感？”

她突然热泪盈眶，怔怔地，泪眼朦胧地，注视着眼前这位她早就想拥有的强人。

她哭了，哭得好伤心。

“你……你在可怜我……”她哭泣着说。

“不要胡思乱想。”

张允中温柔地替她拭抹那抹不完的泪水，亲吻她的脸颊、嘴肩：“你现在还在昏昏沉沉，连自己到底在说些什么还弄不清楚，等你完全清醒了再说。我要你知道的是：天下间该可怜的女人成千上万，我总不能把她们全娶来做妻子。如果你认为我和你连袂奔波这段时日里，我忽略了你的存在，那你就错了，我随时都在观察你的优点。我的结论是，你是唯一可以伴我四海翱翔的母鹰。你眼中的煞气愈来愈减弱，你心中的仇世怨俗意念也逐渐消失了，你终于流露出女性特有的柔媚，我觉得我们可以安定下来，建筑一个属于你我共有的鹰巢了。”

“我……我的过去……”

“人谁没有过去呢？我所看到的是现在，是将来。安静地休息，好好的想想吧！我去找主人弄食物，你一定可以尽快地离开这张床。”

精神力量是很重要的，一个失去求生意志的人，仙丹妙药也无能为力；反之，一个有信心、有精神力量支持的人，常可像奇迹般克服困难，逃出死神的魔掌。

三天，黑煞女魅感到很开心。她不但可以活动手脚，而且可以挺身坐起了；当然需要有人扶一把。这种奇迹似的进境，大出张允中意料之外。

这天，她正在进食，肉糜炖得香喷喷，她吃得津津有味，一双已有光彩的媚目，不住偷偷地打量，正在聚精会神调制金创敷膏的张允中。她已渐复红润的面庞，不时绽现心满意足的、甜甜的微笑。

也许，她在想，她挨的这一剑，已经了无遗憾了。

吃完，她将碗匙放在床头的橱桌上。

“允中。”她柔柔地低唤。

允中抬起头，将敷好的药膏摊放好。

“还要不要添一点？”张允中含笑走近：“李大婶昨天到镇上带回来几斤精肉，晚上你可以大饱口福，这两天吃鸡糜吃腻了是不是？”

“坐。”她拍拍床缘，甜甜地笑：“允中，你看我的神智，是不是已经够清明了？”

“废话！”张允中靠近她坐下：“我看你呀，是存心要找挨骂了。”

“我要是做错了什么，该骂你就骂好了。”

“你……”张允中拧了她脸颊一把：“好哇！做错了什么？从实招来。”

“我……我有点事要告诉你。”她将那温暖的大手按在自己的脸颊上。

“重要吗？”张允中柔声问。

“你知道我姓什么，叫什么？”

“这……”张允中一愣。

“你比我是不是更糊涂？”

“从前我问过你，你不肯说……”

“从前是从前呀！”

“哦！对，从前是从前，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张允中一语双关。

“我要将身世告诉你。”她低声说，接着一阵沉思，一声低喟。

“假使你不便说……”

“我要说的，允中。”她的脸色阴沉了下来：“从小，我就没有几次和亲娘在一起，屋子里到处都是漂亮的娘姨。我的童年，是在奶娘的身边过去的。懂事以后，就跟着师父在各处游荡。师父是一位老婆婆，脾气坏得很。两个比我大很多的师姐，身边经常有不同的男人跟进跟出。偶或我也抽空回家一趟，我爹似乎有了更多的女人，我那两位兄长，似乎想把天下的美女都弄到身边来。物以类聚，耳濡目染，我就是在这种家庭与师门中长大的。最近几年我出道之后，我爹的印象，在我的心目中似乎已经恍恍惚惚，朦胧难办了。我娘，她进了家中的佛堂，除了木鱼声，我也几乎记不起什么了。”

“可怜的姑娘。”张允中黯然说：“我是在爹娘的爱护和督责中长大的，我真不敢想像如果我缺少亲情，长大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尽管如此，尽管我对爹娘的印象是如此模糊，尽管我一生中不知亲情是怎么一回事。但等到爹遭了意外变故，我仍然觉得，我有责任替爹报仇，替爹讨回公道：尽管我是个从来不理睬公道的人。”

“你爹遭了什么意外？”

“被人打断了手脚骨，自杀了。”

“哎呀……”

“我和你，是在同一城市出生的人。”

“你……”张允中的心，突然抽动了一下。

“我本来姓韩，为了躲避仇家和官府的追究，所以改姓蓝，那是家母的姓。允中，你该猜出我的身世了吧？城里的蓝六爷蓝贵全，就是我爹。”

一阵寒颤通过全身，张允中感到心房中的气温好低好低，低得心头发冷。

怎么会这样巧？老天爷还真会恶作剧。

冷面煞星韩登、蓝六爷，蓝贵全……

张允中的手，离开了黑煞女魅的脸颊。像一个霹雳打在他头上，像突然掉落在万丈的深壑寒潭里；他机伶的打一冷战。

黑煞女魅发觉他的举动有异，抬头狐疑地搜索他的神情变化。

“你怎么啦？允中。”黑煞女魅关切地问：“是不是有点不舒服？这几天辛苦你了，你的脸色很难看。”

“没什么。”他离床站起，在室中往复走动，剑眉深锁，脸上神色百变。

黑煞女魅吃惊地、呆呆地，目光跟着他转，久久，心中的不安在扩大。

“我……我说错了什么吗？”黑煞女魅终于忍不住，打破了满室沉闷气氛。

他停止踱步，站在床前，目不转瞬地，注视着满脸狐疑不安的黑煞女魅，久久。

“你够坚强吗？”他没头没脑的进出一句话。

“你……允中……”

“你认为你已经够坚强，坚强得可以承受打击吗？我是说，情绪上的震惊。”

“我想，可以的，我已经够坚强。我一生中，坚强就是我活下去的凭藉。”

“好，准备承受吧。”

“你是说……”

“我是神鹰的弟子。”

“什么？”黑煞女魅大骇，如中电殛。

“你爹，是冷面煞韩登。”

黑煞女魅震惊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似乎被震昏了，僵硬地点点头。

“在我执行报复之前，我曾经花了一年时间，谨慎地，毫不带成见地，暗中调查，观察令尊的所行所事。在我的承诺中，我说得明明白白，假使在一年的期限内，令尊假使真的洗面革心，改恶从善，不做亏心的事，我便放弃执行的承诺。可惜，我失望了。”

“那是一定的，所以……”

“所以，我别无抉择，我只好执行我的承诺。令尊的行事，委实……我曾经给予令尊最公平的机会，他也曾发射套中的化骨毒针。”

“罢了！”黑煞女魅以手掩面，痛苦地说。

“我很抱歉。”张允中往后退：“这只能怪上苍在捉弄我们。”

“请……请让我静一静……”接着是一阵令人心碎的哭泣。

张允中悄悄地启门退出，悄悄地带上门走了。

南京的江浦浦口码头，帆樯林立热闹非常。对岸的南京龙江关码头，更是车水马龙。

快船的船舱内，黑煞女魅端坐在船上，秀发披肩，脸色有点苍白，穿的仍是黑衫裙，但显得比往昔更清丽、更多了几分秀气。

“你一定不让我送你回家吗？”坐在对面的张允中黯然地问。

“是的，允中。”她平静地说：“你知道，我是舍不得离开你的，但……”

“我明白你的感受。”

“允中，我很抱歉。”她低下头，泪水滴下胸襟：“我在梦寐之中，也认定我会嫁给你，做你的妻子。可是，我不能忘怀事实，我不能一辈子面对着杀父之仇人而无动于衷。”

“是的。”

“不管我爹是什么人，做了多少不为世人所容的事，但他仍然是我爹，改变不了的。”

“我除了说抱歉之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得体。”

“你什么都不要说，是非好恶，我心中明白，但不能承认。允中，今后你……”

“也许，我会回家；或许，再闯荡一些时日。”

“替我找公孙英。”

“我会的。”

“要开船了吧？”

“是的。”

“祝福你，允中”“我也为你祝福。再说一声，我抱歉。”

“我把你祝福和抱歉，深深地埋在心底。哦！允中，抱我，亲我……”

“我们，好苦……”张允中紧拥着她酸楚地低语：“杀孽，仇恨，爱绵绵，情绵绵，恨也绵绵……”

黑煞女魅放声大哭，她成了一个软弱的、崩溃了的女人，不再是叱咤江湖的女煞星，不再是江湖浪女。

小城江浦虽然小，但却有许多经商发财的大富豪。只是当时鄙视经商的人，所以即使有财有势，社会地位仍然低落，当然，比不上对岸龙蟠虎踞的南京官绅神气。

城西的大街有许多大宅，当时是富豪的住宅区，楼高院广，门禁森严，其中的褚宅，就是富豪住宅的代表性建筑。

大院门平时紧闭，非有贵客登门才开启，平时宅内外的人出入，概走边门。边门有耳门，有角门，有车马进出的门，有……

反正门很多，就表示宅院很大。三更初，一个黑影飞入褚宅。

每一座院、每一座园、每一条长廊，每一幢门廊：都挂有光线朦胧的照明灯笼，所以全宅各处，皆零星散落着朦胧幽光。

江浦人皆知道褚大爷是富商，却不知道他是个黑道中大有名气的天马褚骥。

黑影从东院进入的，要进入中院，必须穿越两排耳房中间的长廊。

刚无声无息地飘落在院角，对面廊下的廊灯房，踱出一个更夫打扮的人，腰间佩了刀。

“朋友深夜光临，欢迎欢迎。”更夫徐步踏入院子，语气颇为温和：“在下是巡更的，要不要到客室喝杯茶？”

“谢了。”黑衣人站在一株月桂树的暗影中：“请问，天马褚骥是否在家？”

“噢！朋友是……”

“有请天马褚骥。”

“朋友高姓大名？”

“不久自知。”

“阁下好大的口气，要求过份了吧？请亮名号，看够不够请大爷出见的份量。”

“在下会当面告诉他。”

“哼！阁下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你不配。”更夫鼓掌三下，高叫：“喂！有人在吗？”

“上面在。”厢房顶出现的人大声答。

“院口在。”通向东园的八卦门，也有人现身应喏。

“巡查在。”对面房廊的荷池畔，三个人同时应和。

“朋友，知道处境了吧？”更夫沉声问。

“老兄，你也知道过江的一定是强龙。”黑影平静地答：“为免血肉横飞，老兄，还是把天马褚骥请出来的好。在下相信，他不是个胆小鬼。”

“大爷这几天……”

“不要用谎话搪塞。”黑影嗓音转厉：“他早些日子确实不在家，不知和那些见不得人的朋友，去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但昨天傍晚，他带了十个人乘船回来了。他如果不出来……”

“你想怎样？”

“在下进去找他。”

“你大言了。”

一声刀吟，黑影拔刀出鞘，举步离开树下的暗影。

院门的廊口，踱出五个人。

“那一位朋友要见我天马褚骥？”走在前面的青袍佩剑人朗声问：“能把褚某的行踪摸得一清二楚，尊驾定非等闲人物。”

“当然，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这时，双方逐渐接近，廊灯虽然不怎么明亮，但在江湖人来说，已经够亮了。

“黑天鹰……”天马褚骥突然惊呼。

“黑天鹰张允中。”

“天杀的！你，还我三弟的命来……”天马褚骥狂叫，激动得失去风度。

冲进、拔剑、攻击，风雷骤发，剑浪排空。

“铮铮！铮……”刀光急剧地闪动，暴起一阵急骤的震耳交鸣，狂攻的七剑瓦解。

“铮！”最后一剑被刀震得斜荡而起。

“还你一刀！”黑天鹰大叫，刀光电旋而至。

天马身形未稳，已无法接招，仰面背着地侧滚，蓦地飞跃而起，半空中手脚急振，射出三丈外，登上了屋顶，真像人在空中奔跑，天马的绰号由来有自，名不虚传，间不容发，险之又险地，从刀光中逸出、飞走。

黑天鹰更是名不虚传，后起先到，先一刹那从侧方飞登屋顶，一沾瓦便斜掠两丈，有如电光一闪，人刀俱至，有如鬼魅幻形。

刚飘落瓦面，身形尚未伸直的天马，像被天雷所殛，剑伸在侧方，身形半蹲半站在瓦上像只傻鸟。

从屋顶赶来相助的共有四个人，但僵在三丈外不敢接近，一个个毛骨悚然，几乎不相信眼前的事实。

奇冷彻骨的刀锋，斜搁在天马的左颈旁。高大的黑天鹰，站在前面像座天神。

“你的消息也灵通，知道我黑天鹰。”张允中冷冷地说，只要一拖刀，天马的脖子就完了。

“淮安的消息，传……传到南……南京……南京……只……只要五……五天功夫……”天马愈说愈气短，最后几乎语不成声，快崩溃了。黑天鹰第一次在淮安露面，传播得很快。

“不错，令弟是死在我张允中的刀下的，但他不该先偷袭，他的追魂箭先要了我半条命。”

“我……我知道。”

“知道？据在下所知，兴园的人死光了。”

“还有一个目击的人，是公孙英那畜生做的好事。”

“噢！你知道？”张允中收刀退了两步：“我这次来，一是想向你解释……”

“不必解释了。”天马收剑入鞘，呼出一口长气：“春熙姑娘带了我的人来，我不在。”

“什么？春熙姑娘？”张允中吃了一惊。

“那时，我已经身在安庆。我的人星夜赶往安庆，我却到了武昌。公孙龙推得一干二净，我只好急急忙忙不辞而别，昨晚到家，正要召集朋友回镇江调查详情。”

“那……我就不用解释了。以后，你可以找我了断，我在江湖等你。”

“当我调查清楚，证明你确是给舍弟公平的机会，那是没有什么好说了，只怪舍弟学艺不精。”

“在下请教，公孙龙到底……”

“他与绝剑秦国良合谋，把我也算上一份，要到湖广四川交界处，化装易容掩去本来面目，谋劫四川献给朝廷的皇贡，以便嫁祸玉苍山房主人玉龙崔培杰。绝剑的老爹神剑秦泰，二十年前协助金翅大鹏岳家子侄，公报私仇追杀拘魂白无常，与玉龙结下不解之仇，所以才有这次谋夺皇贡嫁祸的举动。”

“原来如此。”张允中恍然：“这些杂种做得好绝。绝剑那些人与三山别庄在镇江火并，谁会想到他们暗中联手前往三峡作案？三山别庄毁灭，公孙英打着三山别庄的旗号，浩浩荡荡公然北上京师，意在掩护数千里外三峡劫皇贡的行动，事后谁敢指证劫贡的事与三山别庄有关？好周密的计谋。”

“我退出了，公孙龙可能要追来杀我灭口，所以我必须召集朋友严加提防。”天马长叹一声，大有英雄末路的感慨：“你一个人，就足以把这里变成血海屠场，我看，我是没有希望了。”

“我会让他不敢来找你。”张允中郑重地说。

“你是说……”

“防守决非上策，褚前辈，我会去找他，会让他自顾不暇。我已经把公孙英北上的人歼除净尽，剩下他一个人，逃向光州找夜游鹰，护送他到夷州找他老爹。我这就动身，我非宰了他父子不可。”

“喂！你要不要快船？”天马兴奋地问。

“快船？你……”

“我送你一艘快船，十二名好手舟子，昼夜兼程赶往上路，快得很。”天马兴奋不已：“到夷陵再换上三峡的船。”

“这……”

“老弟，你放心。舍弟的死，我相信你，你一定给了他公平决斗的机会。刚才你就可以一刀砍下我的脑袋来，但你刀下留情。武林人生死等闲，只要死得公平，没有什么好埋怨的。我不能陪你去，我得严加提防。你宰了他父子俩，我也可以安心的睡个好觉了。老弟，请信任我。”

“好，我信任你，我接受你赠送的船，谢谢你，褚前辈。同时，令弟的事，在下道歉。”他伸出大手，两人行把臂礼。

三峡天险，天下闻名，这千里山区，把四川隔成盆地，形成八百里的壮丽锦秀河山。

在三峡的行船，真是险之又险，每年死在覆舟惨剧中的人，数不胜数。俗语说：行船走马三分险。但在三峡行船，是真有五分险。所以上游有一座酆都城，据说就是九幽地狱十殿阎王殿；成了仙的阴长生在这里设酆都，大概为了便于就近收罗溺死的鬼吧！

张允中在东陵州登陆，重谢了褚家的众舟子，踏上了入川的旅程。

入川要乘船，必须在东陵州改乘所谓上江歪尾船。下江的船沉重结实，不适宜走上江。如果覆舟触礁，再结实坚牢的船也是枉然，结实反而不易控制。

他是很小心的，水道不熟，不宜冒险，便决定改走陆路入川。

三峡除了以船作为主要交通工具之外，沿峡还有一条所谓入川古道，鸟道羊肠，在千山万壑中盘旋，沿途苗蛮出没，猛兽成群。有时古道与大江并行，路在千寻高崖中间伸展，行人向下望，头晕目眩魂飞胆落。

因此，每一段路，行人几乎全是附近城镇村落的熟人，外地的长程旅客绝无仅有，胆气稍差的人望而却步，宁可乘船和死神水鬼赌命。

一早，他背包里，手里点了一根问路竹杖，穿一身黑色紧身衣，踏出东湖客栈的店门。

东湖客栈位于码头西端街尾，东面不远便是至喜亭。一条大道向西伸，廿五里便是西陵峡口。古道在江的南岸，自峡口南面的山峡东南行，远离大江，绕出卅余里方重新与大江会合。因此到了峡口之后，还得雇船过江，十分麻烦。

自从昨晚船抵夷陵之后，他便发现有人在暗中窥伺，但不以为意，仅暗中留心。

果然不错，大道远离州城五里左右，后面脚步声渐近，跟踪的人等得不耐烦了。

两个人，穿青袍的人佩剑，穿蓝直袍的佩刀，脚下逐渐加快。

他也脚下一紧，洒开大步紧走。

道上行人渐稀，身后的夷陵娥已经看不见了。路绕过一座小冈，前面路旁的树林中，踱出三名佩刀的青衣大汉，像是拦路剪径的毛贼。

后面，脚步声接近了身后。

“阁下，留步。”挡在路中那位留大八字胡，长像威猛的大汉抱拳行礼：

“在下姓闵，有事请教。”

他在丈外止步，回了礼，扭头瞥了已跟至廿步的两个人一眼。

“不敢当，愿闻。”他微笑着说。

“阁下佩有刀。”

“山行风险，怎能不带刀。”

“请将大名赐告。”

“为何？”

“这可以决定阁下是何方朋友。”

“尊驾似乎并没表明态度身份。”

“上江风雨欲来，群雄毕集，即将有事故发生。闵某奉命在路上，向往来的朋友套交情，与事故不相关的人，在下希望劝阻朋友改乘舟船。”

“为何改乘舟船？”

“乘船便可以避免介入，免受池鱼之灾。”

“在下有点明白了，但不便说。抱歉，在下要赶路，借光。”

“阁下……”

“让路。”他沉叱，向前直闯。

姓闵的一低马步，双盘手立下门户。

“阁下，不可自误。”大汉沉声说。

他冷笑一声，竹杖一伸，拨草寻蛇攻下盘。身材高大的人，不便以双盘下封，大汉够高大，因此退马步避招，简单省事。

他得理不让人，一声长笑，竹杖如影附形长驱直入，洒出点点寒星，用的是枪招。

“噗噗噗噗！”大汉连封四杖，满以为竹杖力道有限，只要格开第一枚，便可乘切上传来的劲，便可乘机切入贴身反击，岂知连格四杖，不但没能格开竹杖，竹杖上传来的劲道反而逐杖加强，速度更疾，格了四声，人已退了丈二以上。

身后的青袍佩剑人吃了一惊，紧跟两步手按上了剑靶。

“左退，拔刀！”青袍人急叫。

大汉应声左跃，伸手拔刀顺势挥出，要削断跟踪袭来的竹杖，反应极为迅速，身手已臻上乘。

张允中真没料到对方如此高明，片刻间便被大汉夺回失去的两丈地盘，竹杖始终无法攻破大汉的刀网，不由心中暗暗喝采。

他一时技痒，猛地丢掉杖，倒翻飞腾而起，包裹也丢掉了，第二翻腾中，刀已出鞘，身形陡然侧翻腾，接着刀光人影盘旋而下，势若电耀雷击。

青袍人大惊，一跃而上。

“住手！黑天鹰……”青袍人大叫，剑光如匹练，配合姓闵的大汉全力封架。

张允中一听叫声未含敌意，刀上真力骤减五成，意动神动，收发由心，刀光一缓，稍顿之后疾落。

“铮铮！”两刀一剑接触，大汉与青袍人同向被震出丈外。

张允中卓然屹立，刀仍在隐隐震鸣。

“在下西陵逸客唐琮。”青袍人收剑，似乎余悸犹在：“老弟，没想到你会来。”

“我来？唐兄怎知黑天鹰？”张允中甚感惊讶。

“哈哈！淮安恨天无把吃苦头的事，恐怕早就四海轰传了。闹海金鳌有苦说不出，不敢也无颜将受挫的事透露，但消息仍然不胫而走。咱们都以为你追公孙英往京师去了，没想到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在此地现身，真是异数。”

“诸位是……”

“老弟可记得江湖秀士欧阳俊？没忘了书生张三吧？”

“哦！好朋友岂能忘怀，他们……”

“他们是在下的晚辈，江湖秀士称在下为叔。”

“失敬失敬，唐叔，多有得罪，休怪鲁莽。”他收刀行礼。

“老弟客气，你来，一定是知道这里将要发生的事了，那些可怜的人，还以为消息仍没走漏呢。在下是奉命封闭陆路，劝阻无关的人介入，也负责阻止绝剑与狂彪的助拳人前往助拳。”

“欧阳兄与张小弟……”

“他们已经到前面去了，他们已经知道你还健在人间，并没有死在天马褚骥的地牢。”

欧阳贤侄果有知人之明，他算定你会赶来，但没有人肯相信他的话，天南地北，你竟然真的赶来了！老弟，跟我回城。”

“这……”

“我们有行驶三峡的快船，送你前往会合。张小哥茶不思饭不想，想念你有如火旱之望云霓，当他获悉你身死兴园地牢，急得几乎发疯。走吧！请。”

有朋友仗义相助，是最幸运的事。可是，却没想到会发生意外。

西陵逸客与叫风鱼耿忠的大汉，偕同张允中返城，沿途谈及追逐公孙英的经过，可把西陵逸客厅得毛骨悚然。

“老天爷，你竟然闯到逍遥飞魔隐居的临湖庄去了，真是教人捏一把冷汗。”西陵逸客苦笑：“自从天下第一魔玉面神魔死后，下一代的宇内三魔的逍遥飞魔取而代之。”

老一辈的侠义道名宿纷纷归隐，有些已归道山，还没听说过有人制得了那老凶魔。幸好他仅再横行了五年，便销声匿迹了。他的孙女真的很厉害？”

“是的，很了不起。”

“如果她赶来帮助公孙龙，这……”

“小侄可以对付得了她。唐叔，可有公孙英的消息？”

“没有。假使真是夜游鹰护送他来。我们的眼线便很难发现他们了。那头鹰从不在昼间活动，又是一个成了精的老江湖，神出鬼没，没有人能盯得住他。按你的行程，他两人可能早就混到作案区去了。”

谈话间，接近五里亭。左面树林深处，传出一声胡哨。

西陵逸客一怔，倏然止步。

“唐叔，怎么啦？”张允中警觉地问。

“有人，可疑的人，正往这儿赶。”

“唐叔的人！”

“要我迎上去看。”西陵逸客接着发出一声胡哨，脚下一紧。

片刻，前面出现五里亭，三位书生与两名中年仆妇，两位书童，施施然迎面而来。

糟糕，双方都看清了对方。

“允中，是你吗？”一位书生尖叫，立即飞跃而追。

张允中大吃一惊，扭头一跃三丈，两起落便钻入路旁的树林，落荒而走。

西陵逸客大吃一惊，敢向第一魔逍遥飞魔叫阵的黑天鹰，怎么一见面就如飞而遁？这三位书生岂不更可怕？是何来路？

他想截出，却又心中发虚，略一迟疑，便失去拦截的机会，三书生七男女，已用惊人的轻功，蹑尾狂追张允中去了。

“糟！这些人是何来路？”西陵逸客拉住了飞鱼：“赶快回去将消息传出，要求下江的人前来查这些人的底，也许下江的朋友认识他们，走。”

能追得上张允中的人，得未曾有。

他还弄不清西陵逸客的底细，只知是江湖秀土的长辈。严格的说，他根本不知道江湖秀土是何方神圣，他不知道小张三的来路。

三个书生他认识二个，春熙春月两位姑娘，桃花坞的女匪，春熙是他的情妇。

无法再获得西陵逸客帮助了，他也对西陵逸客起了疑。摆脱了春熙七

个人，他越野而走，奔向西陵峡口，雇船过江走上了三峡古道。

巴东没有城，县建在巴山的北麓，南倚巴山，北背大江，仅有三四百户人家，街道错落在山坡上，比江南一座小镇大不了多少。

江对面是旧县，在飞凤山下，目前仍有五六十户人家。四面群峰起伏，滚滚江流在丛山中猛泻而下，风景美则美矣，可惜地脊民贫，养活不了多少人。

住进距白鹿洞不远处的一家小客栈，怎么没发现武林人的踪迹？

他仍然穿了黑紧身衣，外面加了一件黑博袍。袍又宽又大，所以称博袍，袍内可以藏刀。天色尚早，他信步上街察看形势，也希望碰上江湖人，以便打听消息。他真有点怀念黑煞女魅，有黑煞女魅在身边，消息灵通多了，他毕竟是一个初出道的人。

街道曲曲折折，石级一层又一层，从山麓江滨直至山颠，房屋像鸽笼一样一层一层往上砌叠，怪好玩的。

半山以上，已经没有店铺，他只好往下走，回到江滨或许有希望。江滨那条小街，是全市的精华区。

踏入一家小食店，他眼前一亮，暗叫妙哉，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近窗的一张食桌上，坐了三个人，他认识其中的一个：神手李，李长风，三山别庄地牢中的难友。

他终于找到可以信赖的朋友了，上次如果没有神手李，他不可能从百了谷妖女手中，救出黑煞女魅。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找到可以信赖的血性朋友，真是值得高兴的事，尤其是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喂！李兄，你怎么也来了？”他急走两步欣然叫。

神手李正与朋友低声交谈，闻声抬头。

“哎呀！是你？张兄，你真是救苦救难大菩萨。”神手李狂喜地离座相迎：“兄弟循线索带了朋友赶来，正苦势孤力单，这可好。不杀公孙老狗父子，誓不甘休。坐，请容兄弟引见两位朋友。”

两位朋友是飞蜈蚣田茂，翻天鹞子骆辰，都是黑道成名人物中，以轻功享誉江湖的高手。

寒喧毕，客套一番，互道倾慕，热烈的称兄道弟，颇为投缘。神手李先叫店伙送来一壶本地特产巴东真香茗，这才谈上正题。

张允中将来意说了，引得三个老江湖哈哈大笑。

“老弟，你是跑错了路，找错了地方。”神手李以江湖先进的口吻说：“绝剑与狂彪的阴谋，其实已经不算是秘密了，事情牵涉到第二个人，就不能算是秘密。兄弟在镇江追查，便已发现暗中有人作了周详的布置，不但不加阻止，反而促成这些阴谋家加快进行。干这种轰动天下的事，怎能在沿江的镇市进行？这些家伙自以为聪明，全部掩去本来面目，躲在远离江岸的地方，时机一到，便疾趋江边下手，所以老弟你在江岸城镇找线索，岂不是白费功夫？”

“那……李兄可曾查出他们准备在何处下手？”张允中这才恍然大悟，自己真是少见识，盲人瞎马乱闯。

“兄弟共来了三十位朋友，已经有了眉目。”隔着窗，神手李指指下面奔流的大江：“从巫峡往下算，门扇峡、巴峡，都是漩涡极险的地方。往下，

东奔峡也够险。所以必须等船往下一冲，能有回水沱的地方缓口气，下游必须水流平缓，两岸没有悬崖绝壁的地方。再一个条件是等候区的路进出容易便捷。从这三个条件去找，错不了。”

“你找到了？”

“兄弟的朋友，都是搜踪的行家。”

“为何不早些动手？”

“其一，兄弟人手虽多，仍缺乏独当一面的高手。其二，恐怕有人出面阻止咱们报仇，那些人要等他们动手之后，以便人赃俱获……”

“是些什么人？”

“玉苍山房的主人玉龙，与大江一代豪侠混江龙欧阳大侠。”

“哎呀……他们……”

“他们作事讲求证据，所以禁止咱们乱了他们的计划。现在有你领头，咱们可以给他们一次出其不意，雷霆万钧的致命一击，你意下如何？”

“干啦！李兄！”张允中不胜雀跃。

“他们预定动手的地方在东奔峡下十里左右。”

神手李低声说：“从这里乘船往下走，约有三十里。咱们不管皇贡的事，直接往他们潜伏的地方出其不意袭击。明早我们进山，绕到他们后面去。已经侦察出他们聚结的地方有三处，只是每一处接近困难，明里袭击势难如愿，因此兄弟想远来此处，看看能否再找得到朋友襄助，天从人愿，恰好碰上你。”

“这里有他们的人吗？”

“没有，但似乎有玉苍山房的子弟潜伏。在这里看到贡船之后，在山颠发出信号，下游的山顶也有人转传，片刻下这断姻缘，也因之而引起廿年前震动天下的大风暴。在这里看到贡船之后，在山颠发出信号，下游的山顶也有人转传，片刻便可传抵白道群雄的埋伏区。至于绝剑那些人，他们为了作这件大案，已准备了一年功夫，成都方面有他们的人卧底，船上有暗号，十里外亦可辨识，因此不需派人守候，他们有妥善的联络妙法，让潜伏的人及时发动。今晚咱们可以安心歇息，明天一早咱们动身入山。”

双方在进食时，低声商议一些进行步骤。依神手李的意思，需等张允中同往侦查之后，再决定细节，这时不宜有所决定。

神手李的同伴不在巴东，藏身在下游的山区里。当这些人知道张允中就是近来轰动江湖的黑天鹰时，皆兴奋欲狂士气振奋。

极目远眺，四周除了山还是山，人烟绝迹，只有百鸟争鸣与虎啸猿啼。

向东南望，眼前横着一条下沉百丈的湍急溪流，对面是起伏不定的山脊，一条山脊伸入溪流的弯处形成陡坡，形成弯流的上方是一片台地，森林密布，上空云雾缭绕，幽邃深远阴森难测。

四个人躲在飞崖的顶端矮松下，向对面仔细察看。

“那就是公孙老狗藏匿的地方。”神手李指着溪旁的台地森林说：“从上面下降，随时有失足摔得粉身碎骨的后果。从溪流的上游接近，台地后面是百尺高的绝崖。唯一的接近路，是从北面的山谷降下溪流，沿溪上流；在台地的西北角陡坡攀升。问题是，沿溪上行攀援极为困难，有些地方根本走不通。”

“奇怪，那他们怎么活动的？”张允中问。

“他们早有准备，我侦察了两天，他们利用四川人所使用的羊皮浑脱，十二只浑脱可以组成一只皮筏，乘皮筏上下十分便利，用过之后拆散，从那

处陡坡搬到上面去，同时再组合。”

“我明白了，他们可以乘皮筏下放，直冲下预定作案的江湾，七八里地费时不过一刻半刻，想得果然周到。”张允中不住点头：“我们可以用短竹筏从上游下放。”

“可是，陡坡上面有人警戒，还没到达坡下的溪岸，便会被他们发现，岂不上去一个死一个？”飞天蜈蚣摇头表示无可奈何：“咱们的人本来就不多，那地方又不能一拥而上，难难难。”

“从这里垂藤下去。”张允中指指崖右的崖缝：“可以降至半崖的崖角。唔！好像那段崖角有一段直坡。”

“不错，但再下去，就掉在溪里的乱石湍流中了。”

“那段直坡可以作为助跑的地方，正好对着陡坡右面的坡顶茂草斜崖上。”张允中自言自语比手画脚：“唔！相距约十二丈左右。”

“十二丈，除非变成鸟飞过去。”神手李苦笑。

“你们会投镖枪吧？用树枝改制。”张允中问。

“那当然会。”

“你看，对面比崖坡低约三丈左右。崖坡可助跑增加速度，对岸低亦可利用特制的衣裤滑降。在下的轻功，如果有充分的助跑区，可自三丈增至四丈五六。你们连续投枪，只要算得准，在下一定可以用波瓦渡江轻功，再远出四丈左右，然后滑翔而下降，料无困难。”

“老天！你有几条命？”翻天鹞子叫：“没有一百条命，玩不得，张兄。”

“值得一玩。”张允中信心十足：“事先制好十余丈的绳索，用一卷小绳系住一端，由在下携带。过去之后，小绳再将大绳曳过对岸系牢在大树上。你们援绳而过，不会害怕吧？”

“这个……”

“只许成功不能失败，所以，我们去找地方好好练习一番；不必相同的地形，有高低相差不远的坡地就可以了。”

“唔！似乎张兄的冒险办法，并非完全不可能。”飞天蜈蚣郑重地察看地势：“张兄，问题是所携小绳在纵出时，是否会反而拖住了你减去冲势？与及特制羽衣能否有足够的手脚张力控制滑翔。”

“我会克服困难，钓鱼的线卷就可以派用场。控制滑翔的手脚张力，我大概无妨。”张允中表示出坚强的信心：“这是我黑天鹰的生死关头，人只能死一次，所以我不自傲或掉以轻心。咱们回去准备，希望在明晨拂晓之前，能一举歼除公孙老狗这一群杂种。”

“咱们好好准备，走。”神手李恢复了信心。

返回另一座山脚，那是神手李的朋友们潜伏的地方，远远地，便发现廿七位朋友，正与三位书生七个人，面面对剑拔弩张，似乎双方正争持不下，随时可能反脸动手相拼。

书生的一伙七个人，已列下七星剑阵。

张允中吃了一惊，真是冤家路窄。

他一拉神手李的手臂，四人闪身在树后隐起身形。

“糟！桃花坞的女匪。”他向四人说：“可能是向你们的人追问我的下落，你们过去稳住他们。假使冲突起来，千万不可乱闯她们的七星剑阵，我会将她们引走的，事急我才出面。”

“我那些朋友不会出卖你的。”神手李肯定地说：“我知道你不愿和她们

反脸的原因，你先躲一躲再说。”

三人向前一窜，从另一面绕出，向争执的山坡走去，远远地，便听到春熙姑娘极为严厉的语音。

“你们给我听清了。”春熙的口气极为托大：“你们必须立即撤走，不许向三山别庄的人寻仇，必须等他们动手抢劫皇贡之后才能出面。那时候，你们爱怎样就怎样，甚至本书生还要助你们一臂之力尽歼这些丑类，本书生说得够明白吗？”

“唔！原来你们想等他们抢劫得手之后，再从他们手中将皇贡夺过来。”一位虬须大汉冷冷地说。

“这是他们在本书生作案时，所玩过的鬼把戏，所以本书生要以牙还牙。你们定是不走？”

神手李三个人，出现在五六丈外的树林边缘。

“桃花坞的女好汉们，何必找咱们这些人的晦气？”神手李一面接近，一面朗声说：“算起来，咱们彼此该是敌忾同仇，站在一边的人，伤了和气，岂不让公孙老狗笑掉大牙吗？”

“但你们这种志在快意恩仇的举动，妨碍了本坞姐妹的大计。”春熙不再冒充书生：“神手李，你走不走？”

“姑娘……”

“你走不走？”春熙傲然地用剑一指，傲慢已极。

“姑娘不要欺人太甚。”神手李忍无可忍：“三十比七，你……”

“三百比七，你们也占不了丝毫便宜，不信立可分晓。”春熙愈说愈狂。

“咱们拼了！岂有此理。”立即引起公愤，有人怒吼。

剑向前一挥，春熙也冒火地发动剑阵。

不远处，张允中掠出山坡，向神手李打手式。

“分几个人。”神手李大叫，向张允中一指：“截住那个黑衣人，不要让他们会合。”

春熙扭头一看，张允中立即转身狂奔。

“允中，快过来……”春熙尖叫，转身一跃三丈，奋力狂追。

她一走，春月六个人不得不随后跟上。

一阵好赶。张允中并不急于脱身，要将女匪们引离神手李的人，保持相等的速度，向西翻山越岭急走，不理睬后面的咒骂声。

连越三座山岭，远出廿里外。

该扔脱她们了。正要钻入山腰的密林，林内突然钻出两位英俊青袍美少年，劈面挡上了。

两少年人如玉树临风，玉面朱唇俊极了，比女扮男装的春熙姑娘不相上下，而且更多了几分少年公子的气概。

张允中来不及多想，以为是女匪，是春熙的同伙，也是女扮男装的人，不假思索地疾冲而上。

“不要纠缠我！”他大叫，双掌一错，来一记逐波分波，分向两少年拍去，要夺路而走。

两少年气往上冲，也来不及躲闪，百忙中同声叱喝，挥掌接招。

双方都快，无可避免地接实，啪啪两声脆响，三人同时向后退，力道半斤八两，谁也没占便宜。

“再接我一掌。”张允中叫，再次挥掌冲进，仍然同向两人进攻，用分花

拂柳进击，掌上加了两三成内劲，因为他发现对方的掌力相当可怕，只好用内劲攻击。

两少年也冒火了，掌上也用了内家真力，也毫不退缩地硬接。

“啪啪噗噗！”一连四击，一掌比一掌沉重，打击的力道也逐掌增加，六条手臂快速挥动，马步移位也灵活万分，最后同向侧飘，仍是势均力敌局面。

七女狂冲而至，最先到达的春熙剑到人到。

“允中，交给我。”她娇叱，电射而至。

张允中扭头便走，一跃三四丈，溜之大吉。

两少年一怔，相互一打眼色，手一动剑已出鞘。

“不许追赶！”那位身材稍高的美少年冷叱，一剑截住了春熙的追向。

“铮铮铮……”春熙愤怒地抢攻，却被美少年在刹那间逼退了五六步，不由大惊失色。

春月从侧方掠过，不理睬另一位美少年。

“大姐，追人要紧。”春月急叫。

春熙醒悟，丢下美少年飞掠而走，七个女人像狂风，追入茂密的丛林。

身材稍高的美少年本来要挥剑阻截，却被另一位美少年打眼色所阻。

“怎么不拦住她们？弟弟。”身材稍高的美少年问。

弟弟向左后方呶呶嘴，淡淡一笑。

身材稍高的美少年会意地点点头，两人收剑背手并肩而立，似乎在观赏山景，刚才并没发生任何事故。

不久，身后传来拨枝声。

“你们还不走？”张允中在不远处的树后闪出：“那些人是桃花坞女匪，凶得很，等她们转回来，必定迁怒你们，可就麻烦大了。”

“呵呵！你怎么不走？”身材稍高的美少年转身笑问。

“在下不能因为在下与她们的恩怨，而连累你们。”

“你认为在下兄弟，胜不了那些女匪？”

“这……二比七，毕竟冒险。”

“如果我兄弟俩危险，你打算出来帮我们？”

“我只能把她们引走。”张允中苦笑。

“为何？”

“怒难奉告。在下要走了，两位……”

“你分明是她们的匪党，无缘无故向咱们兄弟攻击，哼！你走得了？拔你的刀！”身材稍高的美少年突然变脸。

“胡说！在下还以为你们是她们的盗伙呢！你们生得那么俊，不能怪在下走眼。对不起，在下道歉……”

“拔刀！”

“无此必要，告辞。”

“你走得了？”

张允中向后疾退，倒纵三丈余，奇准地从树丛的空隙中倒射而出，似乎他背后长了眼睛。

有些树的空隙宽仅两尺，他竟然毫无阻滞地疾射而过。

“高明！”两位美少年同声喝采。

张允中退势未止，单足点地，正要二次倒纵而起。

“张哥哥……”身后传来娇叫声。

他大吃一惊，脚一软，几乎摔倒，突然僵住了。

好耳熟的叫声，好亲昵的叫声。

身后有脚步声，有不少人。

他僵硬地转过身来，脸色怪怪地。

身后有不少人。江湖秀士、小张三、千里独行夫妇、一位白发苍苍但龙马精神的老人，一位英俊的壮年青袍伟丈夫、一位风华绝代的少妇。

所有的目光，全向他集中，脸上的笑容，令他心中大定。

只有一个人的脸上，看不出笑容，那就是小张三，脸上的面具不能表示喜怒哀乐。

“是……是谁在……在叫？”他怔怔地问。

“你以为谁在叫你？”江湖秀士笑问。

他的目光，落在小张三身上，凝视着小张三的眼睛，捕捉那奇异的眼神。

好静，没有人移动。

“小菱！”他突然大叫，向小张三伸出双手。

小张三飞跃而来，扑入他怀中，浑身在颤抖。

“张哥哥……张哥哥……”紫菱哭泣着低唤：“我……我以为见……见不到你了，我……”

“不要哭，不要哭！”他紧拥住娇小的紫菱，声调有点走样：“我真是头笨驴，怎会看不出是你？老天爷！你……你怎么也练武？你……”

“年轻人，她的轻功并不比你差。”那位白发如银的老人说：“她是老夫的生死知交，一代奇人凌波燕凌云的孙女。”

张允中轻轻地推开紫菱，温柔地除下姑娘脸上的面具，用衣袖轻柔地抵抹那抹不完的泪水。

“我真笨，小菱。”他摇头：“我真的是什么都不懂，闯了几天江湖，发现不懂的事太多太多了。小菱，替我引见前辈们，好吗？”

“老夫替你引见。”老人倚老卖老：“我，混江龙欧阳长明，江湖秀士欧阳俊是我的孙儿。欧阳家老小算不了什么，你看，这位是廿年前，在江湖掀起狂风巨浪，葬送了无数内风云人物，天下为之震动的拘魂白无常艾文慈，你看是不是像个白无常？刚才和你交手的兄弟俩，是他的爱子艾玉、艾琮。艾玉的娘，就是这位玉龙的孙女崔双双，艾琮的母亲没来，躲在玉苍山房纳福，她是廿年前名列江湖四女杰的逸绿。”

张允中目定口呆，几乎忘了行礼。

他老爹刀神张一元，急流涌退改名张新化，退出江湖甘愿做打渔郎，起因就是廿年前艾文慈所引起的江湖风暴，而毅然封刀归隐的。

现在，他总算见到这位名震天下的武林不世奇士。

他总算沉得住气，诚恳地一一行礼。

混江龙偌大年纪，依然豪迈不下当年。

“允中，算你走运。”老人家拍拍他的肩膀大笑：“呵呵！我这个孙儿存了私心，他希望你仍然带着黑煞女魅，他就有机会追求小菱了。告诉你，小菱对你的痴心，委实令人敬佩，连文家的两位金童，也不得不知难而退，你可要珍惜这份无价的感情。你说，黑煞女魅呢？”

“她……她她……其实，晚辈与黑煞女魅清清白白，可质鬼神天日可鉴……”他将与黑煞女魅结交后，与最后的结局有条不紊地简要说出。

所有的人，皆大感惊愕。

冷面煞星是碧湖老妖的师弟，混江龙欧阳长明是知道的，却不知道冷面煞星改姓埋名潜身在高邮。

当年碧湖老妖在淮安偷袭玉龙，用化骨毒针从背后偷袭得手，但也死在玉龙剑下。

艾文慈的老爹号称神医，恰好及时救了玉龙，因而种下这段姻缘，也因之而引起廿年前震动天下的大风暴。

二十九

张允中虽然不是神鹰的弟子，但获得轻功天下第一的高人指点，也令众人刮目相看。

“逍遥飞魔真的没有现身和你交手？”混江龙正色问。

这才是令人惊讶的事，关心的事。老魔是天下第一魔，如果重新出山在江湖造孽，那真是极为可怕的事。

“没有，他的孙女儿的轻功和内功，确也相当可怕。”张允中把交手的经过详情重新说了一遍。

“阿弥陀佛！看来，老魔可能真的怕事了。玉面神魔的下场，令他心生警惕，可能真的从此不再作东山再起的打算，江湖幸甚。”老人家似乎有点感慨：“哦！刚才那些桃花坞女匪，又是怎么回事？”

“这……这个……”张允中顿时脸红耳赤，这种事，教他如何启齿？

“小菱发现你离奇失踪，急得不得了，毅然离家追寻。凌老哥暗中派人下书向我求助，我出动不少人手坐镇南京接应。南京以下，不是我的势力范围，只好请沈老哥夫妇带俊儿前往镇江策应。你要知道，你的事我们大都明白。你失陷天马兴园的事传出，要不是沈老哥夫妇断然处置，将小菱制住带回南京，她早已不再人间。直至淮安方面传来你取绰号黑天鹰大闹淮安的事，她才有了生机。你说，你该怎么说？”

他把心一横，将误中红粉陷阱的经过一一说了。

他不是没有担当的人，错了认错。

“不管怎样，晚辈不能一错再错，当黑煞女魅将她们的身份说穿了之后，晚辈就避开了。”他最后说：“无论如何，晚辈总觉得心中有愧，所以不愿和她们计较。不得不见之即走，她们像缠身的冤魂，晚辈实在无可奈何。”

他觉得出，小菱紧握住他的手，从手上传来绵绵的情意。

他知道，小菱谅解他了。

老人家呵呵大笑，众人都笑了。

“呵呵！小伙子，我老人家告诉你一帖妙方，只要一帖，就可以把你的痛根消除。”老人家半真半假地说。

“欧阳爷爷，晚辈受教。”他真诚行礼请益。

“等会儿我再给你面授机宜，现在先谈目下的要务。”老人家话锋一转：

“想当年，绝剑的老爹神剑秦泰，助纣为虐出死力替良乡岳家，藉国贼江彬的官方势力，公报私仇万里追杀艾贤侄。最后不惜与玉面神魔合作，全力打

击艾贤侄，最后失败得很惨。艾贤侄在崔老哥的帮助下，解决了艾贤侄与岳家的一场无谓的恩怨。这皇贡毒计，目的就是志在为乃父报廿年前挫败的仇恨，重施乃父当年的故技，与黑道群丑合作。崔老哥不愿多事，艾贤侄以金针救世，不再操剑杀人，所以揭发毒谋的责任，落在小儿女们的肩上。”

“桃花坞女匪之所以阻止神手李那些人介入，固然是也志在那笔皇贡，以牙还牙报复公孙龙夺去他们所获广东皇贡之仇，其实也想利用这件事来打击崔老哥和艾贤侄。当年艾贤侄与玉面神魔最后一战，结束的地方，桃花坞就是最后一处地方。俊儿玉儿一群年轻人的意思，也希望能名正言顺与他们周旋，准备在现场人赃俱获，把他们弄上法场澈底了断。所以，你和神手李的计划不妨改变，打落水狗岂不省事？”

“欧阳爷爷，晚辈期以为不可。”他正色说：“江流险恶，不能冒险。俗语说：计无万全。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出了差错，皇贡恐难免沉江的厄运。官府追究之下，诸位兄长出事现场现身的事，不怕受到反噬吗？晚辈相信绝剑已有恶毒的诡计，反噬便其中阴谋的一部份，结果如何？”

他这么一说，众人楞住了。

“允中弟，你说该怎办？”江湖秀士走近拍拍他的肩膀：“我认为你的见解很有道理，真的不能冒大兵围攻玉苍山房的凶险。”

“决不许可他们有动手的机会，防患于未然。”他的语气十分坚决：“预防犯罪，绝对比善后有利。”

“你已经有计划？”

“是的，欧阳大哥。”他信心十足的说：“由小弟与神手李那些人，先剷除公孙龙那些黑道群丑，剪除羽翼之后，再和绝剑那些人结算。他们欠了我不少债，包括九万九千两银子养老金。”

“什么养老金？”江湖秀士糊涂了。

他将与黑煞女魅合作的事说了，说得所有的人哈哈大笑。

“你的看法很对。”老人家郑重地说：“但需从长计议。目下情势急迫，相当麻烦。”

“急似燃眉吗？”

“那还不致于。贡船随时可能到达，改变计划，却又需要时间。而且崔老哥预定派人上船，助押运的人清除内奸，安排应变人手。我们在此地改变计划，想通知他们根本无法办到。”

“欧阳爷爷，这件事不难解决嘛！”

“怎么容易法？”

“根本没有人劫船，船上崔爷爷的人，知不知道无关宏旨，他们岂不乐得清闲吗？”

“好像有道理。”

“由小侄出面，先瓦解他们，剪除一些羽翼，让他们自顾不暇，便成功了一半。”

“说来说去，最后你仍然选动手拼搏一途，你知道人手不足……”

“放心啦！神手李那群人可以派用场。”张允中胸有成竹，语气颇有信心：“神手李志切复仇，与公孙龙誓不两立，手下全是生死与共的朋友。”

“那些人没有几个独当一面的人才……”

“加上了黑天鹰，就不一样了。”

“这……你打算怎样进行？”

“先剪除公孙龙一群人。他们分三处潜藏，山深林茂地形险阻，相互声援不易，以快速的行动逐处解决，成功有望。事机成熟时，小侄只希望诸位能在中途牵制他们，不让他们迅速赶到支援，大事定矣！”

他心中打定了主意，不将冒险袭击的行动计划说出，这些白道名宿与名门子弟不是亡命，知道计划之后，一定会反对，一定认为那是决不可能成功的冒险举动。

“先到我们的住处好好商量。”老人未置可否：“我将告诉你对付桃花坞女匪的秘方，走吧！”

人的欲望永远不会感到满足，所以说欲壑难填。

春熙太贪心，太贪心就会出纰漏。

她毁了三山别庄，夺回所失去的赃物，再顺手牵羊，掳走了三山别庄大批金珠，杀死了不少人。

报过于施，她仍然不感到满足。

她这次赶来三峡，贪念更炽，不但要从公孙龙手中转夺皇贡，报一箭之仇，还要追回情郎张允中，进一步藉皇贡遇劫的事，打击玉苍山房，替师祖报仇雪恨。

张允中逃得快，她不死心，带了同伴穷搜不休，白费心力。

最后她把心一横，回头扑奔神手李潜伏的地方，要在神手李口中找消息，并将这些黑道人士起跑以免碍事。

绕过一座形如虎头的怪崖，前面施施然转出两位丰神如玉的美少年，劈面遇上了。

“哥哥，又碰上他们了。”身材稍矮的美少年似乎火气甚旺，手动剑出鞘：“他们无缘无故拔剑行凶，赶快捉住他们送官究办。”

先前春熙急于要截住张允中，因此不曾留心这两位俊秀美少年，这时再次相逢，她可就留了心，只感到眼前一亮。芳心一荡，忘了自己是男装，噗嗤一笑，流露出万种风情，媚目中异彩涌现。

“哟！小兄弟，你好像火气大得很呢。”她笑得好媚，缓步上前：“你们小小年纪，在这深山罕见人迹的地方出现，一定是派来的眼线，谁派你们来的呀？姓秦？或者姓公孙？口气还真不小，送官，是不是太严重了？”

艾琮那曾见过一个男人的媚笑？也不曾见过这种娘娘腔的大男人说话，立即闹了个脸红耳赤，说不出话啦。

还是艾玉胆大些，毕竟大了两岁，做哥哥的人怎能示怯？将乃弟拉至一旁，挺身上前。

“不要管我们是什么人派来的。”艾玉剑眉一挑，人生得俊，生起气来也不会吓坏人：“你们又是什么人？要是不讲理，咱们拼，咱们兄弟的剑术……”

“剑术怎么样？很好是不是？”春熙是个老江湖，一看一听，心中大乐，分明是两个未见世面的公子哥儿，决不会是绝剑和狂彪派来的人。

“那是当然。”艾玉拍拍胸膛。

“好，就算你的剑术很好，但我不信。”她不住打量两位美少年，心中痒痒地。

两人看外表，不过十六七，虽然身材已经够高大够健伟，但脸蛋稚气未消，嘴上无毛，真是令她愈看愈爱，把张允中的影子，暂时在心中抹掉啦！

张允中固然可爱，但见她就回避，对她的自尊与信心，造成了相当程

度的损害。眼前这两位美少年，必定可以接受她随心所欲的控制，不必躲心脱出掌握的事了。

她必须把自己的才华充分地表现出来，以便立于可控制的优势地位。

首先，得让美少年知道她的武功，知道她是强者，知道她是可以发号施令的人，所以打定主意，要露两手剑术。

她拔剑，笑得更媚了。

“信不信立可分晓。”艾玉傲然地说，伸手拔剑。

“我陪你玩玩，你可以尽量施展。”她轻拂着剑说，那将一个未经世故的少年公子放在眼下？

“接招！”艾玉豪放地叫，一剑点出。

她噗嗤一笑，一剑封出。

糟了，攻来的剑影不可思议地消失了，而改从她的右胁侧长驱直入，剑气及体。

她大吃一惊，悚然急退。

可是，脱不出对方剑势的控制，任由她退、闪、挪、移、全力狂乱地封架，但始终摆脱不了艾玉神奥绝伦、快速如电的剑势控制，始终比她先一刹那改变攻击的招路，甚至连封挡的机会也没还抓住。

似乎攻来的每一剑皆要贯体而入，封出时剑并未贯体，倏然消失却又重另一方向长驱直入，她除了白费气力封空之外，只有八方闪避的路好走。

刹那间，她被攻了廿剑之多，却一剑也没封住，更不用说反击了。假使对方志在伤人，她早就躺下了。

蓦地，她急闪的身形倏止，放弃无望的封架，站住了。

艾玉的剑尖，停留在她的右胸下方，距体约三寸，剑收发由心，不进不退。

“你……你的剑术神乎其神。”她出了一身香汗，脸色不正常：“小弟弟，告诉我，你出身何方高人门下？你贵姓大名呀？”

“不告诉你。”艾玉收剑向后退。

“你一定要告诉我。”她收剑向艾玉走去，皓齿咬着下唇，似是下定决心，非知道不可。假使让她知道艾玉是艾文慈的爱子，可能会吓得心胆俱寒。艾文慈绰号叫拘魂白无常，拘掉了不少黑道白道悍匪的魂。

武林第一高手、武林金鼎得主中原一剑的传人。

桃花坞匪首绛仙庄孀的情夫玉面神魔，就是死在艾文慈以气驭剑绝学之下的。艾玉家学渊源，岂是她所能对付得了的？

“偏不！”艾玉也会作怪，盯着她顽皮地笑笑作鬼脸。

她心中一荡，媚笑更浓，蓦地纤手闪电似的伸出袖口，要出其不意以擒穴术制人。

蓦地，传出春月一声惊呼。

“你干什么？”熟悉的沉叱震耳。

她一怔，赶忙收手。

三丈外的崖脚小树前，站着虎目炯炯的张允中。

“允中，你……”她娇叫，但心中一虚。

张允中的脸色好难看，她从来没有见过张允中发怒，从来没见过张允中杀气腾腾的模样，真把她吓了一大跳。

“原来你对我的情爱，只有这么一点点份量。”张允中杀气腾腾地向她接

近：“为了报仇的事，我必须独自进行，所以必须离开你。有你在身边，我会分心，什么事都办不成。而你竟然奈不住寂寞，见了英俊的男人便淫心大动。贱女人！从实招来，在我离开的时间内，你到底勾引了多少男人？招！”

她心中一跳，接着柳眉倒竖，杏眼圆睁。

“闭上你的嘴！”她恼羞成怒：“你这无情无义没良心的……哎哟……”

耳光声震耳，她只感眼冒金星，连人影也没看清，便挨了一耳光，她根本就来不及提防。

张允中一把掀掉她的儒巾，抓住了她的头发，一掌劈在她的左颈根，将她按跪在脚下。

“你给我一个字一个字听清了。”张允中另一手叉住她的下颚，将她的脸向上抬，凶狠地说：“我黑天鹰的女人，是我的禁脔，绝对不容许背叛我、偷人养汉的事情发生，连向陌生人瞟一眼，我也要严惩不贷。贱人，你说，你这段时间偷了几个人，养了几个汉？说！”

“哎……哎哟……我……我……”她语不成声。

其他六女投鼠忌器，不敢上前抢救。

“允中，你怎能说这样的话？”春月在一旁悚然叫：“熙姐她为了你……”

“你给我闭嘴！滚到一边去。”张允中怒叱：“你，我还要问你，要你对证，你姐妹不安份打野食，很可能是你的主意，等会儿再问你，不怕你不从实招来。”

“该死的！你……”春月咒骂。

人影一闪即至。

春月早有防备，手动剑出。

“铮！”剑在刀光前断成十余段飞散了。

刀尖在春月的胸正中，锋尖已划破儒衫。

“你居然敢向我递剑。”张允中狞笑。

“我……我我……”春月胆都快吓破了。

一声裂帛响，张允中伸手撕破了她的儒衫。她里面什么都没穿，酥胸外露，玉乳高胀。

“你，我要将你剥光吊起来做榜样。”张允中厉声说。

“允中，求求你……”抢近的春熙崩溃地叫：“我发誓，在你不在的期间，我姐妹从来没多看任何一个男人一眼，我……”

“我怎能相信你？今天我可是亲眼目击的。”

“我……我以为那两位公子是公孙老狗的人。”

“真的？”

“我曾经动了剑，真的。”

“好，姑且相信你们的话。”张允中将半裸的春月推开：“你们给我滚回桃花坞，等我报了仇再回去找你们。从今之后，桃花坞不许有年轻力壮的男人，要让我知道你们有半点不轨偷人养汉的风声哼！我必定杀掉你们。我黑天鹰将成为江湖霸主，我的女人绝对不许可对我不忠，你们听清了没有？”

众女心中发寒，惊怖地往后退。

“去你的江湖霸主！”退出四丈外的春熙尖叫：“你如果敢前往桃花坞，我发誓，我要以全坞姐妹的性命，和你拼个同归于尽，你最好不要去。”

“你还嘴硬？你……”张允中作势追出。

“你别走！”艾玉大叫，挥剑直上：“不要欺负女人，你也不是好东西。”

春熙七女已飞遁而走，急似漏网之鱼。

当年绛仙姘上了玉面神魔，从此与门徒三人，成了玉面神魔的禁脔，从此不敢走出桃花坞一步，称霸江湖的壮志胎死腹中，无法一展抱负。

玉面神魔在天下建有五座秘窟，金银如山美女如云，在各地还有无数情妇。任何一个沾上他的女人，绝对禁止再抛头露面，只要些少不轨不忠的风声传入他耳中，便会受到裸身剖腹吊死示众的惨杀，毫不留情。

这些事，春熙姐妹怎能不知？在勾引张允中期间，她们就耽心控制不了张允中，怕步师姐的后尘。

今天，她们的耽心成了事实，像从恶梦中醒来，怎能不心惊胆寒赶快逃命？天下间有的是英俊男人，却没有肯做奴隶的女人。

这就是混江龙的妙方，老人家与艾文慈，都是经历过与玉面神魔斗智斗力的人，详知玉面神魔的底细，所以面授机宜，果然吓走了一群女匪。

离开混江龙一群老少侠义英雄，张允中并没将袭击公孙龙的计划说出，仅要求老人家在绝剑秦国良一群人潜伏的地方，严防那些人出动，必要时不妨现身打交道，限制那些人活动。他的理由是：那些人如果活动，就表示贡船即将到达，就可以阻止那些人动手抢劫贡船。

他与神手李一群人，找了一处地方练习了一个下午，成绩相当满意。接着是充分休息，养精蓄锐。

五更将尽，漫漫长夜即将消逝。

众人在崖间悄悄活动，降下崖中段的崖角，应用的物品一一锤下，然后巨索准备停当。巨索的前端，系在一条细而坚韧无比的特制麻绳上。

麻绳卷在灵巧的滑轮上，栓牢在张允中的背腰部。

张允中穿了连着手脚的软缎膜衣，刀和百宝囊都留在这一面。

卅位武功高强的黑道好汉，各占有利地势，每人身边放了三枝木制的标枪，屏息以待。

下面湍急的溪流，从岩石起伏的溪床奔流而下，飞珠溅玉声如隐雷，乱人听觉，说话必须大声些，因此他们传递信息，皆用手势或击掌声传递。

对面陡坡右面的坡顶茂草斜崖，事实是中间隔了一座凸出的峭壁，因此陡坡上担任警戒的人，不可能看到斜崖，相距在十余丈外，方向也不对。

假使溪流的水声不乱人听觉，也许可以听到斜崖传来的声息，但水声哗哗，即使是重物摔落，也无法听得到。

星月无光，水声轰然。假使失足掉下去，必是粉身碎骨。

标枪的投掷，准确度必须分厘不差，必须从纵出去的人身下飞越，而且必须逐一向下移。稍一失去准头，便反而将纵出去的人射落。

张允中站在崖角的直坡尾端，左手举起了。

站在崖口旁的神手李，扭头看了众同伴一眼，廿九个人，全部右手举枪，斜举左手。

表示准备停当。“张兄，上苍保佑你。”神手李大叫，举起的手向下一落。张允中全力奔出，坡度略下向斜，有如劲矢离弦。到了崖口，蓦地破空斜飞而起。标枪如飞蝗，骤雨般连续投出。有信心，有勇气，有超人绝技，在紧要关头，不但不会减弱平生所学的最高成绩，甚至反而激发生命的潜能，产生打破纪录的最佳成绩。

他这一全力施展，有如神助，助跑的地势也极为理想，稍向下倾增加了冲力，竟然心神合一，落点远出五丈外。

枪从他脚下呼啸而过，一枪接一枪布成枪网。

波瓦渡江，是轻功中仅次于登萍渡水的绝技。

他的轻功境界不下于踏水凌波，那是说，他已超越了登萍渡水境界。

他向神手李表示可用波瓦渡江，那是他客气，表示可利用点枪借力飞渡，他不是一个炫耀自己的人，深藏不露凡事有所保留。

枪接二连三，失足的机会大减，连点三枝枪，他已远出四丈外。然后手脚一张，膜衣连振，向斜崖翩然滑降，身后的飞枪也恰好中止。

以后的事，便容易多了。

神手李看不见对崖的情景，提心吊胆全身在冒汗，直至感到手上的麻绳一紧，并且连拉三下，这才神魂入窍，情不自禁跪下来。

“谢谢上苍！”神手李伸手向天呼叫，连他自己也感觉出嗓门全变了。廿九位同伴，莫不欢欣鼓舞。

巨索慢慢往下放，不久，可以看到索渐渐上升，显然对岸的张允中，已经将索慢慢往上拉了。

等到索已升至极限，用手一试，绷得紧紧的。

“每个人捆好应用兵刃暗器。”神手李发令：“我先过去。绳索不动，第二位才能动身，准备了。”

每个人腰间有一条绳索，先做成滑套套住巨索，万一中途失手或力尽，也不至于掉下去，最多吊在索上而已。

廿九个人，悄然飞渡天险。

崖上的树林中，狂彪公孙龙与四十余名黑道之雄，睡得十分安逸。

这里是绝地，唯一的通路是那道陡坡，坡仅生长着奇滑的短草，坡度陡得不能站立，上下十分费力。

两旁是陡削的崩崖，壁虎都上不来，会随沙石往下掉。坡高六七丈，重物必须用绳锤下去。

就算用小石往下投，也会将想爬上来的人打落溪底。用小皮筏沿溪下放，十余里要不了一刻时辰，便可冲入大江。

陡坡顶端只派了一名警哨，把守住这唯一的通路。

斗转星移，深山中天亮得略慢些。总之，天快亮了。

水声隆隆，警哨竟然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

“换岗了，罗兄。”接近的人说：“庄主与那些勤练不辍的前辈们，已经起来练功了，他们还真的持之有恒呢！真了不起。”

“人家有今天的成就，岂是偶然的？”罗兄离开了守哨的位置，整理兵刃衣衫：“他娘的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守了一个时辰的哨，心潮一直汹涌不宁，像是他娘的大祸临头要死翘翘见阎王一样。”

“胡说八道，赶快回去睡大头觉恢复疲劳吧！”换岗的人说：“我这几天也不好受，身上有公孙庄主先发的一百两银子，有银子我就想去找女人，可是……去他娘的！别提啦！等这里事了，弄到三五百两银子，我要到杭州去快活几个月……呃……”

“噢！你怎么啦？”罗兄关切地问：“是不是……哎……谁开玩笑……”

两人的背心，同被飞刀贯体而入，向前栽倒。换岗的人由于贴近崖口，这一栽，便骨碌碌滚下了八丈深的坡底。

江湖人餐风露宿，是家常便饭。

四十余名黑道名号响亮的高手有男有女，在林子里各找地方露宿，有

些睡在树下，有些睡在树上，有些躺在草丛中，有些蜷缩在枯叶堆成的窝里。

如果天不亮，要找到这些人还真不容易。

有些勤练武功的人，已经活动了半个时辰，有些练拳脚兵刃，有些练气，反正各找处所，谁也不打扰谁。

有些人最忌有人偷看，所以远离露宿区。

天终于发白，水声哗哗，兽吼暂止，代之而起的是山雀的清鸣，飞禽通常起得最早。

树下仍然幽暗些，蓦地，响起一声震天长啸，黑影从陡坡进出口潮水般涌入。

暗器如飞蝗，刀如虎剑如龙，人也龙腾虎跃，卅一条存心拼死的好汉，以雷霆万钧之威杀入林中。

拂晓急袭，攻其不备，结果是可想而知。

四十余名高手，绝大多数是刚睡醒的，有些则从梦中惊醒，惊跳起来还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刀剑已经临头。

天终于亮了。

十一个人，退守在东南角的崖口，后面是十余丈高的绝壁，摔下去有死无生。

神手李三十个人，奇迹似的一个也没死，仅伤了七个人，只有两个伤势比较严重而已。这一次电耀霆击似的出其不意急袭，获得绝对性的成功。

张允中及时阻止众人逼攻，在林缘列阵扼守。

崖口有五六丈斜坡，石骨外露，仅在石缝中长出一些小草。被逼至崖口的十一个人，有三个受了伤，但仍可拼命，在崖口结阵自保，死守待援。

他们在等候另两处的人前来救援，等候绝剑秦国良带着大群高手来救他们。

张允中头戴鹰帽，身上膜衣已除，刀隐肘后，在晨光中离开林缘，越众而出。他后面，神手李浑身浴血，站在林口双手叉腰而立，咬牙切齿虎目喷火。

“是你！”公孙龙吃了一惊，脱口惊呼。

晨光矍矍，已可看清面目。

狂彪公孙庄主的左右，是他两个儿子公孙英、公孙雄。公孙英见了张允中，像是见了鬼。

袭击时，神手李这面的人，除了发动时的啸声之外，所有的人皆闷声不响全力搏杀，因此公孙龙这面的人，还弄不清来袭的人是何来路。

现在，他们知道来者是何来路了。

“是我，黑天鹰张允中，你没想到吧？”张允中站在两丈外，屹立如山：“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神手李兄也是你三山别庄的地牢死囚之一，他有权向你讨索逼命债。光棍打光棍，一顿还一顿；我给你们每个人一次公平决斗的机会，黑天鹰扬名立万期间，是十分慷慨的。公孙龙，我要杀死你，你的江南黑道司令人的地位，我将取而代之。现在，你上吧！”

“你们竟然在这短期间，杀掉我四分之三的朋友。”公孙庄主声如狼号：“张允中，你乘我不在家，毁了我的一生心血结晶三山别庄，千里追杀我的儿子，再追到此地来卑鄙地偷袭，你……我与你共戴天。”

“在下也有同感，不共戴天。”张允中沉声说：“今天不是你在世间除名，就是我黑天鹰去见阎王，你我只许有一个人活在世间，不是你就是我。”

事已至此，已没有理论必要了，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拼个你死我活。

出来一位灰衣中年人，手长脚长，面目阴沉，深目鹰钩鼻，脸色发青，手上有一柄两尺二寸长铁鹰爪。

“我叫夜游鹰。”这人阴森森地说。

“我叫黑天鹰。”张允中说：“你在光州纳福，不该护送公孙英来的，在数者难逃。”

“你说过公平决斗。”

“黑天鹰一言九鼎。”

“在下要和你在空中搏斗，鹰对鹰。”

“好，一言为定，鹰对鹰。”

两人开始易位，为表示公平，所以所站处从崖前崖后，改为平崖对向而立，中间相距三丈。

鹰以空中搏击为主，所以限于在空中出招。

落下时，后着地的人可以用饥鹰搏兔身法下击，但一着地便不许攻击了，必须回到原处准备第二次腾空缠斗。

笑阎罗副庄主熊成伦越出三步，挪了挪腰间的阎王令。

“在下的身份地位，配充发令人。”笑阎罗举手叫：“三声呼落，生死各凭本领。

一！二！三！”

黑天鹰夜游鹰同时飞腾而起，扶摇冲霄直上，在接近三丈的高空交会，刀光似惊电，爪影似雷霆。

“狂风裂！”张允中的喝声似沉雷。

只用了一刀，惊电似的刀光后一刹那发出，从爪影的上方，以几乎肉眼难辨的速度，后发先至一掠而过。

灰影下落，黑影却斜向侧翻腾，电射而下。

“天雨绝！”沉喝声在刀光急下中响起。

原来在两头鹰跃起的后一刹那，江湖二怪驼怪和老瘦怪，狂风似的从下面向前飞跃，猛扑四五丈外站在林缘前的神手李。

刀光一闪而落，左右分张，是从江湖二怪的顶门后方落下的，太迅疾太意外，江湖二怪中仍不知是被黑天鹰砍倒的。

那根本是不可能的，超出情理以外的攻击。

“叭哒！”夜游鹰的尸首先坠地，腰部砍断了一大半，内脏外流，死状极惨。

“砰砰！”江湖二怪倒了，脑袋被斜劈而开，尸体恰好倒在神手李脚前，把神手李吓得浑身绽起鸡皮疙瘩，难以相信眼前的事实。

张允中倒翻而回，仍站在原处。

“公孙庄主，该你上了。”他冷冷地说，刀向前一拂。

八个人惊得心胆俱寒，打一冷战。

公孙龙脸色惨变，缓缓转身瞥了七位脸无人色的同伴一眼，发出一声绝望的叹息。

“活一个算一个。”公孙龙用传言人密之术向笑阎罗说：“告诉所有的人，当我发起攻击时，你们同时冲出，全力破围逃去。成伦，英儿雄儿，希望你能替我保全一个，我九泉瞑目。”

“庄……主……”笑阎罗笑不出来。

“我意已决，不要违抗我。”公孙龙拔出剑刀，重新转身，举步向张允中走去。

双刀齐举，徐徐接近，接近……

“刀下去死决！”公孙龙狂吼，剑刀光耀旭日，以万钧力道，从正面扑上拖刀削出。

“铮！”剑刀的刀锋突然扭转、上抬，护住了上盘，果然招术老到，估计正确，震起了张允中沉重的一刀，退了三步。

这瞬间，七个人在笑阎罗一打手式下，疯狂地从两侧飞掠而过，冲向林缘，要突围逃去，拼杀开一条血路，逃一个算一个。

在五丈外，向廿八位早有准备的黑道好汉冲去，廿八人有充足的时间同时发射暗器，其中最少有一半的暗器击破内家气功，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没有一个人能冲出，死得最近的是笑阎罗，但也距林缘仍有一丈距离。身上所中的暗器，有六七枚之多。

这瞬间，张允中已挥刀抢攻，刀光漫天澈地，这是他第一次全力发挥。

狂彪公孙龙名不虚传，接了五七刀，便失去反击回敬的机会，面对狂野的似电刀光，这位黑道之霸完全绝望了，全凭刀身特宽的剑刀，保护面积广大而步步后退。

刀光飞舞中，铮一声大震，剑刀挡开了光临右肋的一刀，还来不及后退，狭锋刀一泻而入，凛冽的刀气，击破护体气功发出锐啸，血光乍现。

剑刀突然脱手飞起，飞出崖口去了。

公孙龙踉跄稳下马步，右小臂皮开肉裂，血染袖袍。

他想冲向一侧逃走，但机会稍纵即逝。

狭锋刀的刀势，已完全控制了他，任何移动，皆会受到狭锋刀可怖的闪电攻击。张允中满脸杀气，跃然欲动。

公孙龙身经百战的行家中的行家，高手中的高手，看情势，他知道绝望了。

不管他怎么快，也难逃过狭锋刀致命的攻击。张允中的速度他是知道的，他绝对没有那一把致命的刀快。

举目四顾，他快要崩溃了。

满地尸骸，其中有他二个儿子。林前，神手李三十个人，神色惊怖的肃立，被张允中起落间杀人的绝技惊呆了。

“我公孙龙横行一世，天下三庄之一威震江湖。”他伸双手向天狂叫：“没想到竟然败在你一个初闯江湖的小辈手中。苍天啊！既生我公孙龙，何必又生张允中？张允中，我给你拼了……”

狂叫声中，他双手箕张向张允中扑去，形如疯狂。

张允中向侧一闪，缓缓收刀入鞘，转身大踏步走了。

公孙龙踩在一滩鲜血里，砰一声滑倒在岩石上，嘶声狂叫，满地打滚、拍打、抓爬……

浑身是血，整个人都走了样，状极恐怖。

“咱们走吧！他疯了。”神手李向同伴们说，举手一挥，随在张允中身后，默默地离去。

日上三竿，满地尸骸，满地虫蚁，血腥令人作呕。

绝剑秦国良一行五十余人，围在崖口的尸堆外，面对这触目惊心的景象，一个个惊得毛骨悚然。

公孙龙死在自己的血泊中，自己咬断了左手的腕脉。

“这……到底是……是何人所为？”绝剑的嗓音完全走了样。

“老天爷！可……可能是玉苍山房的人。”接引人魔也脸无血色。

“不可能是。”四海功曹是最镇静的一个：“有一半的人，是被各种不同性质的暗器击毙的。玉苍山房以玉龙为首的人不会使用暗器伤人，也不会如此赶尽杀绝，那些人虽然是我们的敌人，但却是可敬的一群。”

这几句话，伤害了某些人；某些喜欢用暗器伤人的人。

“死了就死了，咱们一定要在这些死人身上浪费工夫，在怎么死的问题上兜圈子吗？”站在不远处的天下三天暗器名家之一，面目阴沉的夺魄童七郎不悦地说：“贡船已接近巴东，咱们只有一刻时辰了，要化装易容，要乘皮筏下放，仓卒得很呢！”

“人手已缺了一半，还能动手吗？”九天魔鹰季天翔显然有反对的意思：“怒溪口的眼线，已经发现玉苍山房的子弟，乘小快舟在沱滩附近出没，可知消息已经走漏，人手少了一半，如何重新安排分组……”

“不必重新分组了。”绝剑咬牙说：“不必再派人替代公孙庄主的掩护人员。”

“咦！没有掩护，岂不太危险了？”九天魔鹰大感惊楞：“可曾考虑到后果吗？长上。”

“没有公孙龙那些人，咱们仍然要动手的。”绝剑用坚决的口吻说。“咱们准备经年，万事俱备，岂能因为少了几个人，就轻言放弃？目下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错过了，永远没有第二次机会。我们准备吧！时间不多，再延误就赶不上了。”

一个青衣人满脸都是血，踉跄穿林而来。

“不……不好了……”那人扶树吃力的叫：“咱们的皮……皮筏都……都漂……漂走了……”

“什么？”大半的人惊跳起来，有人则向前飞奔。

“我……我看到周、吴两人向下一……一栽，还……还不知道发……发生了怎么一回事，头……头上就……就挨了一下，就不……不知人事了。”

那人在救助的同伴扶持下，断断续续说出遭遇：“醒……醒来时，皮筏都……都不见了，有……有些桨还留在岸上……”

峰回路转，没到过这种地方的人，就不能体会那句话所形容的景色是如何传神。一连串起伏的山峰，峰的形各各特色，雄壮纤柔，座座不同。下面千寻陡落，深涧碧绿。

古道从对面里外的峰半腰绕过，站在这一面，可看清道上行人的身形特征。然后绕过另一座峰腰，古道似乎失了踪。

但如想到达这一面峰腰平坡岭脊，真要好半天。算里程，足有四十里，这是说，在这一面峰腰的平坡岭脊，向对面的熟人打招呼，大声寒暄话家常，聊上半天怪好玩的。

但如果想见面，那就得走上四十里。

为了在一起见面聊天，一去一来需要一天工夫古人形容山中隐居，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在这一带可能真有其事。

大江某些地方，江床下沉千寻，而上空两崖相距约三十丈左右，崖上建了村落。这两座村的人，站在门口与对崖村落的人谈笑平常的很，却一辈子也没有坐在一起的机会。

山坡上盛开着野花，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地。

张允中倚躺在斜坡上，以手作枕躺得舒舒服服。

古道就在坡的下面，下面是参天古林，接着便向下陡落千寻，令人目眩神移。

他的目光，追着小菱移动。

小菱梳了三丫髻，髻上缀满了不少不知名的美丽花朵。紧身的紫色衫裙，在茂草野花丛中飞舞。

左手抱了一大束花，像紫蝶飞来飞去，见了一朵特殊些的花朵，就会蹲下来看上许久，左看右看，想摘却有点不忍，想弃又有点难舍。

不过，最后这朵花大概难逃被折的命运，会成为她怀中花束的一部份。

坡很长，很宽。紫蝶愈飞愈远，她是那么喜悦，那么专注，似乎已经忘了身在远离世俗的深山大泽中，而是在自己的花园里玩耍。

他看得专注入神，心里在想：好一个无忧无虑，纯真无邪的小姑娘。

不知怎地，他的思路，突然转向黑煞女魅。

如果要在江湖上扬名立万，要闯出一番事业来，黑煞女魅确是一个好帮手，好伴侣，心狠手辣，无往而不利。

他在想：我能取三山别庄而今安在？

他，如果不是幸运之神一而再眷顾他，他还活在世间吗？幸运之神不可能永远眷顾他，总有一天……

就算他幸运，能成为江湖的霸主，他能像公孙龙、绝剑秦国良一样，无所不为，在刀山剑海中玩命吗？

黑煞女魅一而再死中逃生，不可能永远在他身边陪他玩命，他连一个亲蜜的女伴也无力保护，而爬上霸王的宝座，还需要一段时日，还需要更多的朋友、部属、和所爱的人。甚至，他会失去小菱。

他一打冷战，神智一清。

“张哥哥，你想些什么？”小菱抱着鲜花，笑盈盈地站在他面前：“山那边，花更多，陪我去采好不好？”

“花生长在该长的地方，有他们的天地，点缀这世间带来美的精华，和生命的气息，不是很好吗？”他拍拍身旁柔软的草地：“你为什么要折取它们呢？抱在你怀里，它只能活片刻就枯萎了。”

“我是经过选择的，不该摘取的我不会摘取。”小菱将在插在他四周：“我会种花。

有时候，你必须剪掉一些，让另一些长得更壮，开得更灿烂。”

“傻丫头！你把这洪荒丛莽，当成你家的花园了？”

“我并没有对任何人造成损害，有什么不可呢？”小菱在他身侧俏巧地躺下，头枕在他腿上，突然伸手向上空一指：“张哥哥，瞧，鹰，好几支鹰。”

“那不是鹰，是山鹰。”他说：“他们在山顶筑窝，很少到山区外的平原猎食。”

“它们飞得好高好高哦！”

“是的，它们的飞翔能力很强，翅膀也宽大，但没鹰灵活敏捷。”

“你也要飞那么高吗？张哥哥？”

他低头凝注着那双清澈的、灵秀的，流露出期待神情的明眸，心潮一阵汹涌。

“不，天空里什么都没有，小菱。”他温柔地轻抚小菱的莹洁面颊：“愈

飞得高，愈得不到任何东西，愈感到孤独和悲哀。你也想飞吗？”

“不，我不想飞，我宁可在巢里等你飞回来。”小菱幽幽地说：“我不够勇敢，张哥哥。我觉得，我没有勇气捉刀仗剑帮助你杀人。我所能给你的，只是一个平凡的、温暖的、和平安详的家，有一群可爱儿女的家。”

“小菱……”

“我爷爷一生中，虽然也做了一些所谓侠义门人该做的事，但他并不认为是行侠仗义。”小菱用崇敬的声调说：“山东向马荼毒天下，他老人家分赴各地号召群雄，筹组邦团保家卫国。江西宁王造反，他老人家隐姓埋名潜入赣南，明助贼党暗剪羽翼，功成悄然隐退，不求闻达。我觉得，家祖母就非常的了不起，她把我们的家，整持得让爷爷无内顾之忧。张哥哥，我不能陪你飞，但可以替你维持一个无内顾之忧的家。如果你认为黑煞韩姐姐能匡助你飞，回去之后，我去找她……”

“你这可恶又可爱的小顽皮。”他拧拧小菱小鼻尖笑骂：“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收集一大群美人的英雄？”

“张哥哥，我可是甘心情愿的……”

“我却不甘心情愿。”

“你……”

“我只要一个平凡的、温暖的、和平安详的家，不但要有一群可爱的儿女，而且还要有一个可爱的妻子。你说过，不论我飞得多远，都会飞回来的，但你仍然说错了。”

“我……我说错了什么？”

“你没有把飞翔途中，所能发生的变故计算在内。比方说，强烈的暴风雨、食物的匮乏、猎人的箭矢、同类的相残等等，只要一关过不了，就永远不可能飞回来了。”

“这……”

“所以，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持家，把这里的事了断，我陪你回家，那时，我会向你求婚。”

“张哥哥。”小菱跳起来，将他压倒，捧住他的脸兴奋地叫：“我等了你好多年，就等你这句话，你说话可要算数哦！”

“不骗你，小菱。”他也捧住小菱的面庞深情地说：“你知道我从小就喜欢你。只是，英雄和男子汉的念头，一直就在催促我往外飞，向海润天空里飞；男儿志在四方的风尚，也鼓励我向外飞。但是，经过这短时间的闯荡飞翔，我知道我错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做伤天害理的事，不会闯出什么局面来的。我为什么不在家安份守己做人，用正当的手段谋生养活妻儿呢？真要是国难当头，像你爷爷一样默默尽一己之力，不是很好吗？玉龙和艾大叔，一个行侠，一个行医救世，等真正需要他们出面时，他们再出来尽一番心力，不比称雄道霸清高多吗？”

“我好高兴，张哥哥。”小菱人小鬼大，不住亲吻他。

“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把小菱拖倒在他身旁躺下，以臂作枕：“与欧阳爷爷一群朋友相处为期甚短，但我得到的东西太多了。与黑煞女魅在一起……”

“整天都在打算称雄道霸？”小菱替他接上。

“包括如何计算别人，如何杀人。”

“哥，不要管这里的事了，我们走好不好，我好害怕。”

“不，不能为人谋而不忠。”他郑重地说：“绝剑的人不甘心，共走了三处地方下手劫皇贡嫁祸玉苍山房，一处失败就在另一处下手，誓在必得。玉龙崔老爷子那些人，不能放手而为，侠义门人办事自缚手脚，只有我才能无所顾忌放手办事。既然我答应了，我一定要完成。等会儿见面之后，你就去和欧阳大哥他们会合等我吧。”

“我不！”小菱坚决地说。

“你不听话？”

“人家不放心你嘛！”

“这里又用不着打打杀杀。”

“但下一步呢？”

“下一步我有把握。”

“不管我不管。”小菱扭着小腰肢撒娇：“人家一定要在场，人家……”

“人家关心未来的夫婿……”

“不来啦！坏人，坏人……”

这里的天地是他们的，两人扭成一团，笑成一团，往日青梅竹马的时光倒退回来了。

对面山腰的古道上，出现了一条人龙，五十几个人，洒开大步急急赶路，鱼贯而行颇为壮观。

“喂！绝剑秦国良。”张允中站在一面一高叫。

相距仅里余，嗓门大可以听得一清二楚。

人龙停止前进，不住向这一面张望。

不可能看清面容，但张允中穿黑衣戴鹰头罩，特征明显，轮廓分明，立即被对面的人分辨出他是谁了。

“黑天鹰张允中！”四海功曹惊呼。

公孙英在夜游鹰的护送下到达，所以绝剑秦国良一群人，都知道黑天鹰张允中，追逐公孙英的经过。

“你们给我听清了。”张允中舌绽春雷，一字一吐说得一清二楚：“你们别妄想要劫皇贡了，走岔道至归州，乘船远走高飞，走了就不要回来。你们胁迫在下、谋杀断肠箫、暗算在下，与欠在下的九万九千两养老债，随你们的远走高飞而一笔勾销。如果不，咱们一笔一笔算个一清二楚。言尽于此，但愿相见无期。”

说完，不理会对面的呼喝咒骂声，挽了小菱的手，两人谈谈笑笑扬长而去，像一双游山玩水的爱侣。

三十

古径通过一条岭脊，共有四道弯，棱线的宽度仅有三尺左右，两旁山势陡落，三百尺下方有树林生长，失足掉下，要滚落三百尺方能被树林挡住，中间不可能立足，短草甚滑碎岩一踏即坠。

一夫当关，万夫莫敌；这里一人当路，万人难过。

张允中站在弯道的中段，四道弯起伏不大，全长约五六里。小菱一身

紫衣裙，在弯道的末端提心吊胆，目迎对面沿古道急走的五十余个高手名宿。

“你们真的不肯放弃吗？”张允中向奔来的人群大声问：“诸位，回头是岸。”

这里只能容一个人通过，人多毫无用处。

鼠斗于窟，力大者胜；交手时只能直进直退，没有回旋的余地，绝招神技皆没有施展的空间，能强攻硬抢就是赢家。

这一群五十余位高手，声势确是浩大，但不可能一拥而上，必须一个一个上。

敢上前交手的人，必须比张允中高明，不然死定了，一失足就注定了要进枉死城。

公孙英是个工于心计的人，为了面子自尊，当然不会把张允中说得神勇绝伦天下无双，甚至还声称自己杀了黑煞女魅，重击了张允中。

对自己全军覆没的事，三言两语轻轻带过。

因此，绝剑秦国良这群人，还不知黑天鹰沿途追杀公孙英的详情，对黑天鹰的神勇所知有限。

不知即不惧，就有自命不凡的人敢自告奋勇上前。

至于像无极天君这些败军之将，却聪明得很心中有数，远远地落在人群后面，不敢上前送死。

上来一个豹头环眼，握了三节棍的中年人。三节棍是熟铜打磨的，金光闪闪份量沉重，比一般的棍头裹铁三节棍重了四五倍，可知臂力必定极为惊人。

“小辈，你就是黑天鹰？”中年人狞笑着一步步逼进：“在镇江听说你击败了秦大侠手下不少人，我八步追魂郝杰却是不信邪。”

“信不信立可分晓。”张允中拔刀立下门户：“我黑天鹰如果没有两手，岂敢在这处绝地拦截你们？”

“你真的该死。”

“真的呀？”声落刀出，向前一探抢攻。

八步追魂狂笑一声，真力注于棍上，金芒闪烁中，三节棍全部伸展，真可以击杀八步外的人，在破风厉啸声中，拦腰便扫。

妙招无法施展，必须以扎实的普通招式硬攻，沉重的一棍，力道千钧，对方除了急急避招之外，毫无招架的机会，用刀封架又长又重的三节熟铜棍，简直是自杀。

黑影不退反进，在棍即将及体的瞬间直接近身，刀尖长驱直入。

八步追魂一声狂笑，退了两步，三节棍四卷，猛砸张允中的后腰。而手握的第一节棍，猛然斜架切入的刀尖，运用得十分灵活，神乎其神。

可是，慢了一步。

黑天鹰，应该是跃起避招扑击的，但这次却出乎意外地向下伏，刀光闪电似的下沉；人伏倒，击背的棍落空；向前滑，刀尖无情地刺入八步追魂的下阴。

回旋反击的第三节棍失去控制，向左外侧斜撞，重心被带动，八步追魂发出一声怖极骇极的狂号，随着三节棍向左方摔落，连抛带滚，与崩落的干土草屑，向三百尺下的树林飞坠。

黑影一闪即起，张允中重回原处横刀屹立。

“他想逼在下跃起，他失败了。”他沉静地说：“黑天鹰不会在这种没有

落脚点的地方凌空搏击，打这种如意算盘的人最好赶快死心。”

“下去！”跟在绝剑秦国良身后的接引人魔厉叫，从侧方接二连三发射威震江湖的九华接引毒珠。

张允中早有准备，身形在三尺宽的空间里扭动、闪移，闪不开的便用劈空掌力斜拨。

刹那间，十二颗九华接引毒珠，皆在坠下两侧五六丈处爆炸，三十六星毒火像是火树银花，向下飘落片刻即烟散火灭。

这地方不适宜使用接引毒珠，张允中连一步也没被逼退。

“下一次，在下必定杀死你这老毒魔。”张允中冷笑：“免得你再用这种下流恶毒的暗器为祸江湖。”

“老夫现在就杀你！”接引人魔怒叫，双手再次连续发射接引毒珠。

这次老毒魔不再向人发射，而是向张允中的胸前与身后弹落，果然有效。张允中无法应付了，只好向后急退。

老魔自己也怕被毒火烧及裤管，因此也不敢急进狂追，古径上毒烟毒火迎风飘荡，反而阻挡了进路。

就这样，老魔以接引毒珠开路，时进时停，足足浪费了卅余颗毒珠，才把张允中逼退出两里外。

等他们越过山棱险遭，张允中与小菱早已形影俱消。

翻山越岭赶路，极为耗损体力，夜间更为辛苦。小径穿林越山，有时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那能看得清路？

迷了路不要紧，一脚踏空摔落深壑，那有命在？因此天黑不久，这些人不得不被迫停下来露宿过夜。

刚在山脚下稍干燥的坡地树林安顿下来，展开作包裹的布帛当睡褥，前面山脚的茂树中，便接二连三传来几声鹰鸣。

这是鹰在高空唤侣的鸣声，可以远传十里。

起初众人还不在意，也没留心夜间为何会有鹰鸣。

深山中的夜，其恐怖的程度，决非住都市里的人想像得到的，各种声浪会把胆小的人吓疯。猿啼虎啸固然令人心神不宁，小兽的窜走掠食同样会令人惊跳起来。

假使头顶的树枝上恰好栖息了一头十斤重的大角枭，而又恰好碰上它叹息似的啼了两声，那真会把人的胆子都吓破，精神崩溃短寿十年。

不久，终于传来让这些江湖凶悍人物、什么都不怕的高手名宿，惊惧不安的叫声。

“黑天鹰！黑天鹰……伊……阿……”

最后那一声伊阿，正是嘹亮的高空鹰鸣，颤音清脆，是飞鹰得意的鸣声。鹰鸣有多种，用来表达各种感情，而以得意的鸣声最为嘹亮。

当然，这只是人们想当然的猜测，各种鹰鸣的真正意义，谁也弄不明白，人毕竟不是鹰，怎能体会其中真意和感情？

绝剑是老江湖，四海功曹更是老江湖中的老江湖，知道事态严重，首先便想到公孙龙一群人全军覆没的惨象。

“这小狗可恶，今晚咱们谁也休想歇息了。”绝剑咬牙切齿说，立即分派人手戒备，派了五个人分为两组，分明暗严加戒备。

“长上，咱们辛苦，小狗更辛苦。”四海功曹用镇静的口吻镇定人心：“咱们人多，大半的人可以获得充分的休息，而小狗却比咱们疲惫一倍，以后这

段行程中，他已无力为害了。不要理会他，让他虚张声势穷忙好了。”

左方不远处的无极天君，刚卸下所佩的长剑想靠放在树干上，突然传出枝叶簌簌声，与及高速破风的厉啸。

“呃……”无极天君突然叫，向前一冲，剑失手掉落，双手撑住了大树干。

“咦！是什么声音？”有人惊问。

“不好！暗器飞行的啸风声。”夺魄童七郎叫，不愧称天下三天暗器名家之一，听风辨器不同凡响。

“救……救我……”无极天君虚脱的声音传出。

“糟了！”两名高手循声抢到，黑暗中只看到无极天君的身躯贴树向下滑，火速将人挟持住了。

“贺兄……”左面相扶的人惊叫。

“我的背……”无极天君猛烈地抽搐。

另一位仁兄伸手一摸无极天君的背部，摸到一根光滑的小树枝。

“长上快来，贺兄快完了。”这人急叫。

无极天君横行江湖半甲子，名列上一辈的武林十杰之一，流云飞袖威震武林，天罡掌可以开石裂碑。

但在平时，仍是禁不起打击的血肉之躯，一个村夫也可以一刀将他捅死。

背心，贯入一根树枝。正确的说，是一枝箭。箭长三尺，修刮得光滑匀称，挺直坚硬，削尖为镞，三张硬树叶开缝作羽。贯入处恰是肋骨缝，穿透左肺，尖从胸肋缝中透出前胸八寸以上。

这一木箭的力道，骇人听闻。

“黑天鹰！黑天鹰……”叫声改从另一方向传来，似乎就在左近，令人闻之心惊胆跳。

“嗤……”破空厉啸声又起，穿枝透叶的声响如在耳畔，把赶来抢救无极天君的人，吓得本能地向下仆伏躲避，心胆俱寒。

听到破风啸声，其实已用不着躲避，箭一定比啸风声先传到，中箭的人事先不会听到声息。

“必须制止这小狗肆虐。”绝剑气得暴跳如雷：“必须派人去搜杀他，必须……”

“长上请冷静些。”四海功曹加以劝解：“夜黑如墨，草木阴森，敌暗我明，派人去搜，是极为危险的事，咱们只能小心提防，以不变应万变……”

“以不变应万变？死了人能算不变？”绝剑不同意以静制动：“去四个有夜斗经验的人，非宰了他不可。”

结果，派出四个深具自信的高手。

“黑天鹰！黑天鹰……伊阿……”这具有无穷威胁性的叫声，在兽吼声中显得更为可怖，更具威胁震撼力，时远时近，时高时低，可怕极了。

所有的人，谁还敢入睡？

半个时辰、一个时辰……二更正。

“啊……哎……”惨叫声惊破了屏息等候的人，有人惊跳起来。

“救命啊……”另一个人的叫号凄厉刺耳。

所有的人皆心中发冷，都想起在镇江江弯，被不明身份的高手，吊起九个同伴的往事，人人自危。

“快派人去救。”接引人魔硬着头皮说。

“黑天鹰！黑天鹰！伊阿……”

“救命啊……”

“他就等我们派人去救。”四海功曹冷冷地说：“他在暗中放冷箭，就可以逐一歼除。诸位，谁有不断运气行功护体的能耐？具有这种成道化境的人，可以前往一试。据在下所知，当今之世，还找不出练至这种境界的人，所以最好不要把自己估计得太高了，会送命的。”

漫漫长夜，所有的人皆提心吊胆，目不交睫，风吹草动也会惊跳起来，每个皆蜷缩在自以为安全的地方。希望能逃避灾祸。

天，终于亮了。

绝剑秦国良愤怒了一夜，也惊恐了一夜。当他发现少了十二个人时，更是暴跳如雷。

失踪的十二个人中，有他的亲信九天魔鹰在内。

接着是一阵忙碌，挖穴埋葬无极天君，与及找回来的四具尸体。这一夜，少掉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手。

六个人绕过一座小峰。这里没有路，只能找可以落脚的地方拨草分枝而行，十分辛苦。

对面的山腰上，突然传出一声鹰鸣。

六个人大吃一惊，毛骨悚然。

一个黑影在百丈外站在一座岩石上，肩上露出刀柄。

再一次鹰鸣，黑影飞跃而起，半空中吸腹收腿，美妙地前空翻，张手脚扭转、回翻、滑翔、飘落，一沾树梢，再次腾空疾升，重新扭转、回翻、滑翔……

三五起落，飘落在山腰下，俯冲之势极为猛烈，真有饥鹰下搏的雷霆声威，但接近地面，突然振翼反旋倒飞，轻灵地消去冲势翩然落地，点尘不惊，距众人惊立的乱石短草坡，不过廿步左右。

一声刀啸，映日生光的狭锋刀出鞘。

黑天鹰，狭路相逢。

“留下你们在后面抄路？”黑天鹰横刀向前接近：“生死簿上，你们六位仁兄的大名已勾。”

九天魔鹰脸色苍白像僵尸，解下鹰爪向前一丢。

“阁下，你才配称九天魔鹰。”九天魔鹰绝望地说：“咱们是另谋出路各奔前程，该怎办，阁下瞧着办好了。不错，谋杀断肠箫有我一份，但我是奉命行事，债该怎么算你算好了。”

其他五个人，也解下兵刃向前一丢。

黑影连闪，刀光消失，众人但见黑影越林飞跃，片刻间便消失在浓林顶端。春熙三位姑娘仍穿了书生装，但儒衫已肮脏不堪，从树中跃出，拦住了狼狈而走的四个人。

穿了绿劲装，曲线玲珑的绿衣仙子史三娘，拦住三位同伴独自迎上。

“你们为何走回头路？”春熙讶然问。

“黑天鹰沿途追杀，再不溜之大吉，都得像公孙龙一样，全军覆没暴骨山区。”绿衣仙子凄然地说：“春熙，放手吧！毫无希望，绝剑秦国良那些人，自顾不暇，不可能下手劫贡了，我们还是放弃吧！”

“黑天鹰真的缠住他们了？”

“是的，昨天死了一个八步过魂，昨晚断送了无极天君五个高手。木箭从我的右耳侧掠过，几乎吓破了胆。你们如果不放弃，我只好自己走了，日后如有需要我的地方，不妨再找我合作。除非你能让黑天鹰重回你的怀抱，不然还是回桃花坞吧！”

“要他重回我的怀抱？哼！我又没发疯。”春熙恨恨地说。

“你……”

“史三娘，你我都是久历情关的人。女人找快乐、找爱人、找伴侣，完全是三回事，不可混为一谈，也不可能三者兼得。而男人，却是什么都要。小畜生还没混到江湖霸主的地位，便已摆出霸主面目了，真是岂有此理。你说，公孙龙那群人遭遇了什么噩运了？”

线衣仙子将发现公孙龙全军覆没的经过说了。当然她并不知道真正的经过，死人不会说话，谁也不了解当时那些人的遭遇。

“你……你是说，绝剑那些人真的没有希望了？”春熙悚然问。

“毫无希望，所以我只好溜走，希望找到你们，阻止你们介入。我走了，听不听在你。”

“好吧！我们走吧！”春熙懊恼地说：“老实说，我现在真的很怕见那小畜生，怕他……唉！罢了！”

大江在丛山峻岭中迂回曲折奔流，站在山峰顶端，你会发现群峰参天，云雾缭绕，前面有一段不知其所来的江面；后面远处，山峡中也有一段不知所往的江流。

左前方的绝壁飞崖下，又有帆影片片。而右后方的插天奇峰下，帆影往来不绝，隐隐可以听到船伕们凄切而浑雄的船歌。

你将感到无穷的惊讶，到底有几条大江？怎么突然冒出来的？又怎么流出去的？

这里是大江最险处的新崩滩下游，新滩号称真正的鬼门关。下游，便是黄牛峡。黄牛峡的上游，还有许多在归州境内的峡，如破石、棺木……

黄牛峡重巖叠起，最高处，崖石色黑，像一个负刀的人，牵了一头牛。牛是黄色的，人黑牛黄十分明晰。

船上航时，沿着急湍的江流，在丛山峻岭中行驶，船行数日，仍可看到。所以俗谚说：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

这表示江流在群峰中绕来折去，不时可以看到黄牛出现在四面八方。

一出小山峡，便可看到黄牛峡中段的一座急滩，滩水直泻三四里，水声哗哗，乱石阻崩流，极为壮观。

滩上游两里左右，有处回水沱。沱，就是大水潭，江水回流冲成的潭，可以泊舟。

这时，已经是未牌左右，亭午已过，头顶不见日影。回水沱泊了两艘船，下航的船正陆续驶下，在回水沱泊舟。必须等上航的船支上完，下航的船才能下滩。

一艘大船正溯滩而上，两根百丈长的巨缆，在两岸两百余名雇自当地的缆伕拉曳下，船一寸寸破水上航。

“嘿哟荷！嘿哟荷……”两百余名缆伕的歌声，在峡中引起雄壮而又凄惻的回响。

任何心理生理正常的人，看了缆伕的情景，如不心中惻然肃然起敬，他就不能算是一个正常的人。

一根巨缆中，足有七八十个缆伕，有些缆伕仅穿了一条犊鼻裤；有些仅用布巾掩住阴部；有些干脆什么都不穿，赤裸的黎黑胴体真像个野兽。

他们赤着脚，在陡滑的乱石、怪岩、砂砾中，肩手齐用，一寸寸像在爬行，将那庞然大物逆水上行的船支，拖上这三四里长的急滩。

稍一不慎，就会摔落水中，或者断手折脚。一年中，三峡沿岸各滩的缆伕失事死亡率，高得令人不寒而栗。

滩上的回水沱，停泊着等候下航的船支。

毫无疑问地，贡船到达之后，假使碰上有船上航，必须在这里泊舟等候。即使派专使到下游找小镇的航运管制官役理论，以十万火急公文要求停止船支上航，也得耽误老半天。

这是说，在这里劫船，理想极了。劫到皇贡珍宝之后，立即从小山峡脱身进入丛山峻岭，鸿飞冥冥，万无一失。

卅余位高手，正沿小山径向峡口急走。距峡口约五里左右，便在山脚下的树林歇息，派了两个人，出小峡口急趋峡口左方的回水沱泊舟处打听消息。

泊舟处的山崖下，形成一条小街，约有卅余户人家，出售一些山产与药材，卖给等候下航船支的旅客，当然少不了有小食店，供应飞禽走兽各种野味。

两人是秦吉光、秦灵羽兄妹，要在江湖扬名立万，雄心勃勃目无余子的武林后起之秀。

两人皆换穿了青劲装，外用披风掩住腰间的佩剑，男的如金童，女的似玉女，走在一起极为出色，眉宇间英气外露，眼神中流露出自负、自信等等神彩。

路沿山崖而筑，左倚崖，右临水，宽有三四丈，崖坡不怎么峻陡，不难上下。

距镇口约有百十步，对面内弯的崖壁后，突然踱出浑身紫的小菱。今天她佩了剑，因此皮护腰把小蛮腰扎得弱不胜握。

这一来，刚发育的酥胸，绽起的小蓓蕾充满青春的气息，虽然不像火一样充满热力，但极为诱人想入非非。

这就是青春少女的魅力，姑娘们一生中，最可宝贵的金色年华，过去了就永不再来。

“两位，辛苦了。”她嫣然一笑，拦住去路：“你们来得不是时候。贡船被人留在归州，船上卧底的奸细已被清除，何时发舟，谁也不知道。你们在此地枯等，那是枉费心机。”

兄妹俩吃了一惊，也怒火上冲。

他们曾在远处，看到张允中身边有一个紫衣女郎。张允中在险径截击，险径那一端也曾看到紫影。

虽然看不清面貌轮廓，但一看便知就是这位美丽的小姑娘。

秦灵羽曾经与小菱交过手，怎知小菱是那位戴了面具的小书生张三？

“你是张允中的同伴。”秦吉光冒火地叫：“沿途袭击，有你一份……”

“正相反。”小菱笑笑纠正对方的指责：“如果没有我在一旁劝解，张哥哥早就把你们屠光杀尽了。”

“凭他？哼……”

“真的，两位。我不希望张哥哥多造杀孽，请转告绝剑秦前辈，公孙龙

一群人前车可鉴。明时势，知兴衰，不承认错误的人，失败自在意中……”

“本公子不听你的虚张恫吓，先毙了你再说。”秦吉光一掀披风，拔剑出鞘：“小丫头，接本公子的武林剑道绝学神剑七绝……”

身后，传来一阵冷笑。

“你少臭美。”身后传来张允中的嗓音：“赶快运玄阴真气护体，把你的看家本领神剑七绝全部掏出来，准备接在下雷轰电掣的三刀。”

秦吉光兄妹脸色大变，心中一虚。

张允中不在，秦吉光敢说大话吹大气，当真见了张允中，却感到心向下沉，勇气急剧地消失。

“先擒住他的女伴。”秦灵羽急叫，叫声中拔剑冲出，猛扑小菱。

一声娇笑，小菱像穿云乳燕，飞越两人的顶门上空，两翻腾以巧燕掠波身法斜掠而下，俏巧地飘落在伸手相接的张允中怀里。

“哥，他们很可恶哦！”小菱那爱娇的俏模样，看得也是青春少女的秦灵羽浑身发热，也惊得目定口呆，小菱的轻功把兄妹俩吓了一大跳。

“我来把可恶的人弄到江里去，替你消口气。”张允中说，在红馥馥的粉颊上，毫无顾忌地亲了一吻，方将小菱放下。

一声刀吟，狭锋刀出鞘。

“这次我不杀死你。”他的刀向秦吉光一指：“我要你传口信给夺魄童七郎，我要给他一次死而无怨的决斗机会。他一个大名鼎鼎的成名人物，名列天下三大暗器名家之一，居然乘在下睡熟的机会，打了在下一枚夺魄无影锥，我一定要毙了他这浪得虚名的杂种。那天偷袭的人有你在内，死罪已免，活罪难饶，我要卸下你的右手，再放你逃生。”

秦灵羽看出危机，移至左首。

“哥哥，两仪回环，七绝呼应，拼了。”秦灵羽似乎比她哥哥要勇敢些。

“你两人如果倚多为胜两打一。”张允中凶狠地说：“休怪在下心狠手辣，死状之惨，将空前惨烈。你兄妹也和公孙英兄弟一样，抱着雄心壮志，挟惊世武学与门弟声威居临江湖，希望出人头地扬名立万。要想在江湖建立声威，首先你必须像个人样，有最起码的英雄气概。可惜的是，你们和公孙英兄弟一样，一开始就走错了路，走上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偷袭暗算玩弄权谋诡计的邪路。现在，我给你们表现英雄气概的机会，公平地与在下决斗。如果你认为自己学艺不精，功力不够，不足以争雄道霸，你可以找藉口拒绝决斗，撇开恩怨仇恨不谈。现在，你该下定决心了。”

“在下兄妹没有什么好说的，你也有两个人。”秦吉光硬着头皮说：“妹妹，上！”

双剑一左一右，挟风雷而至，剑影如无数金蛇乱舞，一出手便是神剑七绝的七招杀着，宛若长江大河滚滚而出，澈骨奇寒的玄阴真气，从剑上发出威力倍增。

一声低啸，快速的刀光画出可怖的熠熠光弧，锲入重重剑山中，风吼雷鸣，刀气澈骨裂肤，人与刀浑成一体，发挥了拼命单刀的无穷威力，强攻猛打锐不可当，硬行切入气吞河岳，所经处山崩海立，玄阴真气在刀下气散功消。

“铮铮！”剑招在刀光的锲入中瓦解。

“叭哒！”秦吉光连人带剑摔出两丈外，几乎滚出路外，以半尺之差，免去跌落江下的灾祸。

秦灵羽来不及抢救，也来不及旋身挥剑。

刀光似雷霆，倏然下落。

“劈山分！”沉叱声震心慑胆，刀气及体临头。

“天哪！”倒地的秦吉光狂叫，乃妹眼看要被劈成两半，大事休矣！

人影一闪即至，快得令人无法看清实影。

“刀下留情！”喝声同时到达。

这人好奸滑好恶毒，口说刀下留情，其实自己手中的剑，已点到张允中的右肋下，按情势，剑贯入张允中右肋的同时，张允中的刀也将秦灵羽的身躯劈开了。

刀光从秦灵羽的顶门退出，斜滑急落，好快的反应。

“铮！”剑侧震、下沉。

刀光再闪，流光逸电似的远出丈外。

一颗脑袋飞起，无头的尸身一晃。

秦灵羽张口结舌，站在那儿像个白痴。

是夫子四海功曹曹四海，一石二鸟的毒计成空，估错了张允中的艺业，反而送了老命。

五六十步外，接引人魔与九幽客巴天德，正飞掠而来，显然是跟着四海功曹赶来的人。

“我们走！”张允中向小菱说：“老魔的九华接引毒珠很讨厌。”

“你已经死过一次了。”小菱在经过秦灵羽身旁时，善意地说：“不要有第二次，人只能死一次。再见。”

秦吉光吃力地以剑支地爬起，踉跄向无头的四海功曹走去。

“你……你到底想……想做什么？”秦吉光向无头的尸体大叫：“要用舍妹的命，交换张小狗的命？夫子，你……你太不值得了。”

“哥哥，他应该用天雷掌将刀势阻一阻，用另一掌把我拨开，而不是用剑攻击的。”秦灵羽苍白着脸说：“但是，他没有这样做。用剑攻击，决不可能从刀下救我的。”

“不必追究了，我在地上也看出不对。”秦吉光长叹一声：“江湖险恶，人心更险恶；毕竟他是爹的心腹，忠心耿耿的夫子，我们带他的尸骸，好好地埋葬吧！”峡口后面的树林里，卅一个人围坐在一起，一个个脸上流露出不安的神情，似乎大祸将要临头似的。

“你们真的接不下他几刀？”绝剑向一双余悸犹在的儿女问，脸有重忧。

“是的，爹。”秦吉光打一冷战：“不要说他的刀法是如何的可怕神奥，仅刀上的力道，也不是孩儿所能禁受得起的。玄阴真气可以化力消劲，但在他的刀下，没发生任何作用，刀光接体，真气立散。爹，孩儿的武功，想在江湖称雄，还得苦研十年岁月。”

“你……你没有信心了？”

“孩儿无能，孩儿有辱门风，孩儿……”

“别说了！”绝剑不胜烦恼地挥手：“该死的！怎么江湖上突然冒出这么一位可怕的刀客？”

“长上，可能公孙庄主猜对了。”接引人魔倒抽一口凉气：“这小狗姓张，可能真是刀神张一元的后人。刀神遨游天下二十年，未逢敌手。”

“如果是……”

“年轻一代的未来霸主，非他莫属。”夺魄童七郎用权威性的口吻说：“刀

神当年遨游天下，下手从来没有这么凶狠。而这位张允中，却刀下绝情威力万钧，已经具有霸主的气魄。黑天鹰的名号，已经轰动，他已经成功了一半。长上，令郎与令千金如想有所作为，必定无可避免地与他有了利害冲突。以今天的情势看来，依愚下之见，还是请令郎返家埋头苦练为妙。”

“童兄，目下的情势，谈返家苦练已不是当务之急。”大力鬼王苦笑：“而是咱们如何才能劫得皇贡，如何才能避免黑天鹰逐一杀掉我们。”

“老朽还能阻他一阻。”接引人魔说。

“你？我敢给你保证，他下一个要找的人就是你和我。”夺魄童七郎冷笑：“白天你看到他的时候，接引毒珠还可以发射，要是看不到呢？你不怕他一箭射死你？”

接引人魔打一冷战，脸色一变。

“长上，劫持皇贡的事如何进行？”九幽客将话拖回正题：“听张小狗的口气，贡船很可能被留在归州了，咱们的内应也可能真的被清除。船再下放，必定已有更周全的准备。长上，咱们这几个人……”

策划的人是四海功曹，而四海功曹已经死了，绝剑真有丢去臂膀的感觉，一而再的挫折，不由他的信心不动摇。权衡利害，可说除了放弃之外，别无他途。

“咱们现在最切身的问题，是怎样应付张小狗，还有工夫谈皇贡？”妙刀郑德把玩着手中的小小掌中刀：“贡船还不知道何时可来呢！而张小狗就在左近，说不定就藏身在对面的大树上，他的木箭正瞄准了我们其中的某一个人，天知道那一位仁兄在何时倒下？”

接引人魔心中有鬼，夺魄童七郎的保证，可能是宝泉局十足兑现的保付庄票呢！本能地而后缩身挪退，紧贴在树干上，怪眼惊恐地四顾。

“郑兄，你别吓唬人好不？咱们的处境已经够糟了。”大力鬼王挪了挪腰间的牛耳刀，摸摸放在身侧的熟铜短手棍：“咱们不能埋怨张小狗放冷箭，也不能怪他出刀狠，毕竟咱们人多势众，也曾一而再迫害偷袭他。所以，我如果不幸死了，死了认命，我不怪他，我只希望能和他面对面，再次放手一搏。”

“平兄，你不用说狠话了，你心理明白，一比一，咱们这些人中，有几分把握的人能有几个？”九幽客巴天德悻悻地说：“在下不是大言不惭的人，我承认我没有勇气并不丢人。”

“你是说我大言不惭？”大力鬼王冒火了。

“我说你吗？”九幽客的态度也不友好。

“好了好了！”绝剑阻止两人斗气：“凭咱们这几个人，贡船的内应又失，看来成功无望，真是时衰鬼弄人，咱们不得不承认失败。”

“长上的意思……”接引人魔满怀希冀追问，他真希望能早些远走高飞。

“咱们再等一天。”绝剑说：“假使等不到贡船，或者贡船上看不到咱们的人亮出信号，咱们放弃算了。”

“再等一天，张小狗肯吗？”接引人魔脸上有失望的表情。

“咱们还有三十一个人，一人咬一口他也受不了。只要咱们今后不再分散，不再胡乱走动，他敢来送死？”绝剑显然不肯改变自己的决定：“你不是胆怯吧？”

“我……”接引人魔脸色一变：“长上，这些人中，我接引人魔是唯一能阻挡张小狗的人，我……”

“所以，以后还得倚赖你呢。”绝剑知道自己话说得太重，赶忙改变语气：“还有多少接引毒珠？”

“十八颗。”接引人魔长叹一声：“毒珠制造不易，希望能利用这区区十八颗毒珠，渡过这次难关……”

话未完，百步外对面山脚的树林，传来一声鹰鸣。

众人惊跳而起，各找树干藏身。

九幽客安坐不动，冷眼旁观。

“长上，”他向欲动又止的绝剑说：“咱们毫无希望，人心已散，胆气全消，黑天鹰不需出面袭击，咱们这些斗志已消的人，要不了多久，自己都崩溃了。”

“长上，情势危急，不用等了，赶忙撤往夷陵吧！”夺魄童七郎整衣而起：“我去找黑天鹰，设法稳住他，掩护你们撤走，由接引人魔断后。诸位，替我向老天爷祷告吧！”

祝我能缠住他一些时辰，让你们能平安脱身。诸位，别了。”

“黑天鹰！黑天鹰！伊阿……”叫声又近了些。

夺魄童七郎一挺胸膛，大踏步出林。

绝剑一拉垂头丧气的一双儿女，一蹦而起。

大力鬼王伸手拍拍秦吉光的肩膀，挟了风磨铜手棍，一言不发跟着夺魄童七郎举步。

绝剑游目四顾，不由失声长叹。

除了九幽客和妙刀郑德之外，其他的人皆低下头或转首他顾，回避他的目光。

“你们准备走。”他双手分搭一双儿女的肩膀：“为父不能临危苟免。返京之后，你们兄妹务必闭门苦修。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十年后，你们再为秦门扬眉吐气，光大你祖父神剑七绝的武林第一剑荣誉。好自为之。”

他昂然举步，恢复了往昔的豪气。

“秦吉光义不独生。”秦吉光向接引人魔说：“车前辈，你带了所有的人走吧。”

秦灵羽已经先走一步了跟在乃父后面，酥胸挺得高高地。

山峡的最低处，是一处山洪冲刷而成的稍平坦碎石地，山洪暴发才有水，平时是干涸的。

夺魄童七郎最先到达，空着双手叉腰一站。

“黑天鹰。”夺魄童七郎沉声大叫：“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夺魄七郎欠了你一锥之债，不愿把债带入坟墓，来吧！我等你。”

大力鬼王在后面十余步停下，屹立如山。

“黑天鹰，咱们公平了断。”大力鬼王大声说：“你能过得了童老哥这一关，第二关就是我大力鬼王。我知道你是条汉子，所以我大力鬼王用性命巴结你。”

一声鹰鸣，黑影从林梢冲天而起，三两起落，便飘在碎石地外缘。

绝剑出现在这一面的碎石地树林前，身后有他的一双儿女。

“秦某是第三关。”绝剑朗声叫：“阁下是否接受，决定权在你，何时决斗也由你决定。”

总算不错，其他的人在接引人魔的引领下，在林前排列，共剩下五个人，其中有妙刀和九幽客。

张允中这一面的林前，出现紫裙飘飘的小菱。

他独自向前迈步，神色出奇地平静安详。

天色尚早，约在申牌初正之间，但由于奇峰插天，看不见日影，也就显得夜晚来得早了。

大力鬼王不再前进，由夺魄童七郎向前相迎。

这表示这一面的人，不再倚众群欧。

双方终于在碎石地中间面面对，相距三丈止步。

“在下童七郎。”夺魄童七郎居然不敢托大，身为前辈却抢先行礼报名：“匪号称夺魄。”

“黑天鹰张允中。”张允中也行礼：“我不认识你，但见过你。你乘我睡熟，打了我一枚号称武林一绝的夺魄无影锥。”

“为了保护秦少公子的安全，在下必须尽一切手段，除去威胁少公子的人。”夺魄童七郎说得理直气壮：“所以，在下并不后悔。”

“好，我记住你不后悔这句话。”

“说后悔，你也不会饶我，我何必说？”夺魄童七郎讪讪地说。

“那么，你心里面有没有羞耻的感觉？”

“这……别多问了好不好？”

“你要和我公平决斗？”

“是的。我童七郎共有九枚夺魄无影锥，我要全部使用，阁下小心了。”

“我留着你的一枚。”张允中摊开手掌，掌心有那枚四寸长份量却沉重的无影锥：“打算原璧奉还。”

“九比一。”

“还有在下的刀。”

“很公平。我童七郎很久很久没使用刀剑了。”

“你是说，你一直就在用夺魄无影锥杀人？”

“这……”

“我如果饶了你，今后不知还要枉死多少后起之秀。”张允中拔出系在背上的刀：“为了扶助秦吉光成名，恐怕连你老爹你也会把他干掉。”

“你的嘴很缺德……”

“去你娘的杂种……”

童七郎真够阴险，说话中双手微扬。

张允中也在咒骂中，身形斜飞而起，刀光连闪，清鸣震耳，火星爆飞。

三枚无影锥在他跃起的瞬间，无声无息地掠过他的脚下，危极险极。

身在空中时，神乎其神的刀光，击落了向上飞射的另三枚，生死间不容发。

下面，童七郎突然打一踉跄，嗯了一声。

黑影仓冲而下，刀光似雷电下劈。

“叮叮叮！”童七郎手中的三枚无影锥失手掉落，手按住右颈根，一枚无影锥的锥尾，露出颈外三分左右，入肉却有三寸七分。

那是张允中在升空的中途发射的，快得真是名符其实无影无形。

童七郎身躯一震，终于向前一栽。

刀光临头，雷电下击。

但童七郎倒了，用不着再加一刀，临头的刀光倏然左移，间不容发地隐退，收发由心，神乎其神。

黑影疾落，童七郎恰好倒下。

童七郎在碎石中挣扎、滚动，发出可怕的怪声，像垂死的受伤猛兽，声势十分惊人。

不远处的大力鬼王，发出一声兽性的怒吼，狂冲而下，风磨铜短手杖以千钧力道，凶猛地兜头便砸。

张允中哼了一声，回身左旋。

短手杖落空，拦腰又是致命一击。

黑影就在这刹那间闪动二次，太快了，刀光骤发。

“回龙决！”张允中的沉叱似乍雷。

大力鬼王会变，刀光电掠而过，人变成二段，刀过仅发出轻响，尸体倒下才分裂，惨状不忍卒睹。

绝剑父子三人恰好冲到，惊得魂飞魄散。

“你……”张允中的刀向前一指：“你欠我九万九千两银子养老金。”

“你……”绝剑跳起来：“你昏了头，你……”

“欠债还钱。命债已经有人还了，你酷待我的债折算钱，你必须还，我放你一马。”

“天杀的混帐！你以为我会带了九万九千两银子在身边吗？挑也要上百个人，你……”

“那就叫你剩下的人，把全部行囊与衣裤剥下。女的可以不脱，男的只可以穿下裳，光身子滚蛋！”

“我秦国良宁可和你拼命！”绝剑厉叫，挥剑冲进。

刀光似电，刀气迸发。

“刀下留情……”震耳的叫声及时传到。

“铮！”刀光旋沉，变化不可思议。

绝剑的剑飞走了，飞出五丈外不住翻腾。

秦吉光与秦灵羽还来不及出剑，速度跟不上乃父。

刀锋斜搭在绝剑的左颈侧，绝剑整个人便像是僵死了。

远处小菱的身侧，并立着江湖秀士与艾玉艾琮兄弟俩，刚才叫刀下留情的人是江湖秀士。

“哥，饶了他们吧！”小菱的嗓音俏甜悦耳：“贡船已经下滩，让他们走吧，已不足为害了，杀多了有伤天和。哥，我求你。”

张允中收刀向后退，刀尖距对方胸口尺余停住了。

“一个心地善良的小姑娘替你乞命，你还有脸站在此地发呆？”他低声咬牙说：“你必须活得像个英雄。你老爹神剑秦泰，也是为了保护良乡岳家子弟成名，不择手段与邪魔外道合作，与玉面神魔计算玉龙和艾文慈，这就算是英雄的行径？你，克绍箕裘变本加厉，不但与黑道歹徒合作，更沿途袭击无辜的人，妄想劫皇贡嫁祸玉龙，你比你老爹更英雄。阁下，冲上来！冲呀！你这怕死鬼英雄，可耻的英雄。”

眼看有了转机，绝剑果然英雄起来了。

“你少做梦，我不会冲上去，我要留得命在。”绝剑爆发似的狂叫：“只要我不死，我会不惜任何代价，召集朋友卷土重来，与你黑天鹰誓不两立。我的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子孙孙决不放弃报仇的家训。你不要死得太早，我会来找你，一定来找你。”

“你这卑鄙的怕死鬼，我在江湖上等你。下次，我一定宰了你这杂种。”

张允中收刀后退，瞥了远处的接引人魔五个人一眼，转身大踏步走了。

“你记住。”绝剑在他背后厉叫：“我秦家有的是金银，有的是朋友，我会散财召友，与你周旋到底，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你记住、你记住……”

八个人悻悻凉凉，走下返回金陵的古道。

天快黑了，但古道已升上大半天，因此可以看到落日余晖，比山脚下明亮多了。

前面是一座断崖，古道凿石开辟，宽不过二尺，往下看目为之眩，胆小的人连举步的勇气都消失了。

每隔两丈，壁间钉了一只大铁环，以老山藤捆住穿过，形成一条半里长的藤索，便于旅客抓扶行走。

远远地，便看到了断崖，极为危险壮观。

这里，他们曾经走过，不算陌生。

绝剑走在最前面，脸色不正常。

接引人魔走在最后，显得老态龙钟。

“巴兄，长上真的要尽一切手段，再号召黑白道朋友卷土重来吗？”接引人魔向走在他前面的巴天德问。

“是的，长上的为人你应该知道的，言出必践，片仇必报，他不会罢休的。车老哥，这方面还得借助你的鼎力呢，你在魔道朋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声望。”九幽客毫无机心地说。

“我的朋友并不多，巴兄。老实说，就是因为我的朋友不多，所以才不敢不接受长上的威迫利诱，死心塌地替他卖命。”

“不要这样说，车老哥。其实，你老哥仇人也太多，如果不是跟随长上闯荡，你也不会活得那么写意，是不是？至少没有人敢找你算帐”“等长上再卷土重来，谁还有好日子过？”

“你放心，我们会找到更多的人来。”

“还是用胁迫的手段？”

“车老哥，如果不用手段，谁卖命？”

“我已经不愿意了。”

“什么？你想离开？”九幽客扭头回顾，目露凶光：“车老哥，我警告你，你可不要打错主意了。你以为那些临阵脱逃的怕死鬼，今后能逃得掉吗？长上已经表示过，日后第一件事，就是先杀掉那些逃掉了的混帐王八蛋。天下虽大，决无他们容身之地，要是他们不先后溜走，咱们那里会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

“巴兄，我是说……”

“你什么都不要说。”九幽客继续往前走，踏入断崖阴道：“你所要做的是，想想看你的那些朋友可以派得上用场，长上会给你足够的金银，和强大的实力，支持你促请他们助拳。”

“我不会听你们的了。”

“什么……哎……啊……”

九幽客发出了一声慑人心魄的厉叫，向下面百丈崖谷飞坠，叫声摇摆而下。

“咻咻……”九华接引毒珠连续发射，在一体上进裂，耀目的珠花飞舞，随着人体向下飞坠。

人体上火花闪烁，毒烟袅袅，颇为壮观。

刹那间，下去了五个人。

接引人魔急步冲进，下去的五个人还不知，自己为何被打下去的，等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一切都嫌晚了。

紧跟在绝剑身后的是秦灵羽，警觉地扭身回望。

砰一声响，一颗毒珠击中她的胸口，立即爆炸。

“爹……”她狂叫，仰面便倒，立即向下滚落。

绝剑是十分机警的武林高手，成了精的老江湖，听到身后的异声，不假思索地向前飞跃，远出两丈再次窜出三丈左右，这才挫低身躯防跌，转身火速拔剑。

接引人魔到了两丈外，倏然止步。

“你……你你……”绝剑厉叫：“你把我的……”

“老夫把你的人全打下去了。包括你的一双宝贝儿女。”接引人魔狞笑，举起左手的三枚毒珠：“老夫受够了你的气，你再也不能胁迫老夫替你卖命了。”

“儿子……女儿……”绝剑向崖下凄厉地狂叫，崖下的乱石丛草中，仍冒着一团团的毒烟。

“你为了报乃父失败之仇，不择手段胁迫许多人替你卖命。你忘了被胁迫的人，同样会记住被胁迫的仇恨。”

“儿子……女儿……”绝剑仍向崖下厉号。

“你死吧……呃……”

电虹一闪，绝剑脱手掷剑，两丈空间一闪即至，剑丝毫不曾翻腾，可知绝剑已用尽剩余的精力驭剑。

剑贯入接引人魔的腹部，锋尖斜穿而出。

“啪啪……”接引人魔左手五指一收，三颗毒珠突然爆炸，毒烟与廿七颗珠花爆散，左手齐肘炸成糜。

九华接引毒珠的威力可及三丈外，绝剑掷剑后身形转正了，还来不及有所反应，珠已爆炸。三颗光亮耀目的珠花，击中他的身躯，他本能地一闪，立即失去重心。

“啊……”惨叫声摇曳，绝剑首先下坠，接引人魔也向下飞落。

天亮了，回水沱泊了十二艘大小船支，都是等候下滩的官船民船，这时正纷纷解缆，船主们已督促船伙们祭江神，香烟缭绕，爆竹声此起彼落。

下滩的船先下，下完才轮到下游的船上滩。

三缆官船泊在一起，船前船后旗帜飘扬。

码头上，十余名护送皇贡的武士官员列队，向主人道谢告辞。主人是欧阳长明父子，客套一番，送武士官员们登船，在锣声长鸣中，官船缓缓的离岸。

最上首泊着一艘快船，却毫无动静。

原来这艘船不下滩，而是准备上航的。

所有的船支都走了，快船这才有人出舱。

“欧阳爷爷，该请他们上船了吧？”站在舱面的艾玉亮声叫。

镇上出来了张允中、小菱、艾琮，欣然到达岸旁。

“对不起，哥儿。”混江龙欧阳长明拍拍张允中的肩膀：“我不希望你们年轻人，和官方的人打交道。那些人眼睛厉害的很，而且脸皮厚心又黑，日后一旦有了困难，就会像蚂蚁一样粘上了你。你们年轻人没有心机，豪迈爽

朗，要不了三句话，就会被他们套上交情。”

“欧阳爷爷，他的案子还没了呢，他避官还来不及呢！”小菱又故态复萌，又找张允中斗嘴了。

“就是你嘴碎。”张允中也不饶人。

“那一个他呀？他？他？”混江龙也风趣得很，指指艾玉和艾琮：“他俩的老爹也是案子未了呢。”

“爷爷，不来啦！”小菱羞红着脸直跺脚。

众人一阵大笑跳上船，船立即启航。

八名大汉架上桨，船向上游冲去。

只有一座小舱，众人在舱中品茗。

“哥儿，还打算在外闯荡吗？”混江龙向张允中笑问。

“不了，敬谢不敏。”张允中肯定的说：“不过，欧阳爷爷，如果天下有事，真要小侄出来，只要俊哥派人捎个口信来，小侄一定把刀磨亮，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小菱说得不错，菱爷爷才是值得让人效法的武林人；菱爷爷能，小侄我为何不能？像这样和这些毫无骨气，不讲武林道义的江湖败类玩命，在永无穷尽的仇恨报复中浪费岁月，太不值得了。”

“喝！没几天工夫，你小子就看得很透澈呢！”混江龙抚须大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走错一步，势难回头。小子，你很幸运呢！知不知道？”

“老爷子，小侄得感谢两个人。”

“那两个？”

“小菱。”张允中的手按在小菱的肩膀：“和黑煞女魅。小菱让我觉悟到平静安详生活的可贵；黑煞女魅让我看到鬼蜮江湖的阴险狠诈。”

“哥儿，短短的一段时间里，你经历过的风浪真是够你回忆了，你在白道、黑道、魔道、盗匪之中进出徘徊，很少人有你这样幸运呢！黑天鹰的名号已名扬四海，你没有丝毫留恋？”

“从现在起，黑天鹰已经不在了。”张允中从怀中取出鹰头罩，信手丢出舱外，丢入滚滚江流。

船破水疾驶，远远地，上游传来滩水的轰鸣。

他接住了小菱伸过来的温暖小手，只感到心头暖暖地，接触到小菱隐有泪光的明眸，和深情款款的目光。

“小菱，我飞回来了，不必等到湖水已干。”他突然将小菱挽入怀中，喃喃地，深情地低唤。

（全书完）

